

1940年

第

第

2

卷

期

# 中國法學新論集

Essays on The System of

Grammar



學術第二輯

1940



# 中國文法革新討論集

( 版 出 日 一 月 三 )

中國文法革新問題，自去歲學術界前輩陳望道，傅東華，方光燾，張世祿，金兆梓諸先生討論以來，已成了學術界的討論中心，且各學校中因而引起了語文教育革新問題。惟諸討論文章，散見語文週刊，東方雜誌等，諸多不便，本社因為之結集，併承陳望道，夏丏尊，章錫琛，方光燾，張世祿諸先生允為撰著更深入浅出地討論這一問題的鴻文，特刊行中國文法革新討論集，作為學術第二輯。如能因這討論集的刊行，引起更多的學術界人士參加這一討論，獲得更偉大的成果，本社與有榮焉。

29	28	27	26	25	24	23	22	21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討論集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汪馥泉	陳望道	章錫琛	夏丏尊	方光燾	張世祿	張世祿	傅東華	陳望道	方光燾	陳望道	傅東華	陳望道	張世祿	方光燾	傅東華	方光燾	方光燾	張世祿	方光燾	傅東華	傅東華	傅東華	傅東華	傅東華	傅東華	傅東華	傅東華	傅東華	傅東華
討論集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討論集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文法革新問題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弄四號學術社

( 電 話 : 九 六 四 五 二 )

# 目次

- 中國古代的語文記號論……………雪帆(四)
- 中國音韻學史鳥瞰……………張世祿(九)
- 水滸辭典草稿……………汪馥泉(三三)
- 喻世明言的來源和影響……………趙景深(三)
- 稀見清末小說目……………墨者(三一)
- 讀曲劄記……………葉德均(四〇)
- 曹雪芹家點滴……………慧先(四三)
- 絲馬與堯舜的關係是如何來的？……………顧頡剛(四六)
- 一件有銘文的戰國式漆器……………蔡季襄(五三)
- 楚銀錯轅飾考……………蔡季襄(五五)
- 甲骨文已現於古代說……………何天行(五九)
- 陝西曾發見甲骨之推測……………何天行(六一)
- 諸蕃志考證……………吳調公(六六)
- 論道家的社會性……………蔡尙思(七)

梁任公先生中國學術思想變遷大勢表錄贅案

朱思成(八三)

中國科學發達史資料

超然(九四)

中國文化傳播者——空海

明之(二四)

哲學存廢問題

鴻鈞(一三)

中國研究在歐美(石田幹之助著)

汪馥泉(三九)

高本漢著作漢譯表

伯修(三)

關於「老殘遊記」

李流(三五)

吳稚暉致張仲仁函

(四)

編前與編後

編者(五)

「原治時代」大陸文化的影響

守輪(五)

「中國文法革新討論集」書前

王芬(五)

「秦漢時發現甲骨文說」

李流(六)

現存西遊記雜劇不是吳昌齡作的而是楊景言作的

慧先(八)

語文刊物

柳仁(九)

讀「讀史涉筆」

鑰音(一二)

秘魯古蹟

申報(一)

人類發祥地

志(一)

蘇聯東方學權威巴爾托利特

伯修(一七)

# 中國古代的語文記號論

雪帆

## 一 語文記號論和中國古代討論的「名實」問題

語文的聲音和意義的關係，是自然的呢還是人爲的，這在外國，是一個老問題，在中國也很早就有許多人熱烈的討論過。那討論是發端在春秋時代，盛行在戰國時代。普通把它編入哲學史中，作爲戰國時代的哲學問題。名叫「名實」問題。

「名實」問題當時當然並不當作純粹的語文問題在討論。析其傾向，約有三種：一是「辨上下」；二是「定賞罰」；三是「別同異」。這三種傾向之中，所謂「辨上下」大體是政治的傾向，孔子的「正名」，大體以這種傾向爲主：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論語子路篇）

「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管子白心篇）

這兩種傾向的名實論都重在循名以責實，不是純粹名和實的客觀關係的討論，也就不是純粹的語文上的討論。純粹可說討論語文問題的，只有第三種傾向：「別同異」。凡屬「別同異」的「名實」論，用現代的眼光看來，全是語文記號論。以記號學的眼光去看，是非常適切有趣的。

## 二 記號的一般性質和「名實」論

所謂記號學是一種很有成立學術的可能而現在還止有一個雛形的學問。現在研究哲學的，研究科學的，研究論理的，研究語文的，都常常說到這一點，但還沒有人大規模地拿一切的記號當一個題目來研究它的種種性質和用法的普遍的原則。在中國專門討論這個题目的更加少。彷彿止有趙元任氏做過一篇符號學大綱，載在科學第十一卷第五期，也止登了一半，沒有登完。

從一般記號學看來，所謂語文也不過是一種記號。凡是記號都由兩個部分組合而成，一個部分是記號所指示的對象，一個部分是用以指示的標誌。普通只要這兩部分有了聯合關係，就成一個記號，不必計較那聯合關係是自然的還是人爲的。記號中用人爲關係的很多。譬如交通繁雜的地方用以指揮交通的紅綠燈，就是原來沒有自然關係的兩種記號。標誌「紅」，指示的對象爲「停止」，標誌「綠」，指示的對象爲「進行」，都是人爲做成的聯合。並非天然生成，「紅」標「停止」，「綠」標「進行」的。記號的兩個部分之間自然也有一些是有自然的聯合關係的。如雲是雨的記號，烟是火的記號。雲雨、烟火之間都有自然的關係。但決不是所有記號都如此。語文既然從記號學看來不過是一種記號，那麼這種記號的對象（就是意義）和這種記號的標誌（就是聲音）之間的關係，到底是自然的呢還是人爲的，當然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戰國時代所謂「名實」論，凡屬「別同異」一個傾向範圍內所討論的，就是這個問題。不過他們把這里所謂標誌叫做「名」，所謂對象叫做「實」罷了。

### 三 語文記號論的內容

當時的討論頗爲周到，我們可以替他們劃作下列幾個小題目：

(一) **語文記號的成分和組織** 關於這一點，墨子說得最清楚。他以爲語文記號，是由「名」（標誌）和「實」（對象）兩個成分，並且由這兩個成分「合」（聯合）起來組成的。兩個成分之間實有不可分離的密切關係。爲表示這種密切關係起見，近年曾經有人提議稱標誌（即名）爲「能記」，對象（即實）爲「所記」。同用一個「記」字，不過用「能」「所」兩字指明一爲主動，一爲被動。墨子對於「名」「實」，也用相類似的辦法，把「名」叫做「所以謂」，

把「實」叫做「所謂」。墨經上云：

「名，實，合。」經說云：「所以謂，名也。所謂，實也。名實耦，合也。」

「所以謂」是主性的，就是近人所謂「能記」；「所謂」是被性的，就是近人所謂「所記」。我們運用語文的時候，對這能記所記，普通可以有單提能記及直指所記兩種方法。如說他是堯，就是用單提能記的方法；說這是虎，就是用直指所記的方法。墨子也曾提到這一點。經說下說：

或以名視（視與示通）人，或以實視人。舉友富商也，是以名視人也；指是臚也，是以實視人也。

字語雖然不十分明白，大體與上文說的沒有什麼不同。

(二)名實兩成分的聯合關係 關於這一點，幾乎全體一致都說是人為的不是自然的。說得最詳細最清楚的算荀子。荀子正名篇說：

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者謂之不宜。名無固實，約之以名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名（標誌）和實（對象）的關係全是人為的，兩者之間並無自然的必然的關係。就那關係的本性論，鹿並不是自然要叫做「鹿」，馬也並不是自然要叫做「馬」。叫「鹿」叫「馬」原來都是隨意的。故從做標誌的「名」說，「名無固宜」，並非「鹿」「馬」就是了不起的好名，不過約定「鹿」「馬」來做稱謂罷了，就是所謂「約之以命」。再從做標誌的「名」對於做對象的「實」來說，也是「名無固實」，並非「鹿」非做鹿的稱謂不可，「馬」非做馬的稱謂不可，也不過是「約之以名實」，約定用這幾個名去指這幾個實。故從名實本來的關係說，原來都是隨宜的。惟其隨宜，故同實可以有異名。如上海的同一條馬路，可以有時叫它西藏路，又有時叫它虞洽卿路。也異實可以有同名。如浙江有張四維；江蘇也有張四維。但這隨宜是就原來的性質說，就是就未經社會約定的性質說。一經社會約定，性質就可有了轉變：這就有了一定的宜，「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者謂之不宜」；也有了一定的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不得指鹿為「馬」，也不得指馬為「鹿」。荀子稱這為「謹守名約」。

### (三)理想的名實關係

理想的名實關係是一對一：一個名止有一個實，一個實止有一個名。就是現在所謂「一



語一義」。荀子正名篇說：

「同則同之，異則異之。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單與兼無所相避則共，雖共不爲害矣。知異實者之異名也，故使異實者莫不異名也，不可亂也。猶使異實（楊注：「或曰異實當爲同實」）者莫不同名也。」

但這「一語一義」的理想境界是很難達到的，荀子以爲可由政府制定。制定後人民不得隨便改動。正名篇說：

「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而一焉。故析辭擅作名，以亂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訟，則謂之大姦，其罪猶爲符節度量之罪也。故其民莫敢託爲奇辭，以亂正名。故其民慤，慤則易使，易使則功。成，治之極也。是謹於守名約之功也。」

#### （四）名的範圍和類別

當時又曾討論到名的類別。當時的類別多從名的外延上分。如荀子分爲共名，別名兩類。正名篇說：

「故萬物雖衆，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則有共，至於無共然後止。有時而欲徧（舊作徧，依俞樾校改）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至於無別然後止。」

墨子分爲達，類，私三類。墨經上說：

「名：達，類，私。」經說云：「名：物，達也。有實必待之名（舊作文多，依孫詒讓校改）也。命之馬，類也。若實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私也。是名也，止於是實也。」

「達名」是最概括的稱謂，例如「物」，可概括一切事物，所以說「有實必待之名也」。「類名」是一類事物的稱謂，例如「馬」，凡屬這一類的事物，就要用這一個稱謂，所以說「若實也者，必以是名也」。「私名」是某事某物專有的稱謂，例如「臧」，止可用作臧的稱謂，所以說「是名也，止於是實也」。

荀子墨子說類別時所舉的例，都屬現今文法上所謂「名字」範圍，這很容易引起誤解他們所謂「名」就是現在所謂「名字」。其實他們所謂「名」，是包括一切的語文的。這只要看荀子駁當時各種學說的話就可以知道。荀子把他所認

爲謬誤的學說分作「惑於用名以亂實」和「惑於用實以亂名」兩類。他對於「惑於用名以亂實」的第一種，曾經舉過三個例：

(1) 「見侮不辱。」

(2) 「聖人不愛已。」

(3) 「殺盜非殺人也。」

在這三個他所謂「惑於用名以亂實」的例中，就有一個「見侮不辱」不屬於現在所謂「名字」。至於在他所謂「惑於用實以亂名」的三個例中：

(1) 「山淵平。」

(2) 「情欲寡。」

(3) 「芻豢不加甘，大鐘不加樂。」

其爭辯的中心，如「平」，如「寡」，如「甘，樂」，更沒有一個是現今所謂「名字」。可見當時所謂「名」實比現今所謂「名字」範圍大，那當對「實」而言，實際等於現在對「所記」而說的「能記」，也即等於現在對語文對象而說的語文標誌。

#### 四 述餘感想

當時討論名實的言論實際不止這些，但單就這些看來，已經可以感到頗爲精到。就在現在，也還可以引用。只有小一點，我們似乎可以推舉後賢的學說來補充。那就是語文的聲音（即名）和意義（即實）的關係不一定全部都是人爲的。這不是人爲的部分，雖然在語文中占的地位極小，但也似乎並不等於零。這一小部分近人已經在「摹聲」這個名目之下說得很多，我們不必在這里添足了。



# 中國音韻學史鳥瞰

張世祿

## 一 中國語文的性質對於音韻學的影響

世界各國的文字，大都採用字母拼音的制度，雖然對於實際語音的表現，只具有一種相對的效用，不是絕對精密的記錄語音的工具，可是各個字母大都具有確定的音值，並且用來分析音讀的組織，我們可以從中窺探各個語詞音讀的形式。只是中國文字，還是一種表意文字的性質，未曾採用字母拼音的制度，字體本身沒有確定的音值，也不是用來表明語詞音讀的組織。我們要推究這種文字所以演成，自然要歸結到中國語言的性質。中國語言文字的演化，至少有五千年的歷史，我們根據東亞比較語言學的研究，更從中國古代詩歌的音律上觀察，可以斷定在中國文字結構上的演化未曾完成以前，中國語言早已具有了「單音綴的」和「孤立的」兩種特性。因為語言具有單音綴的特性，使文字上也演成單音綴制，一個字體只是具有單個的音綴，因為語言上孤立的特性，使文字上也只是

用各個字體來代表各個單純形態的語詞，無需再用音標來示明其他語言上所具有的種種形態的變化。所以中國文字始終保持着表意文字的性質，未曾採用字母拼音的制度，語言本身的性質就是演成這種事實的一個主要的原因。文字上由「衍形」演進到了「衍音」，固然是由於一種不可避免的趨勢使然，在中國文字演化上，圖畫的色彩未曾消失的時候，已經通行了「假借」的方法，並且具有了「形聲」組織的萌芽；但是所謂「形聲」「假借」，都是依據於借字表音的方法，利用同音語詞的互相比擬，以一個字體或字體組織上的一個「偏旁」來代表另一個同音語詞。這種同音語詞的互相比擬，並不需要絕對的確切，因之這種文字上表音的效用，只是使我們知道在某個時期內某字和某字間在音讀方面有相同或僅相似的關係罷了。因習慣上的沿用和字體組織的一經固定，實際音讀的變更，就無法在這種文字上表現出來；而且利用字體來代表整個的語詞，既然沒有應用拼音的字母把音讀的組織加以分析，又離不了表意的作用，所謂形聲，假借，都是借着表音來

表明語詞的意義，並不是純粹的語音符號，因之中國最初的注音，也適應着這種文字性質，在解釋音讀時，便參雜有訓詁的關係。

## 二 周漢間的訓詁和注音辨音的關係

在魏晉以前，中國未曾有音韻學的專書，音讀的注釋都是附麗於文字訓詁當中，而所用來注明音讀的，只是些「譬况假借」。所謂譬况假借，就是依據於中國文字性質，從形聲，假借的表音方法上產生出來的，所以離不了文字訓詁的範圍。因中國語言所具有的特性，和文字上利用借字表音的方法，演成了一字數義和一義數字的現象；要析理這種字體和意義間複雜的關係，便不得不採用以字音為樞紐的訓詁方法；於是同音相詁之外，又通行了「聲訓」。聲訓當中無論是以「本字為訓」或「易字為訓」，都是利用字音來解釋字義，由文字上的形聲，假借推行出來的，因假借的應用，使得一個字體可以代表各異的語詞，於是一字而具有數義，在訓詁上也成立本字為訓的例；又因假借的應用和形聲孳乳的方法，使得同一的語詞或音義上相關的語詞而用各異的字體代表出來，於是又

產生一義數字的現象，在訓詁上也成立同音相詁和易字為訓的例。從這些訓詁的例上所表示的字義和字音的關係，又推行出來一些譬况假借的注音方法，最顯著的，就是漢人「讀若」的例。我們考察漢人讀若的注音，無論在文字的說解或經典的傳注，都不是完全用來表明文字的音讀，而是參雜有訓詁的作用的。漢人讀若的例，有用別一個字來注明這一個字的音讀，實際上往往所以表示兩字在意義上可以同音通用或認為是同語而異文；這正是因為語文上一義數字的現象，依訓詁上同音相詁，和易字為訓的例而產生出來的。又有所謂「讀若用本字」的例，以一字之此音此義注釋彼音彼義，這又是因為一字數義的現象，依聲訓當中本字為訓的例而產生出來的。其他讀若的例，也總離不了解釋文字義訓的作用，我們正不應把牠們作純粹的注音來看待。可是由文字上的表音方法進而為譬况假借的注音，已經覺得音讀在文字義訓上的重要，對於字音的認識也漸漸的深切；東漢末年就有很多採用「直音」的方式，足以顯示音讀的注明也漸漸離開了訓詁而獨立了。不過無論是讀若，或直音，總沒有把音讀的組織加以分析，只是利用音同或音近之字來互相比擬罷了。當比擬得不很確切的時候，又不得不附加一些辨別音讀的說明；於是由文

字訓詁的關係來作音讀的比較，由比較而辨別音讀的同異，就養成了一種審音的智識。我們看周漢人對於音讀的辨別，可以推測那時已經認明了「音色」上的種種差異和「音調」「音勢」「音量」上的種種變化；如「外言，內言，急言，徐言」之類，雖然令人不能得到明確的識別，也足以代表那時一般審音的智識。後代反切，四聲以及字母，等韻之學，固然是因為受有外來文化之影響而產生，但是古書上的這種注音和辨音，也不能說是沒有一點兒啓示的力量。

### 三 反切的注音方法和牠發生的原因

學術上的推衍和進步，除了具有特殊的原因之外，總是為着應付實際的需要而發生。我們要推究「反切」和「四聲」的起源，我們首先便須注意於中國語言轉變的實際情形；因為語言上所具有的特性，使得語詞的演變和分化，在音讀形式上顯示着三種特著的現象：音調，音勢，或音量的變異，音素的變異和語音的重疊。因音調，音勢或音量的變異現象，使得語言上「字調」的區別極佔重要，就依據牠來建立四聲的名目；因音素的變異和語音的

重疊這兩種現象，使語言上「雙聲」「疊韻」的關係尤為顯著，也就依據這種關係來創造反切的注音方法。中國語文上因音素的變異，使單字間的孳乳和演化，大都依據於雙聲，疊韻的關係；又因語音的重疊，使單字音演成了許多「重言」「疊字」；這種重言疊字更因音素的變異，演成了許多雙聲疊韻的「連語」。雙聲，疊韻的連語又可以依雙聲，疊韻的關係自相孳乳，分化；這種連語最初並不必是複音綴的語詞，大都是由原來的單音綴的語詞上演化出來的，尤其是單字音具有「複輔音」的組織的，更容易促成這種演化。這種演化就是由單字音變成了雙字音，而這種雙字音和原來的那個單字音間的關係，往往上字為雙聲，下字為疊韻，就是所謂「二合音」；一字引衍成爲二音，二音縮減又爲一音。因為中國文字不是採取字母拼音的制度，這種二合音也就不能不借用兩個字體來代表，於是一個字體並不必是代表一個語詞，有時一個語詞是需要用兩個字體來代表的。這種語文上的現象通行了之後，使得一般人的心理上也漸漸覺得各個字體的應用，並不必參雜語詞裏意義的成分，有時也可以作為純粹的表音，而且可以利用雙字音來分析單字裏音讀的組織；這樣，在注音上也自然由單字的讀若直音趨向於雙字的反切了。由讀若

直音進到反切，就是由整個字音的互相比擬進而把單字音分析爲「聲」和「韻」兩部分，顯然是代表音韻學上進步的兩個階段。可是這種進步，也正和其他事物的進化一樣，是以「漸」不以「頓」的，當讀若直音盛行的時候，反切的應用已經開始，而且也不免受了直音的方法的影響。中國社會上流行的反切語，有的是聲韻順序的，有的却是聲韻倒置的，向來解釋反切和雙聲疊韻的原理的，也有「正反」和「倒反」等的名目；原來中國語言上的演化，由單字音變成雙字的連語，依着雙聲，疊韻而變，也可以和那個原來的單字恰爲聲韻倒置的變異；所以順序的反切和倒序的反切，都是依據於語言上自然的變異現象而發生的。南北朝時所流行的「雙反」，就是包含着正反和倒反的兩種反切語；而反切這個名稱的成立，是取於「展轉相協」「反覆切摩」之義，也是概括倒序的反切語而言。可是在通常注音時，只是採取聲韻順序的，而不取倒序翻讀的，這是受了直音的影響的，由單字的直讀改爲雙字的直讀，就成爲反切的注音方法了。我們根據注音的歷史上看來，反切的應用，並非起於魏晉而是萌芽於東漢讀若直音盛行的時代；當時讀音系統發生了變動，鄭玄劉熙諸人常常注明古今音讀的異同，由異同的比較，更深切認明雙

聲，疊韻的原理，自然足以促進注音方法上的改革。同時佛法傳入了中國，佛經翻譯的工作，也漸漸的盛行；一般審音文士又依據梵文字母來整理中國的音讀，梵文字母上「體文」和「聲勢」的區別，足以啓示中國字音上聲韻的分析，因之利用二合音的形式，把單字直讀的改爲雙字的反切了。所以東漢末年，有「音義」一類書的發生，幾乎完全是爲着注音而設，注音的方法又是多數應用反切的；孫炎爾雅音義等書裏的切語，常爲後代「韻書」上所沿用，後人遂以爲孫炎是反切的始祖。其實反切的形式是依據於中國語言上自然的變異的現象和文字的性质而產生的；在東漢時一方面爲着適應讀音系統的演變，一方面又受了梵文拼音學的啓示，已經採取牠來作一種注音方法了。

#### 四 四聲分別的由來和韻書的

##### 起源

音義一類的書風行之後，於是類集牠們當中的切語來編製韻書；韻學的初起，往往把音色上的差異和字調的區別混爲一談，因之韻書上也就漸漸演成爲「四聲」分韻的體例。原來區別中國字調的主要的標準，在於各個字音當

中音調變化的狀態；可是在實際語音的習慣裏，音色和音勢，音量的差異，也足以影響於音調的變化；因之最初對於字調的觀察，並不認為是單純音調變化的關係。我們要推究中國字調種類產生的原因，常常須溯到上古字音裏音素演變和失落的現象；音色上的變異既然和字調的區別原來有密切的關係，那末，最初借用宮，商，角，徵，羽「五音」的名稱來分別字調，自然也把「韻部」的分析也包括在內。李登的聲類爲韻書的始祖，只是「以五聲命字」而「不立諸部」；呂靜韻集雖或分列韻部，可是仍舊沿用五音來做類別字音的綱領；後來韻書上以字調區分韻部，固然是權輿於此，但是五音的意義，決不能認爲就是後來的平、上、去、入四聲。因爲到了四聲的名稱建立之後，才漸漸把字調的區別和韻部的分析看作兩起了。不過四聲的名稱成立以後，一般人論到字調的，還是很多沿用五音的名目，或且任舉宮、商等兩個字，就可以代表字調種類的全體。原來字調的種類，固然依據於方言的較異而有各種不同的系統，不過無論是否包含着音色上的變異，總是認爲相對的比較的差別，因之細分起來，可以有四種，五種或更多種，而粗略的說，又可以總括爲二類；所以魏晉以來，不但任舉宮、商等兩個字來代表牠們，有時并且應

用「清濁」「輕重」一類的詞語來形容牠們。字調的種類既然不限定是四種，而當初所以區別爲四聲的，這是因爲摹擬佛經上轉讀的三聲，立着平、上、去三調，又適應中國語實際的情形，不得不添進入聲一類。大概那時字音上的收尾輔音，除了鼻音之外，也正和切韻的系統一樣，只有〔p〕〔t〕〔k〕的三類，具有〔p〕〔t〕〔k〕的收尾音的，和平、上、去三調顯然有分別，不得不另立入聲一類。可見四聲的分別，也是受了佛教文化的影響，應用印度的音理來整理中國的音韻因而發明出來的；這種分別，雖然還是參雜有音色和音量等的差異成分，總是以音調的變化狀態來作爲區別字調的主要的標準了。這種發明是由南朝一般審音文士和善聲沙門集合討論而產生的；齊梁之間，此風尤盛，周顒沈約之徒，更依着這種分別，根據了中國語的特性和語文上自然的輕重律來製定文辭上的一種格式；於是聲律論風行於世，四聲的分別也爲一般人所認識了。文學上的研究和發明，正和音韻上的創獲互爲因果；因四聲的分別而創立聲律論，因聲律論的風行而使一般對於字調的認識更爲深切。我們考察當時所謂「八病」之說，前四病是關於字調的問題，後四病是關於雙聲，疊韻的問題，這顯然是把字調的區別和音色上的差異看作兩

起了，正可以見得這種觀念和最初以五音來概括牠們的顯然不同；只是因爲四聲的名稱並非中國所舊有，討論字調時，往往也就沿用過去五音的名目罷了。後來的韻書，遂以「四聲」爲綱，「韻目」爲經，而韻部的分析漸漸成爲韻學上的主要問題了。

## 五 六朝隋唐的韻書和韻部的

### 分列

六朝音義一類的書最爲盛行，實在便是使音讀的研究，離開了文字訓詁的範圍而成爲音韻學的專書；顏氏家訓說那時「音韻鋒出」，就是指六朝諸家的韻書。可惜六朝韻書統已亡佚，我們很難窺見牠們的內容；現在只能根據故宮本和敦煌本刊謬補缺切韻目下的附注，考明呂靜、夏侯詠，陽休之，李季節，杜臺卿諸家分部異同的大概。陸法言切韻序說牠們「各有乖互」，又顏氏家訓說「各有土風，遞相非笑」；可見六朝諸家的分部和注音，各自依據於各時各地的方音，以致不免有相乖互。陸法言所謂「取諸家音韻，古今字書，以前所記者定之爲切韻」；就是依據於顏之推蕭該諸人的意旨，要「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所以把六朝諸家蒼萃綜合起來，纂成切韻一

書。陸氏要包羅古今南北的語音於一書，因之對於六朝諸家所列的韻部，大都只取牠們的所分而不取牠們的所合，分部和注音不能不較爲細密，而和六朝實際的語音也都合適；切韻一出，六朝韻書統歸亡佚，這或許是一個主要的原因，而唐宋韻書奉切韻爲藍本，致產生陸法言一派的韻書，在後代的音韻學和文學上佔着極重要的地位，也是由於這個原因。間有不明瞭陸氏這種分韻的宗旨，或和這種意見不合的，也不免發生了許多批評。陸氏切韻據敦煌本切韻發卷裏所見，注略字少，而分部隸字和韻次的排列，也有經唐人所認爲失當的地方而陸續的加以增訂。原來韻書的編製，一方面爲着審音，一方面又以應時人作文上的需要；陸書分部詳密，唐時「作文之士，苦其苛細」，終於因爲牠能適用於古今南北，仍以牠爲依據。唐代以詩賦取士，所以陸氏一派的韻書，在唐代最爲盛行；可是現在所能看見的，只有王仁煦的刊謬補缺切韻，孫愐的唐韻和李舟切韻的部目。王仁煦書大都只是對於陸書字義上的刊正和增補，在分部和序次上並未曾有多大的改進。孫氏唐韻的底稿，據王國維所考，有開元本，天寶本二種；開元本大致依照陸氏及唐初諸家的部目，天寶本對於陸書分部，始加修訂，實爲宋代廣韻的分部所依據。孫氏唐韻



原有部叙一篇，今廣韻只存「論曰」一段，是專論清濁分韻的原理的；清濁和輕重一類的詞語，本來所以形容字調的高低，在實際聽感上因為聲紐韻素的影響也可以使整個字音發生高低的區別；到了隋唐時就把這一類詞語用來判別韻素上的差異，宋後等韻家更用清濁來區分聲紐了。孫氏部叙所謂「引字調音，各自有清濁；若細分其條目，則令韻部繁碎，徒拘桎於文辭耳」；正和陸氏所云：「欲廣文路，自可清濁皆通，若賞知音，即須輕重有異」；意旨相同。陸孫諸人所謂清濁，輕重，都是關於韻部的分析問題，並非指字調的種類，也不是指聲紐的差別；陸書詳列韻部，所以包羅古今南北的語音，他自己說「剖析毫釐，分別黍累」，確是爲着審音而作，並非單爲文辭上的應用；孫極增訂切韻，更把陸書所未分的諸韻，如眞，諄，寒，桓，歌，戈等分析開來，正是因爲孫氏審於音理，能照陸氏的分析標準而加以分析的。但是孫氏對於陸書的部次，仍未加以改訂；陸孫諸書的部次和宋代的不同〔三〕，系和〔四〕系的各韻參錯不分、平、上、去和入聲諸韻尤凌亂不相應。大概陸孫諸人只注意於韻素上的清濁輕重，把各韻分析開來，而沒有注意到韻次排列問題又是關於首尾輔音的性質的；尤其因爲入聲諸韻，具有〔p〕〔t〕〔k〕的

音，原來認爲一特殊的種類，當初未能使牠們各自和平、上、去相配的諸韻次序適相連貫；這種部次上的失當，到了李舟的切韻才加以訂正。據王國維所考，李舟改訂部次的功勞，在使〔日〕系和〔四〕系諸韻不相參錯，又使平、上、去、入四聲相配秩然不紊；宋代廣韻二百六部之次，實源出於李舟的。唐人所作，多屬陸法言一派，雖於陸書有所修訂或增改，而於陸氏包羅古今南北之宗旨未曾變更，當時如果根據一處地方的語音來編纂韻書當然要和陸孫諸書的分部大不相同，也可以稱爲唐人韻書的別派。這一派的韻書，現在所得確知的，只有元廷堅的韻英，牠的反切載於慧琳一切經音義中，是代表唐時秦音的韻書；據黃淬伯所考，廷堅韻英多把切韻類型的韻部加以合併，因此更可以見得陸孫諸書分部的所以那樣詳密，正是由於蒼、孝多種語音系統的緣故。至於張戢考聲切韻，天寶韻英以及武玄之韻銓等書，現在還未能確定牠們絕對和陸孫諸書是屬於異派的。

## 六 字母的製定和等韻學的產生

韻書上只以韻目爲經，大都依據切語的下字來分別韻

部；因爲韻書多半是供給詩文上押韻和調平仄的應用，爲體例所限制，不得不趨重於韻部，和四聲上的問題。但是孫愐唐韻部叙「切韻者，本乎四聲，紐以雙聲，疊韻，欲使文章麗則，韻調精明於古人耳」；可見在審音和文辭上，雙聲問題也正和四聲，疊韻同等的重要。所以要補充韻書上的這種欠缺，便又須另外依據反切上字來分別聲紐，這就是「字母」所以發生的原因，唐宋間流傳到現在的字母，有三種：一種是敦煌唐寫本守溫韻學殘卷裏的三十字母，一種是倫敦博物館所藏的唐寫本唐人壽三十字母例，一種便是「等韻表」上的三十六字母。我們從字母的名稱上，就可以知道牠們是依做梵語的「體文」而來的，應用梵文字母來整理中國語文上的雙聲關係，也是出於南北朝的一般審音文士；當時社會上流行了一種「體語」，就是依做梵書上「體文」的分別自然形成的一種雙聲語；這種雙聲語的流行，一方面足以助長反切的風行，一方面又可以用來解釋韻書上的切語。從切語當中認明了雙聲的關係，把牠們歸納起來，便得到聲紐的分類；更應用這種聲紐的類別來說明反切的注音方法，就發生了元本玉篇所載切字要法這一類的東西；又從各類當中任取一字來作聲紐的標目，便成爲「字母」。唐時守溫等初撰字母的時

候，大概正和陸法言綜合六朝韻書以定切韻的那種主張一樣，也並不是用來代表當時一地的方音，而只是依據切韻一類韻書，類聚切語的上字，依照韻部的韻目，所以仍用漢字來標明一般通行韻書上的聲紐；同時又參對了梵文字母，於梵文所有而當時中國語上所沒有的音，固然加以刪除，於中國音所有而梵文字母上所沒有的，也多付之缺如。唐宋間人對於這樣構成的字母，終覺得離開實際音讀上的聲紐種類相差太遠了，於是不得不把原來的三十字母增訂爲三十六字母，同時排列的系統也加以修改，我們也可以認爲是由於適應實際語音現象的演變而加以改訂的。但是字母的分類和排列的方法，總離不了梵文字母上的那種系統。孫愐唐韻序所謂「紐其唇、齒、喉、舌、牙部件而次之」，依發音的部位來分別聲紐，固然也可以說是本着國人向來辨音的智識，可是一看了宋本玉篇所錄的五音聲論，就可以知道字母上「五音」「七音」的分別，顯然是依據於梵文字母的系统；又每一類的字母，依着「全清」「次清」，「全濁」，「次濁」的次序來排列，更顯然是依照梵文字母的。而利用字母來說明韻書上的反切，縱橫交貫，列成了等韻表，也是效法梵書的悉曇章的韻圖而來的。守溫清濁韻鈴元冲五音韻鏡等書，以及洛僧謩等韻



總，所謂「推子母輕重之法」，大概都是講等韻的，或許竟爲七音略，韻鏡所根據的藍本，亦未可知。守溫韻學殘卷裏載有四等重輕例，內中的分等，和七音略，韻鏡悉合；因此我們可以斷定四等的分劃是起於唐代，在切韻一類的韻書通行之後就發生的。原來陸法言，孫愐之徒，早已依據輕重，清濁的音理來分析韻部；唐代一般善聲沙門要解釋這種韻書上的切語，一方面製定了字母，以表明聲紐的種類，另一方面又根據這種清濁輕重的關係來分別等呼；因之初期等韻書上所列各圖及等呼，頗和切韻諸書裏的音讀系統相合。而等韻的名稱，也並非起於宋人，陳澧切韻考外篇謂四聲等子即屬僧宗彥四聲等第圖，「等韻之名，蓋始於此」，那知道守溫韻學殘卷裏已立着四等重輕例，所以不但「呼等亦隋唐舊法」，而呼等之名，也是唐人所立的。因爲字母製定之後，把韻書裏的字音，列成縱橫的圖表，自然四聲之外，又依輕重清濁的關係，顯出等第來了。清濁輕重一類的詞語，原來是用以形容聽感上高低的判別，因爲韻素和聲紐上的差異，也可以影響於這種聽感上的分辨，於是由清濁輕重的分韻演成爲等韻表的等呼，更就字母各類排列的次序，又把這一類的詞語用來指明聲紐發音方法上的區別。可是，到了等韻學成立

之後，儘管這種應用的術語有時候混同，而對於中國「聲」「韻」「調」三種元素的分析，確已完全清楚，毫無疑混的了。宋後編製韻書的，也很多參雜了等韻學的成分。於是韻書上又起了一種改革。

## 七 宋後韻書和等韻學的演進

### 及沿革

宋代以來，最著名的韻書，就是陳彭年丘雍等所校定的廣韻；廣韻在中國音韻學上極佔重要的地位，因爲以前的韻書，大都已歸亡佚，或只留了一些殘卷，現今所完存的韻書，應以此書爲最古。又廣韻可以說是集隋唐韻書的大成的，綜合陸孫諸家的分部，又依李舟切韻的部次，定爲二百六韻的部目，更把「諸家增字及義理釋訓，悉兼略備載卷中」，一方面保存陸孫諸書的面目，沿襲陸孫諸書的系統，一方面又訂補了牠們的漏誤。後代要考證隋唐音，終以廣韻爲主要的根據；研究周漢上古音及宋後的語音的，也大都奉廣韻爲比較參證的材料或標準；又往後編撰韻書及等韻表的，也很多以此書爲依據或作爲重要的比照。不過宋代校定廣韻，只是作爲「懸科取士，考覈程準」之用，所以在韻目下又注明了「同用」「獨用」，同

用的韻，作詩文時可以通押；這種通押，雖然是根據於陸氏「欲廣文路，自可清濁皆通」的意旨，而未必是唐初許敬宗以來所規定的；這種韻目的附注，或許也是出於宋人之手。後來丁度等繼撰集韻及禮部韻略，又把廣韻獨用的韻改併十三處。從此陸法言一派的韻書，就專門備作禮部科試之用，更爲一般文人應用的便利起見，把通用的各韻和不通用的窄韻，竟陸續加以合併，如韓道昭五音集韻併爲一百六十韻，王文郁平水韻略和黃公紹古今韻會又有一百六部或一百七部的韻目，實爲近代詩韻的始祖。但是在韻目上儘管爲着詩文上應用的便利，肆意加以合併，而在實際注音及編製方法上，終不能不受着語音變遷和音韻學上進步的影響。陸氏切韻等書裏的切語，大都沿用六朝的舊音，而廣韻又是沿用陸孫諸書的切語，在唐宋間當然要認爲和實際的音讀不能適切了；字母和等韻發生之後，更會感到這種切語的不適切。我們看守溫韻學殘卷裏的聲韻不和切字不得例，已立着「類隔切」的名目，這種類隔切，就是唐人所稱「以旁紐爲雙聲」的，我們因此也可以知道後代等韻上所列着的種種「門例」，也只是因爲韻書當中的切語，不適切於實際的音讀，而勉強用作解釋的。廣韻每卷後已經附有「類隔今更音和」的示例，到了集

韻，便把這種類隔的反切改爲音和的了。同時又把反切上字改爲和所切字同一「調」類；改良反切的企圖，實始於集韻，而顯然是受了等韻學的影響的。等韻學本來用爲反切和韻書的說明，結果又依據等韻來改良反切韻書的編製方法：集韻又把每韻裏「作而次之」的切語改依聲紐的次序來排列；到了五音集韻，古今韻會等書裏，就公然「陳其字母，序其等第，以見牙音爲首，終以來日」了。同時等韻學上也因爲隨着實際語音演變而生出許多派別。現今留存等韻的書，以七音略，和韻鏡爲最古，兩書都分四十三轉，大致和切韻的音讀系統相合，只是各圖裏歸字，已經很多改從宋音了。四聲等子和劉鑑的經史正音切韻指南就把四十三轉改併爲十六攝，又以兼承「陰」「陽」兩韻（此所謂陰陽是指韻母上有無收尾鼻音的分別）。今本切韻指掌圖，共分二十圖，除開合之兮不計，只是十三攝，顯然和近代的音讀漸漸接近了，到了明清的等韻家，除康熙字典卷首所附的等韻切音指南還是沿襲切韻指南的面目，此外如字母切韻要法，同文韻統裏的華梵字譜，以至潘耒的類音，勞乃宜的等韻一得等書，更把開合四等併爲「開」「齊」「合」「撮」的四呼；又有許多增刪字母的，改併韻攝的，以入聲專承「陰」韻的；這些改革都是

用來適應近代實際語音的。爲着要適應實際的音讀，在韻書上也不得不發生大改革，周德清的中原音韻，就是改革韻書的首創者。中原音韻把四聲合爲一部，又創立「陰平」「陽平」的分別，而廢了入聲；所以內中的十九部，每部裏只是陰，陽，上，去的分別。（此所謂陰陽的分別，係指音調變化的關係而言。）這種改革，一方面因爲近代語音上韻素趨於簡單化，併合韻部以適合實際的北音；一方面又因爲北音裏聲紐上的清濁多趨於混同，入聲演化的結果，又併合於平，上，去；於是中國字調的分別純粹在音調變化上的關係，所以由平、上、去、入變爲陰、陽、上、去，自然也可以把四聲隸屬於韻部之下了。

中原音韻在每部下也是把同聲紐的字排在一起，可以窺見這書裏聲紐的種類，也是和北音相合，而和三十六字母的系統異趣。至於明初的洪武正韻，雖然也只分二十二部，而列着入聲十韻，仍隸於陽聲各韻；又從內中反切上字，考得聲紐清，濁的界限極嚴；可見洪武正韻並非純粹代表近代的北音，而是參雜有南方方音的。中原音韻原爲戲曲上作詞而設，嗣後的韻書可分爲曲韻派和小學派。曲韻派有中州樂府音韻類編、瓊林雅韻、茶斐軒詞林要韻、增訂中州音韻、中州音韻輯要、中州全韻、增訂中州全韻等

書，大致依照周書的分部，而也有遷就南音，把平，上去也各分陰陽。小學派是專備一般讀書正音之用，有韻略易通、韻略匯通、五方元音等書，雖然牠們往往仍列着入聲，而後來竟把詞家所謂「閉口韻」（就是以「ㄟ」收尾的各韻）除去，同時又正式立定北音的聲紐；實爲現代的注音符號系統的根據。我們因此可以知道宋後韻書和等韻的源流派別，都是隨着語音的演進而發生的。

## 八 近代關於古音及廣韻的

### 研究

韻書和等韻上所表現的，總是六朝以至近代音讀的系統，根據這些系統來誦讀周漢的古書，或者用來解釋文字上的表音方法，就有許多扞格不通的地方，於是悟到上古音的系統和隋唐古音及近代音的不同，而從事上古音讀的考證。原來漢代訓詁家，已經表示過古今音讀的異同，可惜魏晉以後，中國音韻學方才萌芽，遇見了上古詩歌或韻語裏和後代音不合的地方，只是用一些「協句」「合韻」之例來說明，或且發生改經的陋習；直到宋代的吳棫鄭庠始正式標明古今韻的不同，明代的楊慎陳第諸人才竭力破除「叶韻」而直言周漢的音讀。到了顧炎武，更能離析唐

韻以求古音，作了音學五書；顧氏書一出，就有江永、戴震、段玉裁、錢大昕、孔廣森、王念孫、江有誥以至章炳麟、黃侃等數十家陸續起來增補修訂；真所謂「前修未密，後出轉精。」他們考證上古音的材料，大部分利用詩經、楚辭及其他古書上的韻語，又取徑於說文等書裏形聲字的系統，旁及於假借，讀若，聲訓之類；他們的目的，在建立上古音的韻部，考求上古音裏聲紐和字調的種類，並說明各部各類通轉的由來。可惜他們所運用的方法，尙未謹嚴，對於上古音和後代演變的事實，也未能認識得很精確，因之所得到的結果，也只是使人家知道一些周漢間同音字或雙聲，疊韻的系統。他們所建立的韻部，無論怎樣的細密，總不能免除各部間相通的字音，就由「異平同入」之說進而列着「陰陽對轉」「旁轉」諸例；對於上古音的聲紐，尤其只能求合而不能求分，在併合的各類上顯示着相通的事實，於是又發生了章炳麟的古雙聲說。到了黃侃，更根據廣韻上的切語來證明他所建立的古韻二十八部和古聲十九類；這樣，不但使上古音的系統混入於陸氏的切韻，而且把廣韻的二百六韻，單認為是因古今音變而設的。原身陸法言孫而之徒，所作的韻書雖然很流行於社會，而一般人對於他們分析韻部的宗旨，終不易

明瞭；又因為語音演變的結果，音讀混同而這種韻書上析爲異部的，更莫明其所以然。於是江永作了四聲切韻表，戴震作了聲類表，依據宋元等韻學來分析廣韻，所謂「依古二百六部，條分縷析，別其音呼等第」；但是仍不能完全分析開來，結果只是說「陸氏定韻，有意求密，用意太過，強生輕重。」陳澧以爲等韻學上所分析的，未必合於陸孫的意旨，就從廣韻上的切語，依系聯的方法考得廣韻裏的「聲類」和「韻類」，謂「陸氏非好爲繁密也，當時之音，實有分別也；」陳氏切韻考所取的方法和態度，比較的合於科學，多爲現今學者所取法。可是黃侃竟把陳澧考得的結果，依據近代的音讀加以併析，又用上古音方面考證的結果來解釋，立爲「古本韻」「今變韻」「古本聲」「今變聲」之說，更從廣韻各部的切語當中，使得古本韻和古本聲互相證明；黃氏這種學說，似乎令人相信，實際上只是把中國語音系統當中幾個演變的階段紊亂無餘了。中國音韻學上所以會演成這樣的情形，我們仍不能不歸咎於中國文字本身的性質；中國文字不是採取字母拼音的制度，音讀演變的事實在字體上無從顯現出來；如果我們仍用漢字來作標音的工具，沒有運用現代科學的智識，那末，研究的結果，最多只能使人認識了一些同音或雙

聲，疊韻的關係，而得不到各個字音裏所包含的元素，得不到各個字體確鑿的韻讀，於是對於各種語音系統上的分別，也容易發生迷惑和淆亂。所以我們要求中國音韻學的進步，必須採取一種適當的音標來作注音的工具，同時又須根據近代語音學和語言學學理，並且運用一些漢字以外的材料，以整理現代音，考證古代音，這樣，才能有豐富的創獲，才能給人以明確的認識。

## 九 最近音韻學的進步和所受 西洋文化的影響

元明以來，東西洋交通漸漸發達，西洋語文也輸進了中國；明末傳教士很多用羅馬字母來注明漢字的音讀，其中以金尼閣的西儒耳目資，系統最爲完整，對於音韻學的影響也最大。到了清季，海禁大開，通商傳教在在需用西文來和漢字對譯；一般教士爲了傳教并學習中國語文的便利，競起研求羅馬字拼音法式，并且用以注明各地的方音；一方面增進國人對於現代各種方音的認識，因此而對於各種語音系統的分別，具有了明確的觀念；一方面又使漢字音讀上「聲」、「音」、「調」三種元素的分析，益臻顯豁，因此而感到注音方法的簡陋。同時又因爲滿文字

頭的推行，更覺得應用拼音字母來注漢讀，實在「簡而易曉」，不像反切的那樣艱難；於是字母等韻的學理，既容易表白於世，反切的方法，也覺得有改良的必要。明末清初間音韻學家，如方以智、劉獻庭等，都曾受了西洋拼音文字的影響，又呂坤的交泰韻，楊選杞的聲韻同然集，潘的類音，江永的音學辨微都有改良反切的主張。李光地等的音韻闡微以至後來裕恩的音韻逢源等，更直接依據滿文來改良反切，整理中國的音讀。但是只圖反切的改良，沒有正式規定拼音字母，終究脫離不了漢字的約束和障礙，於是由簡字的拼音進而製定注音字母。注音符號上只以「聲」韻爲單位，對於讀音的分析，尙未嚴密；於是根據羅馬字的拼音，製定了國語羅馬字母，才以音素爲單位，并且利用拼法的變化來表明字調的種類。中國的注音方法也隨着國語統一運動而發生這樣的改革和進步；這固然是由於語言演進上自然的結果，而西洋文化和外國音韻文字的輸入，實爲主要的原因。近代科學的進步，日新月異，使中國音韻的研究，也向着多方面的發展；第一方面，盡量應用西洋語音學學理。以爲國語音素和注音符號的說明，就建立了現今的「國音學」。第二方面，運用科學的方法和工具，更將各地的方音作精深正確的調查，第



三方面根據語音學，語言學學理以及比較方音學的智識，並且運用許多漢字以外的材料，由整理等韻進而擬構切韻的讀音系統，由隋唐古音進而探測上古的音讀，更進而為建立東方比較語言學的企圖。這幾方面的研究，十九世紀以至現今許多歐洲及日本的學者，既然給我們以很多的借鏡和啓示，在國內現今幾個學者所發表的成績，當然還未能認為滿足，所以我們尤應本着已有的成績，努力前進，

使中國音韻學成立為大家所公認的科學，我們必須認定現今要研究中國音韻學，總當以西洋的科學學理和方法為基礎；近代音韻學的科學化正和漢魏唐宋間的佛化有同等的需要，或且過之。我們必須認定，音韻學史本為學術史上，文化史上的一部分，當然和整個學術，整個文化的演進有同一的趨勢。

## 高本漢著作譯表

- (一) 中國語言學研究 賀昌羣譯 商務版  
 (二) 中國語與中國文 張世祿譯 商務版  
 (三) 漢語詞類 張世祿譯 商務版  
 (四) 左傳真偽考及其他 陸侃如譯 商務版  
 (五) 中國音韻學研究 趙元任、李方桂、羅常培合譯 將由商務出版  
 (六) 漢語分析辭典叙論 王靜如譯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三分

- (七) 漢語分析辭典叙論 趙元任譯 國學論叢第一卷第二號  
 (八) 漢語分析詞典叙論 張世祿譯 語文學叢刊第一期

- (九) 老子音考 張世祿譯 說文月刊一、二、

- 三期  
 (十) 詩經研究 張世祿譯 說文月刊第五、六期(未刊完)

- (十一) 答馬斯貝囉論切韻之音 林語堂譯 收語言學論叢中(開明版)  
 (十二) 原始中國語為變化語說 馮承鈞譯 東方雜誌二十六卷第五期

- (十三) 上古中國音當中的幾個問題 趙元任譯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三分  
 (十四) 藏語與漢語 唐虞譯 中法大學月刊第四卷第三期

- (十五) 原始祖神之崇拜 衛聚賢譯 未刊  
 (十六) 麤羌鐘之年代 劉叔揚譯 考古第四期

## 水滸辭典草稿

汪馥泉

水滸，一直到現在，還是中國擁有的最多的讀者的一部小說，只是其中有許多字語，在當時是常用的，到現在已成了少用或不用的了，且有若干地域不同的人所不易瞭解的方言，因此，閱讀相當困難。

爲水滸註釋，曾見何仲英先生水滸傳釋詞及王荈生先生讀何仲英先生的水滸傳釋詞（上列兩文，載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教育雜誌第十三卷第六期至第十期中）。近讀西諦先生劫中得書記（載文學集林第二輯望），謂得水滸傳註略，稿本，程穆衡撰，王開沃補，二卷四冊，「爲章回小說作註者，于此書外，未之前聞。程穆衡引書凡數百種，自史、漢以下至耐得翁都城記勝、吳自牧夢梁錄，僻書甚多。水滸多口語方言，作者于此亦多詳加註釋，不獨着意于名物史實之訓詁。故此書之於語言文字研究者亦一參考要籍也。……宜亟爲刊布，俾不沒作者苦心。……」至于辭典，大多未嘗注意小說中的字語，黎錦熙先生爲中華書局出版的辭海作序，說，「……現在辭海快要出版了，我一看樣本，知道牠的特點，第一，就在能發『賞奇』。本來這個『奇』實在就是『常』，因爲『常』則必『俗』，常俗用字，每爲舊時字書所不屑道，近今辭典偶道之而不能探其源，所以變爲『奇』了；辭海則例如一部中之『一發』有『越發』義，引元曲『鶯被』一發不好』爲證；又有『一同』義，引水滸第一回『一發喂養』爲證。現在讀元曲選或水滸等舊白話小說的，從此才算有了辭典可查。……」

何王兩先生文，頗用功，祇所釋字語不多。西諦先生所得程穆衡撰水滸傳註略，我們希望亟爲刊布。辭海，雖則黎先生說「現在讀……水滸……的，從此才算有了辭典可查」，但這是一句「當面說謊」的話（在黎先生，並不說謊，因爲他是依據了「樣本」作序的。）。

前秋香港小住，少友多閑，因草「水滸辭典」，祇釋意義，都約千條，茲試爲發刊，希方家教正。（文中所註回數頁數，爲亞東圖書館重排本。）

二十九年一月十八日，馥泉記。

「合當」應該，該當。「也是高球合當發跡。」（第一回頁五）

「水陸」水中陸上所產的食品。「王都尉府中准備筵宴，水陸俱備。」（第一回頁四）

「人事」餽贈品。「收拾些人事盤纏。」（第一回頁二）

「三瓦兩舍」妓院，勾欄。「每日三瓦兩舍，風花雪月。」（第一回頁一）

「下落」著落。「那端王且不理玉玩器下落。」（第一回頁六）

「參」委任。「前官沒眼，參你做個教頭。」（第一回頁九）

「俺我」。「不伏俺點視。」（第一回頁九）

「比先」從前。「比先時曾學使棒。」（第一回頁一〇）

「措置」安排。「兒子自有道理措置他。」（第一回頁一〇）

「安置」請就寢的意思。「張牌答應，先

吃了晚飯，叫了安置，望廟中去了。」（第一回頁一一）

「昏晚」黃昏夜晚。「如何昏晚到此？」（第一回頁一二）

「消折」虧蝕。「爲因消折了本錢。」（第一回頁一四）

「打火」●吃飯。「你子母二位敢未打火？」（第一回頁一四）●燒火（煮飯）。「安排打火。」（第七回頁一二）

「先打火做飯。」（第二回頁一三）

「起來打火吃了飯。」（第二回頁五）

「一發」●一齊。「我家也有頭口驢馬，教莊客牽出後槽，一發喂養。」（第一回頁一五）●率性，爽性。

「一發成全了他也好。」（第一回頁一九）

「湯熱水」。「一面提湯來洗了脚。」（第一回頁一五）

「將息」養息，將養。「教他放心慢慢地

將息。」（第一回頁一五）

「後生」年青人。「只見空地上一個後生脫膊着。」（第一回頁一六）

「回耐」無奈，同「爭奈」、「怎奈」。「回耐這廝笑話我的棒法。」（第一回頁一六）

「小官人」公子，少爺。「既然是宅內小官人。」（第一回頁一六）

「小頑」對人說自己的兒子的謙稱。「既是肯教小頑時。」（第一回頁一七）

「旗鼓」姿勢。「來到空地上使個旗鼓。」（第一回頁一七）使個旗鼓，便是擺個姿勢。

「掇」拿。「便去傍邊掇條橈子納王進坐。」（第一回頁一七）

「攪擾」告擾，擾亂。「我子母二人連日在此攪擾宅上。」（第一回頁一八）

「打熬」●鍛鍊。「每日只是打熬氣力。」（第一回頁二〇）●堅持。「好和他打熬。」（第一回頁二四）



「老小」妻子。「亦且壯年，又沒老小。」

(第一回頁二一)

【家生】●槍棒。「只要尋人使家生。」

(第一回頁二一) ●器具。「家生

甚是整齊。」(第三七回頁一四)

【交床】交椅，坐具。「提個交床坐在打

麥場邊柳陰樹下乘涼。」(第一回

頁二一)

【一向】這些時，近來。「往常時你只是

提些野味來我莊上賣，我又不曾虧

了你，如何一向不將來賣與我？」

(第一回頁二二)

【偌】如此。「偌大一個少華山。」(第

一回頁二二)

【囉呢】騷擾。「必然早晚要來俺村中囉

呢。」(第一回頁二三)

【人戶】說人民戶口。「蒲城縣人戶稀

少。」(第一回頁二四)

【撩撥】挑逗。「不可去撩撥他。」(第

一回頁二四)

【端的】的確。「那人端的了得。」(第

一回頁二四)

【村蠢】鄙野愚笨。「後面列着八九十村

蠢的鄉夫。」(第一回頁二五)

【合該】。「這廝合休。」(第一回頁二

八)「小人理合迴避。」(第二九

回頁八)

【口舌】說話。「口舌利便。」(第一回

頁三一)

【備細】詳細情形。「問了備細。」(第

一回頁三一)

【張】用網羅捉走獸。「原來標兔李吉正

在那山坡下張兔兒。」(第一回頁

三二)

【差遲】耽誤。「小人怎敢差遲。」(第

一回頁三四)

【拴】把門上門。「便叫莊客把前後莊門

拴了。」(第一回頁三五)

【圓便】妥善處置。「別作圓便。」(第

一回頁一)

【兀自】還。「你兀自賴哩！」(第二回

頁二)

【打疊】收拾。「盡數打疊起了。」(第

二回頁二)

【打拴】網縛。「莊客各自打拴了包裹。」

(第二回頁二)

【酒家】我。「酒家聽得說。」(第二回

頁七)

【望竿】掛酒帘的竹竿。「門前挑出望

竿。」(第二回頁八)

【下飯】菜肴。「吃甚下飯？」(第二回

頁八)

【入港】投契。「說得入港。」(第二回

頁九)

【打攪】擾亂。「小人怎敢教人啼哭打攪

官人吃酒。」(第二回頁九)

【奴】女子自稱的謙詞。「容奴告稟。」

(第二回頁九)

【奴家】女子自稱的謙詞。「奴家是東京

人氏。」(第二回頁九)

「好生」很。「大娘子好生利害。」（第二回頁一〇）

四回頁三）「便說了一聲，打什麼不緊。」（第二五回頁一七）

「無計奈何」即「沒計奈何，無可奈何，沒有辦法。」「高俅無計奈何。」（第一回頁二）

「安」住。「老漢父女兩個只在前面東門裏魯家客店安下。」（第二回頁一）

「連累」連帶，牽累。「休爲我等連累了。」（第二回頁二）

「沒計奈何」即「無計奈何，無可奈何，沒有辦法。」「沒計奈何，父親……」（第二回頁一〇）

「下處」住宿處。「回到經略府前下處。」（第二回頁一一）

「火家」夥計。「衆鄰舍並十來個火家。」（第二回頁一六）

「閒漢」指閒遊無事的人。「開賭坊的閒漢。」（第一回頁二）

「二道烟」即「溜烟，說溜得很快。」「二道烟跑向店裏去躲了。」（第二回頁一四）

「彩帛舖」染店。「也似開了個彩帛舖的。」（第二回頁一七）

「情客」指遊惰無事的人。「他平生專好情客。」（第一回頁二）

「約莫」大概，差不多。「約莫金公去得遠了。」（第二回頁一四）

「相撲」角力。「相撲頑耍。」（第一回頁一）

「齋發」即「打發。」「齋發高俅回東京。」（第一回頁二）

「破落戶」敗落的舊家。「有一個破落戶子弟。」（第一回頁一）

「頑耍」即「玩耍。」「相撲頑耍。」（第一回頁一）

「路數」方法。「思量出一個路數。」（第一回頁三）

「發付」打發。「發付你兩個起身。」（第二回頁一一）

「幫閒」陪別人消遣。「只在東京城裏城外幫閒。」（第一回頁一）

「幹人」練達的人。「使個幹人送高俅。」（第一回頁三）

「發跡」得志，高陞。「後來發跡。」（第一回頁一）

「春杖」打在背脊上，叫「春杖。」「斷了一千春杖。」（第一回頁二）

「准備」準備。「府中准備筵宴。」（第一回頁四）

「打什麼不緊」即「要什麼緊，有什麼要緊。」「歇一夜打什麼不緊。」（第一回頁一）

「賭坊」專行賭博的地方。「開賭坊的閒漢。」（第一回頁二）

「淨手」小解。「那端王起身淨手。」（第一回頁四）

「落手」離手。「不落手看了一回。」

(第一回頁四)「林冲當晚不落手

看了一晚。」(第六回頁一九)

「黃門」太監。「和小黃門踢氣球。」

(第一回頁五)

「東人」主人。「受東人使令。」(第一

回頁六)

「禁軍」禁衛軍，天子的衛兵。「八十萬

禁軍教頭。」(第一回頁八)

「病狀」乞病假文狀。「已有病狀在此。」

(第一回頁八)

「趁」即賺，贏餘。「甚是趁錢。」(第

三〇回頁一〇)

「早晚」早上與晚上。「早晚都監相公

不住地喚武松進後堂與酒與食。」

(第二九回頁七) ●時候的意思。

「這早晚多是在那裏下手。」(第三

〇回頁四) ●遲早。「必然早晚要

來俺村中囉唆。」(第一回頁二

三) ●便將。「早晚安排起程。」

(第一三回頁九)

「看看」漸漸。「太公見天色看看黑

了。」(第四回頁七) ●看一下。

「我欲去看看。」(第三二回頁六)

「爭奈」無奈，同「叵耐」、「怎奈」。

「爭奈我寺中僧衆走散。」(第五

回頁二)

「後槽」馬夫。「後槽提着個燈籠出來。」

(第三〇回頁二)

「歡天喜地」即歡喜，很歡喜，歡歡喜

喜。「只得權且歡天喜地相留在家

歇宿。」(第一回頁三)

「過犯」過錯罪犯。「亦且當初有過犯

來。」(第一回頁二)

「文狀」狀紙；用文字寫的，所以叫文

狀。「告了一紙文狀。」(第一回

頁二)

「送配」即流配，押解遠地。「送配出界

發放。」(第一回頁二)

「出身」上進，高陞。「久後也得個出

身。」(第一回頁二)「也有出身

時。」(第五回頁一六)

「書呈」呈給高位者的書信，叫書呈。

「寫了一封書呈。」(第一回頁

三)「我寫書呈，重重保你。」

(第一五回頁六)

「下脚」踢。「敢與恩王下脚。」(第一

回頁六)

「三回五次」好多回，好多次。「三回五

次告辭。」(第一回頁六)

「合屬」全體所屬。「所有一應合屬公吏

……人等。」(第一回頁八)

「厮」輕蔑人或罵人時用，如這厮，那

厮，即這個傢伙，這個東西，那個

傢伙，那個東西。「却不是那厮抗

拒官府。」(第一回頁八)「加力

與我打這厮。」(第一回頁九)

「配軍」遠地充軍的人。「新入配軍須吃

一百殺威棒。」(第八回頁一九)

「花名」姓名。「各呈手本，開報花名。」

〔第一回頁八〕

〔牌〕姓張的牌軍叫張牌，姓李的牌軍叫

李牌，把職務當作名字。「王進先

叫張牌入來。」（第一回頁一〇）

〔王進叫起李牌。〕（第一回頁一

一）

〔得〕了。「出得衙門。」（第一回頁九）

〔好日頭〕好日子，好日，有喜悅的事情

的日子。「今日是太尉上任好日

頭。」（第一回頁九）

〔點視〕點名視察。「不伏俺點視。」

（第一回頁九）

〔怎奈〕無奈，同「爭奈」、「回耐」。

「怎奈這禿廝無禮。」（第一六回

頁七）

〔廟祝〕廟中管香火的人。「先去分付廟

祝。」（第一回頁一一）

〔頭香〕一天在廟中第一個人燒的香，叫

頭香。「去燒頭香。」（第一回頁

一一）

〔粗重〕即粗重物事，如桌、椅等。「家

中粗重都棄了。」（第一回頁一一）

〔福物〕供神的東西叫福物。「買了福物

煮熟。」（第一回頁一二）

〔首告〕自首告發。「不若去孟州府裏首

告了。」（第三〇回頁九）

〔逃軍〕逃走的軍人。「捉拿逃軍王進。」

（第一回頁一二）

〔村坊〕村落，村莊。「不遇着一處村

坊。」（第一回頁一三）

〔一週遭〕周圍。「一週遭都是土牆。」

（第一回頁一三）

〔但〕只管，儘。「提轄但吃不妨。」

（第二回頁七）「肯時但歇不

妨。」（第一回頁一三）

〔營用〕營生用度。「無可營用。」（第

一回頁一四）

〔頭口〕牲口。「母親騎的頭口。」（第

一回頁一四）

〔老夫〕老年人自稱。「在老夫莊上住幾

日。」（第一回頁一五）

〔面皮〕●面子，情面。「撒不過柳太郎

面皮。」（第一回頁一三）●面孔，

面龐。「銀盤也似一個面皮。」（第

一回頁一六）●面色。「只見面皮

漸漸的變了。」（第二回頁一七）

〔笑話〕取笑，蔑視。「敢來笑話我的本

事。」（第一回頁一六）

〔長上〕對老年人或長輩的尊稱。「敢問

長上。」（第一回頁一六）

〔好歹〕無論如何。「好歹要共那人完

聚。」（第六回頁一五）

〔吃〕●挨，受。「教他吃三百禪杖。」

（第八回頁三）●被。「又吃他走

了。」（第十回頁一七）

〔點撥〕指點撥正。「小人點撥他端正。」

（第一回頁一六）

〔耍子〕玩耍。「較量一棒耍子。」（第

一回頁一七）

〔較量〕比較。「較量一棒耍子。」（第

一回頁一七)

〔師家〕師傅。「經了許多師家。」(第一

一回頁一七)

〔直〕卽值。「不直半分。」(第一回頁

一八)

〔不當材〕不以爲材，卽瞧不起。「小官

人若是不當材時。」(第一回頁一

七)

〔把盞〕灑酒。「一面把盞。」(第一回

頁一八)

〔奈何〕擺佈。「要奈何王進。」(第一

回頁一八)

〔搏弄〕練習。「這槍棒終日搏弄。」

(第一回頁一八)

〔勾當〕●任事。「投托老种經略相公處

勾當。」(第一回頁一八)「見今

在此牢裏勾當。」(第三七回頁五)

●事幹，事情，事務。「你却尋他

有甚勾當？」(第一三回頁五)

〔不當〕當不起，不敢當。「甚是不當。」

(第一回頁一八)

〔管顧〕照顧。「連日管顧。」(第一回

頁一八)

〔行者〕行脚乞食的和尙。「做個行者。」

(第三〇回頁一八)

〔兀〕發聲詞，如兀誰卽誰，兀那卽那。

「你道那是兀誰。」(第三六回頁

一七)「兀那都頭不要走。」(第

一三回頁一〇)

〔干罷〕干休，罷休。「他肯干罷。」(

第三六回頁七)

〔手脚〕●武藝，本領。「更兼手脚了

得。」(第三六回頁二三)「教那

厮看酒家手脚。」(第六回頁二)

●上了當，叫着了手脚。「倒着了

那厮手脚。」(第四回頁二〇)

〔小哉〕小器。「顛倒說我小哉。」(第

三七回頁一)

〔出豁〕爽直。「恁麼沒出豁。」(第三

七回頁一〇)「沒出豁，不爽直。」

〔時下〕目下，現在。「時下做出這些不

直來。」(第三七回頁一一)

〔村〕粗野。「兄弟好村。」(第三七回

頁一二)

〔女娘〕女人。「只見一個女娘。」(第

三七回頁二四)

〔出人〕殺人。「到處看出人。」(第三

九回頁一一)「樓下出人公事。」

(第六一回頁二六)

〔恁地〕如此。「既然恁地。」(楔子頁

七)

〔怎生〕如何。「怎生教人請得下來。」

(楔子頁六)

〔爭些兒〕險些兒，差些兒。「爭些兒送

了性命。」(楔子頁一〇)

〔來〕左右。「二十來個。」(第二回頁

一九)「五兩來銀子。」(第二回

頁一一)

〔見今〕現在。「見今明明地張掛榜文。」

(第三回頁一)

〔撇〕對別人的面子過不去，叫撇不過。

〔又撇不過柳大郎面皮。〕（第一回頁三）

〔如何撇得他的面皮。〕（第三回頁九）

〔放翻〕●橫倒。「到晚便放翻身體。」

（第三回頁一三）●麻藥麻倒了。

〔吃我放翻了。〕（第三〇回頁一

七）

〔遮莫〕任憑。「遮莫甚麼渾清白酒却不

揀選。」（第四回頁四）

〔老公〕丈夫。「甚麼便打老公。」（第

四回頁一〇）

〔老驢〕罵老年人的稱謂。「老驢休慌。」

（第四回頁一一）

〔邊廂〕旁邊。「邊廂坐着一個年幼婦

人。」（第五回頁五）

〔合口〕口角。「娘子在廟中和人合口。」

（第六回頁七）

〔猛可〕忽然。「猛可地道。」（第六回

頁一八）

〔就裏〕內情。「在府上說知就裏。」（

第七回頁三）

〔林冲見柴進說開就裏。〕（第八回頁一三）

〔知府處早晚說就裏。〕（第二九回頁一七）

〔差池〕錯誤。「不會有半些兒差池。」

（第七回頁四）

〔結果〕●弄死。「把林冲結果了。」

（第七回頁九）●料理後事。「我

再取十兩銀子與你結果。」（第二

〇回頁一一）

〔兜搭〕囑囑，麻煩，牽纏，牽絲攀藤。

「倘有些兜搭。」（第七回頁九）

〔天道〕天氣。「天道盛熱。」（第七回

頁一一）

〔計較〕打算，商量。「一時失了計較。」

（第八回頁一四）

〔便和我商議計較。〕（第一三回頁一二）

〔生受〕●平白受用，叨擾。「不須生

受。」（第三回頁二）

不須生受，即不敢叨擾。●活受罪。「父女二人

流落在此生受。」（第二回頁一〇）

在這里活受罪。

〔正庫〕老牌酒店。「潯陽江正庫。」（第三八回頁六）

〔相腳頭〕竊賊常于偷竊前，看清路頭，

這叫相腳頭。「莫不是來相腳頭。」

（第一回頁二二）

〔躡盤〕即相腳頭。「他道我來相腳頭躡

盤。」（第一回頁三三）

見「相腳頭」條。

〔病患〕疾病。「覺道母親病患痊了。」

（第一回頁一六）

〔覺道〕覺得，感覺得。「覺道母病患痊

了。」（第一回頁一六）

〔脫膊〕赤膊。「一個後生脫膊着。」（

第一回頁一六）

〔撮〕買藥，叫打藥，贖藥，撮藥。「叫

莊客來縣裏撮藥來。」（第一回頁

一五）

（待續）



# 喻世明言的來源和影響

趙景深

明季馮夢龍編有短篇小說的總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總稱三言。關於後二種，我已在小說戲曲新考（世界版）上逐篇加以考證；那末，前一種似乎也該一述，纔能算是完篇囉。現所存的雖只有二十四卷，但古今小說却有四十卷。據鄭振鐸明清二代的平話集所考證，則古今小說四十卷即喻世明言，而廿四卷本的喻世明言，不過是明言的選輯增補本罷了。古今小說四十卷頗難得，一、二、八前振鐸曾借此書的影片，鈔錄一份，交商務排印；不幸遭遇事變，此抄本遂毀於火。現在我未見原書，只能就回目略加考證如次。

第一卷：蔣與哥重會珍珠衫

後被選入今古奇觀。情史卷十六有珍珠衫條。明袁于

令有珍珠記即寫此事。現在連翹戲都有了。又，宋

幼清九齣集亦載此事。

第二卷：陳御史功勳金釵鈿

亦被選入今古奇觀。情史卷十八有張灝條。此卷與許

公異政錄，湖海搜奇，釵釧記，包公案等大同小異，

詳見拙作小說閒話（北新版）包公傳說一文中。

第三卷：新橋市韓五賣春情

鄭振鐸中國文學論集頁五六六云：「叙少年吳山因戀

了韓氏女幾至病亡事」。

第四卷：閒雲庵阮三償冤債

當即雨窗集中之戒指兒記。金瓶梅話中也引有類似的故事。

第五卷：窮馬周遭際賣鐘媪

情史卷二有賣鐘媪條。

第六卷：葛令公生遺弄珠兒

待考。

第七卷：羊角哀捨命全文

收入今古奇觀。欽枕集中有羊角哀死戰荆軻，文字較

簡古，惜與戒指兒記同為殘本，吳氏寶文堂書目著

錄。這故事出於關中流寓志，廣輿記，列士傳等。又

曾影響金蘭誼傳奇，詳見曲海總目提要卷三十一。

第八卷：吳保安棄家贖友

收入今古奇觀。事見唐牛肅的吳保安傳，又見新唐書卷一百九十一忠義傳。明沈璟演此事爲埋劍記傳奇，有北平圖書館影印本。詳見拙作沈璟，收入讀曲隨筆（北新版）。

#### 第九卷：裴晉公義還原配

收入今古奇觀。情史卷四有裴晉公條。原見玉堂閒話，太平廣記卷一六七引。還帶記傳奇雖亦以裴晉公爲主角，却與本篇正文無關，與本篇入話則爲同叙一事，有富春堂本。

#### 第十卷：滕大尹鬼斷家私

與晉書汝陰陳瓘事極相類。影響到長生像傳奇，詳見曲海總目提要卷二十七。又明人編皇明諸司廉明奇判公案傳下載此事。

#### 第十一卷：趙伯昇茶肆遇仁宗

晁氏寶文堂書目有趙旭遇仁宗傳。珠納記傳奇一名衣珠記，雖亦以趙旭爲劇中人物，與本篇似無多大關係。至今衣珠記仍常上演，由仙霓社演出。

#### 第十二卷：衆名姬春風弔柳七

這是詞人柳永有名的韻事。獨醒雜誌云：「柳耆卿風流俊邁，聞於一時。既死，葬於襄陽縣花山。遠近之

人，每遇清明日，多載酒肴，飲於耆卿墓側，謂之弔柳會。」方輿勝覽云：「耆卿卒於襄陽。死之日，家無餘財，羣妓合金葬之於南門外，每春月上冢，謂之弔柳七。」振鐸云：女角爲謝玉英。

#### 第十三卷：張道陵七試趙昇

大約這是相傳的試心的故事；倘若虎豹、色慾、水、火等關都能過去，便算得道成功了。振鐸云：以唐寅一詩引起。

#### 第十四卷：陳希夷四辭朝命

阿英藏有貞祥堂彙纂警世通言。第六回即此篇，也許是題材相同而文字不甚同的。

#### 第十五卷：史弘肇龍虎君臣會

金院本及元代戲文均有史弘肇。九宮正始存有後者殘句云：「南呂宮過曲梁州新郎」悄如花共柳，翠紅妍」。又，南詞定律亦存有一支。晁氏寶文堂書目錄有史弘肇傳。五代史平話也是本篇極好的參考。振鐸云：「叙郭威與史弘肇君臣二人微時乃爲柴夫人及閻行首所識事」。（中國文學論集五六頁）五代周史平話中有柴長者招郭威爲女婿條。五代史本傳云：「妻閻氏酒家倡。」



第十六卷：范巨卿雞黍死生交

原見漢書范式張劭傳。兩窗集中有死生交范張雞黍，當即此卷之原本。

第十七卷：單符耶全州佳偶

情史卷二有單飛英條。

第十八卷：楊八老越國奇逢

振鐸云：叙元代事，但形容倭患甚詳。

第十九卷：楊謙之客坊遇伏僧

振鐸云：叙楊益授爲貴州安莊知縣，途遇異僧，嫁他一個婦人李氏，以治縣中蠱毒事。叙述邊情世態，至爲真切。李氏功成而去，並不留戀。

第二十卷：陳從華梅嶺失渾家

清平山堂話本有陳巡檢梅嶺失妻記，晁氏寶文堂書目著錄，當爲此篇之原本。又有元代戲文。拙編宋元戲文本本事，錢南揚編宋元南戲百一錄，拙作九宮正始與宋元戲文，陸侃如馮沅君編南戲拾遺均著錄。

第二十一卷：臨安里錢縵留發積

待考。

第二十二卷：木棉庵鄭虎臣報冤

事詳宋史卷四百七十四賈似道傳。山房隨筆也有類似

的記載。南詞定律存元戲文賈似道木棉庵記佚曲一

支。又一曲海總目提要有別有天、小天台、醉西湖、雙鴛珮諸戲，不過將木棉庵事譜入，以資點綴罷了。」

（宋元南戲百一錄一七八頁）

第二十三卷：張舜美元宵得麗女

熊龍峯四種收此，題作張生彩鸞燈傳。寶文堂書目作彩鸞燈記。歲時廣記卷十二引蕙敏拾英集作張生鸞鸞燈，亦爲元夕遇美；元戲文則作張致鸞鸞燈，致一作資，不知是否同爲一事。

第二十四卷：楊思溫燕山逢故人

「寶文堂目子雜類有燕山逢故人鄭意娘傳，未知卽此本否？按元沈和有鄭玉娥燕山逢故人雜劇，見太和正音譜。」（孫楷第三言二拍源流考一七頁）

第二十五卷：晏平仲二桃殺三士

這是歷史上的真實故事。說部東周列國志也載此事。寶文堂目有齊晏子二桃殺三士。

第二十六卷：沈小官一鳥害七命

寶文堂目有沈小官畫眉記，疑卽此本。振鐸云：叙沈秀因喜愛畫眉，終死於強人之手，畫眉亦爲所奪。以後，因此鳥而死者又有六人。情節錯綜複雜，文字真

樸可愛。

第二十七卷：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收入今古奇觀。情史卷二有紹興士人條。平劇盛行的鴻鸞禧即從此出。西湖遊覽志餘卷二十三亦載此事，惟無棒打情事。

第二十八卷：李秀卿義結黃貞女

待考。

第二十九卷：月明和尚度柳翠

元雜劇有李壽卿的月明和尚度柳翠。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二十引平話有柳翠，或云近世擬作。友人鄭師許曾在小說世界發表柳翠傳說的譯文，考證甚詳。徐渭四聲猿雜劇中有翠鄉夢，亦取材於此。

第三十卷：明悟禪師趕五戒

清平山堂話本有五戒禪師紅蓮記。曲海總目提要卷十二錄有陳汝元（古越函三館）所編的紅蓮債，原文見聲明雜劇二集。另有紅蓮記傳奇。嶺南學報憶有專文論此篇及前篇甚詳，因為這兩篇的內容本來是極相近的。

第三十一卷：關陰司司馬貌斷獄

元刊本三國志平話開端即叙此事。此篇叙述較詳盡，

當爲元以後的作品。

第三十二卷：遊鄴都胡母迪吟詩

振鐸云：「叙至元間胡母迪見東窗傳而深憤於秦檜、岳飛之獄事，因而遊地獄，得知此事之前因後果」。按，清道光年間慶昇平班皮黃戲目有胡迪罵閻，當係據錢彩說岳全傳中的此節而作者。

第三十三卷：張古老種瓜娶艾女

原見太平廣記卷十六所引的續玄怪錄。又元明間太平錢亦寫此事。寶文堂目，也是園目俱題作種瓜張老。太平錢一劇，北平戲曲音樂院擬刊行。納書楹曲譜存有殘折，其他曲譜存有殘曲。

第三十四卷：李公子救蛇獲稱心

歌枕集中有李元吳江救朱蛇，寶文堂目著錄，惜不全。元沈和的祈甘雨貨郎朱蛇記不知是否亦寫此事。按救朱蛇事，略見元曲徵引。

第三十五卷：簡帖僧巧騙皇甫妻

清平山堂話本有簡帖和尚，寶文堂，也是園目著錄，當即此卷的原本。金院本有錯寄書，元戲文有洪和尚錯下書，均寫此事。後者九宮正始存佚曲四支。

第三十六卷：宋四公子大鬧蔡魂張

振鐸云：叙宋時大盜宋四公等在京城犯了許多案件，

而官府終莫可奈何。寫賊人弄同伴及公人，尤饒迷離

情悅之致。

第三十七卷：梁武帝累修歸極樂

振鐸云：叙梁武帝的前身及餓死臺城事。以武帝前世

之妻董氏，轉身為支道林。

第三十八卷：任孝子烈性為神

寶文堂自作任珪五顆頭。按太和正音譜元雜劇目有任

貴五顆頭。

第三十九卷：汪信之一死救全家

振鐸云：叙俠士汪革為程彪、程虎兄弟所陷，進退無

路，不得不燃殺以救全家。

第四十卷：沈小霞相會出師表

收入今古奇觀。原見明史卷二百九沈鍊傳，所記皆實

錄。情史卷四有沈小霞條，智囊補闕智部亦載此事。

## 關於「老殘遊記」

李 流

宇宙風乙刊，自第二十期起，刊載老殘遊記作者劉鶚（鐵雲）先生的哲嗣劉大紳（季英）先生的關於老殘遊記。文分八節：（一）宣布作者姓名之前後；（二）著作老殘遊記之原委；（三）老殘遊記之影射；（四）老殘遊記中之疑問；（五）老殘遊記之仿作；（六）遊記作者被禍始末；（七）遊記作者之事業及家族；（八）附錄：告劉氏兄弟姪書。

作者自己的告白，當然是文學史研究者最好的資料，其親友的告白也自然是好資料；我們希望近代諸作家的親友，也能够如劉大紳先生之於劉鶚先生，許廣平女士之於魯迅先生，柳亞子先生之於蘇曼殊先生……那樣供給以研究資料（這種資料本身，也是一種重要的研究業績。），免得後人枉費許多工夫摸索。例如，劉大白先生，盼其「友」夏丐尊、陳望道、沈仲九、蔣夢麟……諸先生有所記述；例如，曾孟樸先生，盼其「親」曾虛白先生有所記述；……諸如此類，在研究者，是多麼熱望着，在其親友，亦屬應盡之義務。

# 稀見清末小說目

墨者

譚舉動，馴至丟官病死，旁及看相算名，測字風水，一般的社會迷信現象。

尊古忽今，爲今之言文史者大病，十年來，講究小說者衆矣，然多收明清舊

槩，罕見孤本，校其魯魚，勘其回目，一如藏書家所爲，似與讀小說爲考查當時社會俗尚者不同，且蕺言水滸、金瓶梅、醒世姻緣等書，于清末鉛印小說，則卑之以爲不足道，不知清末社會情形，最爲複雜，奇情百出，每不見於正書，都見之于小說，故是時小說亦特別發達；爰就平日所見之較稀出者，彙目如左。

新中國十二回

排印本。

青浦陸士諤撰

是書借孟子中實事，參以平日見聞，貫串而成，爲小說結構中獨闢

宣統二年（一九一〇）上海改良小

蹊徑者。

說社排印本。

首題「理想小說」，一名立憲四十年

玉佛緣八回

後之中國，寫當時政府雖以預備立

哩生撰

憲欺騙民衆，而民衆憧憬立憲後之

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商務印

新中國，爲如何強盛，如何發達，

書館排印本。

則甚熱中。

鄭談一噓二十四回

按原書初載于繡像小說五十三期至

烏程程鰲園撰

五十八期，書旨與掃迷帚同，爲

光緒丙午（一九〇六）上海啓文社

斥迷信者。述一大官員爲信任一和

中國偵探

陽湖呂俠撰

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商務印

書館排印本。

此書內爲血帕，白玉環，枯井石三個故事。

胡雪巖外傳十二回

大橋式羽撰

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東京愛

善社排印本

胡雪巖爲清嘉道間中國金融界巨

人，至今杭州尙有其遺業，其軼事散見近人筆記中者甚多，而以李慈

銘越樓堂日記爲最信，見光緒九年

（一八八三）十一月初七日日記，即

破產後數日間也。此書寫其私生活并上下交通之狀況。大橋式羽當係

假託。  
雙淚碑不分回目

南夢撰

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時報館

排印本

本書爲時報館懸賞小說第二等，首

題「寫情小說」。

掃迷帚二十四回

杜者撰

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商務印書

館排印本

按此書初刊于繡像小說四十三期至五十二期，（一九〇五），觀題名即可知此書爲反迷信之作品，蓋亦當時新政之一端，以爲「阻礙中國進化的大礙」。寫法以二人對話，描摹各地之迷信風俗，而側重于蘇州。

斯文變相初編十回

遜廬撰

光緒丙午（一九〇六）上海樂羣小  
說社排印本

諷刺當時社會官場，頗辛辣。

迷龍陣初二編十四回

八寶王郎著

宣統元年（一九〇九）上海改良小

說社排印本

黃繡球二卷三十回

願瑣撰

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上海新

小說社排印本

初刊于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  
新小說第二卷，祇二十六回，未完。此書爲清末解放運動之代表。黃繡球即女主人公，述其在堅苦中活動，處處碰壁，而卒抵于成，陪襯以官方的顛預，百姓的首從，鼓勵新女性以奮鬥意識。

繪圖最近女界現形記十一集四十五回

南浦慧珠女士撰

宣統元年——二年（一九〇九——  
一〇）上海新新小說社排印本

全書約二十萬字。都「軋研頭」「遊審子」諸事，時新政高潮已過，結果毫無，所剩者俱屬假借新黨名義，無惡不作，婦女解放，猶爲守舊派所深惡痛絕。作者挾此以爲世俗警。其實與婦女運動固懸然二事也。

官場笑話不分回目

傀儡山人撰

宣統元年（一九〇九）上海改良小

說社排印本

首題「滑稽小說」，據弁言知爲暴露官場黑幕者，諸如租界巡捕，倚仗外人，欺壓平民，斯文外交，喪權辱國，又如禁挑前劉海，冤枉就再打一百等，極盡諷刺之能事。

太虛幻境存初編四回

惜花主人撰

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上海活版部排印

首題「寫情小說」，按此係續紅樓夢，所用一切人名脚色，都仍石頭記舊。序謂「彼為記恨，此為補恨」，其旨可見。

潯州黑夢不分回目

項起鳳撰

宣統二年（一九一〇）上海集成圖書公司排印本

首題「時事小說」，多寫維新時事。

可憐生不分回目

虛我生撰

宣統二年（一九一〇）上海集成圖書公司排印本

一名「學界一斑」虛我生為天虛我生陳蝶仙早年筆名。

笏山記三卷六十九回

東莞冷道人守白氏撰

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上海廣智書局排印本

本書取材于雲南土司之淫威。

良嶽峰十六回

烏程蠶園著

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新世界小說社排印本

寫清康北狩事，刺取宋史，宣和遺事，南渡錄而演成小說者。

新鏡花緣存初編十四回

陳嘯廬撰

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上海鴻文書局排印本

書旨在警惕當時女界。

文明小史二卷六十回

李伯元撰

光緒丙午年（一九〇六）商務印書館排印本

原書最初發表於繡像小說，描寫維新運動的面面觀。

新運動的面面觀。

夢中鬼奴記十四節

仙源蒼園撰

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上海震東學社排印本

首題「幻境小說」，虛構夢境中之鬼國。

冷眼觀六卷三十回

八寶王郎撰

光緒丁未年（一九〇四）上海小說林社排印本

按八寶王郎即女界爛污史作者王潛卿，實應人，尙有中國三百年失機史，未見。本書描寫頗廣泛，而側重于暴露官場。

美人魂十二回

松陵釣叟田鑄撰

古桐花里孫金易評註

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上海新世界小說社排印本

首題「言情小說」。



市聲二卷三十六回

姬文撰

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商務印

書館排印本

此書最初發表于繡像小說，共二十五回，未完，述一百萬富翁欲以全部經濟從事振興中國工業，以抵抗外洋資本主義，故全書所述都當日市場情形，如茶業絲業等，雖結果都失敗，而得到兩項失敗的理由：一，外商操縱，二，用人不當。這在一般小說中為比較有意義者，又可見清末外商之勢力已不可侮。

新漢口存初編八回

撰人名佚

版權頁佚，故不知出版年月。

寫漢口花界事

繪圖魁魁魁記三卷十回

振落撰

宣統三年（一九一）上海時務書

館排印本

首題「警世小說」，寫當時社會怪

現狀，擬之如鬼。

熾仇記不分回目

順德蔡為珍撰

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上海廣

智書局排印本

自序謂在開封冷攤購得巾幗奇男演義一書，即瑩窗夢憶所載馬青鸞軼事，且較為質直，原書十卷，彼副潤為一卷，述馬氏以女子好武，誓復父仇，而蓄志數十年，旅行數千里，卒償大願事。

十年遊學記二卷二十四回

紅葉撰

書題「巾幗指南」，係鼓勵提倡婦

女運動者，其開場詞蓋希望「微詞

能驚俗」來挽回「沙散不堪掉」的

女界。

上海之維新黨存三卷九回

浪蕩男兒撰

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上海新

世界小說社排印本

原書應五卷十五回，書首序言「恨

新黨既如斯之腐敗，舊黨必以此為

口實，中國新機益難有望」。一若

維護新黨口吻，其實全書盡情暴露

新黨罪惡，無一言勸勉，顯示作者

亦為一斥對維新頑固派，所述都新

黨狂嫖賭事，文字俚俗。

# 文章概論

復旦大學教授

汪馥泉著

定價二元四角 商務印書館版

## 讀曲劄記

葉德均

## 「轉五方」解

被譽爲明代清麗派散曲作家翹楚的

王西樓，(名磐字鴻漸高郵人。)他的

散曲，說者謂：「頗能融元人喬(吉)

張(可允)二家之長，寫懷，詠物，諷

刺，俳諧，俱稱能手」。(任訥提要中

語)然而他最擅長，最膾炙人口的還是

諷刺，俳諧的一類，如朝天子的詠喇

叭，瓶杏爲鼠所嚙，滿庭芳失雞諸作，

都是就眼前事物，以不經意的態度寫

出，而首首都描寫生動，詼諧。江盈科

雪濤詩話評謂：「材料取諸眼前，句調

得諸口頭，朗誦一過，殊足解頤。其視

匠心學古，艱難苦澀者，真不啻啖哀

家梨也。」他的詼諧之作，除了上述諸

作，還有下列嘲五方轉一套：

(南呂)(一枝花)大揲輪做道場，

齊秉燭齋神像。亂敲鉞驚地府，蠻搗鼓

震天堂。鬧動街坊。顯手段的唐三藏，

逞風流的轉五方。赤緊的行者能頑，又

撞着東家好攘。

(梁州)頭直上連至鈺鈺，耳邊廂一

片鑼鑼，撮擁着這夥能奔快跑喬和尚。

他道是才走回東土，又趕到西方。立追

翻羅漢，直碾上金剛。急波波似爺死娘

亡，忙却却似救火奔喪。撞的個毗盧帽

刺一道光箍，躡的雙寶公鞋上兩條滑

額，扯的領達磨衣只半片精襦。手慌，

脚忙，旋風般旋的頭昏漲。轉不及，趕

不上，跌一個海嘯朝天大放光，連叫收

場。

(尾聲)一個道差三分兒撞着擱折了

項；一個道再一會兒難熬掙斷我腸；一

個道早是我生來腦皮壯；一個道也是我今生合當；一個道也是我前生業障，不轉上千遺骨頭癢。

所謂「轉五方」究竟是什麼，曲中

並沒有說明，也無序跋可徵。蔣一葵

山堂外紀謂：「佛事已無謂，轉五方尤

可笑。王西樓作南呂一枝花嘲之。」近

人錢南揚編元明清曲選，錄有此首，註

云：「所謂轉五方者，與吾鄉平湖之參

樹燈相似，不知他處如何。」二書對於

轉五方都沒有明確的解釋，而平湖參樹

燈情形也沒有詳細說明。

這裏就我所知淮安「跑五方」習

俗，略加說明，再就王作稍加詮釋。所

謂「跑五方」者，多於道場完畢後，作

爲娛樂舉行的。其法：先於天井中置桌

几五個，上各供神位一尊，燃點香燭，

桌下各置香盆一，燃點濃香，以燃至香

烟迷離爲最佳。道士五六人着鶴氅，各

執紙荷花燈一，中燃小燭。主法者除燈

燭外，另有笏板一，餘四人兩執小幡，兩執鈴鐺。旁三四人敲鑼，鼓，鉦等。道士朗讀經咒畢，即開始轉跑。所謂轉跑者亦僅以天井及房屋爲限，而以五方

神位爲中心，大抵環繞神位及房屋簷柱往返，其環繞方式似成不規則的梅花

形。開始時多緩步慢行，繼則快步，最後方爲跑步，其緩急以鑼鼓爲準，鼓聲

緩慢則慢步，急促則跑步，鼓聲愈大愈促而步武亦愈快，鈴聲亦愈緊，終至於王氏所謂「驚地府」「震天堂」的情

况。五方以中央神位爲始，然後輪其餘四方，每方各跑一次，共五方。每次各約七八分鐘。每方跑完後，至所屬神

位前念經咒一遍，約三五分鐘，以資休息。又有所謂「跑蠟燭山」者，其情形與上述完全相同，僅以插有竹掃帚枝的

大花盆易五方神位（竹枝上滿燃小蠟燭）而已。唯淮安「跑五方」多爲道士，絕無僧人舉行者。近年作道場者頗少，

「跑五方」更少有，在最近將來這類無聊頑意當會絕跡於世的；不知王氏原籍的高郵現在還有這習俗的遺留否。

王氏原作所敘的情形，大致還和現在習俗相同。其中第一支的末四句是說「轉五方」中的僧人多是能够頑耍的脚

色，其目的在「顯手段」和「逞風流」，而東家也大半是喜歡熱鬧，好事的一流

人。這情形正和現在完全相同。至於第二曲描寫跑急步時的各種醜態，也並非

誇大之詞。當鑼鼓敲得震天價響，烟霧迷離的時候，再加上跑得頭目昏漲，丟

鞋，落帽，拋衣，跌交之類的事，也是常常有的。跑快時那種手慌，脚忙的情形，是異常可笑，而救火奔喪的嘲諷，正是確當的形容。末曲都是形容跌交後的敘述之詞，和當時情況沒有多少關係。

明沈德符野獲編時尙小令（卷二十

五）條敘掛枝兒，打棗竿謂：「又有打棗竿掛枝兒二曲，其腔調約略相似，則

不問南北，不問男女，不問老幼良賤，人人習之，亦人人喜聽之，以至刊布成帙，舉世傳誦，沁入心腑。其譜不知從

何來，真可駭嘆。」王伯良曲律（卷四）也說：「小曲掛枝兒，即打棗竿，是北

人長技：南人每不能及」。又說：「北人尙餘天巧，今所流傳打棗竿諸小曲，

有妙入神品者。南人苦學之，決不能入。蓋北之打棗竿與吳人之山歌，不必

文士，皆北里之俠或閩閩之秀以無意得之；猶詩中鄭衛諸風，修大雅者反不能作也。」據沈氏之說「約略相似」，似

二曲並非一調，而王氏則明說掛枝兒即打棗竿，然而這兩種究竟是一是二呢？近人任中敏在其所著曲譜（卷一）「小曲掛枝兒條據明劉效祖詞譜中掛枝兒曲與曲譜中打棗兒及打棗竿相比較，結

## 掛枝兒和打棗竿

論謂三種是一調的異名。又歸納三種調子都是六句五韻（兩平三仄），又同爲八、八（上三下五），七（上四下三），五、五（上二下三），九（上四下五）句法。打棗兒，打棗竿二種曲籍中頗少，而掛枝兒一調除劉氏八首（任氏所僅見者），尚有傳世四十一首的馮夢龍之作，而明人小說中用掛枝兒一調嘲弄的，爲數也很多。即就馮氏之作來說，其中固然有許多合於上列的句式，然而例外也頗多（都不是因襯字而改變的）如咳嗽，分離，描真，春，裏脚等。至於韻脚不合的則更多，王伯良在曲律裏已說明「印韻稍有出入」了。倘若就今日所能見到的三種曲文詳細比勘起來，異式恐怕還要多。這原因是俗曲的作者和普通作曲的不同，他們是不必按譜作曲，也不能按譜而作，他們祇求合於腔調就完了。所以結果未必和曲譜形式一致，因而我們也不能拿曲譜來決定牠們

是否一調。這種不能相同的事實，前人已說明，除了上述王伯良的話，沈德符也指出：「漸於詞曲相遠」，九宮十二則，皆不知何物矣。（均見野獲編）俗曲既不能合譜，因而牠就隨時隨地而有差異，像霓裳續譜中的兩首打棗竿（兵馬圍了普救寺，從南來了一羣雁）牠們的時代距劉效祖，馮夢龍頗遠，因而形式也就差異得更多。所以任氏論三調即一調和歸納三曲的句式雖沒有錯誤，但他以曲譜來論俗曲却是範圍不住的。至於他說曲譜中的掛真兒的句式和三調不類，並非異名，也是同樣的不妥。其實在俗曲中掛真兒也即是掛枝兒的異名。

在東郭記裏，我却替任氏找到曲譜外的論證。原書第八折綿駒勸說白云：「這容易，待我先與二位大姐唱來。你二人先學兩個打棗竿去。」緊接着下面的兩支曲便是掛枝兒曲牌，原曲是：

（掛枝兒）小娘兒却待要從良罷，恨悠悠待撇下這琵琶，幾番兒舊事難撇下；那大娘兒不當要。俺門戶裏儘豪華。老實的不從良，再莫妝這般假！（前腔）小娘兒大半喉嚨啞，唱將來有幾個到得家？邊梁音會的添聲價。當筵真愛殺；到處盡偷他。但得個俏聲兒，打也隨你打！

這兩首全是俗曲，但戲曲作者爲了合於譜式却是按譜而作的，因而二首的句式也和上述的歸納相符合（尤其是後一首），然而掛枝兒即打棗竿的異名，在曲譜外又得一證明。

# 實現

十六開本八十頁  
名家著譯百餘篇  
精美插圖數十幅  
實價祇法幣三角

上海福州路四八四號  
四弄四號  
出版  
實現社

# 曹雪芹家點滴

慧先

關於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研究，胡適之先生有紅樓夢考證（改定稿）（胡適文存卷三，頁一八五——二四九），

跋紅樓夢考證（胡適文存二集卷四，頁一六九——一九一），重印乾隆王子本

紅樓夢序（胡適文存三集卷五，頁五五——五六三），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

（同上，頁五六五——六〇六）；俞平伯先生有紅樓夢辨。

閱故宮博物院文獻館出版文獻叢編

第十一輯，載清康熙硃批諭旨十三則，其中四則是曹頌的奏摺及康熙硃批，九則是曹頌的奏摺及康熙硃批。

曹頌及曹頌的奏摺中，有涉及家事的，有數處可以正胡、俞兩先生之誤。

曹頌（連生）是曹寅的獨子

胡適之先生在紅樓夢考證中，根據

八旗氏族通譜（卷七十四），作了一個假定的曹家世系表如下：



說，「頌與頌當是行一與行二。曹寅死後，曹頌襲織造之職。到康熙五十四年，曹頌或是死了，或是因事撤換了，故次子曹頌接下去做。」（頁二二——二二四）

據康熙五十一年（公歷一七二二年）

九月初四日曹寅子連生奏曹寅故後情形摺，說，「曹寅子奴才連生謹奏……又

蒙皇恩憐念先臣止生奴才一人。……」又據康熙五十二年（一七一三年）正月

初三日江寧織造主事曹頌奏謝繼任江南織造摺，說，「……復蒙特旨改換奴才曹頌學名。……」

據上兩奏摺所述，曹寅只有一個兒子，曹頌（連生）。

胡先生假定曹頌為曹寅長子，曹頌為次子，是錯了。

## 曹頌是承嗣襲職的

據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年）

三月初七日江寧織造主事曹頌代母陳脩摺，說，「江寧織造主事奴才曹頌謹奏……將奴才承嗣襲職。……」

曹頌是承嗣的，不是曹寅的次子。

據康熙五十四年九月初一日江寧織造主事曹頌奏捐銀兩以供軍需摺，說，

「……自奴才父兄去世以來。……」曹頌的「承嗣襲職」是因曹頌「死了」，不是因曹頌的「因事撤換」。

## 曹雪芹是曹頌的兒子

胡適之先生在紅樓夢考證中，說，

「……曹寅死後，曹頌襲織造之職。到康熙五十四年，曹頌或是死了，或是因事撤換了，故次子曹頌接下去做。織造是內務府的一個差使，故不算做官，故氏族通譜上只稱曹寅爲通政使，稱曹頌爲員外郎。但紅樓夢裏的賈政，也是次子，也是先不襲爵，也是員外郎。這三層都與曹頌相合，故我們可以認賈政即是曹頌；因此，賈寶玉即是曹雪芹，即是曹頌之子，這一層更容易明白了。」（頁二二四）在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中說，「……我用八旗氏族通譜的曹家世系來比較第二回冷子興說的賈家世次，我當時指出賈政是次子，先不襲職，又是員外郎，與曹頌一一相合，故我認賈政即是曹頌。……脂本第二回「皇上……賜了這政老爹一個主事之銜，令其入部習學，如今現已陞了員外郎」一段之傍有硃評云：「嫡真事實，非妄擁也。」這真是出於我自己意料之外的好證據

了！」（頁五七四——五七五）

俞平伯先生紅樓夢辨中影紅樓夢底年表，依據胡適之先生說，說「曹雪芹爲頌之子」。（頁四六）

孫楷第先生尙懷疑，他在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四紅樓夢條下說，「……其爲頌之子抑頌之子，今亦不詳。」（頁一六一）

據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三月初七日江寧織造主事曹頌代母陳情摺，說，「……奴才之嫂馬氏，因懷妊孕，已及七月，恐長途勞頓，未得北上奔喪，將來倘幸而生男，則奴才之兄嗣有在矣。」

五十年華」，因爲這個遺腹子到乾隆二十七年已四十八歲了。

### 遺腹子是賈璉吧

上列曹頌代母陳情摺中所述，曹頌的遺腹子，據冷子興說的賈家世次，該是賈赦的兒子賈璉了吧。

在紅樓夢中，賈璉鳳姐夫婦似大於寶玉約有十歲之多。如其賈璉果爲曹頌的遺腹子，生於康熙五十四年，那末曹雪芹的生年，該爲雍正時（如生於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年，那末死於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二年，正爲「四十年華」。）

### 「賈雨村」言

#### 冷子興嘴裏的賈家世次與

冷子興說的賈家世次，有一部分當然是「賈雨村」言。

例如：紅樓夢的描寫，據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底年表，「一七三〇，雍正八年，紅樓夢從此起筆，雪芹十一歲。」不論紅樓夢起筆於雍正八年或其後，那

曹頌的遺腹子生於康熙五十四年；如其這個遺腹子是曹雪芹，那末曹雪芹死於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一七六三年二月十三日）（據胡先生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頁六〇一）。敦誠的輓曹雪芹詩不該說「四十年華付杳冥」，應說「



時，曹頤早去世了，而紅樓夢中尚有賈據曹頤代母陳情摺，有「……奴才那末，史湘雲，也是李煦的孫女輩赦（以賈政屬曹頤，自當以賈赦屬曹母李氏，……本月初二日，奴才母舅李了。煦，……」的話，是紅樓夢中的賈母史太君，應即李氏，李煦的姊妹。末，便是賈赦之妻邢夫人了。

雜 辭

吳稚暉致張仲仁函

仲仁先生道右：弟甚罪甚罪，前此大駕在渝，自會場散後，即病所謂「血壓高」，故時時被人邀往鄉間，致未能暢謁。區區新字，便利多數民衆之事，誰不以為重要，然選擇品種，雖有紛紜，殊非真正癥結，而所患，此事必主於士大夫，士大夫則貌合神離，事非切身，往往玩忽。黎劭西先生經驗之談，所謂推行新字，如推磨然，推來轉去，仍到舊處。弟亦常說孟子所謂道在邇而求之遠，事在易而求之難，此人類之天性。民衆應當識字，人人知之，然以為非輕容易之事，不化一筆大錢，更不易實現，其言亦實至確。然誰肯化此一筆大錢？進之曰，今則有物焉，可以不費一文，容易見效，則當面稱之，而過後即忘矣。此事亦當如傳教之士，吃了個人之大苦，亦自能顯出小效。弟輩自知無此毅力，深覺愧憾，時時要想借政府之力，教部頒行，或國府下令，倘無經費或專人招呼，亦屬徒然。子民先生曾知之，在十九年時，蔣先生忽然高興，胡展堂，楊杏佛諸先生，亦興高采烈，命各機關聘請教師，弟在當時，即知不易成功，所少者一筆經費，能養活許多專人去推廣，較政府空口提倡還好。其間教部稍有僅少之錢，維持黎錢等一北平機關，才有些少成績。欲仗個人傳布，前五十年早有西教士等熱心爲之矣。其人存則其事舉，其人亡則其事息。故如參政會祇通過一議案，不通過一筆巨大經費，則不必多此一無聊之舉。個人推廣，到如何便如何可耳。至於品種爲歐化，爲注音，爲假名，其實皆一。惟假名獨得無上利益，非其品良，乃其運佳。此事太簡單又太繁複，不易一言即盡。先生試問仲平先生，知四十年前，先生即吃此苦矣。弟非敢委棄，願仍隨先生之後邪許。珍衛不宜。敬叩道安。弟敬恒。十二月卅一晚。

# 絲禹與堯舜的關係是如何來的？

顧頡剛

在金文詩經周書和山海經等書裏提到絲禹，只把他們同上帝說在一起，而沒有把他們同堯舜發生關係過。堯舜這兩個人，在金文詩書裏甚至於不曾露過面，他們是怎樣來的，我們不能詳知。（近人錢玄同，郭沫若，楊寬正諸先生都以爲堯舜就是上帝，我們也相當的贊同。）但到了戰國時代，堯舜的傳說已經大盛，於是那上帝部屬的絲禹便也漸漸變成堯舜的部屬了。

最先將禹與堯舜發生關係的書是論語。泰伯篇說：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堯曰篇說：

舜亦以命禹。

「不與」的「與」當解爲「堯以天下與舜，舜以天下與禹」的「與」（舊解以「不與」爲「不與求天下」，非是）。

論語這兩章都是禪讓傳說下的產品，而禪讓傳說乃是墨子以後才盛行的。（參看顧頡剛所著禪讓傳說起於墨家考，原載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叢刊第一期，近略加修訂，編入古史辨第七冊）。所以這兩章必是墨子以後的文字。據

近人的探究，論語這書到漢代才被編定（友人趙貞信先生持此說最堅，將有大部作品發表。）裏面有晚出的材料，自是可能。關於堯曰篇的堯曰章，崔述已經勇猛地懷疑過，據我們的考定，這章也是戰國秦漢間的產品（說詳禪讓傳說起於墨家考），所以「舜亦以命禹」一語決不是春秋時的孔子所能說的。至於泰伯篇末幾章稱道堯舜禹的，近世中外學者也常常加以懷疑，他們的見解也是不錯的！

據孟子滕文公篇：

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

所引孔子的話與論語同，而有舜無禹，可見這章文字在戰國時的本相。

其實禹與堯舜在墨家的原始傳說裏還不會發生關係。

墨子書尙賢上篇說：

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

它提出了堯舜和禹益的關係，却不會提出舜禹的關係

來。我們知道墨家是主張尙賢說和禪讓說的，他們如知道有舜舉禹的故事，焉有不提的道理？再看論語，顏淵篇說：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案這章也是墨家的話，但增入論語中似乎較早。）

可見舜所特舉的人是皋陶，並不是禹。如當時已有舜舉禹的傳說，他們也決沒有捨禹而言皋陶之理！孟子便說，「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在皋陶之上添出了禹了。

然則禹是誰舉的呢？據墨家說是天舉的。尙賢中篇說：

然則天之所使能者誰也？曰，若昔者禹稷皋陶是也。何以知其然也？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可見早期的墨家還承襲着呂刑上帝命三后的傳說。

天怎樣的舉禹呢？墨家說：

昔者有三苗大亂，天命殛之。……高陽乃命禹於玄宮，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禹既已克有三苗，焉歷爲山川，別物上下，鄉制四極，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非攻下）

昔三苗大亂，天命殛之。天命夏禹於玄宮……四

方歸之。禹乃克三苗，而神民不違，闢土以王。（太平御覽等書引隨臬子）

兩文互勘，知道是天帝命禹去征伐有苗，禹打平了三苗，就平治水土，自立爲天子了。這是禹的受命說，也是淵源於呂刑的。

因爲禹征有苗是奉的天帝的命，而不是奉的堯舜的命，所以他的誓師詞是這樣：

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羣封諸君以征有苗」。（兼愛下引禹誓）

看他這樣的獨斷獨行，稱天而治，與湯武伐桀紂的口氣完全一樣，哪裏有一毫人臣的氣息？

因爲禹的有天下也是受的上帝的命，而不是受的舜的禪讓，所以墨家又說：

昔者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此皆立爲聖王。（非攻下）

可見禹是「征有苗」而「立爲聖王」的，與湯伐桀而有天下，武王伐紂而有天下的程序一模一樣。因之他們又說：

昔者三代之聖王：禹，湯，文，武，百里之諸侯也，說忠行義取天下。（魯問篇）

禹和湯文武一樣都是以「百里諸侯」起家而取天下的。

堯舜相代與舜禹相代的程序不同，就是漢人的書裏也有明證的。大戴禮記少閒篇說：

昔虞舜以天德嗣堯。……舜崩，有禹代興；禹卒

受命，乃遷昌姚姓於陳。……禹崩，十有七世，乃有

末孫桀即位；桀不率先王之明德，……乃有商禪代

興，……成湯卒受天命，……乃遷姒姓於杞……

我們看：舜是嗣堯的，禹是在舜崩後代舜而興的兩者的措辭不同。禹遷姚姓於陳，湯遷姒姓於杞，舜却不會遷堯後於什麼地方。可見禹的代舜與湯的代夏略同，和舜的繼堯的程序不合。這正與墨家的話相應。（本篇上文又說，「昔堯取人以狀，舜取人以色，禹取人以言，湯取人以聲，文王取人以度，此四代五王之取人以治天下如此。」以堯舜禹湯文王爲四代五王，可見少閒篇的作者乃以堯舜爲一代，而以禹湯文王分屬三代，此亦可證舜之繼堯與禹之代舜不同）。孔子三朝記（少閒篇是孔子三朝記中的一篇）中多有墨家的話，陳澧東塾讀書記已論之，此亦一證。三朝記的另一篇語志也說：

文王治以俟時，湯治以伐亂，禹治以移衆，衆服以立天下；堯貴以樂治，時舉舜；舜治以德，使力在

國。……

這裏也提到堯舉舜，而不會提舜舉禹的事。禹乃是因「衆服」而「立天下」的。——這也正與墨家的話相應。

舜禹不會發生直接的關係，這實在是較早的觀念，試看儒家記載古史的書國語也是這樣說：

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帥

象禹之功度之於軌儀，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嘉

之，祚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

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周語下）

它也以伯禹的爲天子是因爲他的功「克厭帝（上帝）心」，

所以「皇天嘉之，便「祚以天下」了。可見禹確不會受舜

的禪。這也正與墨家和呂刑的話相應。周語下文又說：

王……無亦鑒於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

可見黎苗之王與夏商之季君是同等的人物。湯武伐夏商而

有天下，禹征有苗而有天下，三代的開創正是先後一律

的！

今本墨子裏固然也說：

昔者堯有舜，舜有禹，禹有皋陶。……

把舜和禹舉陶發生了君臣的關係，與後代的話相近。但這話只見於尚賢下篇，墨子中凡有上中下篇的文字，中下

篇都較上中篇爲晚出；下篇的文字常較中篇爲詳，中篇的文字又常較上篇爲詳。（偶有中下篇較上中篇文字簡略的，乃出於脫文缺簡之故。）其附益的痕迹顯然，這點前人已有說過的了。何況這篇的下文又說：

日月之所照，舟車之所及，雨露之所漸，粒食之所養，得此莫不勸譽。

這類話正和秦始皇帝琅玕刻石，大戴禮記五帝德，小戴禮記中庸篇等語句一律，自出秦後了！（今本今文虞書也是很晚出的書，但裏面還只有禹爲舜臣的傳說而沒有舜禹禪讓的故事，可見舜禹的關係確是逐漸添加成的。）

在墨家的原始傳說裏，非但禹與堯舜不曾發生關係，就是絲與堯舜也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墨子尙賢中篇說：

昔者伯絲，帝之元子，廢帝之德庸，既乃刑之於羽之郊，乃熱照無有及也，帝亦不愛。

這裏的「帝」也是上帝。據世本帝繫等書，絲是顓頊的兒子，顓頊號「高陽」，而高陽在墨子中正是天帝。絲是天帝的兒子，廢天帝的德庸，被天帝所刑，他與堯舜有什麼關係？（友人楊寬正先生以爲顓頊即堯，我們也相當的贊同，此處所云，不可拘泥文字看。）

絲禹與堯舜的發生交涉是由於尙賢說和禪讓說的發

屨。尙賢說和禪讓說本是墨家因要適合時勢而提出的，並不是古代固有的思想和事實。但墨家雖主張尙賢禪讓，他們却只知道有堯舜禪讓說，並不知道另有舜禹禪讓的故事。等到禪讓說流傳既久，人們覺得單是堯舜禪讓還不足資鼓吹，非使舜禹也發生傳位的關係，不足以見古先聖王的心心相傳；於是舜禹禪讓說便又應運而起了。

孟子是戰國中晚期的儒家大師，他深得墨家的三昧，善於創造古史；恰巧他有一個學生叫做萬章，偏偏專會懷疑古史，他常常想出了難題去窘難他的老師，有一次他又問他的老師道：

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

因爲湯武征誅說阻住了禪讓說的發展，逼得禹不能傳賢非傳於子不可，於是人們起了「禹德衰」的懷疑。萬章拿這個去質問孟子，確是一個難題；只因在儒家的觀念中，堯舜禹的道德是均等的，怎能使聖王的禹有「德衰」的嫌疑呢？這非解釋不可。幸虧孟子有本領，他立刻辯護道：

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

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

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萬章篇）

「傳賢」和「傳子」滿是天意，不是人力所能改變的。只因舜相堯，禹相舜的年齡長，對於百姓的關係深，而益相禹的年齡短，對於百姓的關係也淺；加之堯舜的兒子都不肖，不足繼承天下；而禹的兒子偏偏賢能，足以繼禹；所以舜禹能受堯舜的禪讓，而益沒分受禹的天下。這個回答是何等的巧妙！在這段話裏就出現了「舜薦禹於天」和「禹避舜之子」等故事；於是以「百里諸侯」起家，受天命征有苗而有天下的禹也就輕輕的改成了匹夫受天子的薦而有天下的禹了。（戰國策等書也說，「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禹非但失却了百里的根據地，便連「百人之聚」

的實力也不許他有了。）

自從禹與舜發生關係，於是舜也就與舜打起交道來。

國語晉語五說：

舜之刑也殛鯀，其舉也與禹。（左傳僖公三十三

年文同，「刑」作「罪」。）

舜刑了有罪的鯀，却舉了鯀的賢能的兒子禹，這是何等的大公無私（舜殛鯀與禹，又見於孟子堯典等書。）但是在國語和左傳的本書裏又有異說：

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

堯用殛之於羽山。（周語下）

昔堯殛鯀於羽山。（左傳昭公七年）

它們又說鯀是堯殛的（堯殛鯀用禹又見於呂氏春秋等書。鯀一個人如何會被堯舜兩人所殛呢？太史公又替他們圓諱道：

驩兜進言共工，……共工果淫辟；四嶽舉鯀治洪

水，……試之而無功；……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爲亂，

於是舜歸而言於帝（堯）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

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

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四罪而天下咸服。（史

記五帝本紀）



原來四兇都是舜言於堯而放殛的，這就調和了乖異的傳說，漢人的整齊古史的本領巧妙如此！

荀子成相篇說：

堯舜尙賢身辭讓……舜投禹以天下，尙得（德）

推賢不失序，外不避仇，內不阿親，賢者予。禹勞心力堯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

「外不避仇」便是指的殛鯀而興禹；「內不阿親」便是指的舜不傳天下於商均而傳禹。在這裏禹又變成堯臣；「殛三苗」變成了「三苗服」，「征有苗」也變成了「干戈不用」了。（呂氏春秋等書均記舜格三苗的故事，孟子堯典等書又記「舜竄三苗」，戰國策等書又記「舜伐三苗」；到了僞大禹謨出世，「禹征有苗」的故事竟由一舉成功而變成暫時失敗了。

自從有了舜禹禪讓說，立刻便風靡一世，如莊子，呂氏春秋，韓非子，戰國策等書均稱道舜禹禪讓不絕。但韓非子中又有一種異說：

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說疑篇）

禹曾「逼舜」「弑君」，又是一個新發現。這與汲冢古文等書所記「舜放堯」「囚堯」和「禹黜舜」等說，都出於

禪讓說的反應。

最後，還有一事，應得附帶討論，便是洪水和治水的事。傳說與堯舜的發生關係。堯舜傳說最初的出現與洪水和治水的事無關涉；如墨子論語等書所記，堯舜只有「尙賢」一事最見稱道，因堯舜傳說本是以禪讓故事為其核心的，與鯀禹傳說本以洪水和治水的事為其核心一般；兩者間原不相涉；故墨子引夏書道：

禹七年水（七患篇）

可見洪水原是禹為天子後的事，與堯舜無關。墨家又說：

古者禹治天下，西為西河漁竇，以泄渠孫皇之水，……此言禹之事，吾今行兼矣。（兼愛上）

可見治水也原是「禹治天下」時的事，也與堯舜無關。墨家又記禹克了三苗之後，「禹歷為山川，別物上下，鄉制四極，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非攻下）。「歷為山川」等語便是指治水的事，可見這等事確是發生於禹有天下之後的。

洪水和治水的事發生於禹為天子以後，還有許多記載可作旁證，如：

故禹十年水。（荀子富國篇）

禹立，勤勞天下，……通大川，決壅塞。（呂氏

春秋古樂篇)

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耜以爲民先。(韓非子五

蠶篇)

禹之時，十年九潦。(莊子秋水篇)

禹五年水。(管子山權數篇)

夏人之王，……疏三江，鑿五湖。(同上輕重戊

篇)

禹之時天下大雨。……禹遭洪水之患，陂塘之

事，故朝死而暮葬。(淮南子齊俗訓)

禹之時天下大水，……故節財薄葬，因服生焉。(

同上要略篇)

這些話都與墨子書相證。此外如禹貢全篇詳載禹治水的事而不提堯舜隻字；末云，「禹錫玄圭，告厥成功，」也是說禹向天帝告成功，天帝賜給禹玄圭；即此可見洪水和治水的故事，堯舜原本無分，只因鯀禹與他們發生了關係，所以洪水等傳說也便不得不與他們發生不可解的因緣了。

## 後編與前編

發刊辭與編後記，是終古常新的花樣，因合寫「編前與編後」。

中國的學術界一向沉寂得很（這當然是由中國的社會限制了的），尤其是戰後，尤其是戰後的上海（在內地，也祇見北平圖書館有圖書季刊，祇聞北大及齊大將出季刊）。邵禮先生生命編學術，敢不欣然從命。學術，主要的，當然是中國學術——文化的研究；各國的學術——文化的研究，我們自也希望能夠提供的；在這戰時，爲了「知己知彼」，日本學術——文化的研究，也是我們的目的之一。（在中國，沒有一部學術的甚至通俗的日本史，這實在是「遺憾」萬千的事。）

這一輯，承諸作家賜稿，總算在急促中編就了；一切請愛讀者自己看，恕不瑣碎地一一介紹了。

下一輯（第二輯），決定編行中國文法革新討論集（目錄見本輯目次前廣告），三月一日出版。

希望諸作家賜稿，灌溉這初生的學術。

底封面，也利用了作封面，爲裝飾起見，適手邊有書道全集，因集了兩個字：「學」，集自魯相韓勅造

## 者編

孔廟器禮碑；「術」，集自子游殘碑。

## 一件有銘文的戰國式漆器

蔡季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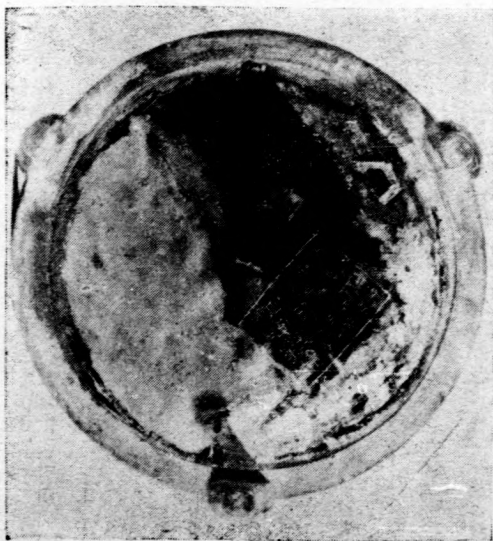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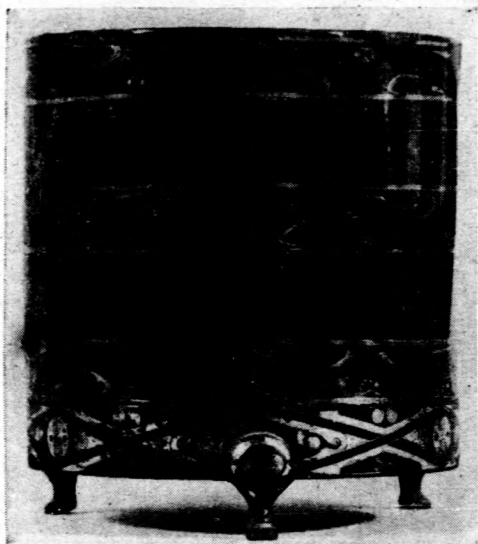
我國漆器，發明最早。在上古即有漆器之製作，如物事紺珠云，「漆器始於舜」，又稗史類編，引韓子曰，「舜作食器，黑漆其上，禹作漆器，黑漆其外，朱漆其內」，云云。是漆在古代已有相當之發展，至漢代則益趨進步，有用金銀爲飾，而雕鏤花紋者，即揚雄蜀都賦，及後漢鄧皇后紀所稱「雕鏤鈿器」是也。降至六朝，漆器已成爲普遍之譚飲器具。齊只要術，「凡漆器，送客之後，須以水洗淨，置床薄上，於日中晒之使乾，則堅牢耐久，若不洗，鹽醋浸潤，氣微則斂，器便壞矣。」至五代時，猶沿用漆器，十國春秋云，「南唐宋丘齊病目，廚中羽觴，均用黑漆」云云。綜觀以上記載，則古代盛行漆器之風尚，可以概見。

至古代漆器盛行之原因，因當時瓷器尙未發明，所有飲食器具，多用銅或陶質製成，笨重麤笨，不若漆器之輕便靈巧，故當時人皆樂於使用。

至古代漆器形制若何，因近代無遺物之流傳，殊難懸附。自近年日本樂浪發現有漢代紀年之漆器後，繼之者，俄國加資洛夫探險隊，在我國蒙古亦有所獲，均係漢代遺物。其中銘文，有針書漆書兩種；花紋有人物神怪幾何等式；其畫法，大皆纖巧細密，筆鋒宛轉飛動，極美術之能事。於是漢代漆器形制，銘文圖案，始見於世，致引起中西學者之注意。至漢以前之漆器，則未之見也。

吾友黃慧君，新得一戰國時錯銀夾紵漆奩，係湖南長沙北鄉雙井塘出土；同時出土，有「郢爰」字樣之泥板數枚，是項泥板，爲當時黃金貨幣，即周禮秋官所載，「職金旅於上帝則共其金版」是也，因係明器，故以泥爲之，郢爲楚都之名稱，此奩又在湖南出土，其爲楚器，毫無疑義。奩作筒形，黑漆朱花，連蓋共高英尺七寸強，對徑英尺四寸半，蓋端有銅耳三，作 $\infty$ 形，奩身有柄一，下連三足銅座，座及耳柄，均用銀絲鏤成螺旋方勝獸面各種花紋，細密纖麗，極爲精美。是項錯銀銅座，即揚雄蜀賦所稱之「雕鏤鈿器」。雕鏤，係指雕鏤銀花而言，鈿器，即謂銅座鈿於器底或口部。按

說文，釳，金飾器口，又後漢書鄧皇后紀云，「其蜀漢釳器」云云，注，「釳音口，以金銀緣器也。」奩底有銘數處，一爲「廿九年大司空言，吏承向，右工師象，工大人臺，」十七字刻銘，字畫細若毫髮。器蓋之面沿及底，有朱漆書長字三處，摩與柄，亦有卅卍等刻銘。攷楚建國大勢，由南而北，楚文王熊賁始都郢，卽今之湖北荊州府江陵縣地，至頃襄王二十一年，郢都爲秦所據，徙陳，號郢陳，在今河南陳州府治，由此推測，則楚文王至懷王，其郢都均在南方，其間繼統相傳，在位能逾廿九年者，惟成，共，惠，宣，懷五王而已，此奩銘爲廿九年，且字體近晚周，故斷爲懷王時物爲宜。大司空，爲周六官之一，司空之職，係造宮室車服器械監百工者，見攷工記註，楚僭王號，亦有五官之設，攷國策「楚昭王反郢，五官失法」可證。言卽大司空姓氏，潛夫論云，「桓叔之後，有言氏，」又孔子弟子言偃，字子游。



吏承，爲大司空之屬官。向，亦姓，按春秋時，宋大夫有向戌向魴。此類工官，均爲是器之監造者。至右工師之稱，見禮記月令，「是月也，命工師效功」云云，注，「工師工官之長也，」又攷工記，「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鄭注，「則梓人之長，罪於梓人焉。」象，爲工師之姓，按姓苑，象，潁州望族，今南昌有此姓。工、大、人、臺、者，蓋製作是器之工衆姓氏也。禮記月令云，「物勒工名，以攷其誠，」注，「勒，刻也，刻工姓名於其器，以察其信」云云。大，爲大廷氏之後，見風俗通。戰國時，楚黃邑大夫，有大心子成。臺，亦姓，臺駘，少皞氏之苗裔也，後漢侍中，有臺修。至朱漆之長字，則爲畫工姓氏，因色澤與朱漆花正同，左傳僖十八年，「寧子先長辟守門，」注，「長辟，衛大夫。」銅座上之「卍」等字，亦爲釘工，鑄工之姓氏。此查刻銘，與樂浪漢王盱墓出土之漆杯銘相似，但至漢代，大司空一職，以工官代之，例如王盱中杯銘，有「建武廿一年，廣漢郡工官，造乘輿繫涓木俠杵杯，容二升二合，素工伯，繫工魚，上工廣，涓工合，造工隆造，獲工卒史凡，長匡，承穎，掾恂，令史郎史，亦有無工名者，都郡工官，造乘輿繫□，史輔，宰音，承令，掾忠，史欽，掌尹成臧里附城訴省」字樣，見攷古專刊第六期漢代漆器紀年銘文集錄。由此觀察，可知漢漆器制度，純取法戰國，亦係分工合作。此類漆器，大都爲御用器物，故一器之成，刻工官工名如是之衆，且花紋繁瑣，雕鑄細密，宜乎揚雄之賦，稱爲百伎千工也。

## 「原始時代大陸文化的影響」

守 輪

日本後藤守一（東京帝室博物館監查官）著日本考古學（收亞洲歷史大系第一冊東方考古學中），其第七章爲原始時代大陸文化的影響。第一節爲中國文化的影響，他說，影響日本的大陸文化中，最顯著的當然是中國文化；但他對於中國文化及于日本的影響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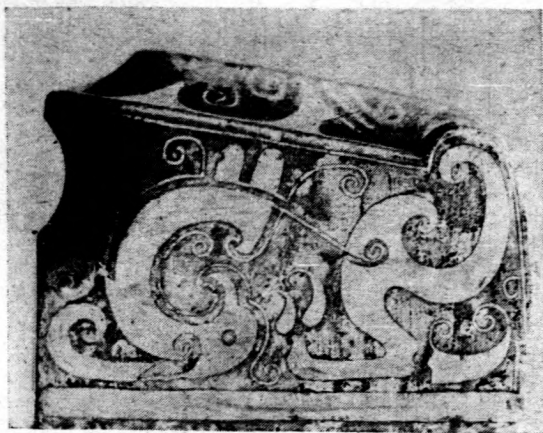
響，祇舉漢代的「漢式鏡」及六朝的武器、馬具、服飾品等。第二節爲南亞方面的文化影響，他講到硬玉及須惠器兩項；第三節爲北亞方面的文化的影響，他只講了玻璃的一項：所謂南亞、北亞，都是與中國有關的。

## 楚銀錯轅飾攷

蔡季襄

古代車制，名稱極夥，卽車飾一項，亦極複雜。如周禮所載天子五路，有玉路，金路，象路，鄭氏注曰，以王金象飾諸末。此外如詩經所載，約祇錯衡，鈎膺倅革，鈎膺鑲錫，倅革金厄，朱幘鑲鑲，和左傳之錫鸞和鈴等，此皆指車馬之飾而言，但何者爲馬飾，何者爲車飾，卽諸家注解，亦各執一辭，不能肯定。年來雖有古代車飾出土，因不能明瞭當時車飾之部位，亦無從推測其用途和名稱。

余近得一車器，係安徽壽州出土，作長方形，以洛陽金村韓墓出土周君量之（此尺與車器均脫周時物），長三寸，厚寸半，四面銀錯，花紋精美，前方作侈口式之獸面，兩側作蟠鳳紋，上方作轉鈎花，後方與下方有大小長方孔各一，似爲連貫他物時接損之用。初不審爲何物，及閱宣和博古圖云，「古之車制，一車者有轡，駕一轡者有梁，服馬則出於梁下，而兩驂又所以佐服馬耳，故轡一謂之承轅，爲衡梁之具，作虎首侈口，則口衡其梁也，其上間錯金銀，復飾以鸞鵠回舞之態，因知昔人於輿服每有法度，此特一轅之飾耳。」又續漢書云，「漢承秦制，爲乘輿金根玄車安車，文虎伏軾，龍首銜轆。」又晉書云，「鈎膺玉環（馬帶珠名），龍轡（車轅頭爲龍象）華轡（車銜上環）」此等記載，與此器形制正合。且此器尺度，亦與周禮攷工記轡頸圍度同。按，攷工記「轡人爲轡，十分其轡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兔之圍，參分其兔圍，去一以爲頸圍，注頸，前持衡者，圍九寸十五分之九。」今此器圍徑恰合周君九寸強，則此器爲轅之







飾，毫無疑義，即漢晉書所謂龍首龍軻是也。至此器之時代，以器上花紋推測，當為晚周楚國遺物，因蟠鳳紋，為楚器上特殊之紋樣（劉節楚器圖釋），又在楚都出土，（楚頃襄王都壽春命日郢）其為楚器，可斷言也。古代車飾制度，在中西金石書中，均乏詳確之記載，即博學現阮元戴吉士程徵君諸人，所繪之車制圖案，皆根據攷工記繪成，而於轅制，亦大錯誤，且不知轅首有銜梁之飾，今特摹仿漢武梁祠畫像車轅，製為模形，飾此器於轅首，并置梁如下，庶古代轅梁之制，得以見其大概焉。

## 「中國文法革新討論集」書前

王芬

過去語文週刊，自傅東華先生英勇地站在最前線提出了一個國文法新體系，便展開了一個熱烈的討論，參加的有陳望道、方光燾、張世祿、金兆梓……諸先生。這個討論，不但在文法革新上獲得了極大的成績，且也因此，語文教育的革新，博得了社會人士的注意。

同時，教育部諸先生也注意到了語文，規定了文學院中國語文學系的課程。（惜必修科目中未見「文

法研究」之類，大概是時代太早吧。）

近聞學術雜誌第二輯，將出版中國文法革新討論集，蒐集過去諸討論文字，并請陳望道、夏丏尊、章錫琛、方光燾、張世祿……諸先生撰文，我以一个語文研究愛好者的資格，為之「雀躍」，希望能够因這討論集的出版，展開中國文法的革新，展開中國語文的革新，特寫「書前」以預祝。

# 甲骨文已現於古代說

何天行

自清代光緒二十五年，河南安陽縣小屯，發現商代甲骨卜辭以後，至今已將近四十年，其中由個人收藏與中央研究院所發掘的，總數約在十萬片以上。不但有殷一代的文物制度，以及帝繫方國社會文化的狀況等等，都有了不少的發現和證明；而且開拓了中國考古學上一塊新的疆域。

但我們從另一方面檢討的結果，知道甲骨文在古代便曾經發現了。不過當時的人不認識牠是殷代的遺物，只當作一種祥瑞。同時由這種祥瑞觀念再演而為神話傳說。試將這種史跡加以探究，將它剔除神話的成分，就可以看出古代曾經發現過甲骨卜辭的事實。按古書徵引漢代緯書及水經注「洛水」條載，（水經注本條所載原出緯書，所記略同）：

「洛水出京兆上洛縣謹舉山」：山海經曰：「洛水東北流，注於玄扈之水，」是也。又曰，「自鹿蹄之山以至玄扈之山，凡九山，」玄扈亦山名也，而通於謹舉，為九山之次焉。故山海經曰：「此二山者，洛間也。」是知玄扈

之水，出於玄扈之山。蓋水水兼受其目矣。其水逕於陽虛之下。山海經又曰：「陽虛之山，臨於玄扈之水，」是為洛水也。河圖玉版：「倉頡為帝南巡，登陽虛之山，臨於玄扈洛水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之，即於此水也。」

又於「伊水」條注云：「山海經曰：『洛水，成臯西入河是也，謂之洛水，』即什谷也。……史記音義曰：

「鞏縣有鄆谷水者也。黃帝東巡河過洛，脩壇沈璧，受龍圖於河；龜書於洛，赤文綠字。（按近刻綠字訛作篆）堯帝又脩壇河洛，擇良即沈。榮光出河，休氣四塞。白雲起，迴風逝，赤文綠色，廣袤九尺。負理平上，有列星之分，七政之度，帝王錄記興亡之數。以授之堯，又東沈書於日稷，赤光起，玄龜負書背甲，赤文成字，遂禪於舜，舜又習堯禮，沈書於日稷。赤光起，玄龜負書，至於稷下，榮光休至，黃龍卷甲，舒圖壇畔，赤文綠錯，以授舜，舜以授禹。殷湯東觀於洛，習禮堯壇，降璧三沈，榮光不起，黃魚雙躍，出濟於壇，黑烏以俗隨魚，亦上化為黑玉，赤勒之書，黑龜赤文之題也。」

據以上兩段的記載，「陽虛之山」和「洛汭」，都在現在河南境內，洛陽西南洛水附近一帶的地方。即洛水入黃河處，舊屬河南鞏縣。這兩處在商代原屬舊都。從洛汭北至安陽小屯，距離不過幾百里，在當時既近商代的「邦畿」範圍，又當黃河沿岸的交通區域，當時殷民族的文化活動，北至河北，東至山東和安徽，一面便沿了淇水一直到洛汭之間。水經注的這兩段記載，必定有實際的事實爲之素地，只看其中所說：「靈龜負書丹甲青文，」和「受龜書於洛，赤文綠字，」上有列星之分，七政之度，帝王錄記興亡之數，「玄龜負書背甲，赤文成字，」「赤勒之書，黑龜赤文」一類的話，與甲骨卜辭的情形完全相同。同時因黃河下游的水患，歷代都發生嚴重的泛濫和流道遷徙，自傳說中帝堯八十年至清咸豐五年共四千一百三十四年，其間黃河大徙的距離，最長的不出一千七百年，最短的竟不及一百五十年。足見黃河下游的水患，真是史不絕書了。每隔九十年總要泛濫一次，每隔九百年必定變動流道；在這樣的河患的影響之下，安陽一帶又常有水患（詳後），地下的甲骨常常跟水患的沖激而漂流散亂，這種情形在殷墟一帶的地層上可以看出明顯的遺跡。正合水經注上所說的「玄龜負書背甲赤文成字」的話一樣。他所

謂「上有列星之分，七政之度，帝王錄記興亡之數」的話，更可以證明是甲骨卜辭上的月日干支，和殷代帝繫等的刻辭了。其次，他所謂「赤文成字，」「赤文綠錯」的情形，尤其可以猜測它是殷代「武丁」時代的卜辭無疑。按近人董作賓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云：

#### 「塗飾的朱墨

將已刻的文字的甲與骨，加以或墨朱的裝潢塗飾，這是武丁時代卜辭的一種特色。固然我們見的實物並不算多，但也各期皆有，而塗朱塗墨的甲骨文字，也僅只見於武丁之世。像書契精華式的大字，無論甲、骨，許多都塗過硃砂（塗墨的較少，字也細小一些）。我記得最清楚的一段有經驗的工人的談話：

村子裏也有大的骨版，但是字太稀疏，也小，永沒有見過像十四畝地（在第一區）出的那樣骨版，滿刻着紅鮮的硃砂大字。

不錯，第一區的殘片裏，有塗硃砂的大字，而我們在第二、四、五區所得武丁的卜辭，甲與骨也都有不少塗朱塗墨之版。這爲什麼要裝潢朱墨？朱墨之塗，又有何別？這塗朱塗墨的都是何類卜辭？只有留待將來詳細地研究後再作解答了。（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慶祝蔡元

培先生六十五歲紀念論文集)

「攷殷墟淹沒之由來，實緣大河經流其地。

「殷墟去大河（衛河）不數十里，一朝河流溢決，溯洄水而西北，則涇濱殷都，勢不能不成爲一片澤國矣。

「甲骨之在當日，洪水汎濫，隨波逐流，固不免凌亂錯雜。」

董作賓：新獲卜辭寫本後記（安陽發掘報告第一期）

水經注等書上所說的「赤文綠錯，」大約「赤文」便是朱的甲骨卜辭，安陽一帶所出土的甲骨有不少是帶綠色的。至於水經注所謂「榮光出河，」以及黃帝、堯、舜習禮臨壇的話，不用說當然是數會的神話。大約在漢魏時代或漢魏之前，必定發生過這樣的事，（除緯書以外，抱朴子上亦有同樣的記載）然後用神話和祥瑞觀念去加以敷

## 「秦漢時發現甲骨文說」

李流

衛聚賢先生有秦漢時發現甲骨文說一文，載在他主編的說文月刊第一卷第四期中（說文月刊，衛先生編印到了第九期，去重慶；近聞寄稿來滬，由孔、金

會，這種情形正如古代所發現的石器，當時以爲「雷斧」，而加以種種神話數會的事實一樣。此外，如漢書五行志所說：「虞穰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與張衡東京賦：「龍圖授羲編書」的話，並在水經注之前，都是說明洛書文字原出於龜甲的；（八卦和甲骨雖不一定是時期相等的產品，但也許有先後的關係。）前此者又有禮運：「山出器車，河出馬圖，」與易：「河出圖，雒出書；」之說，疑所指亦爲甲骨，則甲骨卜辭在周秦時代便已發見。這雖不能斷定；但從緯書和水經注裏的這兩段記載，和安陽一帶甲骨出土時的情形相對照，我們確定當時因水患而有甲骨出土的可能，也許一部分已沖入黃河，則却是一種絕對可能的推測了。

兩先生續印至第十二期。）。文，謂有兩證：（一）以河圖洛書的「丹甲青文」爲證；（二），以說文序的「馬頭人爲長」作證。

## 陝西會發見甲骨之推測

何天行

從殷墟發現甲骨卜辭以後，山東城子崖黑陶遺址又發現一塊近於甲骨的陶片，刻有「齊人獲六小龜」的記事，於是使我們想到甲骨和近於甲骨文字遺物的發現，還有擴大的可能；另一方面，在歷史上，可以找到一些顯明的證據。如詩大雅文王之什綿：「周原膺膺，董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綿是周民族的史詩。箋云：「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大約在殷民族亡滅之前，已經和周人常有往來，彼此交通，周民族學得了殷人占卜的方法，於是在周原一帶也利用龜來占卜了。周民族是並未有牠固有的文字做基礎的；周民族的「契」刻卜辭，和用龜的方法，完全是從殷民族那裏學去的。我們看周代銅器款識和殷墟甲骨文字相比，知殷周兩代同用一種文字；但從未有發見一件周初大王至武王時的銅器（關於周代銅器款識和甲骨相似一點，詳徐中舒殷周文化之蠡測）。因此，可見周人的契龜和卜辭的方法，必定是從東方的殷民族傳到西方去的。按光緒癸卯仁和吳昌綬序鐵雲藏龜說：

「案周官太卜龜人諸職詳古卜筮之法，大率灼龜占

形，辨其經兆，其曰濟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杜子春云，繫幣者，以帛占繫之於龜也。後鄭謂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策，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諛與杜異。皆不言刻龜爲文。史記龜策傳出褚先生少孫乾補，恨無古事可徵。水經注：高陸縣民穿井得龜，大二尺六寸，背文負八卦古字，此或龜甲自然成文猶爾正之文龜與緯書赤文綠字之類耳」

又按水經注渭水條注云：

「東南經高陸縣故城北，地理志曰：左輔都尉治，王莽之千春也。太康地記謂之曰高陸也。車頻秦書曰：苻堅建元十四年，高陸縣民，穿井得龜，大二尺六寸，背文負八卦古字，堅以石爲池，養之十六年而死，取其骨以問吉凶，名爲（客龜大卜）佐高魯夢客龜言，我將歸江南，不遇，死於秦。魯於夢中自解曰：魯三萬六千歲而終，終必亡國之徵也。爲謝玄破於淮肥，自縊新城浮圖中，秦祚因卽淪矣。」

水經注的這段記載，也大半含着神話的成分。古人對於這類的發現，都無法索解，於是便用神秘的觀念去解釋

它。但其中却包含一種事實，我們決不能完全把它當作神話看待。這種神話與史實雜糅的情形，不但中國如此，世界上文化較古的國家無不這樣。按高陸縣，古稱高陵，秦置。在陝西長安縣東北，三國魏改高陸，其地當今陝西高陵縣西南一里，清屬西安府境；我們根據這段記事，即可推測陝西有發見甲骨的事實的可能。至於高魯「夢客龜言」和「養之十六年而死」的話，自不可信。這是作者當時所曉得的史實上附帶的神話傳說，這種情形不但一千多年以前的古人不明瞭，就是光緒年間安陽初發見甲骨的時候，有的以為神奇，有的拿甲骨賣給藥店做龜版膠，因此有許多寶貴的史實和史料，都被一般人誤會和埋沒了。即如水經注的這段記事，在南北朝庾信的小園賦裏便說：「關山則風月悽愴，隴水則肝臟斷絕。龜言此地之寒，鶴訝今年之雪。」這裏所謂「龜言此地之寒，就指水經注裏的這段故事（又見晉書苻堅載記。）」，和下句「鶴訝今年之雪」相對待，（劉敬叔異苑略云：晉太康二年冬大雪南洲人見二白鶴語於橋下，曰：「今茲寒，不減堯崩年也。」）但鶴訝的事完全是虛構的。因為不合情理和不合常識的事實，大多出於空想和虛構，和前面水經注的記事不能相提並論。為什麼我們可以斷定水經注的話有史實做根據呢？

因為除了上面所引的詩經大雅綿中所說：「周原膺膺……爰契我龜」以外，詩大雅文王有聲篇也說：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箋云：「宅，居也。稽疑之法，必契灼龜而卜之。武王卜居是鎬京之地，龜則正之。謂得吉兆，武王遂居之。……龜兆之占，功莫大於此。」

疏：「正義曰，言稽考其疑，灼龜而卜之者，維武王所疑，而卜者其宅居於是鎬京之地，惟此所契之龜，則出其吉兆以正定之，言居此必吉，故得天下。」

從這詩的記載；鎬是周武王所都，即鎬京，今陝西西安府地。周民族是在陝西中部興起來的，大約就是氐羌中的一種。國語裏說：「我先王不窋自竄于戎狄之間，」可見周人並不諱言自己的民族是戎狄，詩閟宮：「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大王（古公亶父）自豳（今陝西邠州）居岐，（今陝西岐山縣。距長安約一百二十公里）據史記周本紀說是避薰育戎狄的侵略，（詩大雅孟子莊子呂覽淮南說苑所載略同。）薰育即殷周間的鬼方，那時鬼方為殷人所敗，（易既濟說：「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高宗即殷武丁。殷墟卜辭中「鬼方」



屢見。)東略之路不通，便轉而西侵。周邊岐後，以新興民族而承受殷人的文化，於是「迺遷邠，迺宜邠，自西徂東，周爰執事。」興革制作，各方面都盡量的去發展。殷墟卜辭中的第一期的作品，約當武丁之前，即殷代盤庚，小辛，小乙的時代；周太王自豳居岐，當在武丁之後數世，甲骨中又見「令周」和「令周侯」的記載，所謂「令周」「周侯」亦不出大王——古公亶父——季歷西伯昌三人。從這裏就可以想到，殷代從武丁以後，除掉河南的中部和北部以及河北南部，安徽北部江蘇西北部的勢力範圍以外，沿黃河流域和渭水流域一帶已和周民族往來接觸了。因此在甲骨中有關於周人的記事。(甲骨中有「令周」與「令周侯」等記載。)一直到周文王武王的時候，舉兵東侵，那時殷人的文化已達於成熟時期，但民族的銳氣却已完全消失；到武王定居於鎬以後，不但接受了殷人的文化；這時周人也開始採用占卜。因此，我們拿水經注所記高陵縣(屬陝西西安府境)發見「背文負八卦古字」的龜和大雅「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的話相引證，知道在陝西西安府附近曾有發見甲骨卜辭的可能，(這種卜辭大半恐屬於周民族)這似乎已不完全是我們的推測了。

## 中國文法革新討論集

(學術第二輯)

三一月一日出版

執筆者

陳望道

夏可尊

傅東華

方光燾

章錫琛

金光梓

張世祿

汪馥泉

此文寫成後，據衛聚賢先生稱：數年前馬衡先生告，馬先生曾在河南見洛陽警備司令趙守愚君，趙為山西人，曾在山西督造公路，曾於山西離石縣軍渡附近——該處與陝西接壤——發現甲骨文甚多，以所得贈馬先生，據馬云，該物與安陽出土者無異。姑誌之，以為本文之旁證——作者附記。

## 諸蕃志考證

吳調公

## 四庫全書提要：

諸蕃志二卷，宋趙汝适撰。汝适始末無考，惟據宋史宗室世系表，知其爲岐王仲忽之元孫，安康郡王士說之曾孫，銀青光祿大夫不柔之孫，善待之子，出於簡王元份房，上距太宗八世耳。此書乃其提舉福建路市舶時所作；於時宋已南渡，諸蕃惟市舶僅通，故所言皆海國之事。宋史外國列傳，實引用之。核其敘次事類，歲月皆合。但宋史詳事蹟，而略於風土物產，此則詳風土物產，而略於事蹟；蓋一則史傳，一則雜志，體各有宜，不以偏舉爲病也。所列諸國：「實瞳龍史」作「賓同龍」，「丹流眉史」作「丹流眉」，「阿婆羅拔史」作「阿蒲羅拔」，「麻逸史」作「摩逸」。蓋譯語對音，本無定字；「龍」三聲之通，「登」第二音「婆」三聲之轉；呼有輕重，故文有異同。無由核其是非，今亦各仍其舊。惟南宋僻處臨安，海道所通，東南爲近，志中乃兼載大秦天竺諸國，似乎隔越西域，未必親視其人。然考冊府元龜載唐時狀教，稱大秦寺，釋史所記廣州海獐，卽其種類。又法顯佛國記，載陸行至天竺，附商舶還晉。知二國皆轉海可通，故汝适得於福州見其市易。然則是書所記，皆得諸見聞，親爲訪詢，宜其

敘述詳核，爲史家之所依據矣。

諸蕃志版本（限余所見者）

(一) 函海原本

(二) 張氏照噴閣本

(三) 樂道齋函海本（光緒壬午重鈔）

(四) 中山大學研究院本

## 引言

諸蕃志一書，紀海外風土物產，至爲詳盡，宋史外國列傳實引用之。所列國名，雖與今世習稱不無鑿枘，然其敘述詳核，一一得諸見聞，近世研究域外地理者，每多依據，寔致成爲專學。嘉興沈寐叟嗜此有年，寢饋頗深，願聞批註散佚，竟未得覩。余近年教學之餘，發奮治史，於諸蕃志尤所深喜，撰述之餘，輒事考定，訂僦居諸，稍成卷帙；惟功力有限，疏漏尙多，下卷未成，上卷仍待補訂。凡茲所錄，愧居初稿。原文從略；未考者國名并不錄。錄者限考定之文，藉節篇幅。綜列眉目，徵引原文，

願待殺青之異日。此事體大，海內鴻達希有以進而教之。

### 蒲甘國

〔蒲甘〕蒲甘卽暹羅城之萬谷。陳圖譯作邦固，於「蒲甘」音猶近。此書本無暹，蓋蒲甘卽暹。

### 三佛齊國

〔三佛齊〕明之柔佛，卽三佛轉音。唐書：「寶利佛誓國，一曰尸利佛誓。過軍徒弄山二千里地，東西千里，南北四千里而遠，有城十四，以二國分總，西曰郎婆露斯，多金、汞、砂、龍腦，夏至立八尺表影，在表南二尺五寸。」唐會要：「証聖元年，勅蕃國使入朝，糧料各分等第，給南天竺、北天竺、大食、波斯等國使，宜給六月；尸利佛誓、真臘、訶陵三月糧。」又：「天佑元年六月，授福建道佛齊國進奉使都番長蒲訶栗寧遠將軍。」尸利佛誓，唐書地理志作佛誓，天佑中變書佛齊。

〔日羅亭〕明史：「日羅夏治近爪哇。永樂三年入貢。

國小知種藝，無盜賊，尙釋教，產蘇木、胡椒。」地理備考：「蘇門答拉，島嶼甚多，一名尼亞斯。」海錄：「尼

是國一名哇海，在蘇蘇叭當當國之西。廠圖：「尼阿斯一名尼是」。按羅夏治卽尼阿斯，日羅亭卽日羅夏治。

〔拔查〕拔查卽海錄之叭當。廠圖作巴吐，在蘇門答刺

島西。

### 凌牙斯國 (凌牙 Lingca)

〔凌牙〕凌牙，馬來半島施馬蹈刺之東小島也。北端當赤道，西端在英京東百五度。

### 佛囉安國

〔佛囉安〕佛祖統紀：「唐義淨三藏於咸亨二年，自番禺附舶，西至訶陵，次寶利佛逝，次末羅瑜，次揭茶。北行十日至裸人，在蜀西南徼外，男女皆裸形。西北半日行至耽摩立底東印度海口，升船歸唐處也。正西至莫訶菩提國，卽摩揭陀之那爛陀寺，有七十驛。」又云：「耽摩去莫訶行十日，義淨住那爛陀十年求經，還至耽摩立底升舶，過揭茶，將梵本寄佛逝作南海行，寄歸求法高僧傳。永昌元年，回廣府，至冬復附舶至佛誓，住三年。証聖元年，回洛京譯經」。按唐世航海經途，惟此所記，可與地理志互相證發。末羅瑜卽佛囉安，今語轉爲馬來，由可知也。

〔蓬豐〕蓬豐卽島夷志略之彭坑。

〔登牙儂〕登牙儂卽丁家廬，今作丁機宜。

### 藍無里國

〔藍無里〕藍無里卽南淳里 (Lamuri)，馬來半島之古名也。

## 閩梨國

〔閩梨〕閩梨之名始見宋書文帝紀元嘉十年。唐書謂之訶陵。

〔宋元嘉十二年，普通中國，後絕。〕據宋書文帝紀：「元嘉十年六月，閩梨國遣使獻方物」。至十二年七月復然。此後不見於史，是其後絕也。

## 蘇吉丹

〔蘇吉丹〕地理備考：「爪哇埠有蘇拉加爾大」。蘇拉加爾大，即蘇吉丹也。

〔保老岸〕地理備考：「爪哇之巴拉呼山，高一千二百丈有奇」。此保老岸即巴拉呼也。

〔百花〕明史外國傳：「百花居西南海中，洪武十一年來貢。」丁謙明史外國地理傳地理考證文下無考。

〔百花園〕麻東——戎牙路——打板。據本書卷下：胡椒出蘇吉丹、打板、百花園、麻東、戎牙路。

〔打網〕底勿——黃麻駐——牛崙——丹戎武囉。據本書卷下：檀香出閩婆之打網、底勿二國；肉豆蔻出黃馬駐、牛崙等深蕃；椰子窠出丹戎武囉。

〔戎牙路或作重迦廬〕唐書稱訶陵，即牙路、迦廬之異譯。

〔勿奴孤〕勿奴孤即島夷誌略之文老古。

## 南毗國

〔南毗〕西人謂婆羅門爲墨那敏，海國聞見錄之那馬，海錄之阿里敏此及朝貢典錄之南毗，皆墨那敏之聲轉也。

〔蕙阿抹〕南毗國都蕙阿抹，蓋即孟買。

〔南毗國之位置〕觀本書所紀南毗國風物產，與嶺外代答故臨國正同，故臨爲細蘭海西之大都會，可知南毗是即印度西岸國。

〔胡茶辣〕胡茶辣即今中印度之亞加拉，印度聖城。

〔甘毳逸〕甘毳逸即內府地圖之剛巴亞，圖志之干排，海隅平圓圖之開母拜灣，在孟買西北。

〔弼離沙〕弼離沙即平圓圖之巴羅答。

〔麻囉華〕麻囉華即平圓圖之毛爾瓦。

〔馮牙羅〕馮牙羅即圖志之旁加羅邑，平圓圖曰班該羅麻麻梭耳。

〔何啞〕何啞作峨亞，平圓圖即果阿。

〔都奴〕都奴者，馬拉巴爾西境，海濱市埠之丹那也。馬拉巴爾即元史馬八兒國。

〔吉囉達弄〕吉囉達弄即吉蘭丹。

〔囉囉哩〕囉囉哩即元史馬八兒傳之來來。又按囉囉見

宋史天竺傳。北羅羅亦名伐臘，見釋迦方志。準其地域，校以道里，其地當爲印度扼要之所，殆卽今廢國康肯，陳圖孔坎。黃氏印度笈記云：「康肯在孟買之南，一名鹿那乍里，城曰勒那志里。」鹿那「勒那」「來來」「囉囉」，皆此一音之轉也。伐臘毗又與孟買音近，則囉囉里爲鹿那乍里無疑。

### 胡椒辣國

〔胡椒辣〕卽印度之聖城，附見蘇吉丹國中。

### 麻囉華國

〔麻囉華〕麻囉華蓋卽毛爾瓦，東境與亞加拉接。

### 注鞏國

〔注鞏〕此蓋卽瀛涯勝覽之詔納福兒，黃錄之治納模兒。詔納、治納、注鞏，一音之轉。察其地望，亦相合。其地蓋近榜葛刺，故勝覽敘入榜葛刺中，而此書無榜葛刺也。平圖圖有查愛普爾，疑是治納模兒。

### 大食國

〔國都號密徐離〕密徐離卽魏圖之摩熱，局圖之羣蒐，陳圖之穆所刺。

〔麻羅拔〕施曷——奴發——麻囉抹——啞四巴閉

〔囉施美〕木俱蘭——毗喀耶——伽力吉 據本書下

卷：乳香出大食麻羅拔、施曷、奴發三國。沒藥出大食麻囉抹國。梔子花出大食啞四巴閉、囉施美二國。木香出大食麻羅抹國；施曷、奴發亦有之。阿魏（樹名）出大食木俱蘭國。蘆薈出大食奴發國。珊瑚樹出大食毗喀耶國。象牙惟麻羅抹國最多。溫臍臍出大食伽力吉國。

〔啞四巴閉〕啞士巴閉卽海國圖志之伊士巴含，廢圖作乙思拍罕。

〔木俱蘭〕木俱蘭卽今邁克蘭。

〔伊祿〕伊祿卽波斯之伊拉克。

〔層拔弼琶〕層拔弼琶卽波斯之齋拜拉巴特。

〔麻嘉〕施曷——喏那——甘眉 東南海夷總圖，邁加、奴伐、施曷、賞那、合眉兒同一洲，蓋皆在紅海左右岸。邁加卽此麻嘉；廢圖之邁克奴伐卽此。奴發疑今努比阿。施曷卽此施曷，今阿刺伯之薩哈。賞那卽此喏那，今厓孟部之薩那。合眉兒卽此甘眉，今阿拜力得也。

### 層拔國

〔國都連司〕四裔年表唐貞元十六年，衣伯刺四千據土蓮司及開那建 阿格那朝土蓮司，卽爲圖都連斯。開那卽局圖之喀愛羅，埃及都城。喀愛羅爲名城。阿格那則國名

〔胡椒辣〕胡椒辣卽阿格那之轉音，蓋唐杜環經行記之

亞俱羅，非前南毗所屬之胡茶辣。

〔層拔〕層拔疑今紅海西岸之格拜斯地。

弼琶囉國

〔弼琶囉〕觀弼琶囉國所言土俗物產，皆阿非利加洲情形，非復亞洲氣象，此蓋巴比倫一音之轉，即亞丁灣南岸之巴里。勝覽阿丹國，亦指此一帶言之。

〔關於撥拔力之紀載〕弼琶囉一名，除本書外，見諸載籍者甚少；有之，惟撥拔力。二者疑即音轉或異譯。新唐書波斯傳：「撥拔力在波斯西南海中。」酉陽雜俎：「撥拔力國在西南海中。不食五穀，食肉而已。常餓牛畜脈，取血和乳，生飲。無衣服，惟腰下用羊皮蔽之。其婦人潔白端正，國人自掠，賣與外國商人，其價數倍。土地惟有象牙及阿末香。波斯商人欲入此國，團集數千人，齎絲、布、皮，老幼共刺血立誓，乃市其物。自古不屬外國。戰用象牙排野，牛角爲稍、衣、甲、弓、矢之器。步兵二十萬。大食頻討襲之。」

〔勿拔國——中理國〕事林廣記錄勿拔事，乳香、飛禽、大魚、龍涎，大略相同。前大食國條中，勿拔直接襲蠻，亦無中理之目，蓋抄胥誤析一國爲二條，當削去中理國條目，以「中理國人露頭跣足」，銜接勿拔國條下「教

度爲事」句，乃合。

〔與弼琶囉國隔界〕中理國有山，云與弼琶囉國隔界，則其爲阿非利加洲地可知。

瓊蠻國

〔瓊蠻〕此蓋即阿刺伯地之俄莽。

記施國

〔記施〕記施即平圓圖之給施母島，在俄莽灣口。

白達國

〔白達國〕白達即報達之異譯。

弼斯囉國

〔弼斯囉〕弼斯囉又名巴鎖刺。

吉慈尼國

〔吉慈尼〕吉慈尼又名噶斯尼。

勿斯離國

〔勿斯離〕勿斯離，平圓圖作發西，即波斯國法士部。

木蘭皮國

〔木蘭皮〕木蘭皮國，圖書集成邊裔典八十七卷入西方

未詳諸國內。

〔三才圖會紀載之異同〕三才圖會敘此國事，并同諸蕃志文，惟亦微有異處。本書：「自大食之陀盤地國發舟，



正西涉海百餘日方至其國。一舟可容數千人。」三才圖會作「數百人」。本書：「國之所產極異，麥粒長三寸，瓜圍六尺。」三才圖會易「六尺」爲「四五尺」。本書：「產胡羊，高數尺」。三才圖會作「高三四尺」。本書：「米麥開地窖藏之，數十年不壞」。三才圖會無此二語，惟有穿井百丈方見泉一事。

## 勿斯里國

【勿斯里】勿斯里即麥西國。

【有江水極清甘】此水蓋即尼羅河。

## 遏根陀國

【遏根陀】遏根陀即埃及之對音字。坤輿圖說載天下七奇：「其一曰厄日多國尖形高臺，乃多祿茂王所造，基方一里，週二里，高二百五十級，每級寬二丈八尺五寸，高二尺五寸，皆細白石爲之，共高六十二丈五尺，頂上寬容五十人。造工者，每日三十六萬人。其一曰法羅海島高臺，亦多祿茂王所建。依山爲基，細白石築成，頂上安火炬，夜照百里外海舟，俾識港路。此二百丈之塔，即所謂尖形高臺，照船之鏡，即照船火炬之譌。至「相傳古人異人徂葛尼於瀕海建大塔」，與多祿茂名不合，傳聞之異。

## 海上雜國

【晏陀蠻】晏陀蠻國即今孟加拉海之安達曼羣島。

【細蘭】細蘭即錫蘭，在安達曼西南。安達曼，上海舊日出版全球圖作安豆曼。「安」蓋「安」字之訛。日本木村位卿坤輿方圖作安答曼。

## 渤泥國

【地門】本志云渤泥鄰於地門國。按光緒壬午重鑿樂道齋函海本作「地門」，照曠閣本作「底門」。底門蓋即地問島也。

【里馬】里馬有真里馬假里馬之分。南洋鐵路自重迦羅用單卵鐵，五更取火山內，「山內」者蓋即指里馬山也。

【馬喏】張奕東西洋考：「毛思賊者，婆羅原夷也。劫掠海上生人，至彭亨賣之，代作『崑崙奴』。不如指者，則殺以供祭，每人得直三金。」又：「渤泥鄰境有買哇柔，每夜半盜斬人頭，以金裝之。」毛思、買哇柔，疑即此馬喏。

【美亞柔】南洋鐵路，自單戎世力四更至美亞柔港，是處多盜，好夜殺人。前有大山，是文郎馬神國。美亞柔即東西洋考之買哇柔。

## 麻逸國

【麻逸】太平寰宇記：「渤泥國去麻逸三十日。」

# 論道家的社會性

蔡尙思

(一)道家是流氓無產階級的各種證明：(1)個人主義，(2)無政府主義，(3)不從事生產的勞動，(4)能破壞而不慎建設組織，(5)苟且偷安缺乏紀律腐敗墜落隨心所欲。

(二)道家非「封建地主階級和舊貴族代表主張回復封建初期的周初」之各種證明：(1)主張共產反對私有，(2)復結繩，

(3)黃老並稱與反對三皇以後的社會，(4)女性中心，(5)人獸不分。

(三)讀古子書須知的三要點：(1)名為專著實則叢書，(2)表面似同實際則異，(3)私自宣託而非事實。

(四)結論——道家非「封建地主階級」亦非「農民階級」與「革命家」

## 一 道家是流氓無產階級之各種

### 證明

現今研究道家思想者，大概有三種不同的認識。第一

種是一般老先生，只管大談道家的玄學，而不問其到底是

怎樣的一個人；至多也不過說他們是厭世的「隱君子」罷

了。第二種是認老莊等為大革命家，如胡適之和郭沫若兩

位先生，雖有「唯心」與「唯物」兩種態度的不同，要皆

是認他們為大革命家的。第三種是反對第二說的，如李季

先生堅認道家是封建地主階級，主張回復封建初期的。而

呂振羽先生的中國政治思想史，譚丕讓先生的宋元明思想

史綱，也和李季先生同樣的認老莊為「沒落的封建領主階級與貴族」。學者對這三種不同的看法，大有「一國三公，吾誰適從」之感想。其中李先生所說，既最新奇，又最後出，未經他人批評過，所以我特別注意他。

中國的有正式的哲學史，實自胡適之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始；而其影響於中國學術界，在其書出版後的那幾年，也罕有一書可和他比的。所以就是梁任公先生，也開口便稱他「名著」「名著」。而批評這名著的，頗不乏人。大概要以李季先生的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批判一書為最有力；其次才是梁任公先生的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一文。前者是用「唯物」的眼光去批判牠的；後者用的是

「普通的」或「唯心」的眼光。李梁兩人所批評的話，我在大體上，多表同意。李先生之書，既是最有力量，最爲後出的一種，同時其立場又是唯物論的，所以我早想跟李氏一樣，用唯物的眼光；來作「李季著『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批判』」一文，可惜至今還沒有工夫。好得旁的在大體上，我尚沒有多大意見，有也不是最重要的；只有李先生對於道家如老子楊朱莊子等的觀察，我認爲極不合事實，現在讓我也用「唯物的眼光」來批判李先生的「唯物的觀察」。李先生說：

其實老子是舊統治階級（即封建地主）和舊貴族的代表，完全反對危害封建制度的。（頁五三）

他爲着擁護封建貴族的利益，……甚至於不惜主張回復到封建最初自給自足的形態上去。（五四）

老子……都是反映着一個垂死的封建地主階級和貴族的憤恨，反動，消極，軟弱的意識。……可是胡博士因爲不從階級的觀點出發，不明老子的來源，遂用自己的意思代爲解釋。……（五七）

老子的種種說法，只是一些洩憤或無聊的話。（五八）

老子楊朱莊子等成爲反動派，……是代表舊貴族

和舊統治階級的，當舊制度日趨崩潰而不可救藥時，他們只有出乎反動，厭世，或出世一途。（六〇）

他認「胡博士因爲不從階級的觀點出發，不明老子的來源，遂用自己的意思代爲解釋。」我因看見這「老子是舊統治階級（即封建地主）和舊貴族的代表，完全反對危害封建制度的」看法，也同樣的認李先生是「因爲不從階級的觀點出發，不明老子的來源，遂用自己的意思代爲解釋。」或雖是「從階級的觀點出發；」但方法應用錯了，以致弄出「張冠李戴」的把戲來，所以也還是「不明老子的來源，遂用自己的意思代爲解釋。」我以為：如果要「階級」的觀察法，那就非認老子那一般人是「流氓無產階級」不可。我們知道布哈林有部名著，叫做歷史的唯物論，其人其書原是「機械的唯物論」的代表之一，所以有一大部分的論調，不但爲非「唯物論」者所痛罵；就是「辯證法唯物論」者對他，也大大批評。但其中另有一小部分的言論，似乎是尙有可取的。就是李先生的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批判一書，於罵胡先生不懂得「階級」的一個名詞時，也引布哈林歷史的唯物論作鐵證而說：

現在所謂階級，是一種經濟的社會的區別；所謂閱閱或等級，是一種政治的社會的區別。如果認這種

說法過於簡略，我可介紹布哈林歷史唯物論的學說中一段話如下：

（尙思按：此處李引原文八行，今從略。）

所以階級和閥閱是兩個不同的人羣，牠們在內容上既不相等，在名稱上自不能任意混淆。胡博士竟把王，侯，大夫，士，庶人列爲五個「社會階級」，未免太怪誕了！（頁二七——二八）

於此可見李先生對於布氏之書，至少那正確的一部分，也有相當的欽佩。我現在也學李先生駁胡先生的樣子，引布氏書中那比較可取的一部分的話，來證明李先生觀察道家的錯誤。布哈林歷史的唯物論裏說：

現在我們可以把這些特徵立起一個表來，可以看到我們上面所提的三種集團或階段中那一種是具備這幾個條件的，誰具備某一條件的，即以「+」號表之；否則，以「-」號表之：（表見下）

……流氓無產階級之最大的缺點，便是他不從事於生產的勞動，破壞是他會的；可是却慣於建設。他的思想，每每是無政府主義者所代表的。關於這種無政府主義者，曾經有一位諧談家說他們的全部政綱是由二段節目所組成的：其中第一節是說「什麼都

	1. 經濟的剝削	2. 政治的壓迫	3. 貧窮	4. 生產能力	5. 無私有財產之束縛	6. 在生產中的團結與通力合作
農民	+	+	+	+	-	-
流氓無產階級	-	+	+	-	+	-
無產階級	+	+	+	+	+	+

不會有」，第二節是說「誰也不會來執行上一節的話。」……

……流氓無產階級，則苟且偷安，缺乏紀律，憎惡舊的；但同時不能有所建設，有所組織。個人主義，腐敗墮落的「個性」，這種「個性」造成他的「隨心所欲」的心理。……流氓無產階級，則有動搖的和瘋狂的無政府主義的思想。（據梅根依凡譯文）

布氏這話是頗科學的，道家老莊那般人，是最具備這「流氓無產階級」的條件的。這是凡略讀過老莊等書的人，都會因吾提及而領悟到的。我現在請再略引老莊原文，當作歸納的證據。

第一，道家正是布氏所說的「個人主義」者。此如老子說：

甘其食，美其脔，安其居，樂其俗，隣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章八〇）

此外如楊朱更主張「爲我」，莊周亦主張「相忘」。

第二，道家是近乎布氏所說的「無政府主義」者。吾在八年前作的中國三大思想之比較一書裏，已經說過：

老子以個人對宇宙，無所用組織，如其對於政

府，以爲可有可無，無愈於有，有當如無。如曰：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七五）「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師之所處，荆棘生焉。）（三〇）「將

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二九）此非「無愈於

有」之謂歟？其曰：「太上：不知有之；（王本作

「下知有之」，言下只知有之而已。）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十七）此非「有

當如無」之謂歟？其曰：「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一八）其於國，家，俱不見重，無須

組織，亦可於此想見之。若儒家則不然：以忠臣爲建

國之基，以孝慈爲成家之本，故其於國極貴忠臣，於家極貴孝慈。雖然，老子不會有「小國寡民」之說乎？要其不甚重要，雖有亦等於無。蓋國，家二者，非太古之所有，乃後世之產物，故爲所不取云。關於

「無政府」之主張者，尙有後於老子之許行，以爲

「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漢書藝文志）偽

列子黃帝篇亦有其理想國，謂：「華胥氏之國，……無帥長，自然而已。」抱朴子詰鮑篇更云：有鮑生敬

言其人者，「好老莊之書，……以爲「古之無君，勝於今世。」皆本於老子而明言之也。

除這「太上：不知有之」一語很重要外，他還會解釋道：

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六六）

老子雖尙不是「無政府主義」者；但却已經是「虛政府主義」者。（此名詞係我爲老子而設）這是說雖有政府，而實等於無政府，要和「無政府主義」很接近。

第三，道家正是布氏所說的「不從事于生產的勞動」的人，單看老子的：

終身不勤。（五二）

身與貨孰多。（四四）

二語，便大可想見了。道家主張無爲，隱逸，養生，長壽；與「從事于生產的勞動」，根本衝突。司馬談說得好：

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爲術也，……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史記太史公自序）

第四，道家正是布氏所說的「會破壞而不慣於建設組織」的人。老子對於經濟方面，反對私產制度，原文另詳于後。

反對物質文明，如：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三）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一九）

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皆伎巧，奇物滋起。

（五七）

對於政治法律軍事，皆加以否認，此多已詳于上面第二點中，故不再引。

對於道德，亦加以排斥：

大道廢，有仁義；……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一八）

絕仁棄義。（一九）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三八）

此外反對宗教，如：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五）

反對智識，如：

不尙賢，使民不爭。……（三）

慧智出，有大僞。（一八）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一九）

絕學無憂。（二〇）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三八）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

治，以其智多。……（六四）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八一）

同時並反對文字：

使人復結繩而用之。（八〇）



甚至連語言也加以反對：

聖人……行不言之教。(二)

不言之教，……天下希及之。(四三)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五六)

其反對美術音樂，如：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是以聖人爲

腹不爲目。(一一)

總之，差不多可以說：一切的一切，無不被老子所大排斥。要論「會破壞而不慣于建設組織」，老子幾乎是冠絕古今的第一人。

後來莊子更把老子的話，大加發揮起來：

……聖人生而大盜起。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

天下始治矣。……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

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竊鈎者誅，竊國

者侯，侯之門而仁義存焉。……故絕聖棄知，大盜乃

止；擗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拊

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

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

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

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矩，擗工倕之指，而

天下人始有其巧矣；……削會史之行，錯楊墨之

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會，

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皆外立其德，而以

燻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胠篋)

第五，道家頗如布氏所說的「苟且偷安，缺乏紀律，

腐敗墮落的個性，造成隨心所欲的心理。」讀了以上第一

點到第四點，已大可想見了，所以用不着再多引證。他如

老子平日主張「絕欲」，「寡欲」，「知止」，「知足」

……一類，更是「苟且偷安」的表現。此外更十足表現着

以上所說的精神的，有莊周楊朱下至魏晉人和偽列子。

## 二 道家非「封建地主階級和舊

### 貴族代表主張回復封建初期

#### 的周初」之各種證明

我既用「階級的觀點」，又有「歸納的證據」，不知

李先生尚有話說沒有？如還未能十分的了解，我可再來補

充幾句話，以作最後而強有力的反證：

第一，如老子說：

金石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九)

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四四)

財貨有餘，是謂盜夸，非道也哉！(五三)

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七七)

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八一)

這是多麼竭力反對私產制度，而主張共產制度！但要加以聲明：老子最羨慕的是原始的共產社會，而不是文明時代的共產社會。以老子這樣的竭力主張共產；而李先生竟硬要認他是封建地主和舊貴族代表，這如不是「欲加之罪」，也不免「張冠李戴」了。

第二，如老子說：

復歸於無物。……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

古始，是謂道紀。(一四)

復歸於樸，……復歸於無極。……(二八)

……使人復結繩而用之。……(八一)

這是開倒車的，而不是進化的；是空想的，而不是科學的；是結繩時代的，而不是文字時代的。試問李先生：這結繩時代，是不是封建時代呢？

第三，我們知道先秦諸子，莫不「託古改制」，要明瞭每家每人的思想，最好是先去看各人所假託的古代人物。例如我們讀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中庸》)「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周公思兼三王」，(《孟子》)便知孔孟二人思想多是仁義禮樂了。讀到「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同上)便知許行思想多是勞農了。看了墨子的開口便稱道大禹，(次爲堯舜文武)便知墨子思想多是「形等」「爲人」了。對於道家，亦不能例外。所以看了老莊偽列等書的喜談原始社會，羨慕黃帝以前的人物，而不滿意堯舜，攻擊三王以後的聖賢；和漢代的以「黃老」並稱，也就可以想見老莊那般道家是主張原始的，而反對後世；主張自然無爲，而反對仁義禮樂「形勞」「爲人」；崇拜黃帝以前的至人真人神人天人，而反對堯舜以後的聖人君子善士忠臣孝子了。堯舜時不是封建社會，這是李先生親身常作此項主張的，我現在請引他的文章作證。李先生在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創刊號，曾發表中

國古代社會史研究一文，把中國社會，自唐虞至今分作五期：

(一) 自唐虞以前至虞末爲原始共產主義的生產方式時代

(二) 自夏至殷末爲亞細亞的生產方式時代

(三) 自周至周末爲封建的生產方式時代

(餘二者無關，從略。)

這種分法對不對，我暫不在此處討論。我要使閱者知道的，就是他自己已確認唐虞及其以前是原始共產主義的社會，封建社會是到周代才出現的。我們知道原始共產主義社會末期的唐虞，猶爲老莊等所反對；對於封建社會的周代，更不用說了。李先生既說老子「不惜主張回復到封建最初……的形態上去。」便是直認老子的理想社會，是在乎周初。以老莊楊等爲崇拜周初的封建社會初期，這簡直是「莫須有」，而不知道家對於古代加以崇拜的人物。無異於說：黃帝以前的社會與人物，爲道家所反對；道家是如荀子所主張的「法後王」。既然硬認道家是崇拜周初文王武王周公的，便是並認道家亦如儒家一樣，是主張仁義禮樂，而反對自然無爲；崇拜堯舜以後的聖人君子善士忠臣孝子，而反對黃帝以前的至人真人神人天人了。這果有

絲毫的合乎事實嗎？李先生既忽略老莊諸書所贊美的原始時代，與黃帝以前的人物，而「用自己的意思代爲解釋」；爲何不並爽快快的說：「墨子反對「形勞」「爲人」和大禹；許行反對勞農和神農，儒家反對仁義禮樂和堯舜文武周公呢？如不敢作此主張，那麼這老子「主張回復到封建最初……的形態上去——周初」的論調，也就非立即收回不可了。

莊子反對三皇以後的社會，最爲顯明；同時且可證明漢人「黃老說」的有根據。現在多引出來，以便給李先生心服！李先生對於楊朱莊周都是用同樣的觀察法，如論莊周道：

莊子和老子楊朱一樣，是代表貴族和舊統治階級的。所以在一方面他擁護君主，並要求回轉到最初的封建時代；……在另一方面，他反對搖動封建的工商業。……（頁六一）

而引來作「回轉到最初的封建時代」的證明的，只是天地篇說的：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文。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

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

不知這種的話，在莊子書中並不多；而且李先生終未知注意「玄古」二字。「玄古」決不是指其本人所生的時代——周，這是我們第一要知道的。再則李先生引作證明的天地篇，是屬於外篇，在莊子書中的地位，不是首要的。我現在請引最可靠的內篇，及許多外篇雜篇，作歸納的鐵證。內篇應帝王說：

……有虞氏不及泰氏，（疏云：太昊伏羲也。）

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以徐徐，其覺于子，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尙思按：莊子寓言假託，凡莊子書中之發言人，或未必有，或有而非道家；但多可當作莊子之言以觀之。未必有其人者，如司馬遷所說：「畏累虛充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是也。託道家外之人作道家之言者，如書中所有孔子顏回之言論是也。不知此點，即無從讀莊子，本段亦其一也。）

這是莊子羨慕伏羲以前，而反對虞舜以後的聖人與社會的。其見於外篇和雜篇者如：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驩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鷄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矣。今遂至使民……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智也，過也！……（法）

原來老子第八十章的「烏托邦」，就是三皇以前的原始社會。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

……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鬚，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焦然，聖人羞之。至德之世：

不尙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而不知以爲義……仁……忠……信，……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天地）

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置置也！（駢拇）

這也是反對虞舜夏禹以後的社會的。（並請參看雜篇讓王）

老聃……曰：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撻人之心。堯舜

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讜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會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撻人之心。……而儒墨……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焉知會史之不爲桀跖嚙矢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在宥）

老聃曰：……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天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

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人自爲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墜四時之施，……而猶自以爲聖人，……其無恥也！

（天運）

古之治道者：……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疏云：「謂三皇之前，玄古無名號之君也。」）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儉淳散朴，……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繕性）（以上六篇，均屬外篇）

盜跖大怒曰：……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

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世之所尚，莫若黃帝，黃帝尙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雜篇盜跖）

這甚至連那三皇，也加以反對了。他認自三皇至三王的社會，一代不如一代，一人不如一人；黃帝猶有可取處；到了堯舜以後，便全不對；至於三代，更不值得批評了。而其主張無爲自然愚民等等，也只是像原始社會的形態而已。所謂「玄古」，原來是指三皇以前時代，現在也已經非常明白了。

莊子這樣竭力反對黃帝以後的社會，而李先生却一點也不顧及，硬要確認莊子是要求回轉到那周初的封建社會初期，這適足以見其沒有仔細讀過莊子一書罷了。

第四，我們要知道：先秦如儒法墨各家都傾向重男輕女，提倡「陽化」的思想；惟有道家，反而傾向女性中心社會，主張陰化的道德。此如老子說：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二八）  
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王注：「以其靜，復能爲下，故歸之也。」）（立）

如道家的靜、下、柔、弱、地、母……等一貫的思想，全是本于這女性中心社會的。而這女性中心社會，是在原始共產社會，而非在封建社會，也有摩爾根古代社會的證明。記得李先生曾根據摩氏之說而作一個前史人類的進化階級表，以「蒙昧」的「中級」「高級」兩時代，和「野蠻」的「低級」「中級」兩時代爲「女性本位」。

第五，是道家的思想，多帶着那「人獸不分」的最古代的色彩，如老子說：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五〇）

含德之厚，比於赤心：蜂虻虺蛇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五五）

但此尙未說得十分明白，非再參證莊子之言不可。莊子的因非常羨慕「人獸不分」的「最原始社會」而極力描寫道：

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



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闖。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馬蹄，請再參看盜跖）至這「人獸不分」，是否在「原始社會」裏的一個問題，也已經摩爾根古代社會證明過：在「蒙昧低級時代」以前的一個時代，便是「人獸不分時代」。（並看王政家庭問題討論大綱所附摩爾根對於社會組織流變的意見表）據此看來，像老莊這般道家所理想的社會，真是「古之又古」；而其距離李季先生所強加的封建社會，也是「遠之又遠」了。

### 三 讀古子書須知的三要點

李先生引來作唯一證明的「……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我以為：在五干言中，此類的話極少；而關於吾所引的話却極多。所以凡遇矛盾的地方，應該去少而從多。此幾句話，大概是後來受儒家影響者混入的。這正和「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那幾句，是後來受墨家或儒家影響者混入的一樣。李先生如必欲信這「王亦大」的一句話

是老子原文，而認作主張回到封建初期去的明證，那也何嘗不可同樣的信這「天網……」「天道……」是老子的原文，而認作主張「天志」「明鬼」，與儒墨兩家完全相同的明證呢？但在我，却先把全書仔細觀察一下，知道老子是什麼都要加以破除的，所以結果還是從那「天地不仁……」的話，去肯定老子是反對宗教的。李先生的讀老莊，最好是持馮友蘭先生說的「當視為墨學叢書及莊學叢書，不當視為一人之著作」（中國哲學史上篇）的態度，以便減少誤信與誤解。這是古代著作名純而實雜的一例。除此一例外，還有兩例，也是讀書人所宜知道的：如論語會載孔子亦贊美「無為」，主張「無言」，難道我們也可隨便的說孔子完全和主張「無為」「不言」的老子一樣嗎？須知孔子欲「有言」處多，而欲「無言」處少。這是表面同而實際異的一例。如莊子書中所描寫的孔子顏回二人的言行，竟和老莊完全相同，難道我們也可不察而深信牠嗎？（此點請參看拙作評馮友蘭著中國哲學史）這是寓言假託而非事實的一例。

### 四 結論——道家決非封建地主

階級亦非農民階級與革命家

總之：由我從階級的觀點，和歸納的證據，去研究老莊那般道家，所得的結果是：老莊這般人是「流氓無產階級」；正因為他們是「流氓」，所以主張「不勞動」，「自由」，「放任」，「虛政府主義」，而要極力破壞一切。又因為他們帶點「無產階級」的色彩，所以主張原始共產社會，而要求一切平等。反之：如果他們是「封建地主階級」，一定是不肯作此有損於封建地主階級的主張，如儒家孔孟等，便是明證了。如果他們是「正式的農民階級」或「無產階級」，也決不致主張「不從事于生產的勞動」，如農家許行，便是明證了。現今不論「唯心」與

「唯物」的人，多很隨便的很含糊的認老莊諸人是「大革命家」，實皆未免「似是而非」；至多也只能言其當然，而不能言其所以然。至於李季先生的硬認老莊諸人是「封建地主階級和舊貴族的代表，主張回復封建社會初期的周初」，自更不合事理。不知老莊諸人正是與這「封建地主階級和貴族代表」對立，竭力反對封建社會，而想回復到在「封建社會」前之又前的「原始社會」上去的。李先生名為講老莊，實則講孔孟，指孔孟為老莊，和梁漱溟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名為講孔子，實則講佛老，指佛老為孔子；皆不免像趙高的「指鹿為馬」了。

## 現存西遊記雜劇不是吳昌齡作的是楊景言作的

憲先

孫楷第先生近在圖書季刊（國立北平圖書季刊編輯部編行。地址，昆明柿花巷二十二號。）新第一卷第二期發表吳昌齡與雜劇西遊記，說民國十七年，日本宮內省圖書寮發見的傳奇四十種中的明萬曆甲寅刊本楊東來評西遊記雜劇，不是吳昌齡做的，是元末明初人楊景言做的，有范氏天一閣抄本錄鬼簿後附錄鬼簿續編及傳是樓舊藏本李中麓著詞譜可證。

錄鬼簿續編（此書編成，在洪宣之際。）載景言始末：「故元蒙古氏，因從姐夫楊鎮撫，人以楊姓稱之。善琵琶，樂府出人頭地。與余交五十年。永樂初，與（湯）舜民一般遇寵。後卒于金陵。」

吳昌齡唐三藏西天取經雜劇，明時已少見，其遺文可以見到的，今有回回迎僧一摺，又今所傳諸侯餞別，似亦是吳昌齡曲之一摺。

# 梁任公先生中國學術思想變遷大勢表錄贅案

朱思成

## 史與祝

(一)祝官——(甲)——司祝之祝

天事

(乙)——司曆之祝

曆象家(天文家)

曆數家(陰陽家)

占驗家(方術之言)

學術思想天人相與

(二)史官——(甲)——志事的史家(儒家之祖)

人事(乙)——推理的史家(道家之祖)

(外有醫官樂官亦於當時學術思想甚有關係)

案：天人相與，即人能與神相通。古代巫史無別，祝與史不應分爲二事。梁先生所謂司祝之祝即史中之儒，儒者司祝之祝，即九賓小相之賓相。道家直接從巫出，彼之作用爲與鬼神相通，而以符籙作法，蓋醫士之巫，(即後祝由科之屬)。巫祝之史可兼醫士之巫，醫士之巫不得兼史祝，故醫官獨立，而史祝可兼醫士，樂官不獨立。巫作法用樂爲多，後乃入於儒，故儒之立命爲禮樂，「禮」即司祝之賓相，「樂」即巫祝歌詠所必需。孔氏五經，敢均應用

於古代社會，非文藝之作，(詩經亦然)。梁先生依舊說立表，可信而不能知其變遷之由來。梁先生之表應視爲漢代史祝現象而非先秦之實際也。

## 九流

漢書藝文志諸子略所述九流：

- 一 儒家者流，出于司徒之官；
- 二 道家者流，出于史官；
- 三 陰陽家者流，出于羲和之官；
- 四 法家者流，出於理官；
- 五 名家者流，出于禮官；
- 六 墨家者流，出于清廟之守；(守疑亦爲官，不應獨異，此或爲後儒所改，以爲清廟無官也。)
- 七 縱橫者流，出于行人之官；
- 八 雜家者流，出于議官；
- 九 農家者流，出于農稷之官；

十 小說家者流，出于稗官。

案：諸子出自王官，胡適之先生以爲不合史實，此言未是。古代學術都集中於史祝，爲世界共通之制度，而史祝爲王官亦不能否認，諸子出於王官未能非之，惟某家出于某官，十家出自各各不同之官系，則未免漢儒臆斷，非古代史實耳。（雖不合亦可通，惟義和農稷未可信，縱橫家亦顯爲後出之一種特別職業，與行人之官無干，議官亦疑杜撰。）各種學術，大都出自巫史，漢書藝文志所載乃漢儒以漢時現象整理成表，非古代真有此現象。胡適之先生以爲諸子不出王官，未爲的論。諸學者抱持漢書之表，未知所由者，亦不通之論。研究古世史事，非先明原始社會現象不能立論，非抉鑿古人之言之是非，亦決無所得，以三五古籍爲據，以一二文句爲推衍，而欲求斷案者，未有不入歧謬者；探求古史不能忘却古代背景，此最爲重要，此爲以前大儒不曾注視者，我人應時時留意及之也。

前人每以孔子爲私家學問之始，實非確論；若戰國諸史事可信，則私家學術應始於辨士之流。然戰國辨士亦應與王官有關，漢淮南之養育儒道齊稷下學派等其模型也。真正私家學術，應始於西漢之末；劉歆欲以左傳列學官，其私家學術之嚆矢歟。（諸經流傳之學統，未可絕對信

任。）

## 諸子

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十家：

1. 儒家 2. 道家

4. 法家 5. 名家

7. 縱橫家 8. 雜家

10 小說家（小說家不在九流中）

史記太史公自序述其父談論六家：

1. 陰陽家 2. 儒家

4. 名家 5. 法家

荀子，非十二子篇十二家：

1. 它蠶魏牟 2. 陳仲史鯨

3. 墨翟宋鈞 4. 慎到田駢

5. 惠施鄧析 6. 子思孟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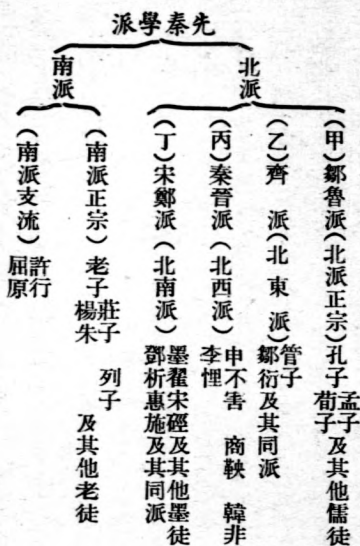
莊子天下篇：

1. 墨翟、禽滑釐 2. 宋鈞、尹文

3. 彭蒙、田駢、慎到 4. 關尹、老聃

5. 莊周 6. 惠施

## 先秦學派



案：先秦學派余疑爲漢初諸王時學派之小影，或更應移後。南北之分，亦非的論。老莊之說疑與佛教有關，決非先秦產物；老莊之說應爲儒家之反動，非並時之異說也。

## 孔老墨三大宗

### 孔學

一 小康派——春秋據亂世界平世之義，以法治國，以禮

率民，故法家言亦頗出於此，其嫡傳爲荀卿，而李斯李悝等之治術，亦多本此。李斯受其道以相秦，秦制多本焉，漢初賈誼鼂錯皆汲其流。此派之傳最永。

二 大同派——春秋昇平世之義，傳諸子游，而孟子大昌明之，荀子非十二子，攻子思孟子云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可見子思孟子之學，實由子游以受於孔子也，此派爲荀派所奪，至秦而絕。

三 天人相與派——此派亦春秋之學，而其源出于易與洪範，蓋九流所謂陰陽家者，此派之流裔也，以緯書爲論宗，齊派（北東派）多由此出，至漢代而極盛，董子及其餘今文家言，皆其子孫也。

四 心性派——世子頤漆雕開等傳之，孟子荀子告子皆各明一義，閱千餘年後，衍爲宋明學。

五 考證派——孔子祖述憲章，徵夏禮殷禮於杞宋，讀易緯編三絕，蓋於考證古書，三致意焉。此派之重經驗，崇前古，勢則然也。此派亦荀卿受之，漢興，六經皆荀卿所傳，衍爲東漢和唐注疏之學，其未流盛於本清朝乾嘉間。

六 記纂派——孔子因魯史記作春秋，左邱明採國語以爲之傳，蓋北學重先例，故受學之興，亦相因而至也，

太史公以紹述孔學自命，其作史記即受孔學此派之教也。

**案：**大同小康之說，乃漢儒演孔所成之現象，非孔子時有此不同之觀念也。記纂一派演爲史官，心性一派演爲談玄，考證則整理而非創作，不成學派，儒家始型，應爲天人相與，蓋與道家同源而異流者。弓冶長，能通鳥語，卽爲通鳥卜之巫師，儒門故事中頗有故事可證明其爲巫師賓相者。六經俱出荀卿，令人大可詫異，儒家之有大同心性，蓋乃儒家之集大成，非儒家之創始也。我人以因果相反之立場觀古代學術，庶幾較近事實也。

### 老學

一 哲理派——此道德家言之正宗也，莊列傳之，大盛於魏晉。

二 厭世派——凡游心空理者，必厭離世界，楚狂沮溺之徒，皆汲老學之流也。後世逸民傳中人，皆屬此派。

三 權變派——老學最毒天下者，權謀之言也，將以愚民，非以明民，將欲取之，必先與之，此爲老學入世之本，故縱橫家言，實出于是，而法家末流，亦利用此術，韓非子有解老等篇，史公以老韓合傳，最得真

相。此派極盛于戰國之末。

四 縱樂派——楊朱傳之，數千年來日盛一日。

五 神秘派——谷神玄牝，流沙化胡，蓋必有所受焉，後衍爲神仙方術家言，盛于秦漢，復爲符籙丹鼎之學，盛于漢三國六朝。

**案：**老子尚柔之說應起于佛教東漸之後，老子非神仙方術家之祖，而老莊之說乃依附神仙方術者。道家符籙其來甚古，丹鼎一派疑與冶鑄有關，故道士與劍術有關係，哲理玄妙，顯爲後出思想。老莊學說衍爲丹鼎符籙，非惟不合事實，亦復不合情理也。權謀一派疑爲道家正宗，縱橫二名家俱出鬼谷，張良去從赤松子遊，此道家與權謀關係密切之史證。老學之流，蓋以道家爲依傍，參以佛理，而之以排斥儒學者也。

### 墨學

一 兼愛派——此墨學正宗，禽滑釐等爲鉅子，宋涇尹文，以禁攻寢兵爲務，皆此學之盛也。戰國之末，祖述者極盛。

二 游俠派——凡兼愛者必惡公敵，除害馬乃所以愛國也，故墨學衍爲游俠之風，楚之攻宋，墨子之徒，赴



其難而死者七十二人，皆非有所為而為也，殉其主義而已，自戰國以至漢初，此派極盛。朱家郭解之流，實皆墨徒也。

三 名理派——墨子經說上下大取小取等篇，多名家言，

以莊子天下篇言南方之墨者，以堅白同異之論相譬，以荀子勸學篇之言相應。

案：墨家出自游俠，應為古代民間自由組織演化而成，猶今「三合會」「哥老會」等結社也。墨家自有法律，違者以墨律從事，名理一派疑即別墨，蓋以文為俠者，猶今日律師辯士也。墨家為儒教煩瑣禮教之反動，儒老墨三家蓋互成影響，非各自獨立，不相關聯者也。

孔子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墨家以身殉道者亦七十二人，鳩摩羅什以姚秦弘始三年入長安繙經，門徒三千，達者七十，上足四人，與孔子傳說四百七十二士，三千弟子正同，此可見三千七十二等數，為當時流行之習語，非確數也。孟嘗信陵食客三千亦同此例。後人刻舟求劍，實指孔門七十二士姓名，未免愚不可及。

### 先秦學說四分期

第一期 兩派——南派、北派

第二期 三宗——孔學、老學、墨學  
第三期 六家——北派：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陰陽家。南派：道家。

第四期 分裂 混合

儒家  
曾子 子思 孟子  
子夏 子弓 荀卿

道家  
莊周 楊朱

墨家  
禽滑釐

名家  
鄧陵子(苦獲) 已齋

法家  
公孫龍(惠施) 韓非 李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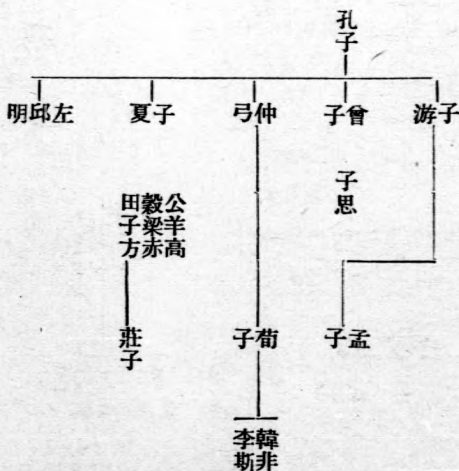
農家  
許行

雜家  
(東)稷下派  
(南)鬼谷派(縱橫家)  
(西)呂覽派

案：先秦學術，我人正確說來，應為漢晉學術。其四期之分，應先後相倒置，即先有各家而後集為諸宗，諸宗之中亦復分為數支，蓋分而合，合而分，變化甚繁，非一表所能解決者。六家之說為歸納的，三宗二派更為歸納之歸納。六家派別已成，遂復以小異而分支，如墨家別墨儒家諸儒之類是也，而儒道墨三宗之成，乃上古各文化之總和，至成三宗時而集大成，非先立二派繼裂三宗，後乃演為六家也。梁氏演繹之假定，實非史實。學術文化由簡而繁，大勢趨向歸納，歸納之後，復趨分歧，然後復有一新的歸納，此文化演進，自然之階梯，鮮有例外者。細流歸附，未成派別，此啓蒙形成期也。錯雜凌亂，乃由大力者整治統攝之，此集成時期也。統一觀念復以小異而分離，此演變期也。分離太過，百家異說，於是有所折衷者擇是去非，復歸於一，此第二綜合時也。以後分合循環演進無已，而學術大光，隨時代而不息不止。我國文化，劉氏父子為一大整治期，（依前人說應以孔子為第一期綜合期，然未能令吾人信任也。）唐代為第二整治期，宋為第三整治期，清為第四整治期，今則為第四分裂期，誰為大力當復有一新整治時代之實現也。唐宋整治期有新分子滲入，即佛氏之學說，今復有新分子滲入即泰西學術也，東西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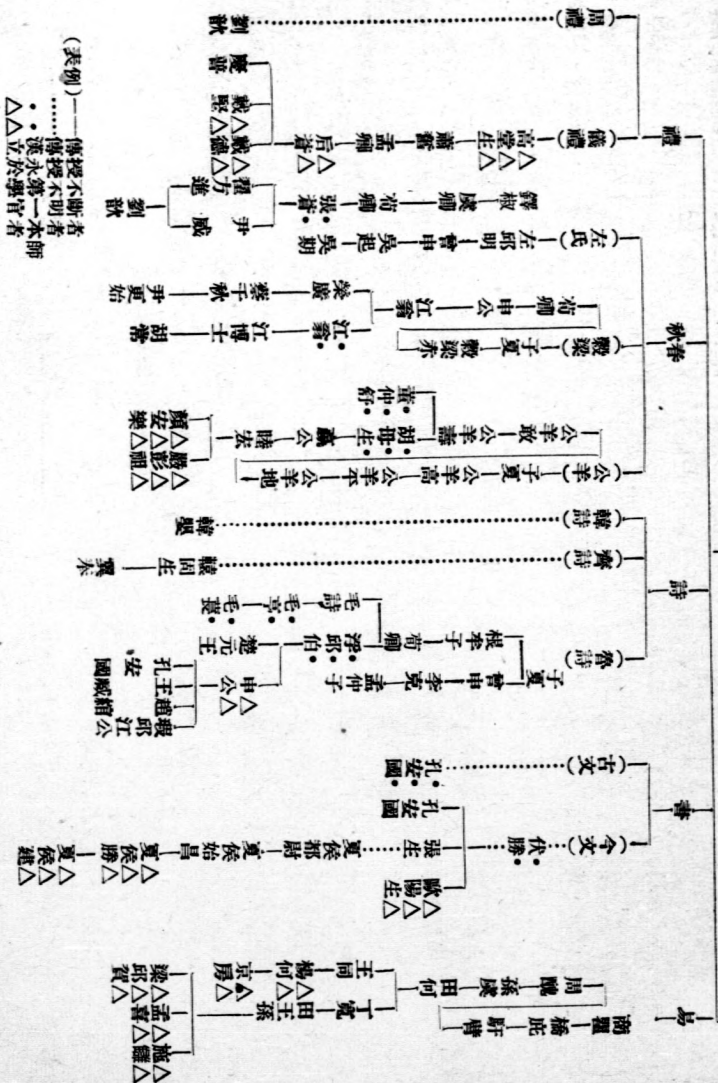
化漸漸溝通，新的光明，正在啓蒙，世界奇葩，不知盛開於何地，然我國學術為肥料之一大源泉，則無可否認者也。

### 儒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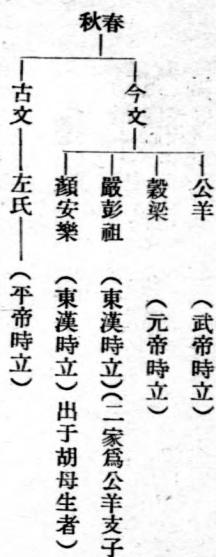
# 藝 六

## 藝 六



(表例) 一 傳授不斷者  
 ..... 傳授第一者  
 ● 漢立於學官





案：古文皆立于平帝時，此乃大可注意之事。余疑今文乃漢代學者搜集口說傳說，而以己意爲說者之總集，如京房之易，有古遺風制，亦有京房杜撰之意解，諸經大都如是，古文則爲立于學官者以外之別說，今文乃學院派，古文乃新運動派也。先儒今古之爭，塵昏烟障，莫知所適，其所以不能得其真者，蓋由于缺乏第一步工夫，兩無立場之故，實則今古文真則俱真，僞則俱僞，本來都爲雜產，並無親血嫡支也，今古文中都有可信有不可信，我等于此應先辨別孰爲真傳說真古史，孰爲漢儒影響之辭，荒唐之說，辨析既明，然後互參錯攻，以定是非，五經文字先秦思想方能漸露光明。今則闕隙微光，略現端倪，十之七八乃妄說也。明乎此，知古經賢傳，均有重行檢討的必要。今古文真僞之爭，乃盲人說象之談，均不足爲訓也。

## 漢代四種經師

一 口說家 抱殘守缺傳與其人，家法謹嚴，發明頗少。

人物：田何，丁寬，伏生，歐陽生，申公，轅固生，胡母生，江翁，高堂生……。

二 經世家 衍經術以言政治，以禹貢行水，以洪範察

變，以春秋折獄，以詩經作諫書。

人物：賈誼，董仲舒，龔勝，蕭望之，匡衡，劉

向……。

三 災異家 書有洪範五行，禮有明堂陰陽，易有京房數

象，詩有翼奉之五際六情，春秋變象，圖讖

說怪……。

四 訓詁家 莽歆以後提倡校勘詁釋之學，逮東都之末，

則賈馬許鄭，益專心于箋注，近啓唐陸德明

孔穎達之淵源，遠導近今段玉裁王引之之嚆

矢。

案：漢儒四家，口說，訓詁，無關經義，爲儒學應用者

經世災異二家也，經世之家如今立法院之類，蓋立法之儒

生，與吏治亦微有區別，其得取有立法之資格，蓋由於儒

掌禮樂史籍故明於制度也，儒以史儻爲禮理之吏，乃趨向

于人事，道以符籙爲驅邪之事，故漸趨于鬼神，在古代則人事與鬼神事不分，重大事件均須取決於鬼神也。漢儒災異之家，應爲原始的儒生，經世之家則儒之別派，今則盛其別派，而攻其原始，故一切古代文化，都不能得其真實也。經世家言乃社會一大進化，以言于今則影響於後世者甚偉且固，以言古則諱讖之談，或反得其真，文化探求乃科學的，非哲理的，迷信怪異之談，今日信以爲是，是謂愚人，在古時有其現象而我人今日之判斷以否認之，亦爲不識歷史演進之妄人也。

口說之家與訓詁之家遙遙相對，訓詁非不注意於微言大義，而有意說小也，蓋莽歌訓詁，乃將前人所傳之說加以整理統一，歸於一尊，故勢必牽及于訓詁，口說之家，演傳口俗，訓詁之家，求其所安，此乃古代與漢一大轉變，今日之三代乃漢儒整治後之面目，多半非古代史實矣，學者明此淵源，然後可以說古。

## 道家三派

一 玄理派——曹魏時特盛，何晏王弼爲宗主，阮籍，嵇康，劉伶，王衍，王戎，樂廣，衛玠，阮瞻，郭象，向秀等皆以談玄爲世所重，老莊之學，大盛于時。

### 二

丹鼎派——煉養服食之道家，導源于秦漢之末，秦始皇時，侯生盧生倡神仙之說，漢初張良從赤松子遊，漢武迷信封禪，李少君樂大之徒，相與炫惑，煉養服食之說漸甚，漢末魏伯易著參同契，宣揚其義，晉葛洪著抱朴子，內外篇等，明儒道之本，更有所謂丹經者，發明服食之訣，後世神仙之說，實宗此派。

### 三

符籙派——丹鼎派起于漢初，符籙派起于漢末，順桓間，宮崇襄楷，始以于吉書上于朝，後張角用其術以亂天下。（後漢書，襄楷傳，初琅邪宮崇詣闕上其師于吉於曲池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號太平清令書，其言陰陽五行爲宗，而多巫覡雜語，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乃收藏之，後張角獲有其書焉。（太平清令書即道家所傳太平經，宋中興史志始著錄。）

張道陵，五斗米派亦同時盛行，寇謙之顯名于北，陶弘景顯名于南，佛教西來，道佛互受影響，遂各失其本來面目。

### 四

占驗派——漢西京儒者翼奉，眭孟，劉向，匡衡，觀勝之徒，已盛說五行，夸言緯讖，光武好之，于是東京儒者如張衡，郎顛，襄楷，蔡邕，楊厚等俱負大名，所謂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



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雲氣諸術，盛行一時，其術至三國而大顯，費長房，于吉，管輅，左慈輩其尤著者，其後郭璞葬書注青囊爲後世堪輿家之祖，隋志著錄珞球子言祿命者視爲本經，臨孝公有祿命書，陶弘景有三命抄，爲後世星命學之祖，衛元嵩著元包，庾季才著靈臺秘苑（皆北周人）爲後世言卜巫者之祖，陶弘景著相經，爲後世言相法者之祖。

案：道家之來，其流甚古，符籙傳於古史，占驗傳自古卜，蓋巫醫卜史之保守派非如梁氏所言，都起于漢後也。緯讖，古神話史之記述也，服食煉丹醫之流也，我國古社會制度十之六七，保存于道家。儒道家本出一源，後儒乃進步而爲倫理學者，反對怪力亂神之說，于是古史盡變面目，存不二三焉。漢時道家復興，應與佛敎西來有關，西漢之時儒力不如道，東漢之世儒道並行，後漢晉魏道復大興而儒道有相媮之跡，至唐則儒盛而道衰，雖有在上者之提倡，而人類思想超越古人，保守原始思想之道教遂不能不改其途轍，而以玄理空談爲立足之地焉。梁氏以占驗符籙爲道家之沒落，此蓋不知社會進化之淺說，非古史真面目也。

又道家之書，大都出于三國晉隋之間，其出現復與

經傳故事相同，後儒崇尚孔孟不敢非其本經，乃多方擁護其作偽之跡，我人若以較客觀之態度視之，則緯讖宅相之書，實與儒經不異，儒者修治其本經成今所傳五經四書之類，道者修治其本經而成太平經，抱朴子，老莊諸子之類，抱朴子成書似不能早於莊老，然其書中所記敘，則顯爲原始社會思想之鱗爪，早於莊老，至少須千年以上也，我人明此吾國古代文化演進之雛型，始可以進而探求古史焉。

## 語文刊物

柳仁

關於語文刊物，在孤島上，過去有語文週刊，後來停刊了。現在，只看到中國語文月刊的一種，張華、王茲、徐文蔚、何晚成、章成、施尼等執筆，已出兩期。（定閱處，上海郵政信箱一七四一號。）

香港出版的，看到過香港新文字學會會報，張一塵、許地山、陳君葆、渥丹等執筆。（非賣品。社址香港馮平山圖書館陳君葆先生轉。）在一月二十二日的香港國民日報上，看到推行國語教育糾正怪異文字運動特輯，中華民國國語教育建設學會桓力行主編，一怪異文字運動。

## 中國科學發達史資料

超然

## 一 緒言

吾國科學發達甚早，然進步遲遲，此社會制度所限制也。然即此區區，亦有可以卓絕千古者，例如東周後齊人之考工記，漢張衡之創地動儀，諸葛亮之制木牛流馬，華陀之於醫藥，南齊祖冲之發明圓周率，唐李淳風梁令瓚之製儀象，宋秦詔九之闡揚立天玄一法，元阿爾尼格劉元之擅塑術，郭守敬之長天算，宋李時珍之著本草綱目，應星之著天工開物，其事其物，雖或傳或不傳，要亦足以自豪，且唐之印刷，六朝之蠶桑，元之火藥，尤為東方文化傳入西方之特徵，此俱可考據者。故余不揣淺陋，爰作是篇，以朝代為經，以事物為緯，起傳說時代而迄民國。

## 二 傳說時代

洪水以前之制作——太古洪水之禍，歷時甚久，「文物」蕩然，然由洪水以後觀之，社會事物，已漸完備，似非一時所能創造，則其淵源所由，必多因襲於前

人，其由草昧榛莽，漸底開明之域，歷年甚遠，作者孔多，後世所傳逸文隻句，尙可推尋，今據高郵郝泮林所輯世本佚文，錄左。

「燧人時燧人出火，造火者燧人，因以為名。庖犧時宓戲作瑟，八十二寸，四十五弦，庖犧時作五十弦，黃帝使素女鼓瑟，哀不自勝，乃破為二十五弦，具二均聲。伏羲作琴瑟，其臣芒氏作羅，作罔。神農時神農和藥濟人。又作琴，曰神農氏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弦，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弦，曰少宮商。蚩尤時蚩尤以金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黃帝時黃帝見百物，始穿井，樂名咸池，造火食旃冕，常儀占月，義和占日，后益作占歲，更區占星氣，大撓作甲子，隸首作算數，伶倫造律呂，容成造曆，倉頡作書，史皇作圖，伯余作衣裳，胡曹作衣作冕，於則作屣履，雍父作春杵臼，該作服牛，相土作乘馬，腸作駕，共鼓貨狄作舟，女媧作笙簧，隨作笙，作竿，夷作鼓，揮作弓，夷牟作矢，巫彭作醫，顓頊時祝融作市。」

右皆爲洪水以前之制作也。又相傳：堯時巫咸初作醫，作筮，作鼓，無句作磬，化益作井；舜時舜始陶，夏臣昆吾更增加，倕作規矩準繩，垂作耒耜，作耒耨，作銚耨，咎繇作耒耜，伯夷作刑，簫，舜所造，其形參差，象鳳翼，十管，長二尺，垂作鐘，夔作樂，磬，叔所造，鳥曹作簿，夏時繇作城郭，禹作宮室。

洪水以後之中國——洪水以後，相傳以文字之興，衣裳之治，治水之功，治曆授時，國土區劃等爲最著。

文字——吾國之文字，實分三階段，一曰結繩，二曰圖畫，三曰書契。史載上古結繩而治；實則結繩時代，初不限於太古，卽近世苗蠻，猶有結繩之俗，嚴如煜苗疆風俗考：「苗民不知文字，父子遞傳，以鼠牛虎馬記年月，暗與曆書合，有所控告，必倩土人代書，善記，懼有忘，則結於繩，爲契券，刻木以爲信，太古之意猶存」。其後患無繩不足以表示，進而爲圖畫，則隨在皆可以表示其符號，其便利又過於結繩，世本作篇謂黃帝時史皇作圖，而按說文序：「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顯象。」又稱其出於河圖洛書，如禮含文嘉：「伏羲德合天下，天應以鳥獸

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觀此，則文字之創始，以八卦爲首。書契之作，始於倉頡，說文序：「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殷商鐘鼎之文，傳世至夥，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載商鐘鼎尊彝卣壺爵觚觶角斝鬲高孟匝盤戈卣兵等凡一百九十六件，多象形文字，而近世發見之龜甲古文，學者咸稱爲殷商文字，故考殷之文化，較愈於夏之無徵焉。西周文字，可分爲二期，周初之古文爲一期，其文字筆劃較商代爲繁飾，且其結體不同；宣王以後之籀文爲一期，文飾之風，殆與世並進，而岐陽石鼓，行列整齊，近於小篆，此其所以別於周初之文。周之書籍，統曰方策，策以竹爲之，一曰畢，二曰牒，三曰篇，大抵單執一札謂之簡，連篇諸簡乃名爲策，故於文，策本作冊，象其編簡之形。方亦曰牘，以木爲之，方廣於策而較短，策長二尺四寸，策書一行，其字數自二十至三十不等，字大不逾寸，其書字，以筆墨，有不當，則以刀削去，更書他字，其法至漢魏猶沿用之，吾人雖不能見西周之方策，然以近世發見之流沙墮簡推之，猶可得其髣髴也。

衣裳——衣服之原料，古惟有羽毛，若卉服則惟南方有之，世傳伏羲作布又稱其化蠶桑爲帛。禹貢載九州貢

物，凡六州有織文、玄纁縞、玄纁縞組、縵絲、織貝、織纈等之衣服原料。冠服進化之迹，以冕爲最著，相傳太古之時，以白覆首，其後則有弁有冕有冠，而法制漸備。黃帝之冕爲旒，後世因之以玉爲旒，爲冠婚之至尊者，然冕之布以麻爲之，而施以漆，仍存尙質之意，惟麻縷細密，異於餘服耳。弁制用皮而別其色，亦以示法古尙質之義。太古冠亦以布，其色白，齋戒之時，則着黑色之冠，後世則易以皂纁。古之男子上衣下裳，白虎通：「聖人所以制衣服何，以爲絺綌蔽形，表德勸善別尊卑也，所以名知爲裳何，衣者隱也，裳者障也，所以隱形自障蔽也，何以下爲衣上爲裳，以其先言也。」其材或以絲，或以布，其色，上玄而下黃，間亦有他色，其進化之迹，不甚可考，觀孔子述黃帝之衣裳，知其時已尙綵繪，觀堯典及皋陶謨之文，則此繪繡之法，非第爲美觀也，文采之多寡，實爲階級之尊卑，而政治之賞罰，卽寓於其中。周制庶人衣服相同，其材料皆自給，閭師凡庶民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裘，王后公卿大夫之禮服，則有專官掌之。其冠服之材之自來，蓋有三種：一則諸侯所貢，一則國中嬪婦所貢，一則徵斂所得，其治之者有典絲典枲諸職，冬官雖闕，可知其時婦功之大概。

治水——相傳唐虞之時，以治洪水爲一大事，洪水之禍，爲患非止一次，以治水著者亦非一人，共工治水，專事堙塞，爲害孔鉅，鯀之治水，曰堙曰障，殆惟多築堤防，以遏水勢，故經營九載，而功弗成，然因治水而得城郭之法，後世且崇祀之。禹傷父功不成，勞力焦思，以求繼續先業而竟其志，其法蓋先行調查測量，史記夏本紀：「行山表木，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橇，左準繩，右規矩，而後從事於疏鑿。」又據淮南子本經訓：「舜之時，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江淮通流，四海溟泮，民皆上邱陵，赴樹木，舜乃使禹流三江五湖，闢伊闕，導廩澗，平通溝陸，流注東海，洪水漏，九州乾，萬民皆寧其性。」其所治之諸水，具詳於禹貢，史家推論其功，尤以導河爲大，按河自龍門，至今河間天津等地，其長殆二千里，相傳皆禹時以人力開鑿而成。按治水之難，以人工及經費爲首，吾國古代每有力役，但須召集人民，無須予以金錢，史記夏本紀：「禹與益后稷率帝命，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皋陶謨：「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師」。僞孔傳服：「五百里，四方相距，爲萬五千里，治洪水，輔成之，一州用三萬人功，九州二十七萬庸」。則其傾全天下之人力可知，相傳禹之治水，不

徒治大水也，並田間之畝澮而亦治之，蓋無畝澮距川，則農田水利，仍無由興，而治川之功爲靡費矣。

治曆——曆算之法，相傳始於伏羲，至神農時有上

元太初之曆，而史記曆書不言其法。相傳曆法之詳備，當推皇帝之時，黃帝之曆曲調曆，置閏定歲，建子爲正，說者謂其時已分二十四氣，少皞之後，曆法嘗再亂，至唐堯時復定曆法，而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之制，遂行用至四千餘年。考其定曆之法，以實測於四方爲主，堯典：「命羲和，宅嵎夷，曰陽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命和仲，宅西方，曰昧谷，寅饒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命和叔，宅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而羲和以世官之經驗，掌制曆之事，則步算尤其專長矣。而推測步算，必資器具，世傳古有渾儀，未能詳其形製，以尙書考之，舜時有璣璣玉衡，而蔡邕說其制較詳，史記正義蔡邕云：「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上端望之，以視星宿，蓋懸璣以象天，而以衡望之，轉璣窺衡，以知星宿，璣徑八尺，圓周二尺五寸而強。」諸書又傳刻漏始於皇帝，疑亦史官世守之器，以定日夜之時刻也。又世代星曆之事，掌於史

官，世傳其學，往往守之歷千百年，漢晉之人，猶及見古曆，雖推驗多所不合，然算術古疏後密，未可以不合遽斥爲僞，惜晉以後，諸曆多不傳，遂無由知其曆式矣。

國土區劃——相傳上古國土，分爲四種。一曰九州

之區域，自古已然，而周之區劃，兼研究其民物之專利，其調查統計，蓋較禹貢爲詳，禹貢專言貢物，猶專爲王侯立法，職方注重民利，則周代重民之證也。二曰畿服之制，亦沿於古，惟商時猶僅五服，至周而斥大之，爲九畿，亦同九服。三曰封國，周之封國，爲說經家聚訟之要點，然其國境大者，不過後世之一府，小者乃等於州縣，無足異也。四曰王畿之區域，王畿方千里，四面各五百里，觀周官一書，雖皆以官制官規與治地爲言，然知其重在辨方正位體國經野之事。周之版圖，大別爲三：一曰總圖，蓋具全國之形勢，兼注明其民族物產者，雖其文未言圖中符號比例若何，然其有比例符號，殆無可疑，周官大司徒「掌建邦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授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攷衍原隰之名物」。則不但有比例，兼似附有物產統計表矣，周之官吏，據此等圖表，以經畫天下，其非空言可知。二曰分圖，其圖殆如今之一縣一鄉之圖，可

據以決獄訟，且可以定各地之形體，視總圖尤爲實用，如周官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三日聽閭里以版圖」小司徒：「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圖正之，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三日專圖，其圖各以一事一地爲之，不涉他地他事，如周官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掌大夫掌凡邦墓土之域，爲之圖，升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圖而授之。」據此知周代官府地圖之多，地治之精密，實基於此，然徒觀地圖，無以知地之方位氣象，則測量尤繪圖之先之所重矣，周之諸官，掌測量者，如周官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日東則景文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以辨土宜土化之法，而授任地者。」此外司徒猶有土會土宜土均之法，正不止土圭一法也。周官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皂物，其民毛而力。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專而長，四曰攻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皙而瘠。五曰原隰，其

動物宜羸物，其植物宜散物，其民豐肉而庠。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民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賦，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

### 三 建築工藝之勃興

道路——秦之統一，雖有賴於武功，然開四方之大道，實亦竟此功之最大原因。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七年治馳道，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雲陽，暫山堙谷，直通之。」又據賈山至言：「秦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南極吳楚，江湖之上，濱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燕齊吳楚，皆爲三十丈之廣道，沿途植松樹，其規模之大，實不遜於今日之公路。方輿紀要謂秦馳道舊迹，闊五丈餘，蓋經千數百年，其道已堙耳。漢因秦制，亦有馳道，史記滑稽列傳：「視先生記西門豹事曰：到漢之立，而長史以爲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渠爲一橋。」道側植樹，著於官守，續漢書百官



志：「將作大匠，掌修築宗廟路寢宮室陵園木土之功，并樹桐梓之類，列於道側」。而秦時道路所不通者，復隨時興作，如張邛，唐蒙，司馬相如，鄼弘因建議築路而得官者，著於史策，史記河渠書：「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天子以爲然，拜張邛爲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足見其時道路工程之注意。

築城——春秋戰國以降，建築之進步，以城爲最，

周代城郭有定制，興築亦有定時，戰國時築城，則僅爲兵事計，不問城築之時矣。當時用兵注重攻城，有一舉而得數十者，如秦昭王十八年客卿錯擊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而墨家學者所傳備城門諸法，凡敵之以臨衝鈎梯埋水穴突洞蛾傳輜軒車相攻者，胥有以制之，則攻城守城，蓋爲兵家專科之學矣。戰國時，內地戰事，無關於民族之存亡，其築城與攻守之法，皆不足稱述，惟當時各國備禦邊患，競築長城，則爲史策大事。說文曰：「城所以盛民也」，是城之爲制，必居匝而無所缺，然至戰國時之城，則有二式，一則都邑之城，仍爲周匝之式，一則邊境之城，變爲廣長之式，或缺其一面，或空其三面，不必周匝如環，蓋其城純爲對外而設，綿互千百里，勞費已鉅，其不設防之地，可不必城也。世徒稱始始皇築長城，不知此

事之本末，故詳錄之，大抵七國分立時，燕趙魏秦各築長城，不相連續，秦既統一，因前人之功而加廣焉，其中之不相屬者，則爲合之，故能起臨洮，至遼東，袤延數千里，修言之，則曰萬里長城，實則數千里之城，決非數年之功所可就也。然即曰諸國分築，經營百數十年之久，而吾國民能爲國家任此重役，成此宏功，亦世界所僅見矣。

宮室——

周代宮室之制，首重中堂，後爲房室，與

今人居宅迥異，余歷考諸書，不知何時以堂後之房屋移於堂之兩傍，爲三間五間之式，惟儒行有環堵之室之語。儒行：「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簞門圭齋，蓬戶甕牖」。疑春秋戰國時貧民之居，四面皆有土牆，非如定制，虛其前爲堂也。環堵之室，有室而無堂，不可以別內外，故於其中隔爲三間，以中室爲堂，而名兩旁爲內，至漢時平民之居，多爲一堂二內之制。古代帝王，以卑宮爲嫌，以峻宇雕牆爲戒，至春秋諸侯，爭爲僭侈，楚有章華之台，吳有姑蘇之台，崇高壯麗，非復昔之拘於制度，陳陳相因之式矣。戰國之時，諸侯宮室益盛，齊威王有瑤台，梁惠王有范台，楚襄王有蘭台及陽雲之台，燕昭王有黃金台，而齊宣王爲大室，三百戶，足見其時之宮室，咸以高大相尙矣。七國既一，諸侯宮室之制，悉萃之於秦，秦之宮殿，

遂極從古未有之大觀，史記秦始皇本紀：「營作朝宮於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爲闕，以爲複道，自阿房渡渭，屬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麗山，發北山石，擲乃爲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後雖爲項羽所燒，而慈石之門，至唐猶在，其建築之根於學理，經久不毀，亦可推見矣。漢代宮室之壯麗，亦不下於秦，始自蕭何，盛於武帝，其規制猶可考見。三輔黃圖：「未央宮周回二十八里，前殿東西四十丈，深十五丈，高三十五丈」，其規模之宏，可以想見。惜古代建築，多爲焚毀，如秦毀於項羽，西漢毀於長安兵衆及赤眉，東漢毀於董卓，致天下之名材異產，又經無限之工作而後造成者，與草木同腐。論者謂歐人多作石室，吾國率土木構造，土木易毀，而石室難焚；實則吾國亦有石室，觀水經注猶多載之，渭水篇橋溪旁有一石室，蓋太公所居也。又漢有石室藏書，史記太史公自序索隱：「石室金匱，皆國家藏書之處，蓋亦預防兵火，而爲保存文籍垂之久遠計

也。」古代宮室，多爲圖畫；由壁畫又進而有石刻畫象，今世所傳，則有武梁祠石刻畫像及孝堂山石室畫像，古代車馬衣服之制，胥可賴以考見。

## 考工記

春秋戰國以來，工學之演進，至可驚

詫，各國之專擅一技者，至於夫人能之，而記載工學之專書，如考工記者，即成於其時，蓋古者工皆世官，以業爲氏，積其經驗，專其責成，又因地利天時人事之所重，而各地之特產以著，始則工必在官者，繼則人能爲工焉。考工記所載之工，僅三十種，「攻木之工，輪與弓廡匠車梓，攻金之工，築冶鬼栗段桃，攻皮之工，函鮑鞣韋裘，設色之工，畫績鐘筐筐，刮摩之工，玉柳雕失磬，搏埴之工，陶旋。」似未足以盡其時之工巧，觀諸子所言公輸墨翟之事，墨子魯問篇：「公輸子削竹木以爲鴿，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爲至巧。」公輸篇：「公輸盤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子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固之餘。」韓非子外儲說：「墨子爲木鳶，三年而成，晝一日而敗。」則戰國時之機械工藝異常發達，必不僅此日用之器而已也。然墨子雖精製器，仍以適用於人爲貴，墨子魯問篇：「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爲鴿也，不如

匠之爲車轄，須臾劉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爲功，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呂覽月令，履以淫巧爲戒，呂氏春秋三月紀：「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無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無悖於時，無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故秦時雖猶有能爲機械者，而學者弗道其法也。然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初接位，穿治鄠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者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柳，宮觀百官奇器珍怪藏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爲燭，度不滅者久之，」則又竭盡機巧之能事。又觀考工記所述工藝之術，可得四義，一曰分工之多，有一工而分數器者，如「梓人爲飲器，梓人爲侯，梓人爲筍簋，車人爲耒，車人爲車」之類，蓋雖同名一工，而爲飲器之梓人，與爲侯之梓人，實分工也。有一器而分數工者，如「輪人爲輪，輪人爲蓋，輿人爲車，輞人爲輞，車人爲車」之類，一車之事，數工任之也。分工愈多，則製器愈精，可以推知。一曰定名之密，古人精於起物，往往一器而細別爲多名，如「鬼氏爲鐘，兩槩謂之鈇，鈇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鈺，鈺上謂之

舞，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鐘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于上之桴謂之隧。」非若後世工人制物隨意立名，而學者多不能別也。三曰度數之精，其制一器所定度數，皆有相連之關繫，如「轂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以其廣之半，謂之式崇，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之類。綜三十官之文，言度數者居十之六七，故古器猶可考其製造之法，而秦漢以後之器物，雖有載於史傳者，反不能推明其度數，是亦可見古人之細心矣。三曰雕刻之美，雕刻各物，必窮極形似，如「梓人爲筍簋，凡搜網援噬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眠必撥爾而怒，且其匪色必似鳴矣」之類。觀其狀況刻畫之得失，可知其不得率爾從事矣。又古人治器有六法，爾雅釋器：「金謂之鑠，木謂之刻，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竹木易朽，其所刻者不傳，骨象之器亦罕見，玉器據吳氏古玉圖考所載玉敦珙角之類觀之，其刻文之精細，已難能可貴，而鑠金之法，尤爲可貴，觀今日所傳鐘鼎，其鑠之四周，咸瑣以雲雷盤屈之文，皆鑠成之後始加以刻鑠者。史

傳：「王莽篡漢無足取，而其人極有巧思，故各地人民，亦多新奇可喜之事，稱莽訪有奇技術可以攻匈奴者，待以不次之位，言便宜者以萬數，或言能度水，不用舟楫，或言不持斗糧，服食藥物，三軍不飢，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可窺匈奴，莽輒試之，取大鳥翮，爲兩翼，頭與身皆着毛，通行環紐，飛數百步墮，」可見其時之人，多有奇想，飛者既能通引環紐，飛數百步，其中必有機巧，惜未能引申研究，如今日之製飛機耳。蓋漢代崇尚工藝，少府有考工室，各地有工官，史稱孝宣之世，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足知漢人之重工藝，恒以規政俗之盛衰。

#### 四 機械之萌芽

地動儀——漢人之學，兼通天地人，故定儒者之名義，以通天地人爲標準，漢志所載天文歷譜，五行諸書，其學皆本於往古，而其書多出於漢，漢書藝文志天文二十一家，四百四十五卷，歷譜十八家，六百六卷，五行三十一家，六百五十一卷，故東漢諸儒，精於天文星算者尤衆，如楊厚受天文推步之術於父統，襄楷善天文陰陽之術，蒯欽善天文歷算之學，任文孫曉天官風星秘要，虞扶

尤明天文推步。而張衡之制，尤爲漢代一大事，後漢書張衡傳：「衡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算，爲太史令，妙盡瓊術之正，作渾天儀，著靈顯四論，言甚詳明，陽嘉元年，復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員徑八尺，令晝隆起，形似酒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向，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同時崔瑗稱之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伴造化。」蓋漢人之學，皆重實驗，稽往古之學說，因當時之風氣，遂有發明製造之專家，祇器不傳耳。

醫學——吾國醫藥之學，其源甚遠，而本草素問等

書，皆至漢始顯，漢志詳載醫經經方等書，凡四百餘卷，太史公作扁鵲倉公傳，臚舉其方術，知漢人極重藥學矣，秦不焚醫藥之書，故古書至漢俱在，俞附解剖之術，至漢末猶有能之者。史記扁鵲倉公傳：「上古之時，醫有俞附，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鑿石搗引，案杖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臟之輪，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滌洗腸胃，漱滌五臟，練精益形。」又後漢書

華佗傳：「佗精於方藥，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湯，既醉無所覺，因割破腹背，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瀉流，除去疾穢，既而縫合，敷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蓋古人精於全體之學，剖殺剖割，初非異事，與今世西法治病相同，王莽以獄囚解剖，亦此意也。世稱難經出於黃帝，歷傳至華佗，以及黃公曹元，王勃黃帝八十一難經序：「岐伯以授黃帝，黃帝歷九師以授伊尹，伊尹以授湯，湯歷六師以授太公，太公以授文王，文王歷九師以授醫和，醫和歷六師以授秦越人，秦越人始定立章句，歷九師以授華佗，華佗歷六師以授黃公，黃公以授曹元。」而漢史謂佗臨死燒其書，豈所燒者止破腹斷腸之法，而難經則先以傳於人歟？後世醫家獨祖張機，於一切病，惟特診脈處方之術，是漢代實古今醫法變遷之樞。張機之名，不見於史，疑漢時其名並不甚著，然依其法以治病，迄今獨有甚驗者，知漢人之於醫術，實積往古之經驗，而有專門之師授，初未可以厚非也。四庫書目金匱要略：「漢張機撰，機字仲景，南陽人，嘗舉孝廉，建安中，官至長沙太守，此書上卷論傷寒，中論雜病，下載其方，併療婦人，自宋以來，醫家奉為典型，與素問難經並重，得其一知半解，皆可以起死回生，則亦岐

黃之正傳，和扁之嫡嗣矣。」

算學——漢時小學兼重書算，蓋仍周代保氏教六書

九數之法，故漢人多通算學，鄭玄通九章算術，著於史傳，按九章算術，相傳周公作也，凡有九篇：方田一，粟米二，差分三，少廣四，均輸五，方程六，旁要七，盈不足八，鈞股九。天算之學，後盛於前，三國以降，算書特多，今世所傳算經十書，九章算術，魏所注也，海島海經，徽所著也。孫子算經，亦漢以後人所輯，晉有夏侯陽算經，張邱建算經，北周甄鸞撰五經算術，又注孫子算經及五曹算經，（按鸞精於步算，仕北周，為司隸校尉，漢中郡守）則自周髀及唐王孝通所撰之緝古算經外，皆此時期之人所著也。所奇者南北朝對峙，各出算學大家，北有甄鸞，南有祖沖之，先後相望，而祖氏所發明，尤為卓絕。南齊書祖沖之傳：「有巧思，又特善算，注九章，造綴述數十篇。」據茅以昇中國圓周率略史：「周三徑一之率，荒古已有其說，後漢有張衡率，魏有劉徽，吳有王蕃，各求新率，徽率之精約，已無間言，至祖沖之圓率，則精麗罕儔，千古獨絕。隋書律歷志曰：『宋末，南齊州從事史祖沖之，更開密率法，以圓徑一億為一丈，圓周盈數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七忽，胸數三丈一尺四



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六忽，正數在盈肭二限之間，密率圓徑一百一十三，周三百五十五，約率圓徑七，周二十三，此第五世紀世界最精之圓率也。其時印度僅有三·一四一六，歐人亦纔至三·一四一五五二之率，視此當有愧色，祖率自可睥睨天下矣，孰謂南朝向空談，而無研究實學者乎。」

木牛流馬——算術與製造，有密切之關係，漢魏時

人多治算術，故新奇之製作，亦相因而起，蜀志諸葛亮

傳：「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

孫盛魏氏春秋：「亮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爲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亮集載木牛流馬諸法曰：「木

牛者，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着於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也。曲者爲牛頭，雙者爲牛脚，橫者爲牛領，轉者爲牛足，覆者爲牛背，方者爲牛腹，垂者爲牛舌，曲者爲牛肋，刻者爲牛齒，立者爲牛角，細者爲牛軛，樺者爲牛輻，牛仰變輻，人行六足，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不大勞。流馬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腳孔分墨二寸，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前杠

孔去前腳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分墨一尺五分，大小與前同，後腳孔分墨去後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杠孔去後腳孔分墨二寸七分，後載剋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板方囊二枚，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脚廣二寸，厚一尺五分，形制如象，軀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三脚，杠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相傳其妻黃承彥之女，亦擅機巧。惟木牛流馬之法雖傳於世，終不爲後世所用，想其裝配必多困難，否則豈不愈於今之自動車乎。

奇器——魏志杜夔傳注：「時有扶風馬鈞，巧思絕

世，傳玄序之曰：馬先生，天下之名巧也，爲博士，居貧，乃思綾機之變，舊綾機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先生患其喪工費日，乃皆易以十二躡，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者，猶自然之成形，陰陽之無窮；居京都城內，有坡可爲囿，患無水以灌之，先生作翻車，令小兒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倍於常。其後人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也，先生受詔作之，以大木雕構，使其形若輪，平地使之，潛以水發焉，設有歌樂舞象，至



令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嶽，使木人跳丸擲劍，緣絙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春磨鬥鷄，變巧百端。先生見諸葛亮連弩，曰巧則巧矣，未盡然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又患發石車敵人之於樓邊，懸濕牛皮，中之則墮，不能連屬而至，欲作一輪，以大石數十，以機鼓輪爲常，則以斷懸石，飛擊敵城，使首尾電至，嘗試以車輪，懸瓶變數十，飛之數百步矣。」祖冲之之巧又過之。南齊書祖冲之傳：「初宋武平關中，得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巧，每行，使人於內轉之，昇明中，太祖輔政，使冲之追修古法，冲之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馬鈞以來未有也。冲之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神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此雖間世一出，未足爲普遍之徵，然即史策所傳觀之，亦可見吾國創造之能，無論何時，皆有所表現也。

渾天儀象——三國以來，學者之務實用，不獨精於算數，創製奇器已也，其於規天法地之事，亦時時推陳出新，以期致用，如王蕃陸績等之製渾天儀象，晉書天文志：「順帝時，張衡製渾天儀象，其後陸績亦造渾象，至吳時中常侍廬江王蕃善數術，傳劉洪乾象歷，依其法而制

渾象古舊渾象，以二分爲一度，凡周七尺三寸半分，張衡更制，以四分爲一度，凡周一丈四尺六寸，蕃以古制局小，星辰稠穢，衡器傷大，難可轉移，更制混象，以三分爲一度，凡周天一丈九寸五分分之三也。」

地圖——晉書裴秀傳：「以禹貢山川地名，從來久遠，久有變易，於是甄擿舊文，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藏於秘府，其序曰：制圖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地，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謂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又宋書謝莊傳：「作左氏經傳方丈圖，隨國立篇，製木爲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郡殊別，合之則宇內爲一。」按兩氏之製地圖，皆注重實際，非徒尙空談也，雖有製或不精密，且其物亦都不傳，無由考其法度，然亦可見其時有一部分之人，崇尚虛玄，猶有一部分之人殫精實學矣。

## 五 應用科學之發達

天算儀象——隋承南朝之緒，注重天文歷算之學，其歷天文漏刻視祲，各有博士及生員，唐因其制，設官益

多，故精於測算製作者，不乏其人，王孝通著緝古算經，爲後世立天玄術所本，李淳風樂令瓚等製儀象，史稱其精博，後世不能過。新唐書天文志：「星經歷法，皆出於數術之學，唐興，太史李淳風浮圖一行，尤稱精博，後世未嘗能過也。貞觀初，太宗詔淳風爲渾儀，七年，儀成，表裏三重，下據準基，狀如十字，末樹鼈足，以張四表，一曰六合儀，有天經雙規金渾緯金常規，相結合於四極之內，列二十八宿十日十二辰，經緯三百六十五度，二曰辰儀，圓徑八尺，有璿璣規月游規，列宿距度，七曜所行轉於六合之內，三曰四游儀，玄樞爲軸，以連結玉衡游筭，而貫約矩規，又玄樞北樹北辰，南距地轉，傍轉於內，玉衡在玄樞之間，而南北游，仰以觀天之辰宿，下以識器之晷度，皆用銅。開元九年，一行受詔改治新歷，率府兵曹參軍梁令瓚以木爲游儀，一行是之，請更鑄以銅鐵，十一年儀成。玄宗又詔一行與令瓚等更鑄渾天儀，圓天之象，具列宿赤道及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轉，一晝夜而天運周，外絡二輪，繼以日月，令得運行，每天西旋一周，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之七，二十九轉有餘而日月會，三百六十五轉而日周天，以木樞爲地平，令儀半在地下，晦明朔望，遲速有準，立木人二於地平上，其前一

置鼓以候刻，至一刻則自擊之，其前置鐘以候辰，亦自撞之，皆於樞中各施輪軸，鈞鍵關鎖，交錯相持。」而墨墨羅以西域人制先宅歷，瞿曇悉達譯九執術，其算法用字乘除，一舉札而成，凡至十進入前位，每空位處，恒安一點，世謂即今西法所自出，是尤唐代歷算學之特色矣。宋人之精於天算者，以沈括蘇頌爲最，括有渾儀浮漏景表三議，見宋史天文志，其景表議尤爲後世所稱，頌爲元祐間，與韓公廉創製儀象，著新儀象法要三卷，史稱其所製儀象，脗合躔度，最爲奇巧。而秦九韶著數學九章，發明立天玄一法，尤有功於算術，按四庫全書總目：「數學九章十八卷，是書分爲九類，一曰大衍，以奇零求總數，爲九類之綱，二曰天時，以步氣朔晷影及五星伏見，三曰田域，以推方圓累積，四曰測望，以推高深廣遠，五曰賦役，以均租稅力役，六曰錢穀，以權輕重出入，七曰營建，以度土功，八曰軍旅，以定行陣，九曰市易，以治交易。」雖以九章爲名，而與古九章門目迥別，蓋古法設其術，九韶則別其用耳。益以宋重算學，設校教士，故古算書多出於是時，學者因之研究精微，以故名家輩出也。又元之李治著測圓海鏡，益古演段二書，演立天元法益精，而郭守敬之學，尤爲集古今天算之大成，阮元疇人傳郭守

敬傳：「論推步之要，測與算二者而已，簡儀仰儀景符圖凡之製，前此言測候者，未之及也。堞疊招差勾股弧矢之法，前此言算造者弗能及也，先之以精測，繼之以密算，上考下求，若應準繩，垂四百年，可謂集古法之大成，爲將來人典要者矣，自三統以來，爲術者七十餘家，莫之倫比也。」其時回回之法東來，儀器算書，皆可補中土所未備，疑守敬所製，必有參取回回之法，而又加以新意者，惜其器之不書傳也。

輿地——唐人於地理之學，亦甚注重，州府三年一

造地圖，鴻臚有外國山川風土圖，唐書經籍志載，長安十道圖，開元十道圖等，當卽其時州府所上，惜其後不傳耳。高宗時許敬忠等譯西域圖志，按其卷數，當更詳於裴矩之西域圖記，而製作之法未聞。德宗時，賈耽畫隴右山南圖海內華夷圖，史載其折算及題色之法。舊唐書賈耽傳：「耽好地理學，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還者，必與之游，從容訊其山川土地之終始，是以九州之夷險，百蠻之土俗，區分指畫，備究源流。又譯成海內華夷圖及古今羣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表獻之曰：「……謹令工人畫海內華夷圖一軸，廣三丈，從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別章甫左衽，奠高山大川，縮四極於纖毫，分百羣於

作續，并撰古今羣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中國以禹貢爲首，外夷以班史發源，凡諸疏舛，悉從釐正，其古羣國題以墨，今古殊文，執習簡易。」後世圖書，分別朱墨，所由訪也，就之圖，世猶傳其撫本，而書亦不傳，今所存唐人地理書，惟李吉甫元和羣縣圖志，爲後世地志之祖，其書詳載四至八到，及開元元和戶數鄉數之比較，不獨資當時之實用，且可供後世之考證焉。宋代地志極夥，今所傳者，如太平寰宇記，元軌域記，輿地廣記等，固爲總志之要書，而羣邑地志，唐續修葺，冠以年號，前後相踵，若乾道臨安志之類，亦始於宋。後世志乘之廣，遠軼前代，以備史料，以覘文化，信而有徵，不得謂非宋人啓之也，宋人志地者，既多附圖，或曰圖經，或曰圖志，而各種地圖著於史籍者尤多，以今所傳契丹國志之圖觀之，道里準望，殊未正確，不足稱重，然齊劉豫時所刻禹跡華夷二圖，迄今猶爲中外人所稱道，王昶金石萃編禹跡圖高廣各三尺四寸二分，在西安府，葉昌熾語石：「齊阜昌之禹跡圖華夷圖開方記里雖簡，實與圖之鼻祖也。」山西稷山縣有摹本，在保真觀，石橫二尺五寸，爲方七十一，豎三尺，爲方八十一，共方五千七百五十一，每方折地百里，誌禹貢山川古今州羣，山水地名極精，阜昌圖方廣各三尺

餘，此石旁網，非得墨本，不能別其同異，至被英人稱爲十一世紀測繪術之精緻，遠過於西洋後出之圖，則宋人在地理上之成績，亦非無歷史上之價值也。元有大一統志，其中有中國各地之圖，兼有回回等地圖，每路卷首，必有地理小圖，各地至上都大都里數，一一詳載，其書凡六百冊，一千三百卷，實地誌之鉅觀，惜乎不存也。

雕板印書——吾國書籍，代有進化，由竹木帛楮，由傳寫而石刻，便民垂遠，其法夥矣，降及隋唐，著作益富，卷軸益多，讀書者亦益衆，於是雕板印書之法，即萌芽於是時焉。然隋唐之時，雕板尙未大行，故唐人書，率皆寫卷軸，而印刷成冊者，流傳甚希，雕板大興，蓋在五代，官書家刻，同時並作，度其情勢，似以蜀中刻板爲早，自唐季及五代時，時有雕板印書者；故母胎裔必就蜀中刻之，西唐周官板所刻既多，費時亦鉅，自長興至廣順，歷四朝七主二十四年乃成，可知創始之不易矣。刻板之法既興，視鈔寫爲便矣，然猶必按書雕之，不能以簡馭繁也。於是又有活字排印之法，江少虞皇朝事實類苑：「慶歷中，有布衣畢昇爲活板，其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錢唇，每字爲一印，火燒令堅，先設一鐵板於其上，以松脂蠟和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以一鐵範置鐵板上，乃密布字

印，滿鐵範爲一板，持就火煬之，藥稍鎔，則以一平板按其面，則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爲簡易，若印數千百千本，則極爲神速，常作二鐵板，一板印刷，一板已用布字，此印者纔畢，則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數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一十餘印，以備一板有重複者，不用則以紙貼之，每韻爲一貼，木格貯之，有奇字素無備者，旋刻之，以草火燒，瞬息可成。」慶歷當西曆紀元後一千〇四十餘年，距西洋人之發明，蓋先四百餘年，西人多稱其印刷術得自中國，殆即畢昇之法，惜昇之生平無可考耳。又古書多作卷軸，後始變爲單葉，宋人之書，多作蝴蝶裝，即今西書式也。

雕 塑——美術與工藝，至有聯繫，宋代繪畫極精，故其工藝亦冠絕古今，今世所傳李誠營造法式，詳載當時宮殿、戶牖、柱階、簷井、建築、雕刻、彩畫、塗墍之法，至今猶詫爲精絕，若僧懷丙詹成等絕技，世雖不傳，必由普通之精，然後有特殊之人物也。宋史方技傳：「僧懷丙，眞定人，巧思出天性，眞定構木爲浮圖十三級，勢尤孤絕，既久而中級大柱壞，欲西北傾，他匠莫能爲，懷丙度短長，別作柱，命衆工維而上，已而却衆工，以一介自從，閉戶良久，易柱下，不開斧鑿聲。」又陶宗儀輟耕

錄：「詹成者，宋高宗朝匠人，雕刻精妙無比，嘗見所造鳥籠，四面花版，皆于竹片上刻成宮觀人物山水花木禽鳥，纖悉俱備，其細若縷，而且玲瓏活動，求之二百餘年，無復此一人矣。」元代亦重工藝，經世大典，工典凡列二十二目，經世大典序錄：「工典總敘，一曰宮苑，二曰官府，三曰倉庫，四曰城郭，五曰橋梁，六曰河渠，七曰郊廟，八曰僧寺，九曰道宮，十曰廡帳，十一曰兵器，十二曰鹵簿，十三曰玉工，十四曰金工，十五曰木工，十六曰搏埴之工，十七曰石工，十八曰絲枲之工，十九曰皮工，二十曰氈罽之工，廿一日畫塑之工，廿二日諸匠，諸匠之中，畫塑尤精，繪塑佛像，特設專官提舉，畫塑之象，並以絲織之。」塑像之藝之精者，曰阿爾尼格，元史阿爾尼格傳：「尼博羅國人也，同學有爲繪畫裝塑業者，讀尺寸經，阿爾尼格一聞卽記，長善畫塑及鑄金爲像，從帝師帕克斯巴入朝，奉命修明堂針炙銅像，關高脈絡皆備，金工歎其天巧，莫不愧服，凡西京寺觀之像，多出其手，爲七寶鑲鐵法輪，車駕行幸，用以前導，原廟列聖御容，織錦爲之，圖畫弗及也。」其弟子曰劉元，亦稱絕藝，元史：「有劉元者，嘗從阿爾尼格學西天梵相，亦稱絕藝，至元中，凡兩都名利塑範金搏換爲佛像，出元手

者，神思妙合，天下稱之，搏換者，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儼然成像云。」至今燕京寺刹尚有劉元所塑像，此元代之特色也。

陶瓷——宋代有一最著之美術工藝，爲歷代所不及者，曰磁器，江西景德鎮之磁器，雖源於唐，而大著于宋眞宗之世，然宋代陶瓷之美者，尙不數景德鎮，而以定汝官哥爲最有名，藍浦景德鎮陶瓷錄：「汝窯，汝爲汴京所轄，宋以定州白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建青器窯，土細潤如銅，體有厚薄，色近雨過天青，汗水莖厚若堆脂，有銅骨無紋，銅骨釉子紋二種。」又「官窯，宋大觀政和間，汴京自置窯燒造，命官窯，土脈細潤，體薄色青，帶粉紅，濃淡不一，有蟹爪紋，紫口鐵足，大觀中，釉尙月白粉青大綠三種，政和以後，惟青分濃淡耳。」此外復有吉州、均州、磁州諸窯，及象窯、東窯、建窯、湘窯、碎器窯等，蓋自唐以來，陶瓷之業，日見發達，五代時，柴審已爲古來諸窯之冠，至於北宋諸帝，皆精研美術，士大夫復提倡品茶繪畫諸事，故陶瓷工藝，因盡美極妍，世稱宋代爲陶瓷業完成而大放光彩之時代，非虛譽也。元有浮梁磁局，專掌景德鎮磁器，世稱爲樞府窯，而民間所造者，則有宜州臨川南豐諸窯，然其成績不能超過兩宋也。



**茶鹽**——茶之興，後於鹽，而言唐之征商，多以茶鹽並舉，是二者皆唐之大商業也。古無茶字，故孟子稱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未嘗言飲茶也，茶茗之稱，始於三國，至晉而飲者猶少，新唐書陸羽傳：「羽以嗜茶，著茶經三篇，言茶之原，茶之法，茶之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時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煬突間，祀為茶神，其後尙茶成風。」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白居易琵琶行稱重利，而唐書載其時茶稅特重，然民之利可知矣。吾國自昔即知食鹽之利，其後太公管子及漢之劉涓子僅及第五琦等，皆用官專賣法，而晏則用就場征稅之法，視鹽與其他商貨相等，糶之商人，聽其所之，故鹽商之業甚盛，天下之賦，鹽利居半，而淮浙之鹽利，迄今遠過於齊魯晉蜀者，亦自晏開之焉。

**火藥**——西人之知有火器，始於一三五四年，相傳其法得自東方，蓋吾國久有火藥，如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引物原，軒轅作炮，呂望作銃，魏馬鈞製炮仗，隋煬帝益以火藥雜戲，至宋而以火藥製炮為戰具，趙翼陔餘叢考：「宋史虞允文采石之戰，發霹靂，以紙為之，實以石灰硫磺，投水中，而火自水跳出，紙裂而石灰散為烟霧，昧其

人馬，遂敗之。」又魏勝創炮車，施火石，可二百步，其火藥用硝石硫磺柳炭為之，此近代用火具之始。蒙古得回人製造大炮，其法益精，元史工藝傳：「伊斯瑪音，回氏，西藏實喇人也，善造炮，至元八年，與阿喇卜丹至京師，十年，從國兵攻襄陽不下，伊斯瑪音相地勢，置砲於城東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機發，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陷，入地七尺，宋安撫呂文煥懼，以城降，十一年，以疾卒，子本布襲職，時國兵渡江，宋兵陳於南岸，擁舟師迎戰，本布於北岸豎砲以擊之，舟悉沉沒，後每戰用之，皆有功」。元代與歐洲常通使命，故其法流傳彼土，而開後來火器大興之局。

**磁針盤**——西人之製航海磁針盤，始於一三〇二年，其法尤後於吾國，我國歷史相傳，自古已有指南車，其用磁針與否，雖未能定，惟宋人著述，恒稱磁石指南之事。其時海商多用指南針以定方向，固早於歐人也，夏德（F. Hirth）中國古代史考我國用指南針之事甚詳，謂中國之知有磁針，固在最古時代，其用以航海，則由阿刺伯人之發見，然其所舉例證，第以沈括為杭州人推之，括之祖籍杭州，然括固常居鎮江，未可以此為斷也。

**木綿**——宋元之間，工商發達，而以木綿織布，亦



以其時始盛行於各地，邱潛《大學衍義補》：「漢唐之世，木綿雖入貢中國，未有其種，民未以為服，宋元間傳其間，關陝閩廣首得其利，蓋閩廣海船通商，關陝接壤西域故也。元代特設專官，提舉木綿，責民歲輸十萬匹，觀其地域，當以浙東江東江西湖廣福建為產棉最多之區，或其地初未有棉，惟以氣煖宜種，故設官以教民耳。」輟耕錄載黃道婆自崖州來松江，始教民以紡績，知元初江蘇各地織棉之業，尙未大盛也。

水利漕運——吾國各地河流，自禹貢以來，多有遷徙，而黃河之潰決，遷徙為最劇，自周漢以迄元明，黃河決溢之事，無慮百數，要其大者，周定王五年一徙，王莽始建國三年再徙，宋仁宗廣歷八年三徙，金章宗明昌五年四徙，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五徙。自宋以前其患疏，自宋以後其患數，降及明代，全河注於一淮，而治淮之工程，幾為全國一大事，治河之法，惟以堰石為務，東南之人，受其害者數百年，至清咸豐五年，河決銅瓦廂，由大清河入海，東南始無河患。宋都大梁，特汴河為運道，以黃河惠民河廣濟河輔之，靖康以來，南北分立，河淮之間，墟為戰場，故無取其交通也，元明都燕，以北方控制東南，聚南方之金帛粟米，供給北方之政府，而漕運乃為國之大

事，至元二十六年開會通河，二十九年開通惠河，而江淮之粟，直達燕都，明代復修會通河，運道益便。蓋自隋楊開通濟永濟二渠，雖已使南北之舟可以直達，然其運道迂遠，自修武至館陶，皆偏於西方，而臨清東昌以南之路未通也，自元明開此一途，而南北之運河，始聯絡而成一綫，論者徒謂隋楊開掘運河，蓋未詳其始末也。漕運之道，即通商之路，運河開通，商業自因之發達，觀元代商賈多造大船以運貨物，即可推見其概。

蠶桑——我國蠶桑，自上古迄成周，猶為獨占時期，七國紛爭，秦既統一，於是養蠶之智識技能，遂傳至高麗，後更傳入於日本，漢武帝雄才大略，疏通西域，絹帛乃輸出中央亞細亞波斯及印度等地。厥後由三國而六朝，戰事頻興，交通漸便，西史稱第六世紀有二僧人名聶斯托利安 (Nestorian) 與孟克 (Munk) 者，久寄居於中國，且飽學育蠶之術，私盜蠶種，匿藏於竹杖杖中，狀如進香遊客，遡返歐洲，我國蠶業遂輾轉傳至於西歐。六朝既畢，唐代隋興，首倡農桑並重，規定制度，復下詔獎勵蠶桑，每田一畝，須植二株，貞觀隆治，皇后親蠶。宋太祖興，曾詔官吏諭民，有墾荒植桑，禁止伐採之命，世宗復頒農桑輯要一書，以興絲織，仁宗且命刊行蠶桑圖

說，分散民間，此實為我國蠶業之鼎盛時代也。

### 六 歐洲科學之輸入

奧圖——元與西人交通，已知所謂地球，元史天文志世祖至元四年，扎馬魯丁造西域儀象，其制以木為圓球，七分為水，其色綠，三分為土地，其色白，畫江河湖海脈絡貫串於其中，畫作小方井，以計幅員之廣袤，道里之遠近。而元明間人，猶未究心於地理，至利瑪竇等來而後知有五大洲居於天中之說。艾儒略著職方外紀，繪圖立說，是為吾國之有五洲萬國地誌之始，而清康熙中，各教士測繪全國輿圖，尤有功於吾國焉。

天文儀象——利瑪竇等之來我國，一以傳西方之宗教，一以傳西方之學術，既貢地誌時鐘，兼自述其製器觀象之能，明其不徒特傳教為主也。然利氏譯書教學，初未大用，洎明季因歷法之舛，召用其徒，而歷算之學始興，滿清因之，遂用新法所製之歷，曰時顯歷，而湯若望南懷仁等，均授官掌歷，雖經吳明煊楊光先等攻訐，嘗敗西法，仍用大統歷，然其推測至精，中法及回回法均所不及，故其後仍用時憲歷，一依西法行之，迄於清末焉。測候天象，必資儀器，明代欽天監所用儀器，多沿元舊，徐

光啓修歷，首請造器，計有限儀六，紀限儀三，平懸渾儀三，交食儀一，列宿經緯天球一，萬國經緯地球一，平面日晷三，轉盤星球三，候時鐘三，望遠鏡三，報允，湯若望續成之，清初，復命南懷仁製天體儀，黃道經緯儀，赤道經緯儀，地平經儀，地平緯儀，紀限儀，造成，將製法用法繪圖立說，名新製靈台儀象志，以是清之製歷，所以測驗精密而分秒無差者，特此也，其後又製有儀器多種，蓋清代諸帝，祇聞西人之學說，亦究心於歷算天文之學，故突世製作，不厭求詳，其為德國掠取而復送回者，即觀象台所陳，南懷仁等所製諸器也。

奇器圖說——明季西教士攜至中國書籍至多，所譯述亦至夥，明西洋人鄧玉函所述奇器圖說，則力藝學之權輿也。四庫全書提要：「諸器圖說，明王徵撰，徵南陽人，天啓壬戌進士，官揚州府推官，嘗從玉函口譯西洋奇器之法，譯為是書，其術能以小力運大，故名曰重，又謂之力藝，大旨謂天地生物，有數有度有重，數為算法，度為測量，重則即此力藝之學，皆相資而成，故先論重之本體，以明立法之所以然，凡六十一條，次論各色器具之法，凡九十二條，次起重引重等圖，圖皆有說，而於農器水法，尤為詳備。徐光啓嘗欲因其法以興農田水利。按四

庫全書提要：「農政全書六十卷，明徐光啓撰，總括農家諸書，衷爲一集，備錄南北形勢，兼及灌溉器用諸圖譜，後六卷則爲泰西水法也。」

本草綱目——世譏明人之學多空疏，實亦不可概論，如李時珍之著本草綱目是也。明史方技傳：「李時珍字東璧，廬州人，好讀醫書，醫學本草，自神農傳世，止三百六十五種，梁陶弘景所增亦如之，唐蘇恭增一百一十四種，宋劉翰文增一百二十種，至掌禹錫唐慎微輩，先後增補，合一千五百五十八種，時稱大備，然品類既繁，名稱多雜，或一物而析爲二三，或二物而混爲一品，時珍病之，乃窮搜博採，芟煩補闕，歷三十年，閱書八百餘家，藥三易而成書，曰本草綱目，增藥三百七十四種，釐爲一十六部，合成五十二卷，首標正名爲綱，餘各附釋爲目，次以集解註其出產形色，又次以氣味主治附方，書成，將上之朝，時珍遽卒，未幾神宗詔修國史，購四方書籍，其子建元以父遺表及是書來獻，天子嘉之，命刊行天下，自是士大夫家有其書。」

天工開物——丁文江重印天工開物記：「宋應星，字長庚，江西奉新縣北鄉人，崇禎七年，任分宜教諭，著天工開物，十年，刊行，書計十八卷九冊，凡食物被服用

器以及冶金製器丹漆珠玉之原料工作，無不具備，說明之外，各附以圖，三百年前，言工業天產之書，如此其詳且明者，世界之中，無與比倫。」

物理小識——錢嘉淦明末理學闡微：「當有明末造，愛新覺羅氏興於滿洲，國家運命，危在旦夕，山林隱逸者流，抱殘守缺，從事著述，而理學亦起於此時，至崇禎十六年，即西歷千六百四十三年，適彼理學界之雙明星意大利利（Galileo）逝，而英人奈端（Newton）生之翌年，有密山愚者方以智著物理小識六卷，公諸世，大別爲十五門（天歷、風雷、雨暘、地理、占候、人身、醫藥、飲食、衣服、金石、器用、草木、鳥獸、鬼神、方術、異事），搜羅甚廣，時有精義。」今中國若後於現世界文明數世紀，而當奈端之前已有此著，誠可引以自資者矣。

火器——丁世之亂，亦無人推演其緒，以利民生，惟製造火器一事，小試於明，後遂爲滿清屠殺漢人之具，亦可慨矣，明初得交趾砲法，始創神機營，比補荷二國人東來，遂有所謂佛郎機、紅夷等，啓禎間，屢命教士製造銃砲，而用之不得其人，轉以資敵。清之興也，以砲之力，其法蓋傳自明人，清通考：「太宗天聰五年，紅衣大

砲成，欽定名鑄曰天祐助威大將軍，總兵官額爾修養性督造。」先是未備火器，造砲自是始，其年征明，久圍大凌河而功以成，用大將軍力也，自後師行必攜之，及康熙中，迭命南懷仁製造大砲，遂平各地。

陶器——明代工藝之盛有軼於前代者數事，陶器其一也，江西景德鎮之瓷器，莫盛於明，以諸帝之年號名其窯，而一朝有一朝之特色，南林隨筆：「景德鎮所造，永樂尙厚，成化尙薄，宣德青尙淡，嘉靖青尙濃，成青未若宣青，宣彩未若成彩。宣德祭紅以西紅寶石末入，坳凸厚如堆脂。」朱璣陶說：「宣德選料製料，畫器題款，無一不精，此明窯極盛時也。」宜興陶器，亦始於明，吳騫陽羨名陶錄：「今吳中較茶者，壺必言宜興瓷，云始萬歷間大朝山寺僧，傳供春，供春者，吳氏小史也，至時大彬以盛。」其器雅淡質素，與景德瓷以濃彩勝者不同，蓋明人講求服用，務極風雅，故工藝因之以興也。

漆器銅器——明代之漆器，亦多古所未有，方以智物理小識：「漆器永樂果園廠製最精，有剔紅、填漆、倭漆、戩金、螺鈿諸種，近徽吳氏漆絹胎鹿角灰磨者，螺鈿用金銀粒雜蚌片成花，皆絕古未有者。」又宣德中以銅鑄鼎彝爐鬲等，是為宣德爐，其材料多選各國各地絕精之物

為之，如暹羅國風磨銅，天方國礦等，三佛齊國紫石，渤泥國胭脂石，琉球國安瀾砂，及辰州硃砂，雲南棋子等，每銅一斤，煉十二次，僅存銅精四兩，光色煥發，又以赤金水銀等物塗而熏之，故與尋常銅器迥異，是皆明代工藝美術之特色也。

報恩寺塔——建於南京，九級八面，咸覆以五色琉璃瓦，建築經二十九年始成，為中外人士所艷稱。張岱陶庵夢憶：「中國之大古董，永樂之大窯器，則報恩塔是也，成於永樂初年，塔上下金剛佛像象千百億，金身一，金身琉璃磚十數塊湊成之，其衣摺不爽分，其面目不爽毫，其鬚眉不爽忽，門窗合縫，信屬鬼工，開燒成時，具三塔相，成其一，埋其二，編號識之，今塔上損磚一塊，以字號報工部，發一磚補之，如生成焉，夜必燈，歲費油若干斛，天日高齊，霏霏靄靄，搖搖曳曳，有光怪出其上，如香烟繚繞，半日方散，永樂時，海外夷蠻重譯至者，百有餘國，見報恩塔必頂禮讚歎而去，謂四大部洲所無也。」又北平宮殿及曲阜孔顏諸廟雕刻石柱，咸精深華美，至今猶存，可以推見明之注重工藝矣。

譯書與游學——譯書之事，盛於明季，清初譯者漸少，穆尼閣之天眞步原，蔣友仁之地球圖說，無大影響於

學者也。道光中，海疆事棘，學者欲通知四裔之事，始競編譯地誌，若海國圖誌、瀛環志略、朔方備乘等書，皆雜採諸書爲之，非專譯也；咸豐中，海寧李善蘭客上海，與英人艾約瑟、偉烈亞力等游，譯述重學幾何微積等書，於是譯事復興。同治初，總理衙門設同文館，並設印書處，以印譯籍，又於上海敬業書院，建方言館，教西語西學，專以譯述爲事，甲午以後，學者多學日語，以譯日本所著譯之書，然譯筆能達信達雅三者之條件，實以候官嚴復之譯西籍爲稱首。與譯事並興者爲印刷術，鉛印石印之類，皆興於同光間，中國舊籍亦資以廣爲傳播，又進而有銅版玻璃版之類，影印書畫，不下真跡，實爲文化之利器焉。近世輸入西方之文明，自譯書外，以游學爲一大導線，初各國訂約，未有及游學者，同治七年，志剛孫家毅等使美，訂中美續約，始立專款，曾國藩、李鴻章等，遂議遣幼童出洋肄業，初次率領學生赴美，爲刑部主事陳蘭彬，江蘇同知容闈，學生抵美，多在哈佛各校肄業，其後沈葆楨督辦福州船政局，又請巡派生徒出洋學藝，此游學之第一時期也。甲午以後，游學之風復盛，人取速成，不求深造，官私學生，多往日本游學，利祿之途大開，人人以出洋爲獵官之捷徑，留日學生多至數萬，是爲游學之第二時

期也。其時留學歐美者，雖不乏其人，究不迫日本之多，故其灌輸西洋文化，較之由日本間接而知者，勢反有所不敵，殆由退還庚款，留美之風始加盛焉。

機械——中國近世之事變，原因非一，其最大之一

因，則歐美之發明機械也，蓋自雅片之戰，天津北京聯軍之役，香機械以成之，咸同之交，吾國深識之士，知世局既變，不可墨守故技而不之變，故以仿製機械爲主要之圖，而五千閉關自守之國，乃崛起與世界日新焉。仿製機械，始於曾國藩，清稗類鈔：「無錫徐壽，專究格物致知之學，曾文正公檄委創機器局於安慶，同治丙寅三月，造木質輪船一艘，長五十餘尺，每小時能行二十餘里，文正錫名黃鵠，李鴻章繼之，創辦江南製造局於上海之高昌廟，設有汽爐廠、機器廠、熟鐵廠、洋槍廠、木工廠、鑄銅鐵廠，造成大小機器三十餘座，先後鑄造槍砲、炸彈、鋼料、銅元、輪船、鍋爐、機器等。同時南京天津亦設立機器局，製造洋槍砲架，兼造大小輪船，福建則由沈葆楨於馬尾設立船政局，聘訂法員日意格德克碑爲正副監督，並法員匠數十人以爲導，同治八年，第一號萬年青輪船造成，十二年，華匠徒於製造之技術能悟會，遂於是年遷散洋員匠回國，計九年之間，成大小兵商輪船十五號，洋人



所經理全成十二號，餘三號則皆華人完成之，後此續製各船，截至光緒三十三年，共成船四十號。其時學者如徐壽、華蘅芳及壽子建寅等，皆殫心研究，具有成效。光緒初，山東設立機器局，建寅實主其事，朝鮮之變法，且遣人至天津學造器械焉。通商之始，各國輪船船廠至，吾國航業之利，幾盡爲所奪，於是議者思倡行商船，同治十一年，始設局招股，購置輪船，光緒二年收買美國廣昌公司船隻，其業始盛，迄今數十年，招商局船凡三十一艘，載重六萬六千餘噸，資本八百四十萬，爲吾國航業公司之巨擘，其內河商輪，亦年有增設，民國五年，統計各省內河輪船凡一千零七十七艘，載重七萬餘噸，較之咸同以前，航行江海專恃帆船者，其敏鈍霄壤矣，然較諸日本英國商輪，則不免相形見絀矣。歐戰以來，各國商船缺乏，製造亦有所不及，美國航務部乃向吾國船廠定造四艘，其大者至一萬四千餘噸，製造家詫爲未有焉。

電機——次於船舶者爲電機，同治十二年，日本觀觀台灣，沈葆楨奏請設立電報，以利軍備，事寢不行，光緒五年，李鴻章於大沽北塘海口砲台設線以達天津，極言其便，翌年，遂試設南北兩洋電線，初由官辦，光緒八年，改歸商辦，絡續展設水陸各線，遍及南北各省，以逮

新疆蒙古，總計線路十餘萬里，光緒八年，清廷議收電報爲國有，嗣因商情不協，允各股商悉仍其舊，而爲商股官辦之局。舊傳江慎修能爲傳聲機，而其法不傳，清稗類鈔：「江慎修永州人，嘗置一竹筒，中用玻璃爲蓋，有鑰開之，開則向筒說數千言，言畢即閉，傳千里內，人開筒側耳，其音宛在，如面談也，過千里，則音漸散不全，」慎修乾隆壬午年卒，則其法發明之時，尙在留聲機電話之前也。通商以後，海上始有電話機，光緒末年，各省競設電話局，民國初年，設京津長途電話，近又遍設各省，傳達消息，日捷於前矣。電之爲用極廣，電話電報之外，電燈電車之屬，皆興於光緒中，清稗類鈔：「電燈始於光緒中葉，創辦者爲西人德里，創議之初，華人聞者以爲奇事，一時譁諺紛傳，謂將遭雷擊，人心洶洶，不可抑制，當道患其滋事，函請西官禁止，後以試辦無害，其禁乃開，又滬上通行電車始於光緒戊申，始自上海，繼則及於各地，電氣事業，殆有方興未艾之勢，然自外國觀之，則其程度較日本猶遠遜焉。近年海陸軍多用無線電機，上海之真如及廣州、天津、南京等處，均設有無線電收發報，以通消息，無線電收音機之裝置，且遍及全國焉，異時無線電信，當代有線者而日興矣。



## 鐵路

光緒二年，英商自上海租界造鐵路達吳淞，行駛火車，是為外人侵我路權之始，江督沈葆楨且以二十八萬五千兩購其路而毀之，蓋其時輿論，不僅以為損失主權，且於鐵路火車特具一深惡痛絕之意，故不惜重資，以求消毀其萌芽也，其後外患日亟，思造鐵路以助軍用，而開平煤礦之鐵路，遂為全國鐵路之嚆矢，中國鐵路史：「光緒四年，美國留學生唐景聲請於直督李鴻章，創辦唐山開平煤礦，聘英人全達為技師長，築鐵路以便運輸，初用馬車，繼改用小機關車，光緒十二年改築，軌廣四尺八寸半，為中國鐵路軌道定例。光緒十五年，張之洞奏辦蘆漢鐵路，雖定議而未實行，總計甲午以前，中國鐵路僅成榆關內外七百零五里，中日戰後，朝野上下，始知築造鐵路為刻不容緩之事，遂設鐵道總公司於上海，先造蘆漢幹路，次及蘇滬粵漢等，於是借款購料，一切仰給於外人，而各國爭我路權者靡起，光緒二十九年商部奏定鐵路簡章，以獎獎勵華商抑制洋股為主，各省紳民乃議自辦鐵路，潮汕、滇川、常辰、江西、江蘇、福建、浙江、安徽分省自築之路，同時均見於奏報，而粵漢京漢，亦次第借款贖回，然各省自辦鐵路，多鮮實力，其成者僅潮汕浙甯數路，而其材料機器，仍須購之國外，無完全自辦

之路也。辛亥革命，起於鐵路國有之議，而民國成立以後，商辦鐵路，次第收為國有，蓋民力不充，仍不能不資外力也。鐵路附設學校，以唐山工業專門學校為最著，而製造廠亦以唐山為巨，據民三京奉鐵路報告，唐山廠自造機平轉車盤、車頂澆樑、汽機、起重機等、並代道清京張吉長各路造車輛汽筒鍋爐等，凡數千具，是則機械工業進步之徵也。

採礦——吾國採礦，多恃人工，其用機械開採化

鍊，亦自同光開始，開平之煤，漠河之金，大冶之鐵，萍鄉之煤，為世所詭稱。據漢冶萍公司紀略：「光緒十六年，張文襄公督鄂，創辦漢陽鐵廠，採鍊大冶之鐵，大冶鐵礦，據英倫鋼鐵會史載德化驗之報告，為世界不多觀之佳礦，就浮面之鐵測算，每年採一百萬噸，足供百年，光緒二十二年，盛宣懷接辦，於萍鄉發現一大煤田，其面積長三十里，寬十里，技師賴倫言，每年採取百萬噸，可繼五百餘年」。而山西全省煤之儲量，據同治九年德國地質學者李希霍芬 Von Richtshofen 之調查，以現在煤之消費率，足供全世界一千三百年之用。此外如河南之煤鐵，四川雲南之銅錫，湖南之銻，延長之石油，亦相繼而以西法開採，其沿鐵道之礦，多為外人攫取，若撫順淄川各地之

煤，更無論矣。

## 七 科學之普及

交通——我國運輸機關，自民元以來，漸形發達，全國已成鐵路，據廿三年統計，約一萬八千公里，其中中國有鐵道約長一萬二千餘公里，佔全國鐵道長度三分之二以上，民營鐵道約二千四百公里，外人承辦之鐵道均為三百餘公里，合佔全國鐵道長度百分之三十。廿四年度粵漢隴海浙贛同蒲等路新築路線共長約一千七百公里，綜計不足二萬公里。商船之總噸數，近年雖已增至四十萬噸，然與日本相較，僅及十分之一，且乏巨型海船，國外貿易，全恃他國之船隻，廿六年招商局雖有新造四海輪航行呂宋南洋一帶，又受戰事影響而售之於外商。公路近年發達頗速，廿四年統計，全國已有九萬公里可通汽車，內廣東一萬一千餘公里，佔全國第一位，次為山東江西，各五千餘公里，其他長二三千公里者，佔全國省份半數以上；中日戰爭以來，西南交通急遽發展，如滇防公路，甘陝川康公路，以及新疆國道，形成西南交通網，極有利於軍事及民運焉。我國汽車，據廿三年度統計，全國共有五萬輛，曩年漢陽兵工廠曾自製有十二輛，近則非舶來品不可

矣。我國民用航空，有中國、歐亞、西南三公司，航路已有一萬二千餘公里，飛機及技術，雖多藉美法德等國之合作，然主權尚操諸吾政府之手。他如電信事業，則已遍設全國各省，幾無遠而勿屆焉。

郵政——中國舊時官府文書，皆由驛站軍台傳遞，民間書信，唯海運繁盛之省，有民信局經理之，至於僻壤下邑，內陸縣境，通寄書信，非倩旅客攜帶，即須專雇郵差，極為不便，自中外通商而後，商埠皆設外國郵局，同光之間，我國乃委託稅務司管理，是為稅務司兼辦外國郵遞之始，亦即我暫委總稅務司兼辦郵政之權輿，光緒四年，北平天津烟台牛莊上海等五處始仿辦郵政，以英人赫德董其事，後各通商口岸設局試辦，逐漸推廣，至光緒二十一年，張之洞奏請設立郵政專局，清廷下議後照准，是為我國有郵局之始基，二十五年正月設總局於北平，置分局於各省，以次擴充，內地於是亦有郵政局之設，逮光緒三十拾二年郵傳部成立，設郵政司，掌管全國郵政，民國肇興，郵傳部改為交通部，設郵政總局，規定每省為一郵務區，全國合計二十六區，稱郵政管理局，復按郵務之繁簡而有一二三等之分別，其分設各城鎮者，曰支局，其次於支局者曰代辦所，其未設代辦所而為郵路所經，則間置信

箱；郵路之大別凡四，即火車郵路、輪船郵路、民船郵路、郵差郵路是也。光緒二十二年加入華盛頓及羅馬萬國郵會之議，民國三年，該會得在班都馬特里承認中國加入。近年以來，郵政之管理，益見周密，且兼辦郵政匯兌儲金，而郵路更增航空一途，視前益較便捷矣。

動力——甲午以前，官辦局廠之用機械者雖多，而

商民之創辦公司，經營製造者，尙未大盛，自中日條約明訂裝運機器進口，任便從事各項工藝製造之後，於是土貨益爲洋貨所制，而商民始知自奮，紡織、印刷、釀造、陶瓷、紙造革、茶、糖、澱粉、玻璃、肥皂、火柴、水泥之類，靡不購機設廠，競師西法，以民國三年農商統計表觀之，各省工廠用原動力者，凡三百五十九廠，蒸汽機三百五十七具，電機三百三十二具，其他機關四百七十六具。又據二十三年統計：全國電廠四百六十餘家，發電容量四十八萬瓩（即六十四萬匹馬力，內二十萬匹馬力係上海電力公司所有），全國工商業代表紗廠共一百三十三家，紗錠總數五百二十萬枚，動力布機四萬三千餘架（內百分之四十四爲英日商所有）全國絲廠共二百餘家，車數六萬餘部，雖較之他國尙屬幼稚，而四十年間，由手工業而日趨機械工業，是實科學上之一大進步也。機械工業之興，不

過數十年耳，其歷史可分爲四時期，一曰官督商辦時代，此時代爲洋式工業萌芽期，自同治初年至光緒二十年，約三十年間。二曰外人企業時代，此時代自日清講和條約結束後，至商部設立，約九年間。三曰利權收回時代，自光緒二十九年至民國元年，約八年間，因日俄戰爭之影響而奮然自覺之結果。四曰國貨維持時代，自民元至現在。

#### 農業

——我國自古以農立國，故自民元有農商部以

來，即於全國各省縣遍設農事試驗場，以求改良農業，增加生產，其推行之結果，關於林業者，如提倡造林運動，利用荒山荒地，獎勵種植，雖未達無山不林之目的，然已非復往昔之概矣，觀林業副產之桐油，居出口貨之第一位，即可知矣，（廿四年度桐油輸出達四千萬元之鉅），惜乎東省陷，我國最大之林區失，以致木材仍爲大宗之進口（近年輸入三千萬元）。墾務經南通張謇之規劃，淮北與長蘆之區，墾墾兼施，早已著有成效，益以近年之努力，全國荒地已漸見減少。而農產品如棉花產量，且已增至一千三百萬担，（廿二年至廿四年平均）雖品質較次於印美之棉，入超之平均數比全國產量增百分之十五，（廿四年進口總值約四千萬元）尙有待於改進也。水果改良，以天津雅梨，北京葡萄，烟台蘋果，奉化水蜜桃等最著成

績，然猶不免漏卮者，實以儲藏、運輸、統制上之不得其宜耳。我國茶葉產額約五百餘萬担，每年輸出約在百萬担左右，價值三千萬元，此經茶業之改進與檢驗，在國外已有鞏固之立場。大豆向為我國出品大宗，東省大豆輸出，亦賴以抵償我國食糧入超之大部分，而今已非昔比。漁業經當局之指導，淡水養殖及漁業合作已見增加，惟外海漁業之發展，與航業及海軍，均有連帶關係，顯見不振，故民廿四，漁介海產進口，幾及二千萬元。蠶業為我國農村唯一之副業，年產絲繭值一萬萬元，在技術上如蠶種統制，合作指導，已具顯著之成效，以歐美絲價之低落與夫日絲之傾銷，人造絲之崛起，出口遂降至第三位，（廿四年度我國生絲輸出三千五百萬元）然柞蠶絲除織綢外，為飛機羽翼之材料，因歐洲軍興故，近年需要大增，出口會達二千萬元。其他如鷄蜂乳牛，尚在提倡時期，無足稱述，而西北各省為游牧區域，民以畜牧為生，所產羊毛年約六十萬担，駱駝毛十萬担，廿四年出口共值四千萬元，是為我毛織業之根本區。

氣象——我國氣象事業，民元以來，北京有中央觀象台之設立，分為天文與氣象二科，民二南通張謇在軍山規劃設立氣象台，以應農墾之需要，民三農商部通咨各省

農林機關分設氣象測候所二十六處，是為全國農業氣象之始，惜乎限於經費，未能久立，迨國府定都南京後，對於氣象，尤為重視，全國各大學農林機關，大部有測候所之設立。近年松江佘山設有天文台，泰山日觀峯及東沙島新設氣象台，而以南京中央研究院在鼓樓設立之氣象研究所，規模為全國之冠。外人在我國辦理觀象之工作，遠在六十年前，耶穌會教士之創立上海徐家匯觀象台，其次則為光緒二十四年德人設立之青島氣象台（民十三已接歸國有），英人之在香港設立皇家氣象台是也。觀象工作，除與世界各大天文台聯絡進行外，關於氣象之報告，如天氣預告，最有關於航商，而以徐匯觀象台最著勳績，其次如長期預報，作中國雨量與世界氣候之研究，高空測驗，供航空之利用，雨量統計，以研究水旱調節問題，日光輻射，以研究太陽輻射能力與氣候之變化。

醫藥——中醫舊法歷時既久，代有名家，故能深得國人之信仰，自具有科學上之價值也。而國藥復經東西學者之化驗，亦已有多種醫療上之新發見，例如南滿醫科大學教授久保田曾由漢藥之漢防已提出 *Zhomonenn* 藥品，可療風濕病，並發現海人草可治蛔蟲病，由樟木中提出之 *Zovonal* 及 *Mibunol* 可治淋病，由遠志根及車前子得糖

管類品可治咳嗽，至於由麻黃所得麻黃素，已盡人皆知，無庸贅述。宣統三年，南京之司徒特醫師 (Stuart) 經悉心研究，著有中國之植物藥類，對中藥亦推崇備至，特國醫沿用舊法，不思改進，以致醫學落後耳。嘉慶八年時，東印度公司之皮耳 (Pearson) 攜牛痘苗由印度至廣東，是為新醫學輸入我國之初期。其後教會醫士相繼來華設立醫院學校，雖多係單獨進行，缺少合作之精神，然漸能推行民間，康熙三十一年哲別倫 (Gerhion) 及比利亞 (Peyra) 兩天主教士且曾以金雞納皮煎劑醫愈康熙皇帝久治無效之瘧病。宣統二年，東三省肺疫大流行，染疫死者幾六萬人，政府與人民耗費達二千萬元，我國新醫學羣起切實防治，將此劇烈流行病於三閱月之內撲滅止熄，而為舉世所稱道，此實中國舉辦防疫之起點，樹立公共衛生之基礎，亦即新醫學輸入之第二期。民十六國府設立衛生部（今改衛生署）後，全國衛生行政方有具體之規劃，設立醫療研究及醫學教育機關多所，現今全國醫師登記者已達九千人，未登記者約六千人，民廿一中華醫學會成立，融英美日德各派醫師於一爐，頗能予國家以助力，由此觀之，中國之醫學，似已進入復興之路矣。

地質與考古——我國各門科學研究事業，以目下

論，最擅時譽者，當首推地質學，以北平地質調查所為中心之地質學研究，得中央研究院兩廣及各省地質調查所之合作，於測製全國地質圖、調查礦產岩石、研究地震諸般工作，於學理上應用上均有表現，而「北京人」之發表，尤為希世之寶，於追尋人類祖先得一新枝，貢獻甚大，廬山冰積層之發表，亦地質研究之結晶也。近年各學術機關對於人種學民族學之研究，頗為努力，考察團之派往海南及滇黔各省腹地從事人種之實地測量調查者，時有所聞。考古學則已有相當成績，河南仰韶文化之定奪，周口店先史期石器之尋獲，安陽殷墟之發掘皆是也。

生物學——我國近代植物學之發達，當始於各大學與高等師範學校之教授生物學課程，而躬行萬里，不避艱險，作標本之採集，則以北京大學教授鍾觀光開風氣之先，民十一以後，中國科學社成立生物研究所，於胡先驕陳煥鋪領導之下，對於植物分類學形態學生理學等之研究，貢獻殊多，兩氏並著有中國植物圖譜，社員秦仁昌亦有中國蕨類植物圖譜，均屬學術專著。民十七復成立北平靜生生物調查所，與全國各大學對於植物之採集研究，益見努力，近年並組織有中國植物學會，有中國植物學雜誌之創辦，而南京總理陵園紀念植物園江西廬山森林植物園



之創設，更有助於植物學之發展也。

中國之有動物學研究所，亦自中國科學社始，時爲東南大學教授秉志所主辦，一時倡導各社員團體至各地採集及發行研究刊物與國內外交換者，風起雲湧，動物學之研究工作，乃爲世所重視，民十七復有中央研究院之自然歷史博物館（民廿二改爲動植物研究所）設於南京，民十八北平研究院亦有動物研究所，民十九四川巴縣北碚又設中國西部科學院，其工作皆學理與應用並重，成績亦斐然可觀也。民廿二上海市教育局創設市立動物園，是爲我國動物園之嚆矢，其規模雖未足稱宏，普通之動物均能購備，遊人亦日達萬人以上，足見此事業爲國人所重視。中國植物學會成立雖未久，皆爲各專家所集合而負有專門研究之使命者。

應用動物學以昆蟲學爲主體，最先研究者有秉志、鄒樹文、張歸農、張海珊、胡經甫、費耕雨等，民十蘇省棉蟲爲害甚烈，乃聘美人吳偉士（Woodworth）辦理江蘇省昆蟲局以防治之，十餘年來，昆蟲學之發展頗速，凡各省農林專校農林局以及各大學生物系與各處生物研究所等附有昆蟲研究或推廣之組織者，大小不下二十餘處，刊物有浙江昆蟲局之年報廣東樹德會之昆蟲問題等，吳經甫博

士之中國昆蟲名錄，凡一萬八千種，實爲調查中國昆蟲工作之津梁，而汪仲毅之中國昆蟲索引，尤其偉之昆蟲學大綱，對於考查國內文獻，亦多裨助；中央農業實驗所曾試得多種有效之殺蟲劑及用具，不亞於外貨，可稱研治昆蟲之佳果。

物理化學——我國之研究物理學者，首以李耀邦之研究電子，胡剛復之研究X光與光電子，顏任光之研究氣體游子爲始，自中央及北平研究院成立，兩院均有物理研究所之設立，於丁燮林李書華主持之下，研究物理學之風氣，爲之蓬勃一時，同時各大學亦專設物理系課程，尤以清清大學之專題研究，最著成績。以言研究結果者，則有吳有訓之X線散射，趙忠堯之硬R線吸收，陳茂康之短波無線電，班威廉之熱磁效應，薩本棟之三相電路，丁燮林之摩擦生電，周培源之磁性理論，雁月飛之重力加速度測定，謝玉銘之電絕緣體，施公島之球面聲波等，皆其羣萃大者，其他學者之研究論文，多發表於國外物理學雜誌。民廿一中國物理學會曾受國立編譯館之委託，審查物理學之名詞。

中國自古有鍊丹術（Alchemy），堪視爲化學之原始形式，至明清兩代，化學工藝突飛猛晉，尤以陶業一項，



執世界之牛耳凡五百年，十九世紀中，西方化學之入中國，實始於同文館時代，學者徐壽徐建寅合譯，傅蘭雅之化學鑑原及續編，化學分原，化學考質等，在我國化學發達史上，頗占重要地位，民三中國科學社之任鴻雋王瑾等創始發行化學論文專刊，極引起學者之興趣，各大學亦紛設化學系，而以一九一五年美國洛氏基金團承辦之協和醫學院為我國辦理化學教育之最完善者。近年化學研究機關，公立者則有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中央及各省市工業試驗所，商品檢驗局等，私立者有沁園燃料研究室，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中華化學工藝研究所等，外人設立者，則有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上海之雷斯德醫學研究所（Henry Lester Institute of Medical Research），化學製造所，有永利製鹼公司，民生實業公司金陵漢陽德州兵工廠，天廚味精廠，太原電化廠，利中製酸廠，中國酒精廠，中國化學工業社等，化學會社有中華化學會，中國化學研究會，中華化學工業會等，因限於經費，均先後停頓，一九三二年教育部召集化學討論會時，唯一之中國化學會乃迅速產生，會員鄭貞文、王瑾、吳承洛、曾昭掄、陳裕光、李方訓、屠恂立等，均致力於專題研究與化學名詞之編審，貢獻良多。

## 讀「讀史涉筆」 鑰音

什麼時候已經記不起了，在香港的星島日報上，讀到金克木先生的讀史涉筆，這是戰後難得讀到的一篇結實的文章。

他談到中國對於日本研究的不够。這是一件確確鑿鑿的事。例如目前，雖則各種雜誌及報紙，時有研究日本問題的文章，但專門的雜誌，只看到香港出版的，因為經濟關係吧，時常脫期的戰時日本，如此而已。

關於日本的歷史，怕還得推黃遵憲先生的著作吧。日本的文學史，只謝六逸先生曾經寫過一冊（北新書局版）。至於文化史，經濟史，政治史……等，筆者不曾看到過。

關於學術方面，只王古魯先生寫過一冊目錄，其中重要的文章，十九不會翻譯過來（而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先秦經籍考，又翻譯得那麼糟糕。）日本的文學方面的重要著作，如萬葉集……等等，也無人翻譯（而中國的三國演義，水滸等，日本已翻譯了；古籍是不知譯了多少次了）。

# 中國文化傳播者——空海 明之

日本高僧空海，是中國文化的傳播

者。

空海在日本的宗教和學術上，都有不可磨滅的功績，尤其是傳布真言密教與發揚書法，為後世所稱道。空海曾來中國居住一年多，除研究佛經外，常以餘暇研究文學，研究書畫，又研究工藝，並且蒐集了不少書籍碑帖等研究資料，帶回日本。他寫給越州節度使的信裏說：

「伏願願彼遺命，愍此遠涉，三教之中，經律論疏傳記乃至詩賦碑銘卜筮五明所攝之教，可以發蒙濟物者，多少流傳遠方。」

他對於傳播中國文化，懷着何等的

熱忱，所以他回國後，使日本的文化有劃時代的進步，在書法方面，也開了一個新紀元。

筆者這篇文章的目的是：在介紹一位中國文化的傳播者——日本文化史上的一位功臣，其一生努力的經過。

## 二

一千一百六十六年前，空海生於讚岐國屏風浦地方。現在的香川縣仲多郡善通寺町的善通寺，（即真言宗善通寺派的大本營）便是空海誕生地的遺蹟。父親佐伯直田公，母阿刀氏，生四男一女。

關於空海的出生，日本人有一段傳說：

空海的生日是光仁寶龜五年（唐代

宗大曆九年，西曆七七四年）六月十五日，居住中國長安的胡僧不空三藏（即真言宗第六祖）正是這一天入滅的。相傳空海的母親在懷胎前，曾夢見天竺的和尙來借宿，所以便認為空海是不空三藏的身。

空海小時候讀書極聰明，十二歲時從舅父阿刀大足學經史文章，阿刀大足很愛重他，希望他將來成一大學者，大政治家，可以榮顯門庭，那裏知道他一心一意要獻身佛法，在二十歲那年，便出家了。

空海出家後，曾訪問當時的名僧，探求佛教的真理，因為積了一肚子的疑雲，不能消解，便決定到中國來深造。由和泉國梶尾山施福寺勸操僧，奏請派往中國研究佛教，得到了朝廷的特許。

那時他三十一歲，英氣勃勃，便與留學橘逸勢等，一同乘了遣唐大使藤原葛野麿的船，從肥前國田浦地方出發，

（肥前國東部屬今佐賀縣，西部屬長崎縣，中世以來，是外國文明輸入日本之處）這是延曆二十三年七月裏的事。（唐德宗貞元二十年，西曆八二〇年）。

但這隻到中國來的飄洋船在中途遇到了暴風，原定八月裏可以到揚州的，那裏知道被暴風吹到了福州。空海等漂流了三十四日，在福州長溪縣的赤岸鎮上岸。空海曾代遣唐大使寫過一篇申請許可登陸的文字，這便是爲大使與福州觀察使書，載在空海的性靈集裏。

當他們到長安京城的時候，已是十二月二十三日，從福州出發算起，共計四十九日，經過的路程約五千三百多里。至於空海一行所取的路由，據大宮權平推斷，是走的水路。溯閩江，經南平，越仙霞嶺，入浙江；下錢塘江，經江山，蘭溪，富陽，到杭州，共一千一百六十里。又走水路三百五十里到蘇州，又三百八十里到潤州，渡長江入揚

州。從這裏起經一千六百五十里的運河，到河南汴州；又四百里到洛陽，過新安函谷關，到潼關，又是五百里，路最難。從這裏再沿渭水右岸，經華陰，臨潼，共三百里，到長樂坡，十二月二十一日到長樂驛，作二日休息。二十三日到長安，從春明門入城。如果從日本出發日算起，已經有半年了。那時空海與橘逸勢二人，同到西明寺住歇。

當時長安地方，真言宗最盛行，因爲真言宗的宣揚者不空三藏只死了三十一年，他的弟子都還健在。如果從玄奘三藏入寂算起，正好一百四十二年，法相宗已經失勢，但華嚴宗，淨土宗，都有名僧。從印度來的有般若三藏和牟尼室利三藏。此外，基督一派的景教，離建立有名的景教碑只二十五年，也有相當信奉的人。當時還有波斯的拜火教和摩尼教。空海到長安後，不知道就誰學道，躊躇不定，差不多考慮了半年功

夫。最後才決定拜青龍寺的惠果阿闍梨爲老師，惠果阿闍梨一見如故，很喜歡的收他爲弟子。

惠果是不空三藏的弟子，真言宗的正統。空海最初曾研究法相，成宗，俱舍，華嚴，伴格宗等，進青龍寺後，便承受真言宗的衣鉢。

空海在六月裏受胎藏界的學法灌頂，七月受金剛界的學法灌頂，八月受傳法阿闍梨的灌頂，號遍照金剛。據說惠果阿闍梨曾招僧侶五百人，公開祝賀。這一年的十二月十五日，惠果阿闍梨入滅，空海曾撰寫碑文，這便是大唐神都青龍寺故三朝國師灌頂阿闍梨惠果和尚之碑，也載在性靈集裏。

空海在大同元年（唐憲宗元和元年，西曆八〇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回到日本，曾經把經卷和道具等的目錄，上表平城，這便是上新請來經等目錄表，簡稱請來錄。大同二年，空海三十四

歲，奉詔進京，弘傳真言密教。

### 三

空海在宗教上的地位，是真言宗的

第八祖。真言宗（真言陀羅尼宗的略稱）也稱「密宗」，「密乘」，「密教」，「秘密宗」，「秘密藏」，「秘密曼荼羅宗」，不同名稱有十幾個之多。（金剛頂分別聖位經上說：「真言陀羅尼宗是一切如來秘奧之教，是自覺聖智修證之法門。」）所以有密宗，密教等名稱。）

真言宗的始祖是大日如來，第二祖金剛薩埵，第三祖龍猛菩薩，第四祖龍智，到第五祖金剛智，在唐開元八年，才傳到中國。金剛智的弟子不空從師東來，爲第六祖。金剛智入寂後，不空又到印度，回家後譯了不少經軌。不空傳惠果，惠果更傳之空海，所以稱惠果爲第七祖，空海爲第八祖。

真言宗所依據的本經是大日經和金

剛頂經，加上蘇悉地經，瑜祇經，要略念誦經，稱爲五部秘經。至於其他論釋之作，很多。空海所著述的有下列幾種：十住心論，秘藏寶論，顯密二教論，即身成佛義，聲字實相義，吽字義，般若心經秘鍵，這幾種都是空海闡述宗義的重要著作。

空海最初以東寺（在今京都市下京區九條町）爲中心，傳布真言宗。弘仁七年（西曆八一六年）空海四十二歲，才在和歌山縣的高野山上，創建金剛峯寺。後人稱金剛峯寺是真言宗古義派的大本營。

在空海傳佈真言宗以前，佛教在日本已相當普及。佛教的傳入日本，普通說是欽明十三年（梁元帝承聖元年，西曆五五二年），到推古時代（西曆五九三年——六二九年），建設了法隆寺，四天王寺等七大寺，佛教漸見隆盛。到齊樂時代，佛教已達全盛之境。聖武想

建設佛教國家，以行理想的政治，在齊樂地方建築東大寺，爲中央寺院，又在各地造了不少分寺。當時爲造寺，造佛，寫經三大事業，國家財富消耗很多。佛教史家稱佛教輸入以後至齊樂晚期二三十年間，爲三論法相時代；自桓武遷都平安（即今京都）以來，至幕府開始於鎌倉四百年間，爲天台真言時代。三論宗是推古朝時高句麗惠灌傳入的，法相宗是與俱舍宗同時於齊明朝時由道昭傳入的。

平安遷都以後，佛教的中心便從齊樂移到了平安，至最澄及空海從中國回國後，前者以叡山爲中心，傳佈天台宗，後者以東寺爲根據，傳佈真言宗。新宗派逐漸盛行，遂有所謂天台真言時代了。

日本佛教到天台真言時代，雖然更見發達，但民衆方面多數還是排斥佛教，而相信從來的神道。空海爲要使民

衆信仰佛教，希望佛教民衆化，曾宣稱高野山的丹生大明神喜歡保護佛教，漸次淡薄了一般民衆間的排佛的觀念。空海從融合民衆的神佛觀念入手，使佛教普及民間，這是他在佛教史上重大的事蹟。

空海在金剛峯寺入寂時，是承和二年（唐文宗大和九年，西曆八三五年），六十二歲。據說那有名的伊呂波歌便是在金剛峯寺裏創作的。

伊呂波歌是空海用他所發明的四十七個「平假名」毫不重疊地連綴而成，那幾句歌辭的內容，是涅槃經裏的精華，可說就是「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四句偈的譯文。

假名的創造，在日本文化史上是大大可注意的事。因爲有假名，學術文化才能普及于國民。

#### 四

空海在日本文化史上又有發揚書法之功，這在前面已經說過。漢字傳到日本，相傳在應神時代（晉武帝時）據說在天平時代，已有漢字寫得很好的人，不過還沒有關於書法的研究，而空海可說是書法的第一個播種者。

日本在奈良朝的時候，盛行寫經文字，雖然字體已有六朝風，而沒有傑出人才。到遷都平安的二十年後，出了兩位書法大家，一是嵯峨天皇，一是空海。日本所謂「書法二聖」，就是指嵯峨與空海；與橘逸勢合稱「日本三筆」。嵯峨受法於空海，空海曾留學中國，成就更爲偉大。

空海在未到中國以前，書法已有相當功夫。指導他學書的是朝野宿禰。和漢三才圖繪裏說：

「十八雖讀儒書，志在佛經云云；

又習六書八體于朝野宿禰云云。」

伊呂波字考錄的跋裏說：

「野峯空海幼而學六書八體法於朝野宿禰（魚養），筆翰精工入神，中華稱五筆和尚之名，本朝爲殊勝三筆之隨一，可謂和漢兩朝能書矣。」

朝野宿禰的書法究竟怎樣，因爲無所流傳，無從考究，不過谷響集裏說：

「魚養有善書之名，楷書尤妙，相傳弘法大師少學彼書法，故舉世知名，然未詳氏族行業。」

空海在高野雜筆裏也自述其少年時悉心研究書法：

「臨池者古今之綱紀，曠代之鈞鍵，先儒洗研而握撥，往帝潭思而畫圖，余少年時數臨古人之遺跡，後入秘教，無暇握管，史公切望途，遺筆不免書，此急就草篇冀披之覽之，豈目擊心。」

他在進呈李邕真蹟的表裏說：



「空海久閱翰墨，志深畫一，安禪餘隙，時探六書之秘奧，持觀之暇，數檢古人之至意。」

空海對於自己的書法，也有相當自信，他在進呈所寫劉廷芝集四卷的表中說：

「聞之師曰：鑿者不寫，寫者不鑿，鑿者興來則書，遺其奇逸，寫者終日矻矻，快之調句。余在海西，頗嫻骨法，雖未盡畫墨，稍覺規矩。」

空海一生，以翰墨為樂事。他在獻梵字及雜文的表理說：

「空海人是瓦礫，每仰金仙之風，器謝巢許，久臥堯帝之雲，窅觀餘暇，時學印度之文，茶湯坐來，乍閱震旦之書，每見蒼史古篆，右軍今隸，務光菲葉，杜氏草勢，未嘗不野心忘憂，山情含笑。」

空海在中國時，據說從韓方明為師，對於書法下過一番工夫。

藤原虔德的風光帖跋裏說：

「我本朝名書，無慮數十家，率皆學海師筆法，然近世殊乏其人者，意其或以其書體與羲獻異，而謂特一家書流邪。如此乃是徒眩書體之異而不知者也。」

古人學書者，率皆不欲悉擬其字形，其用志專在欲得其用筆之活趣，故虞世南顏真卿之徒，其所學孰不宗二王，然此數人各各不同，海師窮二王筆法，而成其變化者也。蓋在唐之時，授書法於韓方明，韓傳蔡邕之書法者也。」

又集古十種七祖畫像贊的跋裏說：

「僧空海延曆中入唐，受書法於韓方明而還，是以其秀潤卓越諸家。」

源弘賢校正韓方明授筆要說，在引子裏說：

「大師受于方明有徵否，曰有焉，繼其統者口口相傳，加之大師歸朝著執筆使筆法，多採方明字句，至其用訐字說指法，與方明全同，由是觀之，口傳

之不妄也明矣。」

韓方明受法于徐璠及崔邈，徐璠是徐浩的兒子，徐浩崔邈與顏真卿同時，都受法於張旭，張旭得於陸彥遠，彥遠是陸柬之的兒子，陸柬之得於歐陽詢，歐陽詢得於虞世南，虞世南親見隋釋智永，智永是王羲之九世孫，所以日本都認為空海得中國書法的嫡傳，是日本書法之祖，尊為書聖。

空海有執筆法，使筆法等書，在日本是漢字書法最古的著作。他在獻狸毛筆給皇太子的文字裏，論學書必先選筆，他說：

「良工先利其刀，能書必用好筆，刻鏤隨用改刀，臨池逐字變筆，字有篆隸八分之異，真行草篆之別，臨寫殊規，大小非一，對物隨事，其體衆多。」

他指示學書訣說：

「筆論筆經，譬如詩家之格律，詩有調聲避病之制，書亦有除病會理之



道；詩人不解聲病，誰編詩什，書者不明病理，何預書評。又作詩者以學古體爲妙，不以寫古詩爲能，書亦以擬古意爲善，不以似古跡爲巧，所以振古能書，百家體別。」

#### 論執筆說：

「置筆於大指中節前，轉動之際，以兩小指齊中指，兼助爲力，所謂實指虛掌也。雖執之至牢，必須運之自在，今人好置筆當節，礙其轉動，指拳塞掌，絕其力勢，急之愈滯，緩之不施。」

又論結字說：

「君臣風化之通，含上下畫；夫婦義貞之行，藏陰陽點；客主揖讓，弟兄友悌，三才變化，四序生殺，尊卑愛敬，大小次第，鄰里和平，寰通肅恭，此等深義，悉蘊字字。」

其他論書的話，都有精闢之處，所以日本人尊空海爲書法的開山祖，後世傳其風格的，有「大師流」的名稱。

空海的遺墨中，初期的代表作是雙

瞽指歸即三教指歸，其內容包括序文及龜老先生論，虛亡隱士論，假名乞士論，共三卷，比較佛儒道三教，立論主旨在證明佛教勝於其他二教，是空海一生重要作品之一。空海寫雙瞽指歸時年僅十八，書法雖未成熟，而已具王字風度。中年時代的代表作風信帖，是空海覆傳教大師的信，寫於弘仁二三年間，空海遺墨中，以此爲第一，也有右軍喪亂帖及十七帖神采。最後的代表作是益田池碑，碑建立於淳和天長二年（西曆八二五年），空海五十二歲。益田池碑的字，已極盡變化，字體特異，筆法混合篆隸行草，而有符籙意趣。綜觀空海的書法，最初是苦學古法，其後自成一家，最後便不問破格與否，隨意運筆了。日本後紀的編者說：

「書法最得其妙，與張芝齊名，稱草聖。」

雖張芝與空海時代不同，也足見日本人推崇的情形。觀賢僧正奏請醍醐賜大師號時，也說：

「阿闍梨深凝定水之心，兼究臨池之妙，繙素皆成賴，倭漢推爲楷模。」所謂倭漢推爲楷模，也有來歷。關於空海，在日本有下面兩段傳說：

空海到中國後，就韓方明學習書法，後來進步極快，竟勝過韓方明，並且用手脚和嘴都能作書，有五筆和尙的稱號。那時唐朝宮殿裏的牆壁上，有王羲之的幾幅字，不知在什麼時候，那幾幅字的一部分損壞，一時沒有王羲之那樣的名手配得上補寫那損壞的地方。後來天子憲宗聽到空海的名氣，便叫他去補寫，寫的字和王羲之的字比起來，竟毫無遜色，於是他的書名便傳遍中國。

空海回國後，有一次和嵯峨天皇欣賞書家的手蹟，天皇指着其中他認爲最好的一卷說道，這一定是唐人的字，寫

得極好，可惜不知道作者的名字。空海待天皇說完了讚美的話，對天皇說，這是我在中國時所寫的，天皇不能相信。

他便回答說，把軸子放開來，那接縫的地方正寫着「沙門空海某年某月於青龍寺」。天皇一看果然不錯，從此便佩服他書法的高妙，而大師的名望，也就更高了。

但據內藤湖南的研究，空海入寂一百年後，才被世人尊為書法之祖。內藤博士說：

「其後一百年間，大部份因空海的書法而使世風一變，但還沒有到人人學習空海作風的地步。因此，有人學空海的字，也有人學六朝以來的字。當然在當時已很看重空海的書法，但把空海尊為書法之祖，還在延喜以後。延喜年間空海的書法更被看重，其後世人對於空海，不僅因為他的書法，更因為對他懷着信仰，才更尊重他。從此空海便被認

為日本書法的元祖，人人認為不可不學習的了。」

我們中國人雖然不很注意鄰國書家的字，現在看了空海的風信帖之類，也覺得即使不能與晉人相比，也不失初唐風格。

空海遺墨中，最受日本人愛好，而作為臨摹法帖的，有下列五種：三十帖策子，風信帖，急就章，灌頂記，座右銘。

## 五

至於空海的文章，除闡明宗義的專門著作外，大多收集在性靈集裏。性靈集是遍照發揮性靈集的簡稱，共十卷，都是詩文。這書是空海的弟子真濟僧正所輯錄的，他記這書的由來說：

「弟子憂金玉採谿石，敷蘭桂壓秋艾，侍坐而集記，略得五百來紙，兼披唐人贈答，稍舉警策，雜此帙中，編成

十卷，名曰遍照發揮性靈集。」

這十卷性靈集可說是空海在公私各方面的生活記錄，看了這部書，可以推想空海生活的大半。同時，對於空海的書法和文章，也可以從這書裏看出造詣之深。真濟僧正有下面一段話：

「天假吾師多伎術，就中草書最狂逸，不可再見。是以啄鷄奔獸之點，獨留九州；涌雲迴水之畫，盛變八紘；或臥烟霞而獨嘯，任意賦詠；或對天問以獻納，隨手成章。至如慕仙詩『高山風易起，深海水難量』，又遊神泉『高台神構非人力，池鏡泓澄含日暉』比興爭宣，氣質衝揚，風雅勸戒，煥乎可觀。夫詩賦哀讀之作，碑誦表書之制，所遇而作，不假草案。」

看了這一段話，可以想見空海是怎样一個多才多藝的人。要詳細知道他的文章，只有讀性靈集。他的短簡別有風格，連手跡都存在的，有前述的風信

帖，現在抄錄兩段在下面，以見一斑：

一，「風信雲霧，自天翔臨，披之閱之，如揭雲霧；兼惠止觀妙門，頂戴供養，不知攸厝。已冷，伏惟法體何如。空海推常，擬隨命躋攀彼嶺，限以少願，不能東西。今思與我今蘭及望山會一處，商量佛法大事因緣，共建法輪，報佛恩德。望不憚煩勞，暫降赴此院。此所望。匆匆不具。」

(二)「忽惠書札，深以慰情。香等以三日來也，從三日起首至九日，一期可終。十日拂晨，將參入，願留意相待，此所望。山城石川兩大德，深渴仰，望申意也。仁王經等，修講師將去未還，後日親將去奉呈，莫責也。因還人不具。」

空海論作文，主張避免人爲的工夫，他說：

『自古文章起于無作，興于自然，感激而成，都無節練，發言以當，應物

便是。」

他論作詩的格律說：

「凡作詩之體，意是格，聲是律，意高則格高，聲辨則律清，格律全，然後始有調，用意於古人上，則天地之境洞焉可觀。」

這便是人格高雅，詩方能高雅的意思。他的論作文，論詩，都有與論書互通的地方。

## 六

天平期的經卷，有中國唐代的書風，唐代的真蹟已經不容易得到，而這與唐代的同時的天平期經卷有很多保存着，這是很可貴的。到弘仁時代，新宗教新文化勃興，在日本的美術工藝，也可以找到不少特徵。單就佛像說，弘仁時代的佛像與奈良朝的佛像不同，在內容上是剛健的，在形體上是雄渾的，處處表現着新時代的新興氣象。

空海的眞言密教也正是在弘仁時代興起的，所以弘仁時代的美術工藝，與空海不可分離。空海除在高野山建立寺院外，並且在旅行中隨時把土木技術教人，如修河流，架橋樑，整理池沼，無不加以指導。至於當時在佛冠法具上的彫刻鍍金，在佛前的用具等等，都有變化，都有進步，也無非受空海的影響。

空海對於繪畫也很有研究，據說在中國時，曾就李真問筆法。空海對墨中，以佛像居多，山水較少，佛像大多

空海于日本古代的美術工藝，也有很大的貢獻。日本的美術工藝與佛教有不可分離的關係。除了佛教的影響，日本差不多沒有古代美術工藝可說。特別在奈良朝的時候，日本文化因佛教的影響，絢爛已極。那時佛政不分，政治即佛，佛即政治，祀佛即治國之道，治國即祀佛之道，所以像鑄造奈良大佛，抄寫天平期的經卷，都當作國家大事。

在高野山諸院，山水以神護寺山水屏風為代表。

此外，寫字作畫所不可缺的筆墨，據說也自空海起，日本人才自己能自己製造優良而合用的東西。在奈良朝的時候，日本皇家豪族所用的筆墨，都是從中國運去的。空海在中國留學時，曾留心研究製筆墨的方法。在弘仁三年六月七日，空海以自製的狸毛筆四管奉獻給嵯峨天皇，在桌上的表裏有「能書必用好筆」的話，可見他對於自己所做的筆有相當自信。據說日本文化史上的製筆家坂井名清川及槻木小泉，都是從空海傳得製作的方法。關於製墨法，空海自己未有記載，但在古梅園家記裏有「弘法大師渡唐歸船之後，在興福寺之二諦坊，教鄉人造唐法油烟，稱二諦坊墨。一可見空海傳授製墨法，也是事實。

空海在日本教育史上，也有他的功績，那便是平民教育的提倡。當時日本

的教化設施，除官立的大學外，私立的有藤原氏的勸學院，和氣氏的弘文院，在原氏的英學院，王氏的淳和院，橘氏的學館院，菅原氏的文章院等，都是教養上流貴族的一門子弟的機關。空海見到這種情形，深為感慨，便為一般庶民打算，創設綜藝種智院，兼備儒書和佛

書，不論貴賤，不分貧富，都許可入學。這是日本教育史上第一個平民主義的學校。日本在平安朝的時候，天下昇平，學問藝術都相當發達，不過文化事業限於京都及上等社會之間。那時的貴族過着優裕的生活，而缺乏質實剛健之風，教育理想已不含道德倫理的彩色，變成「了主情主義的思想。一切文物都模倣中國，教育方面以管絃詩文為主，對於漢籍漢學，不是在實踐道德的獲得。空海

## 介紹

文學集林

第二輯

上海四馬路開明書店

圖書季刊

第三期

上海亞爾培路五三三號

說

文

第九期

上海西摩路秀州書店

文史論叢

第一輯

上海呂班路東新書店

# 哲學存廢問題

鴻鈞

哲學存廢問題，即在新哲學的陣營裏，也曾引起過劇烈的爭論，則這問題的重要便可想而知了。對於這一問題的解決，從哲學的本質講來，它以研究宇宙之整個的一般規律為任務，則「在各個個別的科學之中所積蓄的龐大的經驗材料，必須體系化及發現它們的內在的關聯，最後還必須誘導到各個認識的領域」。是需要這「研究這些一般的基礎的科學概念的利用。方法的，是理論的思維的科學的哲學」，乃已經論究過的問題，這裏我不再多提及。現在我想從哲學在一般科學中所占的地位，就哲學科學的發展上看它們的交互關係如何，以決定甚麼樣的哲學應當保存和發展，甚麼樣的哲學應當廢除，來解答這一問題。

新哲學的建立者是說過那高立於科學之上的哲學已不必要了的話的，而這問題的爭論也起於此，所以我的問題也從這裏討論起。所謂哲學，雖然向來是立於科學之上的，但是不是一切哲學都是那樣脫離了科學而高居於科學之上的東西呢？如果就正確的科學的哲學說，那是不能一概而論的。因為它和科學都各自以客觀世界的現實的一

部分作為研究對象，雖然哲學研究着總和，科學研究着部分。然而現實是以部分形成總體。總體依賴部分而存在，總體並不高出於部分，正等於部分並不高出於總體是一樣的。沒有部分也沒有總體，沒有總體也不能說有部分，因此誰也不能高出於誰，誰也不能把誰作為附屬性質的東西看待。以為哲學可以高出於科學，正和以為科學高出於哲學，是同樣錯誤的。哲學科學都是科學，亦並不能說只是科學才是科學，哲學便不是科學。然而，這並不是說歷史上沒有過那種高立在科學之上的哲學，沒有過那種非科學的哲學。不過這樣的哲學，在科學的不斷發展和哲學的科學化過程中，是逐漸被否定了的。這裏讓我們轉入哲學科學發展的史的考察中去說明罷。

哲學也是一種知識體系，它不過是較為抽象而且帶一般性的知識體系而已。它是較少注意於具體的部分的現實事物的。這些東西，在它是僅僅用來作為證明藏在它們背後一般的運動法則和關係時，才採取起來作為說明的工具，並不將它們當作論究的主要對象。正如我們為了要說



明一切東西都有發展運動，才採取天文學上的成果之星雲說的事實，生物學上的成果之進化論的事實來作證明；爲了要說明一切發展都是否定之否定的，所以才採用麥粒被麥禾所否定，麥禾由成長、開花、結實再被更多的麥粒所否定，那樣的事實來作證明一樣。自然，這些法則也是部分的科學之進步所掘發出來的，然而說明其存在於部分中也存在於全體中，乃至確認，一切統一中的差別性，乃是哲學的工作，有時甚至是哲學的發現。因爲如果是一個毫無哲學頭腦的科學家，他不是把他研究所得的部分法則，作爲他所研究的領域所獨有的東西看待，便是盲目的推廣他的法則到別的領域。在前者如像一般人只承認突變存在於自然界而不存在於社會界，在後者如像一般人簡單而直接地把生物進化法則搬到人類進化中來，就是一例。但是，像這綜合的工作和確立界限的工作，不但要有哲學的思維，甚至是廣泛地吸取了部門科學的成果而加以哲學的冶煉後的新哲學的發現。因爲哲學的知識體系是較爲抽象和一般的，較不着重於特殊的具體事物，所以在科學未發達，具體事物的知識未廣泛深入時，一切知識一方面都包含於哲學之中，他方面哲學也是帶着極端濃厚的空虛玄想，而十分幼稚。不但幼稚，它簡直還成爲神秘的哲學，

依靠在信仰上生存，並把它所包容的部分具體科學知識交給宗教，而自己沒有溶化解剖它的能力。於是在原始的形態上，宗教即知識，要找哲學的知識，也只有宗教的哲學，帶信仰性質的哲學。正如那時的科學一樣，是帶信仰性質的科學。所以那時的哲學科學都是神學的婢女。

在人類的生存中，其最重要和最先開始的，就是和自然的鬥爭。而社會的競爭和其生活的繁複性方面，要在勞動生產相當發達，生活相當充實時，才能表現出來。也可以說是要在對自然鬥爭獲得了某程度的成果，至少是要在那方面已取得了相當的生存保證，並有相當餘裕的物質、精力、時間提供人類時，使他在自己的羣中有進行掠奪壓迫的可能後，精密地組織和管理自身的事務才發展開來，社會關係也才複雜起來的。所以人類的知識的發達，也首先是對自然之經驗的累積，從那裏先開始。在人類的勞動生產進步，與自然接觸理解稍一豐富時，就逐漸認識人的力量，對自然的研究，也開始不滿意於宗教的信仰之傳統的思維，而哲學科學就脫離宗教興起了。然而因爲他首先是對自然有着悠久的歷史，有相當的認識，所以首先展開的也是自然的哲學。這就是古代的希臘之所以以自然哲學開創希臘文明的緣故。在那時我們所看見的哲學脫離宗教



的進步形態，是伴着當時的自然科學的多少進步而並起的。哲學進步自然科學也有許多進步，這已告訴我們進步的哲學不是和科學背馳的，兩者是相依為用的。可是，在那種生產範圍之廣大性和生產技術的改進程度上，都畢竟是有限的，不能有高度科學和哲學發展的可能，所以哲學之中雖然萌芽了許多正確的宇宙觀，如希臘的古代唯物哲學和辯證哲學之興起，可是仍大部分陷於幼稚的空想。

希臘的社會是古代民族中文明最高的社會，它的生產的進步性也帶來了社會的，人生的複雜生活形態，所以接着就是由自然轉入社會和人生本身的研究，而社會的哲學，人生的哲學，思維的哲學遂繼自然哲學而興起了。可是在人類初次發現他對自然的威權，發現社會在人生無形的精神支配權力時，在生產技術不能充分地繼續前進，科學不能繼續向前發達的情形下，其趨向主觀的空想的知識研究是必然的。所以那鄙棄自然的傾向和觀念論的哲學，已在柏拉圖那裏具體的表現出來。隨着希臘的商業經濟的衰落，城市的不振，歷史又轉入了中世紀的農奴經濟社會。那社會是以鄉村的農業生產為主，所需要的只是簡單的天氣時令的規定，沒有偉大的支配自然物的需要與可能，自然的研究便更加衰落了。然而這社會組織中的權威

的支配，一切的信仰主義，反而達到了高度，科學哲學遂一同衰落，再卑怯地變作神學的婢女了。這又是一個證明，證明哲學的厄運到來，科學的厄運也同時到來，真正的哲學和科學同其起落，相依為命的發展變化着。

近代的生產和近代的技術改進，使科學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了。這次的科學發達，它把宇宙的整體作了最詳細和精密的分析，所以它和哲學分離開來，成為各種獨立部門的研究，縮小了哲學的範圍。它更深入地從各種客觀的真實基礎中認識了事物，不是從主觀的推論，籠統地幻想着一切，以「想當然爾」的態度解決問題，如此它且否定了舊的哲學。因為舊的哲學不但是獨霸着科學的地盤，而且是以籠統的空想的主觀推理方法，去推斷客觀，因而不合於客觀的真實。更不但是以「想當然爾」的方式在解決自然問題，並且它還以主觀構成的空的原則強加於自然，強加於科學，命令自然和科學服從自己。宗教哲學是這樣，一切觀念論哲學也是這樣。宗教哲學是說萬物是不變的，不是發展的，一切都由上帝創造成功，成功後永不變化，於是「不許科學承認一切皆有其歷史，不許承認地球有運動，強迫科學依照它的觀點去理解和認識客觀世界。觀念論的哲學說精神是唯一的實在，它創造一切，主宰一切，

它的變化運動及其法則，就是客觀世界的發展和其法則，因此它也要科學從思維自身去認識客觀，以主觀去規定客觀，作為研究的起點與終點。這些不科學化的哲學，就在偉大的黑格爾那裏，仍是存在着後者的本質，而那無變化無發展的觀點的哲學，就在十八世紀的唯物論中，亦未完全放棄前者的立場。所以我們稱為一切立於科學之上而為科學所否定的舊哲學，不但是宗教的，古代觀念論的，就是最新的觀念論和古典的唯物論，也在其列。但是科學的發展，它雖分據了哲學的地盤，「它否定了一切舊哲學，它取消了哲學之高高在上的主人翁地位，亦不是就打倒了哲學。恰恰相反，它反正確地分明了哲學和科學的界線，劃清了各自研究的對象和應盡的責任。它並不反轉來自居於哲學之上，因為它所處理的對象和哲學所處理的對象，都是同等的重要和現實的，它並沒有能够代庖哲學所研究的部分。哲學亦不能高居於科學之上，因為科學所處理的一切也是和它所處理的是同等的現實和重要的哲學並不能代庖它所研究的部分。科學提供哲學以部分事實、材料、法則，指導哲學的研究，充實哲學，為哲學掃除空虛，主觀的幻想；哲學也提供科學以總的規律、方法、指導科學，為科學掃除偏狹性，破除其在孤立獨行中所遭

遇的困難和障礙。這就是說，一方面科學的進步促令科學的哲學出現，把哲學科學化，他方面則真正的科學的哲學之形成，亦使科學日益更成為完美的正確的科學，便利科學的發達。科學的發達所否定的是舊哲學，但它有否定也有肯定，因為它以此生產了科學的新哲學，科學的發達於是也發展了哲學。假使我們要否認這種哲學的發展過程。那我們就一定沒有懂得近代的最新的哲學，不但是幾千年哲學發展的最高成果，而且是近代自然科學發展的成果；沒有懂得新哲學是綜合了幾千年來的哲學，吸取了近代自然科學的精華，而奧伏赫變了的哲學那些事實和意義。

這樣，哲學的存廢問題是不能簡單地提出來的，也不能簡單地以一個「是」或「否」的單純答案來解決它。應該是先究明怎樣的哲學被否定，怎樣的哲學不被否定而且正在發展。怎樣的哲學是被否定的呢？這裏我以為應該細心地理解新哲學的建立者下述的話。因為雖然他說有了近代的最新的哲學「而再不需要任何超越他種科學之上的哲學。既然要求每種專門科學，都須闡明它自己在世界事物總聯繫中及這些事物認識中的地位，那麼關於此種總聯繫的任何特殊科學，就變成不必要了。這樣，以前的哲學，祇留下了一部分，為獨立的科學，這一部分就是關於思維及

其法則的學——形式邏輯及辯證法。其他一切，都歸屬於自然及歷史的實證科學中了。」但是，我們必須知道，他這部書正是爲反對他的敵對者的學說而作的，他的敵對者的哲學，是拿出一種主觀空想的永久不變的，高出於自然之上的，作爲自然的總聯繫的「世界範疇」，去強迫各種個別科學服從的，這只要細讀後面第三第四兩章，便可明白。而這樣的哲學也是一般的舊哲學的本質，所以他在本文中，也明明提出「以前的哲學」作爲前提，並指出「超越他種科學之上的哲學」作爲前提。他在第二版序言中更表示得明白。他說「領會了二千五百年間的哲學發展之後，自然科學一方面可以脫離特殊的，離它而立，處它之上的自然哲學，他方面可以脫離它自己的從英國經驗主義傳來的狹隘的思維方法。」這不但指出「特殊的，離它而立，處它之上的」是舊「自然哲學」，並且從他拿此種哲學來和「英國經驗主義」並列看，亦明明證明其所指摘的「特殊的，離它而立，處它之上的」是舊哲學。在他看來，此種哲學，即「此種總聯繫的任何特殊科學」，是不必要的。至於新哲學是不是這種哲學，和這種哲學爲甚麼沒有必要呢？在第一個問題上，他既明示着有了近代的最新哲學以後，所以才「再不需要任何超越他種科學之上的哲學」，則

在新哲學和那「超越他種科學之上的哲學」之間，他明明爲它們建立了顯明的區別。他又正式地說着「以前的哲學」之「其他一切」才「都歸屬於自然及歷史的實證科學中了」，而它所「留下」的「關於思維及其法則的學——形式邏輯及辯證法」，仍能成爲「獨立的科學」，那麼特別是新哲學既非原來的哲學，亦非完全被「歸屬於自然及歷史的實證科學中了」，是很顯明的。在第二個問題上，亦既因爲他指示出，有了這種新哲學之後，才「再不要任何超越他種科學之上的哲學」，那麼那種哲學之不需要，是由於有了新哲學來代替它的緣故。並且新哲學是要溶解和緊密地結合於科學，使「每種專門科學，都須闡明它自己在世界事物總聯繫中及這些事物認識中的地位」的，所以那種有別於新哲學，不能正確地緊密地結合於科學之「特殊科學」的哲學，它「離它而立，處它之上」作爲它的「總聯繫」，這是沒有必要的。說到各種科學已經運用了新哲學去「闡明事物總聯繫及這些事物認識中的地位」以後，是不是還需要這種科學的新哲學的問題，那我以爲在他指明何者未歸屬於自然及歷史的實證科學中，和他說着要在以近代的最新的哲學代替了「任何超越他種科學之上的哲學」以後，才「再不需要」那樣的哲學，語氣中，已經說

明了新哲學的存在之必要了。不錯，新哲學是同樣在論究着思維及其法則，然而在「一般的思維法則反映着一般的存在法則」的前提下，它是本質的兼論着客觀世界的總的法則的。因為「邏輯不是論思維之外表形式的學說，而是論一切物質的自然和精神現象之發展法則的學說」。如此動的邏輯法則已經不是思維所獨有的，乃是世界發展之總過程。若再加上那些法則的客觀實在論的本質，那更是正確地論究着宇宙本體，存在與思維的關係，認識之可能等等宇宙本體和認識論的問題了。這種論及為新哲學建立者所「獨立」「留下」，而不「歸屬於自然及歷史的實證科學中」的「總聯繫」的一般規律，不但因此有存在的必要，而且也正確的是一種哲學，是發展到高級形態的科學的哲學。如果我們要說這種哲學是科學也可以，因為它是名實相符的哲學的科學，名詞的變換沒有多大的關係。這種新哲學是不能伴隨舊哲學而被否定的，否則便不能在各部門的科學中間建立統一的關聯，不能綜合成正確的科學的宇宙觀，也將不能便利於部門科學的研究使之進步。並且將恰恰相反地使一切科學如現今所表現的那樣，陷於宗教的，觀念論的，機械論的，簡單的經驗主義，實證主義的泥坑中不能前進。爲了發展和推進科學起見，新哲學

不但不應否定，並且還須發展它充實它，事實上它也正在發展的過程中，也正在被充實着。

## 秘魯古蹟

秘魯地方，有一古城，爲工人所築，現已傾圮。近年挖出銀人數個，有二像跌座龜背，後垂微髮，兩手大張，靠於柱上，有字如中國古篆文，爲土氣剝蝕，斑漫陸離，形狀甚古。秘人甚爲珍重，延請中華士人，欲辨其爲何代之物，亦無識者。又秘魯地名意墩者，有一種人，頗通華語，殆中華流寓之裔耶？按中國與秘魯，相隔半地球，中國之像未審前代何時到秘也。（見遜清同治十二年申報）

## 人類發祥地

「北京人」的發見者北平協和醫院魏敦瑞（W. Weidenreich）博士，最近發表關於人類起源研究的新主張，謂人類的發祥地，並不限於一個區域，是有好幾個區域的。博士說：「全世界所有人類，決不是發生於一個中心區域。人類從地球上很廣闊的各個中心地區發生出來，這些相互間無甚關係的各支派，各自尋覓其方向而發展，結果就表示爲今日各民族的現在狀況。」（志）（一月廿六日中美日報）

# 中國研究在歐美

石田幹之助著  
汪馥泉譯

## 緒言

西洋人有關於中國的知識，是很古遠的事；但研究中  
國，却並不是很早的事。至於產生能副「研究」之名的成  
績的，那是在明末清初，加特力傳教士到中國傳教之後。  
他們爲了傳教的必要上，調查及研究中國的文物，以這爲  
嚆矢，大概不會錯誤吧。後來，歐洲各國對於中國的政治  
上及經濟上的關係，漸漸喚起了研究中國的必要，別一方  
面，歐洲各國學問的發展，造成了從純學術的興趣上也有  
使其對象延長到遠東方面的情勢，到十九世紀，美國也加  
入了這個隊伍，於是，歐美的「中國學」界，便極其興盛  
了。便是，在十七、十八世紀，對於中國的文物，是專由  
傳教師、外交使節、旅行者及居住中國的人們調查研究  
的；到了十九世紀，以法國爲始，各國主要的大學，才正  
式設置中國學的講座，於是，把中國研究當作一種的專  
科在研究的學者，便輩出了，這種情形，一直繼續到現  
在。

尤其是，從十九世紀末葉時到二十世紀，英、法、  
德、俄的學者，常常作大規模的中國西疆的探檢，發見了  
很多的埋藏在地下的古代的遺物及殘存於洞窟中而免散佚  
的古書古畫之類；美國的學者，也從地理學、考古學、人  
類學等各方面，到中國的內地調查發掘。新獲得的研究資  
料，堆積如山，熱誠篤學的研究者也漸漸增加，這裏，  
反映了中國學者間的國學的進步；近來，日本的學徒的成  
績給與了反應，歐美的中國學，達到了未曾有的躍進的地  
步，顯現了與有着更古的傳統的埃及學，亞西利亞學，印  
度學等並駕齊驅或更過之的盛況。

真理的探究，當然是沒有國境的，各國的學者應該互  
相幫助，向其目的邁進，這是不消說的。在這意義上，我  
們介紹歐美人的中國研究的進程，這不是沒有意義的事。

### 一 加特力教傳教師的中國研究

如前所述，歐洲的中國研究，是於十六世紀末，隨伴  
着葡萄牙、西班牙等的遠東通商，由以傳教爲目的而到中



國來的加特力的傳教師及耶蘇會 (Compagnia de Jesus; Societas Jezu) 派的傳教師開始的。他們，一方面，把歐洲的學術技藝，移植到了東方，這在東西文化交流史上，是應該大書特書的；別一方面，研究東方的文化，以資歐洲人士的理解，在後來的中國學的樹立上，供獻了寶貴的資料，這也是不能忘却的。

但這些傳教師的活動，在初期，也是以西學的傳播到東方來，爲其主要的工作的；所以，大名鼎鼎的利瑪竇 (Mathieu Ricci)、湯若望 (Adam Schall)、南懷仁 (F. Verbiest) 等，在中國文物的研究上，也並不十分用力的。

於明末到中國來的傳教師中，公布中國研究的成績的，第一，怕得推法國人金尼閣 (N. Trigault)。他的著作，題爲西儒耳目資，是用中國文撰著以羅馬字表記中國字的音韻，而且把它分類排列了的，這是在中國字音的研究史上，劃一新時期的可紀念的著作。但是，嚴密地來講，這也可以說是以實地應用西洋學的方法來給中國人看的；對象雖則是中國的文字，但不能便認爲這是出於把它傳給西人的企圖的。因此，在西洋最早公布的著作，介紹中國的一般情形的，當推西班牙傳教師曼特沙的中華大帝

國史。

甫碗·孔薩萊斯·曼特沙是亞谷斯契諾派的傳教師，受命到中國開教，於一五八一年，攜帶了斐利伯三世致明朝皇帝的親筆書，先往墨西哥，在那邊打聽中國的情形，因爲覺得當時不是入國的時候，加之以偶然發生的二三案件，便斷了到中國的念頭，他不踐使命便歸國了。當他居住墨西哥時，碰到西班牙亞谷斯契諾派傳教師台·拉達，(台·拉達比利瑪竇等在中國開教約早八年，從菲列賓到福建，用兩個半月時間遍歷了沿海一帶的。)及其同僚瑪林，他從瑪林那邊得到了他們的見聞，再加以其他二三人

的報告，著述了中華大帝國史。

這部書，於一五八五年才在羅馬出版，這是西洋關於中國的專書的第一部，所以在歐洲的中國學沿革史上，是值得記述的文籍。這書一出版，受到了當時在歐洲所稀見的歡迎，單單原文(西班牙語)，也立刻出版了幾種的本子，有的甚至於再版三版，——十數版，德、意、法、英的譯本也陸續刊行，到十七世紀中葉，有三十七種的版本，是如此盛行的。

葡萄牙的耶蘇會士曾德昭 (Alvare de Semedo) (初名謝務祿) 所著中華帝國志，是和前書相類似的，也廣行於



世，這是應該介紹的。

曾德昭，於一六一三年到南京，曾被幽禁於澳門，釋放後，到杭州、上海等傳教。一六二六年，被派至西安，看到過當時發掘出來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後西歸，繼又任中國教區副監，再來中國；晚年，在廣東司教務，至一六五八年，死於廣東。他的著作不少，但以自己的見聞為素材而寫的中國帝國志，最為有名。這是用葡萄牙文寫的，最初在瑪德里出版（一六四二）；這也頗博歡迎，意、法、英等譯本，便接踵出世了。其中最可注意的，是意大利譯本，這也有好幾種版本，而且，「土」「王」「玉」等中國字都照原形印了出版，還附記其音、義，這一點，與原版不同，這是西籍中最早印刷中國字的，頗為學者所珍重。（曼特沙的著作中，也有說明這是中國字的文句，但形體已崩壞，全然不能判定為中國字，而且，所表示的發音與意義，因為誤寫與誤譯，不能看作這是介紹中國字的。又，一五七〇年在葡萄牙的古音巴拉刊行的耶穌會士的日本通信集中，也有日文的一種文書及二三單語，這大部分是中國字，這可以看作西洋介紹中國字的更早的著作，但這是表示日本的通行文字的，所以，當作介紹中國字，或者不妥當也未可知。）

曾德昭的著作最初刊行後兩年，明朝的正統亡於北京，成了清朝的天下，但明室的餘族，還據有江南各地，想挽回衰勢。其中如永明王（永曆帝），一族受洗，成為基督教的信徒，其皇太后王氏及內宦龐天壽致書羅馬法王請援助，這在歷史上是有名的事件，攜帶其書札渡歐的，是耶穌會士波蘭人卜彌格（Michel Boym）。

他，如中國帝室的改宗及中國的基督教現狀略說（巴黎，一六五四年）有傳述當時的情狀的著作；一六五六年在維也納出版的小冊子中國植物志等，從中國學的意義上來講，也許很有興味的。這著作，與題目不很符合，關於動物的事情也附載了的，又，景教碑發見的顛末，及刻出十字架的碑的鵝首部分的圖版等，很為歐洲的學者注意。如當時為避三十年戰爭之難，在羅馬作客的德國的學者基爾海爾，在他所得到的耶穌會士的中國通信中，交織以下彌格的報告，編中國圖說，一六六七年在亞姆斯特丹出版。這，原本是拉丁文的，但立刻有了荷蘭譯本及法國譯本，相當地為世人所愛好。這是記述中國的地理及各種文物的，其中景教碑的研究，最為學術界及教育界注意。（景教碑為什麼如此為西人注意，這當然是不消說明的。因為既然載着八世紀時，基督教的奈爾鐸派已在中國傳

教，而且收到相當的成效的記事，自然為基督教國的西洋各國的人士所注意了。關於景教碑的研究，曾德昭已經開始了，同時代的耶蘇會士意大利人羅雅客也翻譯過了，其同僚瑞士人鄧玉函且翻譯過叙利亞語的部分。）

卜彌格後來得到了羅馬法王的覆信東歸，這時，永明王的運命已終結，遠去雲南的徵外，皇太后已死，龐天壽也已死，因此，覆信便無由轉呈，他便流離在安南的境界上，終於在旅中病歿了。

但當時從中國西歸，在歐洲傳述中國情形，貢獻於中國研究的發達的，不單只卜彌格。與他相前後，由中國歸歐，與他盡了同樣的貢獻的，有同為耶蘇會士的衛匡國。他生於奧國契洛爾，於明末到中國，目睹明清鼎革大戰亂，後返羅馬，紀錄了他的見聞的韃靼戰爭記，即令並不可完全相信，但有很多的地方可以補中國史料之闕，為史家所珍重。原文是拉丁語，於一六五四年在安凡爾斯刊行初版，頗為世人重視，再版了好多次，且翻譯成意、德、荷、法各國語，在歐人之間傳述當時中國的實情，有極大的功勞。衛匡國在返羅馬的途中，曾到過荷蘭，這時，作為有名的地圖學者勃洛的大地圖集新地圖之一部分，繪了中國新圖（一六五五年，亞姆斯達丹刊）。這地圖，在歐

洲，是最初有中國地圖的專著。作為這地圖的解說，附記以中國輿地的大概，這也是歐洲有中國地誌專書的嚆矢。圖幅與說明，都是以明陸應揚的廣輿記為底本的。這地圖，一直到湯維爾的中國新圖出版，約有一個世紀之久，為西洋最可信賴的中國地誌，維持其聲價。

衛匡國，此外還有兩三部與中國有關的著作；他的不遜於著作上的功勞的事蹟是，當他從歐洲第二次到中國來的時候，隨伴了好多在中國學上遺留了重要的足跡的傳教師來。便是南懷仁（比利時人）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比利時人）魯日滿（Francois de Rougemont）（比利時人）殷鐸澤（Prosper Intorcetta）（西契利亞人）等耶蘇會士，隨伴他來中國；這些人以中文寫作關於西洋的學藝、宗教的著作，有助於中國人的學問、思想的啓蒙，同時，研究中國的文物，把它介紹給西洋。

其中柏應理的業績，最值得注意，他得同僚的幫助，把大學及論語的一部分，譯成拉丁語，題為中國箴言，一六六二年在江西建昌刊行。這是中國的經書，雖則是一部分，最早譯成歐文并刊行了的。當時，楊光先的反基督教運動發生，湯若望以下在華傳教師，都被捕送往廣東；前述殷鐸澤，為向法王陳情，在赴羅馬的途中，刊行中庸的

拉了抄譯中國政治道德學（前半在廣東，後半在臥亞），并附以孔子的傳記，行於世（一六六七——一六九）。這部書，一六七二年在巴黎再版，同時，這書的法譯也刊行了，對於教西人以儒教的中心思想，頗為有功。

柏應理是在上海附近傳教的，為請求加派傳教師，一度西返，在羅馬完成了他的使命之後，歸故鄉，完成中國哲人孔子，一六八七年在巴黎刊行。這是大學，中庸，論語的拉丁譯與孔子傳，殷鐸澤的是抄譯的，這是全譯的，是可紀念的譯本。這部書並非成於柏應理一人之手的，不能忘却殷鐸澤以下三位同僚的協助。柏應理，還有中國史的年表，及關於當時的傳教情形的著述數種，這裏從略了。（他此後想再來中國，在路上遇風波，船大動搖，為高處掉下來的行李所壓，終於意外地死了。）

傳教師的中國研究，到十七世紀末，更其活躍了。主要的，是法國傳教師的努力；至於其背景，應指出法國的對遠東政策的積極化。當時法國的名宰相柯爾倍爾，鼓動路易十四想在遠東大擴展其勢力，以中國情形的探究為急務，作為其基礎的一部分。他死後，繼承遺志的陸軍卿羅伏華侯爵，當科學院派遣學者往世界各地時，對於中國方面，決定派遣傳教士中的學識優秀的人，試由他們得到中

國研究的實效。

於是，一六八五年三月，從勃萊斯脫港出發的船，載了幾個傳教士，上東航的途程，在暹羅，換坐中國船，經歷許多的曲折，到了中國。一六八八年二月，洪若翰，李明，劉應，白進，張誠等六人，入北京。這些，有的入內廷以學問、技藝奉仕清帝，同時，本其東來的原本的使命，專事研究中國文物，這時，正是加特力在中國傳教史上的重大事件，所謂「禮儀問題」鬧得很熱鬧的時候，這更使他們集中精力於中國文物研究上了。

所謂「禮儀問題」是什麼？簡單地講，在新來的西教士間，基督教的本義與中國歷來的禮俗之間，許可怎樣程度的妥協，這成了理論上的中心問題，實際上，這可以看作耶穌會派與別派的傳教師之間的勢力之爭的問題。

當利瑪竇等開始在中國傳教的時候，對於改宗者，准許保守其歷來的習慣儀式，對於祖先的祭祀，孔子的尊崇等也是寬容而不過問的，認為祭天之禮也不一定與基督教的上帝崇拜相矛盾的。這種態度，在他們的同門之中，也有抱異議的，別一方面，成了嫉妬耶穌會派的隆盛的杜米尼珂派、亞谷斯契諾派、海外傳教協會等傳教師的論難之的，因此，極其紛擾。從十七世紀末到十八世紀初，是這

論爭達到了頂點的時候，兩派都固執成見，到法王廳上，各從自己的立場，訴說自己的主張的正確，都不肯屈從。因此兩派的傳教師，都以擁護自己一派的主張的目的，熱心地研究中國的禮俗；因為這是拿來做他們的報告及陳述書的資料的，所以，他們對於中國文物的造詣，在這方面也更深了，成了對西歐人士的中國知識給與了一大進展的機緣。「禮儀問題」，在一六三四——五年之交，表面化了，跨越康熙、雍正、乾隆的三朝，經歷百餘年的歲月，到一七四二年，才漸漸終結了這個局面，是這麼的一場大紛擾。因為這件事情，清廷非常疑慮，以為羅馬法王的涉及一國的政教，是一種的內政干涉，感到極度的不愉快。結果，加上別的原因，漸漸強化了對於基督教的壓迫，終於禁止傳教；僅僅許可留居北京宮廷中的教士們，也不當作傳教的僧侶，單當作奉仕皇帝的學者技術家，在任職罷了。因此到十八世紀末，他們的中國學的研究，也不能有路易十四派遣的六教士到北京時那樣的盛況了。

講到「禮儀問題」，甚至意外地講到了其後的影響，這裏，我們回到助長中國研究的時代，試略敘法國來的六教士以下的業績。

李明到北京後，巡歷各地，專事觀測天體，對於天文

學的貢獻很大。他曾為陳述傳教的情況西歸，到羅馬，後返故國，著中國現勢新誌三卷（一六九六——七）。這部書，如標題所顯示，真實地傳述當時的中國情形，同時，與「禮儀問題」相關連，有辯護耶穌會派的主張的意圖，這部書一出版，法文的原本，立刻重印數版，英譯荷譯也接着出版，其中有的也再版。但這部書，因為被人評為推賞中國的文物制度太過分，著者因另著中國禮儀論以解嘲（一七〇〇年）。蘇爾蓬奴大學，排擊這兩部書，宣言耶穌會派的論旨不能容認；因此，對「禮儀問題」的火勢，更澆上了油。（李明此後不再來中國；一七〇二年，在故鄉波爾鐸逝世，年七十四。）

劉應，波爾秦紐人，來中國後，轉輾於山西、南京、廣東等，後歸北京，努力於中國語、中國典籍的研究，頗為精通。研究的結果，他發見自己的一派教士關於「禮儀問題」的見解，在立論的基礎上有着謬誤，他不能同於僚友的主張，坦然披瀝所信，因此，法王廳方面嘉賞他，任為貴州的司教，但清廷不許他居住中國，他便於一七〇九年，往印度，到法屬蓬台休利，在那邊終結了他的一生。

他居住中國的時候，傾心研究的，除有關「禮儀問題」

的事項之外，是中國的歷史，尤其是歷來雄飛於中國北方的塞外民族的歷史。他翻譯漢史中關於匈奴、突厥、契丹、蒙古等的記載，專取材於馬端臨的文獻通考，作四冊的稿本，把它送到歐洲去，這便是有名的韃靼史。這稿本，不幸，不為當時世人所注意，久久未付印；到一七八二年，才付印，而為學者所知。（關於這部書的出版，後面還會講到。）

張誠，凡爾堂人，於一六八七年，與上述諸人同到北京，努力於滿洲語的學習，頗精通，受康熙帝眷寵，參與外交上的樞機，當締尼布楚條約時，為清廷盡力的地方不少，這是世所周知的事，這裏不贅說了。此後，他更得康熙帝的信任，常常扈從康熙帝往北方狩獵。一六九三年，當俄國（莫斯科大公國）的使臣伊斯科朗特、伊台斯來中國的時候，奉命與之會見，以意大利語當折衝的局面。一六九九年以後，於前述洪若翰歸國之後，承襲了傳教長的位置。

張誠到蒙古地方旅行，前後凡八次。第一次，是參與尼布楚的會議；第五次，是隨從康熙帝出征加爾莫克蒙古的部酋加爾唐；第八次，是充任欽差大臣的隨員，赴加爾加，關於加爾唐敗死後，歸清廷的新領土的統治，處理各

種的政務。記述這些旅途見聞的一部著作，題為韃靼記，收於後述的亞爾特的中華帝國全誌中行世，是一種有力的史料，有益於後世的史家。

與張誠可以並舉的，是白進。白進，生於巴黎西南的羅·曼地方；在中國的時候，也得康熙帝的殊遇，與張誠同為康熙帝之師，進講數學。當南懷仁死後，任西學的侍講，是最博得信任的。他因為日夕親炙康熙帝的關係，深知康熙帝的信行，知悉其全般的公私生活的；因此，他所著述的康熙帝傳（巴黎，一六九七年），得到表裏無遺地描畫出了這不世出的英主之真面目的好評，現在都很為學者珍視。康熙帝通過白進等，很傾倒於法國耶蘇會士的學識，命他歸國時招致更多的優秀之士，白進奉命於一六九七年，上歸法之途，這時，他帶了康熙帝贈送給路易十四的漢籍四十九冊，把它收入巴黎的王立文庫（現在的國民圖書館的前身）中。這在歐洲的儲藏漢籍的歷史上，是很值得注意的事，雖則是一件小事情，也是不可忘却的。白進在故國，得優秀的傳教的學僧十人；一六九八年，白進帶領了他們再到中國來，從這一年的秋天到了北京之後，便更專心於中國文物的研究，又受帝命，分任領內各地實測的事情，並努力於地圖的製作。新來的十位傳教士，及



其後約二三十年間來中國的法國傳教師的學術的活動，達到了明末以來西教士關於中國研究的頂點；這業績，都成於法國人之手，這同時是法國學術的光輝，在西人的遠東研究史上，留下了不朽的聲名。下面，試一述新來諸人的業績。（白進，此外還有著作；又，未刊的稿本，保存在其故鄉的圖書館中。）

一六九八年三月六日，法國的西海岸拉·洛休爾港解纜的郵船安菲特利特，載了白進以下十個學僧到遠東來；七個月之後，在「亞細亞的使徒」聖方濟各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昇天的地方廣東灣外上川島，停下來。諸教士便各不相同地往各自的任地去；其中，值得記述的，是馬若瑟、巴多明及雷孝思。

馬若瑟，羅·亞維爾人，來中國後，在江西傳教；但他努力的地方，實是中國文化的學術的研究。他與白進等研究易、春秋、老子、淮南子等古籍；他想在這些古籍中，發見有無與基督教同一的論旨。他，此外，還研究中國的神話與太古史；使他聞名的，是中國語彙記的撰述。這部書，是正確地傳給歐人以中國語的性質、構造的最早的專著；這部書的原稿，是早寄到了法國的，但為故

國的學者福爾蒙所霸占，剽竊馬若瑟的材料寫入自己的著作中國文典中，因此，馬若瑟的原稿，無法刊行。福爾蒙霸占行為暴露，世人認識這部書的價值，是後來的事；到一八三一年，才由英國的倫敦傳教會所經營的英華書院（在滿利加）出版。馬若瑟，還有元曲選中的趙氏孤兒的法譯，這因為成了文學家福祿特爾腳本中國的孤兒的藍本，所以特別有名，到十九世紀初英國法國朗西斯·台維斯的英譯出版之前，在歐洲被珍視為評論中國戲曲的唯一的材料。

巴多明，生於留賽，得康熙的寵信，任政治、外交顧問，以餘暇學習中國語及滿洲語，但是這方面的研究，並沒有足以匹敵同僚的業績，他的得意之作，是担当對俄交涉之衝，常常使急迫的事態緩和下來，很有貢獻於中俄兩國的和平。如其要記述他的學術上的功績，只有，他指摘出歷來的中國地圖是極其杜撰的，從康熙從事實測，便由其同僚雷孝思等的努力，完成了正確的大清帝國圖。

一七〇八年，康熙從巴多明的建議，命雷孝思以下耶穌會及別派的傳教師數人，開始實測。雷孝思，相傳為波羅文思人，來中國後，在八年的長期間中，監督測量及繪圖。一七一六年，終結了實地測量，加上不依據實測的



西藏及朝鮮的地圖，製成大圖一幅，一七一七年，全部竣事，上諸康熙。康熙看到了輿圖，很高興，賜名為皇輿全覽圖，稿賞傳教師的辛勞；後來，這地圖分爲許多部分，命屬於宣傳本部的傳教師馬國賢用銅版印刷。

我們由於這銅版圖，可以窺視原圖的面目，聯繫其全部時，爲縱約十尺橫約十七尺的大地圖，滿、蒙、藏、回、朝鮮等藩部所屬的地方，地名用滿洲文，中國本部的都邑山川用中國字。傳教師，將這原稿送到了巴黎去，這原稿現在還存在巴黎的外交部古文書館中，這成了後面將敘述的有名的湯維爾的中國新圖的底本，所以很有名，這成了雷孝思等西洋學術在遠東的勝利的絕好紀念物。雷孝思，還有中國最古的書：易經的著作，這也足以看到他在古典研究上的學殖，但這到一八三四——九年才在邱比根及斯篤特加爾脫出版的。

到中國來的傳教師的中國研究，日漸興盛，到上述的中國領土實測圖製成時，達到了頂點；同時，留居本國，綜合及纂輯傳教師的報告及著述，留下了並不遜於前述諸人的中國學上的業績的，也很多。

其中最傑出的，當推法國的耶蘇會士台·亞爾特，這是怕誰也沒有異議的。台·亞爾特，巴黎人，起初是，當

同僚羅谷賓死後，監督着其校訂付印的海外傳教耶蘇會士書簡集的續輯刊行，親自刪修付印，刊行其第九卷至二十六卷；這其間，因爲精讀這些報告、手簡，便完成了龐大的中華帝國全誌四卷，這是十八世紀歐西中國學的金字塔。

本書，詳稱中華帝國及中國領韃靼的地理的歷史的年代記的政治的及自然的記述，是到當時爲止的西人的中國研究的集大成，總決算，是關涉中國、蒙古、滿洲、朝鮮、西藏等的百科全書。這部書，一七三五年在巴黎出版；一七三六年，荷蘭海牙，發行了縮印版。這海牙版的本文，比諸巴黎原刊本，只是有若干的省略；顯著的差異是，插入原版中的地圖，全部刪除了，作爲別冊，於一七三七年刊行。這地圖，實是根據前述康熙勅撰的實測圖稿本，由法國王室製圖師當時歐洲第一的地圖學家湯維爾監督着縮圖製版了的精巧的銅版刷，作爲台·亞爾特的大著的插入圖版才廣布世間的。當兩年後由海牙的書肆刊行單行本的時候，題爲中國新圖，世人往往一提到湯維爾的地圖便誤解爲專指這部書，這在事實上是不同的。（湯維爾曾有中國地圖的舊著，到這個時候，已成了歷史的遺物。至於新圖，其後出的異版，也有兩種。）

清代，經雍正進入了乾隆的治世。乾隆對於基督教也沒有好感，但對於西洋的學問藝術，很有興趣，因為龍眷內廷供奉的傳教師，所以努力於中國文物研究的西僧，為數也不少。其中最值得記述的，是馮秉正、宋君榮、錢德明（也叫王若瑟）、韓國英等，都是法國人。馮秉正，當康熙時已來中國，以研究中國歷代興亡史為主，法譯過朱熹的通鑑綱目，且翻譯明商輅等的續通鑑綱目，補充宋末、元、明的史實，并附以編述東西諸書及自己所見聞的明末清初的事蹟，一七三七年，全書脫稿，把它送到了法國。這稿本，雖為數奇的運命所播弄，但終能保全，於馮秉正歿後三十年，第一卷印行（一七七七），費了六年的工夫，一七八三年，其第十二卷行世，全書出版終結。這是對於不能讀中文的西人，供給以稍詳的中國的史實的唯一的典據的，有名的中國通史的由來。（這部書，普通都加上監督其梓行的格洛齊的著作中國誌，為第十三卷。這於一七八五年，在巴黎出版。）這通史，從一七七七年到八三年，其意大利譯，三十六冊，在西埃那出版。

宋君榮，在當時來中國的西人中，最擅長中國語文，精通中國的文獻；傳說他因為熱心學習中國語，曾經忘記過法國語。他來中國的一年，是雍正即位的一年，傳教師

正在極度困難的境遇中，但他却為人重視其才學，為宮中所重用，幫助外交，與聞教育，居住北京有三十六年之久，一七五九年，化為北京的土，他在居住中國的長時期中，都盡力於研究撰述。他的主要的著作，是書經的譯注，但這部書，在他生前，未能出版，到一七七〇年才行世。生前刊行的著作，有蒙古史；大唐史綱與中國紀年論，也是到他死後才印行的。蒙古史，是根據明邵袁平的元史類編編纂的，一七三九年，刊行於巴黎。大唐史綱，載錢德明編刊的中國論叢第十五卷一部分及第十六卷的全部中（巴黎，一七九一——一八一四）。紀年論，雖作為其附錄，這可另為印行（巴黎，一八一四）。宋君榮還有好多未刊的原稿，幸而其中主要的，都保存在巴黎的聖·斐奴未寺的文庫中。

錢德明，生於茲龍，從乾隆的中葉到終期四十餘年，都居住在北京。他在中國文之外，并熟嫻滿洲語。他的博學與精力，使他陸續發表關於中國的文化與歷史的鴻文大著，在質的方面，不遜於前述諸人，在量的方面，超於前述諸人之上。他的著作，主要的，為中國古今音樂，中國兵法考，孔子傳，滿法辭典，滿語文典等。除滿法辭典之外，都收入當時在巴黎編刊的中國論叢中行世（兵法考，

且有單行本)；辭典，因為印刷滿洲文字困難，受了法國教育部長倍爾唐的聲援及東方學者朗格萊斯的助力，從一七八九年到九〇年，完成了出版。

錢德明的研究，此外還有不少，都收入上述中國論叢中；這論叢，正如所謂「居住北京傳教士所撰，關於中國人的歷史、學問、藝術、風俗、習慣等的論考」，是十六冊的大論文集，是叢集由北京送往巴黎的種種中國學的論考，印行了的，一七七六年出版第一卷，一八一四年印行第十六卷才終結，費了約四十年的歲月。担任編纂刊行的，是有名的耶穌會的學僧波洛梯埃及著名史家台·勃萊基尼；以東方學者雄視當時的薩西，也是這偉著的一部分的監修者。台·亞爾特的中華帝國全誌與這中國論叢，是十八世紀西洋中國學的雙璧；再加上耶穌會士書簡集，便成了三鼎足。這在前面已經講到一句過，從十七世紀末，由羅谷賓編纂，到一七〇二年才公布其第一卷的，後來由台·亞爾特繼續編輯刊行，到一七七六年刊行了第三十四卷，便完結了。名稱是書簡集，却也有關於中國文物的貴重的勞作，也有報告當時發生的史實的書面，很有可以補充中國方面記錄（例如清朝實錄，其拔萃似的東華錄等）之闕的。歷來中日兩國學者的清史研究，幾乎全然沒有參

考這些書簡，實是一大缺點，今後希望能除去這弊竇。這書簡集，有好多不同的版子，如卷帙的分合，內容的多寡，分類的有無等，體裁各不相同，這裏不能詳述。只是，這書簡集不單收錄居住中國傳教師的通信，也收錄了近東、美洲、印度等的通信的。

到十七世紀末，漸漸收了開拓西伯利亞之功的俄國，終於在滿蒙方面與中國的勢力衝突了，一六八九年，因尼布楚條約，兩國的國交，暫時調整了，俄國便在北京調駐兼外交使節職務的希臘正教的傳教團。這傳教團的僧侶及隨伴僧侶的醫生等，後來，產生了熱心的中國研究者，這是到了十九世紀發揮極大的光彩的；但在這以前，沒有留下耶穌會士那樣的業績的，所以，在這裏，我們不論列了。但清廷中的加特力傳教師，在乾隆末年以後，也漸漸減少，到一七七三年，反映着歐洲的各種情勢，耶穌會被下令解散，西僧的中國研究，到十九世紀中葉為止，便沒有昔日的盛況了。

## 二 歐洲學者的中國研究

中國文物的研究，如上所述，專由居住中國的傳教師約自十六世紀末葉起在進行着；他們所傳述的，在歐洲的

學者之間，也喚起了興趣，有些人也從事學習中國語，翻譯中國的典籍了。這成了後來真正的學者勃興中國學的源淵，所以，這裏得稍稍敘述一下。

十七世紀中葉，衛匡國暫返歐洲的時候，教當時的碩學谷利義斯以中國語，結果，他對於中國的事物很感興趣，如在衛匡國的中國新圖中附載了中華帝國論，這是這個傾向的發軔。柏應理也在返歐時教波洛伊森的醫生孟采爾以中國語；他基於他的知識，努力於拉丁·中國對譯小辭彙，中國小年表，中國語初步，中國辭典等的編述，最後的兩部未刊行。又，英國的哈伊特，是牛津大學的教授及任波特萊文庫的館長聞名的東方學者，從隨伴柏應理去歐的中國南京人沈福宗那邊搜集各種的資料，撰中國度量衡考及其他論文。哈伊特在當時，正參與各國語對譯的聖書的編纂，從德國來幫助他的人中，有學者安特萊斯·繆拉。繆拉在居住英國的時期中，由於英國學士院創立者之一，學僧威爾金斯監督的勸導，決定學習中國語，歸國後，埋頭於中國研究，發表了許多論著。其中主要的，有馬哥羅羅遊記校本，景教碑考，中國地理歷史論集，中華帝國地名彙錄，中國帝王名錄等，這些都是用拉丁文寫

的。

在法國，法蘭西學院教授東方學者台爾倍洛，當著十七世紀東方學綜覽的東方文庫的時候，相當地收入了關於中國的項目的；尤其是這部書的第二版（與初版一樣，是著者死後刊行的）中，收入了前述的劉應的韃靼史等，很有益於中國研究者。十七世紀末，德國曠世大儒萊卜尼茲，讀西譯的中國古典，在羅馬，與由中國返歐的耶穌會士閱明我談中國的思想，此後，與閱明我書信往返，關於中國的知識更深刻了，結果，他很傾倒於中國的學術、思想，致力於歐洲歷來的思想道德與中國的思想道德的折衷調和，佛朗克、烏爾夫等受他的影響，倡導獨特的學說，其流風，終及於法國，對於伏爾台爾及所謂百科全書的學者，重農主義的經濟學者的學說，給與了深刻的感化。在這意義上，萊卜尼茲的中國近事，是最足重視的，這裏面，載着傳教師閱明我及其他諸人的書簡，尼布楚條約後彼得大帝派遣到北京的使節伊台斯（霍爾斯坦因人）的中國奉使記等；第二版中，加進了譯成拉丁語的白進的康熙帝傳，作為體現儒教的理想的帝王，傳述康熙的盛德。萊卜尼茲對於佛朗克及烏爾夫的感化，前面已講到過一句了，烏爾夫的弟子仲爾芬加等也很醉心於中國的道德

政治，著古代中國道德政治學說一班，表示其所懷的一端，在德國，與法國不同，這種傾向還未為世人所好，如烏爾夫，說中國古聖賢的學說與基督教的說教，在根本上沒有不同的地方，這觸了哈萊大學的忌諱，命退出薩克森領外。

在法國，在思想家之間，儒家與老莊的思想的影響很顯著，他們不單接受傳教師的報告及居住法國的中國留學生等的教導，且自動地進一步，學習中國語，誦讀中國書而深入地研究。在捨棄消極的被動的態度，積極地自動地作中國研究的人之中，第一個，當推福爾蒙。他是法蘭西學院的亞刺伯語教授，一方面，受路易十四之命，就居住巴黎的中國人黃某學習中國語，撰中國文典的大著，很有益於後進，可惜，他的作為學者的品性，頗多缺點，這文典也是剽竊西班牙的鐸米尼珂派傳教師伐洛的著作的，由這一點上也可明白了，又如馬若瑟重託其幹旋中國語節記的出版，他看到這部書內容的優秀，便阻止着這部書出版在自己的著作之前，這是最為識者譏彈的。

福爾蒙的門下，有台索特萊及鐸几紐。關於台索特萊，在這篇短文中，可記述的事不多；關於鐸几紐，略述其一二著作。他的出世作是論文匈奴·突厥起源論；他對

於塞外民族的歷史所抱的興趣，寫了他的主著北狄通史五卷，結了果實（一七五六——八）。這是將中國史籍所記載的及泰西古典中所看到的加以比較對照，論究其異同，通觀西北游牧民族的歷史的；台索爾特的德譯也出版了，很為學術界歡迎。他被任為法蘭西學院的亞刺伯語教授，後因事去職，適大革命勃發，失却了王室的年金，晚年極其窮困，一八〇〇年，在頗悲慘的境遇中逝世了。此外關於他可記述的是，他創立了中國民族為埃及人的後裔的說數，這在當時的學術界，引起了極大的反響，甲論乙駁，靡所底止。從現在來看，問題本身是很無謂的，但是，却有喚起注意中國研究的功績。

鐸几紐的兒子克利斯慶鐸几紐，世稱小鐸几紐，△他也是中國學者。他從父親學習中國語，在廣東任法國的領事十七年，歸國後，奉拿破崙一世之命，編纂漢法拉丁對譯字典，到一八一三年，全書出版，這是很龐大的，至於體裁，正適合於成為拿破崙的欽定本，頗能窺視大帝的事業的雄大的規模一端的，這字典內容的價值，便不必贅說了。但這並不是小鐸几紐自己刻苦編成的，是利用了康熙時代居住中國的佛朗西斯珂派傳教師意大利人基莫那所著的稿本漢字西譯的，只是在其拉丁譯之外加上了法譯



罷了，因此，作爲一種的剽竊，在學術界中物議沸騰，成了非難之的。朗格萊斯，雖則並不是可以與小鐸几紐同列爲大家的，但對於中國學及其他一般東方學的進步，是盡了相當的力量的人。他也是法國人，名羅伊·瑪梯我，他的學殖實甚淺薄，尤其是對於中國學，可以說毫無造詣；但是，他從各種方面對於促進這方面的研究加以援助，幹旋的功勞，却是不能不承認的。他的工作中最值得重視的，是提倡創設東方語學校，並且實現了它；一七九六年，現在巴黎的東方現代語學校，以他爲校長而開辦了。他很努力於學校的擴展，同時，自任教授，担任滿洲語、波斯語、馬來語等講座，致力於養成新進學者，說這個學校之所以能有今日，可以說其基礎完全是建築在他的熱心上的。這個學校卒業的人，爲俄國所招聘，在那邊，創建了法國東方學的殖民地，這也是不能忘却的插話。只是，他的著作，沒有特別值得看的東西，有的是爲克拉波洛特等所痛罵的，這也是關於滿洲、蒙古的語言歷史的爲多，這裏從略了。

### 三 從十九世紀初到最近的歐美 的中國學

在十七、十八世紀以萌芽於德、法爲主的學者間的中國文化的研究，到了十九世紀，在法國有亞倍爾·雷穆沙 (Abel Remusat) 這樣的可以稱爲真正的中國學者的先驅的薩將的活躍，在德國有起初專在俄國活動的優利表斯·克拉卜羅 (Klaproth) 這樣的大家的馳驅，克拉卜羅晚年，爲避拿破崙戰爭之難，移住巴黎，於是法國的中國學，迎接着新來的俊秀，它帶着長時期的傳統的光輝，在歐洲的中國學界光榮地站在最前綫。德國，自克拉卜羅以後，暫時比較地寂靜，到十九世紀中葉以後，雖則人數不多，却也到處大家輩出。俄國，網羅德、荷系等的學者，如學士院、地理學會、考古學會等在沙皇保護下的國立的學術機關，在遠東尋覓活動的舞台，如喀山 (Kasch) 這種特殊的地方的大學也參加，北京的希臘正教傳道團也從側面援助這種工作，雖則主要是在於蒙古、中亞、滿洲、西伯利亞的研究，但對於中國本部也觸到了，至少，在供給中國研究以最重要的參考資料這一點上，遺留了偉大的業績。在英美，卜洛台斯湯特的中國傳道，自十九世紀初以來，急劇地興起，到中葉以後，因爲鴉片戰爭以後的政治上經濟上對中國的關係，更促進對於中國文物的研究，因此，在這方面着手的學者相繼輩出。荷蘭、比利時等，也



有二三專家。在英、德、法、荷等，在十八世紀末已濫觴了的亞細亞會、東方學會等接踵設立，各自以有力的機關雜誌在中國學界顯現，尤其是，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的十五、六年歐洲各國爭競舉行的中亞探檢，在土耳其斯坦的古都址，發見了無數在一千年乃至二千年之間被忘却了的各種史料，其研究的結果，新的發見續出，訂正了歷來的謬誤的不知其數，於是，中國學完全脫去舊衣服，在爽亮的新裝之下登場了。下面，極簡單地一敘述其經過。

雷穆沙，是一個醫生的兒子，生於巴黎，雖則生來身體欠健康，但從小便有神童之譽，得到台·薩西的庇護，獨力努力於中國語的鑽研，以福爾蒙的文典與傳教師的著述為依據，終於成了一家，一八一一年，出版中國語言文學論，一躍而在各國間博得了聲名。其次，感到有在最高學府設立正式的中國學講座的必要的法國政府，一八一四年，法蘭西學院決定開設，由於台·薩西的推薦，任命雷穆沙為第一任教授。這是歐美最早設置的中國學講座，是中國學史上可紀念的事件。此後，雷穆沙漸漸在學術界中獲得了權要的位置；一八二二年，與親友地理學家瑪爾湯及當時在巴黎的克拉卜羅等組織亞細亞學會，發行亞細亞

學報，對於東方研究很有貢獻。（因為敘述了亞細亞學會，這裏順便一敘述各國的東方研究會。一七八一年，荷蘭人在爪哇的巴達維亞，設立巴達維亞學藝協會，這是這種學會的權輿；其次，是一七八四年，由於英國的印度學先覺威廉·瓊斯的提倡而組織的加爾加答的彭谷爾亞細亞學會。英國人又在孟買組織孟買文學學會，這對於中國研究是沒有多大關係的。一八二三年做效法國設立的倫敦的皇家亞細亞學會，對於中國學方面也很注意，在現在，這種學會成了英國的一切東方學會的大本營，駕臨其他的學會。關於其他的學會，這裏不敘述了；必要的，當另行略述。）雷穆沙晚年，任皇家圖書館（現在的國民圖書館）的東方書籍部主任及其他許多要職；一八三二年，巴黎虎列拉流行，他感染了虎列拉逝世了。他的著作很多，不能一一介紹，最主要的，於前述外，有塞外民族語言考，漢文啓蒙，法顯傳（佛國記）譯注，中國小說玉嬌梨譯本，法譯中國短篇小說集等單行本，及亞細亞雜纂，新亞細亞雜纂，遺稿雜編計五卷中所收的論文約八十篇。通觀他的業績，問題的範圍且及各種方面，研究的方法也很正確，歷來單純的「關於中國的知識」那樣的東西，成了中國學的，這可以說以雷穆沙為始，在這意義上，法國人尊崇

他爲真正的中國學的鼻祖，是很有理由的。只是，他在人格上，頗有缺點，爲學術界所非難，這是很可惜的。

常被與雷穆沙相提並論的，是前面已講到過好幾次的克拉卜羅。他們是活躍的時間相同，研究的問題相同，後來同住巴黎，日夕往返的，如其立起銅像來，他們是，如哥德與席勒一樣，應該同座並立的雙璧。克拉卜羅，是柏林一位化學家的兒子，也藉前述明采爾等的著述而獨學，精通中國語，幼小時便發揮了他的天才。後來爲學術界所珍視的他的論文集亞細亞雜誌二卷，實是他在十八歲兩個月的時候起草的，他的早熟，實可驚異。所以，他在年青時，便與德國學術界的大家在一起，其聲譽，著聞於國內外。一八〇四年，受俄國的著名文士波特茲基的推薦，赴彼丘爾堡，入學士院任亞細亞的語言、文學的助教。第二年，俄國派遣使節到中國來，作爲翻譯官，充任隨員，到蒙古的庫倫，後到阿爾泰地方調查，返俄都，再後，到格爾底亞、加夫加斯地方旅行，研究這些地方的民俗與語言（一八〇七——九），發表其結果。這些報告，在西歐也很盛傳，法文、英譯等便相繼顯現了。他後來辭別俄國，返柏林，當時，拿破崙戰爭正酣，但他也並不捨棄他的研究工作，發表了許多的著述，後避難到法國，由亞歷

山大·馮·豐波爾特的援助，波洛森國王許可在敵國的都城巴黎居住并研究，到一八三五年病歿前，都居住在巴黎研究。他的著作也很多，不遜於雷穆沙，試舉其一二，有亞細亞各國對照語彙，亞細亞歷史地圖，亞細亞雜考（三卷，論文三十四篇），滿文選，畏吾兒語言文字考，法譯三國通覽圖說（林子平著）等。幫助別人的著作的刊行的，在雷穆沙的法顯傳之外，有荷蘭人台真格翻譯的日本王代一覽等。

這裏，試一看雷穆沙以後的法國。法蘭西學院的中國學講座，由尤利安（Stanislas Julien）繼任，自一八三二年，一直到一八七三年。他在中國的語言、文學、哲學、宗教等各種方面都開拓了新境界。他著名的著作，有玄奘三藏的大唐西域記的譯注，玄奘傳記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的譯注，中國語中的文章法新論，老子道德經譯本，梵語的漢字音譯法，法譯羣象輯要及景德鎮陶錄暨中國小說的譯本等。出於尤利安門下的，最有名的是比奧（Et. Biot）。他的中國教育史及周禮的譯注等，到現在還有許多人在引用，尤其是後者，雖則經書的西譯後來有好多種，但周禮只有這法譯，所以特別被重視。與比奧同時代，有巴桑與波梯埃，這兩位都是第二流的學者，前者

介紹元代戲曲，後者有中國史及馬哥字羅遊記的校刊等。尤利安死後，他的門人聖德尼 (de Saint-Denis)，繼承中國學的講座，有屈原離騷及唐詩的法譯，文獻通考中東南夷、西南夷部分的翻譯等，當然不是第一流的學者。一八九三年，沙晚 (Chavannes) 繼任了這講座，他是雷繆沙以後法國第一的中國學者，也是當時全歐美中國學者中的領袖。在他坐了第一把交椅之前，中國學的優勝旗，有離去法國，轉移到英國的趨勢。沙晚的業績，我們到後面去敘述；這裏，試一瞥英國及其他的學術界。

英國當乾隆末年 (十八世紀末)，爲安置貿易關係的基石，派馬曼爾尼爲最初的遣華大使到中國來 (一七九二——四)。這時，隨員之一的大使的秘書喬治·斯陶頓，記載遣使一事的顛末，同時，記錄從廣東到北京、熱河間的見聞，將中國的風物傳往西方。在英國，也受到歐洲大陸十八世紀中國趣味流行的餘波，出版了好些關於中國的著作 (關於中國式的庭園、建築、家具的)；但是，英國人自己，踏上中國的土地，記述其見聞的，可以說沒有。有之，可以說自斯陶頓的著述始。後阿瑪斯脫，任第二任的使節，來中國 (一八一六)，他的記錄是不能當作中國研究的，而且奉使的使命也失敗了；可是，有一意

外的副產物，便是，與他同來的法朗西斯·台維斯，留下了居住在廣東。他此後二十年，居留在中國，當鴉片戰爭後，中國與列強訂國交，他任了最初的英國駐華全權，受了 SH 的稱號。他退職後所寫的鴉片戰爭中及戰後的中國二卷，是有名的史書；自在職中逐漸公布的中國人論，與中國論，與英譯中國小說選附俚諺格言集及戲曲漢宮愁譯本等，都可以算作初期英國中國學的代表的業績。但這時候盡力於中國文化的研究的，實是倫敦傳道會的居住中國的傳教師。由倫敦傳道會派遣到中國來的馬禮遜 (G. Morrison) 是最初到中國來的波洛台斯湯特傳教師。他於十九世紀初 (一八〇七年) 到廣東，在傳教之外，兼習中國語，纂有名的中國語辭典 (華英) 六卷，使世人震驚 (一八一五——二三)。這在當時，是空前的大著作。其次，有著作華英辭典及日英英日辭典的麥都恩與德國人却被看作英國人而以中國小史 (原本德文，有英譯本) 著名的郭實獵。稍後，有後來在天津大學開中國學講座的理雅客博士 (Legge)。博士，因傳教來中國，苦攻中國古典，完成了歐西中國學的名著，經書的翻譯中國古典的巨帙。這是網羅了詩、書、春秋左氏傳、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的，後來加上收入於馬克斯·穆拉監修的東方聖典集中的

易及禮記的英譯，除了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書外，將全部的儒教經典譯注了，永為西人所寶。理雅客，此外還有老子道德經及莊子的英譯，收入東方聖典集中。收在書經卷頭的序論的一部分執筆者却爾瑪慈的學術的活動，也是不能忘却的。他是蘇格蘭人，是繼理雅客之後司理香港的教會的人，有關於中國語文及中國人的研究；其書經序中的關於古代天文學的業績，是最傑出的。

倫敦傳道會的傳教師，其次有大業績的，當推偉烈亞力。他是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最活躍的人，當時，像他那樣深通中國語中國典籍的人，雖到後來，也是少有的。試讀他的論文，在那個時代他誦讀中國的文獻那樣多，而且利用得那樣好，實是可驚的，但一想到他有那可以說是英文的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的漢籍解題的名著，便不足為異了。他着手的範圍很廣泛；嫺滿洲語，這方面的研究也很多；介紹中國的數學書等，是少其儔匹的。他有許多未刊的論文，但大多數都印行了，尤其是論文集中中國研究一卷，是網羅了一切重要業績的，最便於參閱。倫敦傳道會會員的中國學者中，最後出的，當推艾約瑟與亞台爾。艾約瑟關於語言、宗教，尤其是關於傳教的研究，可看的頗不少，很有益於後學，但其學殖，似不及偉烈亞力。亞台爾，雖

則後來充任官吏，但中國佛教的研究，很有名，他的中國佛教必攜，是一種梵漢小辭典，頗得世人好評。

倫敦傳道會之外的牧師及外交官等之間，英國的中國研究家也輩出，其中時間上較早的，是比爾。他是海軍傳教師，當一八五六——八年英法聯軍侵入中國的時候，他任翻譯官，居住在軍艦中；他是中國佛教的開拓者，他在這方面遺留了不朽的聲譽。返英國後，任倫敦大學的教授。他譯注的法顯的佛國記與玄奘的西域記，訂正雷穆沙、尤利安的謬誤甚多。他編著由日本贈給印度的黃槩版的一切經的目錄。他所著的中國佛教文獻考，中國佛教論等，大為學術界歡迎。玄奘的西域記，作為印度學上的寶典，早為世人珍視，也為印度研究為專門的英國的學者所重視；托瑪斯·華泰斯在比爾之後，把西域記的譯注又洗練了一番，他死後由友人刊行的玄奘的旅行二卷便是。華泰斯是任英國的領事的，在上述著作之外，有中國語概論，現在被稱為未見其比類的傑作。在外交官方面，在他之前，有由武人轉到外交方面的惠安瑪。他是在鴉片戰爭之後，任翻譯官到中國來的。後任公使館書記官駐北京，傾其精通的中國語的知識而作的語言自通集，直到現在，還是學習中國語的最好的著作，為學術界所稱讚。他在

這方面的工作，現在最通用的中國語的羅馬字音寫法，用「惠安瑪式」的名稱，爲世人永遠地紀念着。他歸國後就任的劍橋大學的中國語教授的位置，是爲他創設的；同是領事出身的翟理斯（H. A. Giles），在威安瑪死後任教授，作光耀的活躍。翟理斯的學風，總括地講，是穩健的高等的英國式，在接近現在極其精緻的法國式及德國式的工作的人，覺得看不上眼的地方很多吧；但自十九世紀後半到二十世紀初，代表英國的中國學的人，怕便是他了吧。他很長壽，以九十餘歲在數年前物故，有很多的著作，對於中國學貢獻頗多。他的華英大辭典，是與他的名字不能分離那樣的有名的，大家評爲是現在這一類著作中的第一部，照我們來看，這部書的價值沒有那麼偉大，至少，在語彙方面，遺漏得很多，這是很遺憾的，但其編纂的苦心及給與世人的便利，却非承認不可。此外，有中國文學選、中國文學史、中國文明論、中國繪畫史、英譯莊子、中國人名辭典、儒家及其反對者、中國研究簡記等勞作，其數不遑枚舉。到了晚年，還努力於大辭典的改訂三版無寧日，但終未能如願，而歸道山了。

當時英國的中國學的「變種」，有亨利·尤爾大佐及亨利·哈華斯二人。兩個人，後來都得到DS的稱號的，

尤爾在印度參與政治，盡讀中世西人的訪問中國紀行之類的著述，作一部分的譯注，又以這譯注爲根據，著中國及到中國的路二卷，對於東西交通史，關於中國的知見的西漸史，給與很大的貢獻。這與他的學生的大著馬哥（亨利·方見）的譯注，都經由法國的中國學者珂狄埃（Henri Cordier）的增訂，有新版行世。哈華斯，致力於雄視中國北方的塞外民族史的研究，終於達到了撰述蒙古史的宿願，其五卷的巨帙，是到死後才完成的，這雖不能當作直接的根本史料，記述也頗駁雜煩瑣，但這確是有用的著作，是沒有異議的。同在十九世紀後半頗具成績的人，有北京的英國公使館醫官斯台芬·蒲歇爾（Bushell）。他以研究中國的美術爲主，是引導這方面的研究達到現在的盛況的先導者。他的著作中國美術（西鏗）盛頓美術館指南（二卷）及英譯陶說，美國人華爾泰司蒐集中國陶器的解說等，特別著名；西藏研究等，也有可看的著述。

當敘述英國的一項行將終結的時候，非講到一句不可的，是由法國歸化的拉珂貝利（Ferrien de Lacouperie）。他由尤爾及其他的推薦，編述大英博物館所藏中國古錢目錄，另刊行巴比倫與東方記事雜誌，主張中國最古的文化是發源於巴比倫的，且主張中國民族也是從巴比倫



遷移到東方的。結果，著中國古文化西方起源論一卷，其結論，現在是不能採用的，但對於東西古文化的交流，給與了許多的暗示，對於其後站在更確實的基礎上的這種研究給與了刺戟，這是不能抹煞的。他在倫敦的生活，是與貧窮奮鬥，這是有名的故事，後來好容易當了大學教授，糊了口。一八九四年逝世，著了好多書。上述著作之外，他的中國人居住以前中國的語言等最爲世人注意。

現在來講德國。在十九世紀初，茂亨有卜拉特（Plat），研究中國古代的生活與中世的官職，他的滿洲史雖則不爲人留意，但在活用西方資料這一點上，在我們是很有參考的價值的。諾曼（Neumann）原本是法國生長的人，但由中國返歐後，任茂亨大學教授，而晚年又在柏林過日子的，所以，可以看作德國人，他將漢籍一萬卷帶到歐洲之後，收藏在茂亨大學，這是一種的功績；他的著作及論文，無可重視。到十九世紀後半，加貝林茲（Grube）先在萊卜齊，後在柏林，講東方各國的語言，但在中國方面，這方面的著作未聞。大約與加貝林茲同時，格洛倍（Grube）在柏林大學担任東方語言學的講座，也作中國方面的研究，他的中國文學史等，直到現在，在德國文中幾乎沒有能與之比類的著作，與翟理斯的著作同廣爲

讀者所愛好。格洛倍，此外還有周子通書，北京民俗志，德譯封神演義及關於中國的影戲的好著作，特別的有女真語言文字考與高爾特語彙等，爲學術界所珍視。（在加貝林茲與格洛倍之前，威廉·華特就中國及滿蒙的語言文學及佛教作重要的研究，這些都載在波洛森的學士院報告中，這是不可忘却的人，特在這裏記一筆。）

這時，出於德國，一躍而博得中國學者的盛名，曾經有似坐了中國學界第一把交椅的人，是夏德（Friedrich Hirth）。夏德學於德國各地的大學，壯年來中國任稅關吏，研究中國的文化，其對象，爲東西交通乃至貿易的歷史，及中國的繪畫與陶器、玻璃等工藝品，範圍很大，有許多論著行世。一九〇二年，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設中國學的講座，他被招任教授，直到世界大戰之後，有二十餘年之久，貢獻於新大陸的中國學的開拓。他的著作中國與羅馬領東方（一名大秦全錄，這是根據中國史料的西亞細亞的古史乃至東西交通史的研究），使他名重一時。此外，有宋趙汝适的諸蕃志譯注（與美國人洛克希爾特共著），海南島，中國美術上外國的影響，中國繪畫史史料，伏爾加·豐奈及匈奴考，論文集中國研究等，都是傳誦一時的。如中國古代史，是馬蘭的繹史的譯本，在我們沒有



多大的用處，但在西人，頗爲愛好。大戰後，歸茂亨，悠悠自適，以七十餘的高齡逝世，中國學的進步，是很快的，在現在，他的業績已不能維持當時的聲價，所謂夏德時代，已經過去了，但是中國學之能有現在的成就，他是樹立基礎的一個偉大的人物，這是不可忘却的。

像夏德一樣，出國到中國來，同由稅關吏轉任領事的人，有馮·梅倫特爾甫。他也是在十九世紀末葉活躍的人，永傳他的名字的，是滿洲文典，滿洲語文獻志等著作。担任柏林大學的中國學講座的荷蘭的台·格洛（de Groot）教授，以研究中國的宗教思想，自成一派，爲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的德國的中國學，一揚眉吐氣。他的著作中國宗教大系六卷及廈門民俗志，中國的宗派主義及迫害，中國的宗教，宇宙教等，都是中國學者的必讀書。

與台·格洛遙遙相對，在萊卜齊，有孔好古（August Conrady）教授。他對於中國語的系統論，有獨創的意見，但生前發表的，只是其一鱗半爪而已。其古代中國語的語根與印度中國系語言的語根之比較等，包含了將來會開放的花蕾。他許多的論著，俱未刊布，秘藏篋底而逝世了；這些，幸由其女婿埃爾凱斯整理了，或者不久會刊布

也未可知。已刊布的論著，最膾炙人口的，是波爾克·哈爾頓克監修烏爾西坦因社發行的世界史中東方部分的中國史，及刊載於德國東方學會雜誌中的古代中國的印度的影響。解讀斯文赫定在東土耳其斯坦採集的古寫本的斷片的著述，也將永傳其名的吧。

在德國，還有地理學者到中國調查研究的，在這個時候出世，其中大多數並不是中國學者，這裏不談；而李希霍芬，却不能忘却。他自一八七〇年着手的探檢旅行，其足跡遍及當時十八行省中的十一省，北自滿洲，南至廣東，目的專在於地理、地質的研究，在這方面他遺留了不朽的功績。他的成果的本文五冊地圖二冊的大著，其第一卷，爲歐人的中國研究史及中國與西方的交通史，所以，於敘述上列諸家之後，在這裏講到一下。

其次，在荷蘭，施萊格爾（Schlegel）有荷漢辭典，星辰考源等大著，還有許多的論文，以一方的將領在蘭登（Leyden）大學高樹旗幟，自一八九〇年以來，主持雜誌通報（Toung-Pao）努力於以中國爲中心的遠東的文化研究。他的門下，有台·費綏爾（de Visser），但他，與其說是中國學者，毋寧說是日本學者。鄰國的比利時，台·亞爾萊修習東方各國的語言，研究中國本部及滿蒙的宗

教，并編輯東方學的雜誌繆綬洪，大揮其健筆。是因爲傳統的關係吧，意大利系的學者拉菲爾·彼得洛契，在這個國度裏產生，在二十世紀初，在中國美術方面，遺留了有益的業績。他是多方面的人，在數學方面，社會學方面，也很有成績，這裏應該列舉的，該是芥子園畫傳的法譯與中國畫人小傳吧。

到這裏，不曾敘述的，只俄國了。俄國因爲其遠東經營的策略及其實際上的發展，先着手的是西伯利亞、蒙古、滿洲方面的研究，關於中國本部，尤其是其文物方面的研究覺得稍稍遲緩了。在蒙古研究方面，從十九世紀初葉，學士院會員施彌特等編著文典、辭書，翻譯史書，鋒芒已顯露，喀山大學於一八二八年特設蒙古語的講座，波甫與珂華萊夫斯基等頗有成績，這講座移到了聖彼得堡之後，谷爾貞斯基與波斯托涅夫等公布許多大著，但中國語的講座在喀山大學設置是一八三七年的事，其實績，到第三任的教授華西留夫，才漸漸萌芽。他是非常優秀的學者，後在首都的大學中任教授，他的東方的宗教：儒教、道教，是中國學方面的傑作，應用中文及西藏文的資料的佛教：其教義及典籍，是佛教學方面的名著之一。（上列兩書，都是德文的，後者有法譯。）其次，北京的正教傳

道團，於一八六〇年訂立北京條約以後，脫離了外交事務，因此，便盡力於研究，在比契林那樣的研究蒙古史及北京的歷史的人之後，有加洛夫與柴哈洛夫等出，專事研究滿洲及中國本部。帕拉狄莪斯，在中世中國的基督教及馬哥字羅的旅行的注釋方面，顯示了傑出的力量，其對於漢籍的造詣使西歐學者頗爲敬服。他在蒙古史的研究上，利用元朝秘史，開拓了特殊的境地，這在學術界頗著聲名；他的大漢俄辭典，後來經波甫（與上述波波甫爲另一人）增訂出版，對於俄國人大爲便利。柴哈洛夫，有中國的人口論等，滿俄辭典與滿洲文典兩書，特別著名。又，北京的公使館醫員埃米爾·勃萊特西那台爾，關於中國的植物，遺留了直到如今還成爲寶典的大著；此外，對於蒙古史的研究，也頗具成績。

俄國的帝立地理學會，陸續派遣地學家到中國的西陲、北疆，好幾次作大規模的探檢，但這與德國的一樣，對於中國本部及其文化的研究未能深入，所以，只得將其有名的頌學及其業績省略了，雖是遺憾的事。

據以上所述來看，法、德、荷、比、俄、都以相當的力量，強化其中國學陣營，在當時各有可以誇耀的收穫，以臨二十世紀；但這過渡時期的中國學，又由法國歸總，

有如衆水流入湖水中淨化了，再向四面八方奔流。担任了這湖水的工作的，是由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活躍着的沙畹博士，這是誰也沒有異議的吧。沙畹，里昂人，自一八九三年以來担任有歷史的法蘭西學院的中國學教授；由於其博洽的知識及優秀的中文的讀解力，法譯司馬遷的史記（完成了約三分之一），研究古代的儀禮封禪，著泰山志，論列古代中國的宗教，以西突厥傳彙纂的譯注給與中亚、塞北的歷史以偉大的開發，又深入漢譯佛典，翻譯淨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譯出宋雲·慧生的印度行記與悟空的渡天記，從大藏經翻譯警喻譯五百則，成三卷的大著，撫摹漢代的畫像石，著漢代石刻考；一九〇七年，遊歷華北各地，刊行華北考古記的巨帙（圖版已刊行，本文尙祇刊行了第一部兩冊。），此外，著述大大小小的論文數十篇。沙畹，成了歐美中國學的大宗師。研究中國學的人，負笈於巴黎的，陸續不絕，現存的中國學者，大多出於沙畹之門。他晚年，與珂狄埃共任通報的編輯，因為在大戰中太勞心了，結果，於一九一八年，以五十二歲便易寶了，他在逝世之前，總孜孜不倦于研究。這其間，他致力於釋讀英國斯坦因從東土耳其斯坦得到的漢晉木簡，著流沙墜簡附考釋，這是一件劃時代的工作。

沙畹，常與第一流的佛教學者梵語學者列維相提攜，努力於漢譯佛典的利用；從別的方面，與他並着肩，在中國學的進展上有極大的功勞的，有珂狄埃。他是東方語學校的教授，是這個學校的中國研究中興的鼻祖，他雖不達中文，但頗通曉文獻，他的學生大著中國關係歐文論著分類目錄（*Bibliotheca Sinica*）正續五冊，實是有用的無其比類的好著作，他將一生貢獻給這種工作，寫成大有益於研究者的大著，這種精神及努力，實使人敬服。有了這樣的基礎的事業，所以原本在西人很困難的工作的中國學研究，能有今日的盛況；中國的學者也很得了這部書的幫助。珂狄埃還有一八六〇年以後中國與西方列強的關係史三卷及其他關於外交史的大著，還有十六·七·八世紀中國吉利支丹版考，在中國的法國，在法國的中國，地理歷史論集（四卷）等。至於論文，單單目錄，在其生前已有一小冊子，是如此之多的，這裏，甚至於其一端也難列舉了。尤爾的兩大名著的增訂續補，前面已講到一句過，這也是不能忘却的事業。他的同事，有外交官出身的加布列·鐸凡利亞，研究中國的回教及各種民族的語言；有亞爾諾爾特·維西埃爾，任中國語的教授，兩位都已去世了。珂狄埃追隨多年的同學沙畹教授之後，於一九二一年逝世。

了。

當時，法國派遣優秀的學僧東來，任在中國復活的耶穌會的傳教師，在上海徐家匯的江南傳道部中，有安利·亞維列、安利·鐸萊等學績顯著的人，在直隸東南傳道部（河北省河間府獻縣），有珂維爾、維凱爾等名家。亞維列的景德碑研究，鐸萊的中國俗習的研究，珂維爾的四書五經的大部分譯注及經書辭典的編纂，維凱爾的中國思想史及中國史的撰述等，其成果，對於中國學，都有極大的貢獻。

#### 四 歐美的中國學的現狀

二十世紀初歐洲的中國學，在前面已略述其一斑，但這裏，美國新登場了，從其源流上來看，十九世紀中葉已登場，為便利計，在這裏敘述，又中亞探檢的結果所發見的史料的研究，也在這裏敘述。

##### (1) 法國

自十八世紀以來，作為「中國學的國度」，有着長時期的傳統的法國，在現在，還是領導着歐美的中國學界的國家，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當然，現代的法國，在中國學者的數量上，不一定勝於其他各國，但因為擁有二三出

類拔萃的優秀的學者，所以依然維持着其權威。如伯希和（Paul Pelliot）與馬伯樂（H. Maspero）是傑出的俊才，發揮其以一當百的偉力，雖有一二例外，却確有使其他各國的中國學者屈居膝下的實力，因此，說到歐美的中國學，誰都推法國為首屈一指。

伯希和是法蘭西學院的教授，是學士院的會員，河內的遠東法蘭西學院出身的，當義和團事件時，閉居北京，有勇敢名，一九〇六——九年，作中央亞細亞的探檢，從甘肅的敦煌千佛洞發見許多古書古畫，驚倒全世界的中國學者，後在法蘭西學院任新設的中亞史學及考古學等講座的的第一任教授，一直到現在。伯希和是俊才中的俊才，為什麼在法國會有這樣的學者相繼出世實可說是一大疑問，他真是世界之寶的大家。他的成績，可以說無往不佳，他最得意的是東西文化交涉史及蒙古史等。他精通中國的文獻，全歐美無出其右的。他也通曉蒙古、土耳其、西藏及安南的語言，且能自由地閱讀俄國的文獻，這是有力的武器，在中國研究上開拓了新境界的地方不少。現在，兼任索爾達奴的中國研究所的指導員，指導國內外的學生的研究；又任哥倫比亞大學的 Visiting Professor，隔一年在大西洋間往返。與荷蘭的一位學者，共任有名的中國學的

專門雜誌通報的編輯主幹，十數年來，常揮其如椽之筆，這是不可忘却的事。

馬伯樂，他的先世是意大利人，父親却斯東·馬伯樂是古代東方各國史三部作的著者，在西歐學術界中頗負盛名的人，他家中會產生馬伯樂那樣的人物，不是偶然的事。馬伯樂，也是河內學院出身的，現任法蘭西學院的教授。他的講座是雷繆沙以來有一百年的歷史的歐美最高的中國學講座，承先師沙畹之後，由他在司理。他的研究，最得意的，是中國古代史，對於中國的古韻研究，中國佛教史等，也遺留了優秀的成績。又因為曾經居住河內，與伯希和一樣，對於安南的歷史，造詣甚深，在這一方面也有名著。最近，着手道教的研究，發表了極重要的論文。

其次應該敘述的，是格拉奈。他是設於索爾蓬奴的中國研究所的所長，專事研究古代中國的社會、宗教等，他原本是社會學家段爾凱姆 (Emile Durkheim) 的門生，專事研究未開化社會的，用文化人類學的方法，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的風俗習慣等，貢獻了好多前人所未有的新見解。只是，他閱讀漢籍的能力不够，他的新說雖富於暗示，但不能使人折服的地方很多，這是頗為遺憾的。中國的學者故丁文江，曾嚴正地批評他的著作，頗加駁難。他

的活躍，該期諸將來吧。

在巴黎，還有一個中國研究的機關，便是東方語學校的中國語學科。珂狄埃、維西埃爾等往年曾以這學校為大本營，各為法國的中國學揚眉吐氣。他們於近年逝世後，現在由有名的佛教學者鐸米埃維爾繼任。他也是河內出身的，以那先比丘經及林呂樂的研究等聞名。他於任教外，參與故列維與日本高楠兩博士監修的法文佛教百科辭典寶義林的編輯。他是生於瑞士的溫厚篤實的人，他的學問高超，他的人格也頗為人所稱贊。他的同事瑪爾格利埃斯，也很有名，他的專攻為漢魏的古文。

在索爾蓬奴，近來有由河內去的加斯帕爾東在講授。他，與其說是中國學者，不如說是安南學者，關於安南的歷史與文獻，有精博的造詣，他是新進的俊才，他的前途有極大的希望。在索爾蓬奴，有韃陀羅 (Gardhar) 美術的權威福西埃，在法蘭西學院，有安南研究者同時是有名的佛教學者波休爾斯基等，他們都是對於中國學頗有貢獻的，但不能說是中國學的專家。在巴黎，還有一個不能忘却的人，便是悠悠自適，以其財力蒐集數萬卷書籍，專事研究古代中國的官制等的台·洛鐸爾，在全歐美，個人備藏漢籍之多，無出其右的。



巴黎的國民圖，廣儲中國研究的實重的資料，是一向有名的，十七、八世紀以來積集的來華傳教師的報告與書簡，在贈送的中國的典籍中，加上伯希和和從敦煌帶去的六朝、隋、唐的古鈔本，再加上伯希和好幾次從中國、日本買去的組織的漢籍的蒐集，在現在歐洲大陸，是內容最豐富的中國學的文庫。魯渥博物館，從中國研究方面來看，是通俗的。基梅博物館，在中國學方面，也是相當重要的。館長亞干，是一位學者，他的專門是佛教美術與西藏學。前副館長格洛綏，對於東方美術及東方歷史的普及，很是熱心，寫了許多通俗便利的著作，很有益於世人。他現在，承故台·德柴克之後，任邱爾奴斯基美術館的館長。這美術館，是用贈送者的意大利人的名字的，專事蒐集遠東的美術，中國的當然也蒐集的。

法國，不單在國內擁有上述的中國研究的機關與學者，在其殖民地的安南及在中國，也有有力的設施及研究者。第一，當推河內的遠東法蘭西學院，設立於一八九八年，是以研究安南及中國為使命的國立的研究所。中國學方面的成績，為世界珍視的也很多。自一九〇〇年所刊行的這個學院的報告，陸續地發表他們的成績，這與前述的通報，同為學者不能片刻離座的第一流的學術雜誌。伯

希和、馬伯樂以下有力的中國學者，是由這個學院培養成功的，這在前面已經講過了；的確，法國的中國學，簡直可以說是以這個學院為溫室而發達了來的。現在，雖則並不是人手不夠，但從前，有奧爾索那樣的伯希和式的優秀的中國學者，有雖則並不以中國研究為專門的夭折了的天才尤倍爾及過去的院長費諾，都間接地盡力於中國文物的闡明。現在，由安南學者綏台斯任院長，巴爾孟台爾教授的對於漢代華南考古學給與有力的援助，研究員谷爾皮埃夫在美術方面的活躍很可注意。

在中國，繼承長時期的傳統，耶蘇會及其他傳教師，現在還都參與中國文物的研究，對於學術界有大貢獻的成績很多。他們活動的中心，是上海徐家匯的耶蘇會江南傳道部的大本營與河北獻縣（河間府）的舊直隸東南傳道部。江南傳道部的亞維列、比斯台爾、鐸萊等，直隸東南傳道部的珂維爾，維凱爾等逝世後，已不見從前的盛況，但自徐家匯出版的中國學雜誌，時常有很好的成績發表，往返上海與天津間的倍爾那爾關於明末清初歐西文化東來史的研究等，有很貴重的。在天津，有利桑（Li-cent）所經營的北疆博物院，蒐集華北的舊石器時代遺物等，利桑自己是這些遺物的一部分的發見者，在進行研



究。利桑的同志台·夏爾唐 (Teilhard de Chardin)，是古生物學者，不是文化研究者，但他的這方面的工作，不能忘却的很多，特在這裏附說一句。】

## (2) 德國

德國，在歐西中國學的園地中，是曾經雄視其一角落的，擁有荷蘭人的台·霍洛特，在美國的夏德，對於沙腕系的法國，成一敵對國；現在，中國研究是落寞了，但也有一二例外。在德國，一向沒有在法國所看到那樣的精通漢籍的純中國學者，歷來這方面有名的人，如已故的穆拉·羅珂克、瑪爾克華爾特，從中亞研究方面，很有貢獻於中國文化史，這樣的人很多。久任柏林大學講席的中國學界的元老弗朗克 (O. Franke) 教授，退職後，尙健在，近來未作其得意的中國哲學方面的研究，而似在埋頭於大著中國通史的完成。他的後繼者，曾在北美加利福尼亞大學講中國學，近在漢堡的大學任教授的福爾克 (A. Forke)，近居柏林，他在哲學史思想史等領域有獨特的造詣。他的同事有海尼西，專事研究蒙古史，其蒙古源流與元朝秘史的研究等，雖有多少的批評，但其勞績實多。數年前逝世的霍埃爾，也曾居住柏林，對於明、清的歷史很有興趣，德譯過皇清開國方略，這是應在這裏附記一筆

的。

在漢堡，現在有埃凱爾教授，但筆者尙無緣讀其大作。在柏林之次，在現在的德國，萊卜齊是中國學的一個中心，這裏，是雖則不如孔好古那樣多方面却富於獨創的見解的中國學者所居住的地方，現在，如孔好古的高足同時是女婿的埃爾凱斯這種有力的人物，在陸續地貢獻優秀的成績給學術界，他的神話研究等，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繼承孔好古的遺業的，一部分的學者早已很重視牠了。如威特瑪耶、辛特拉，也是有數的學者。辛特拉經營大亞細亞 (Asia Major) 社，他擔任大亞細亞雜誌的主筆，提供給學術界，這是可以說是德國的通報的，十數年來，頗為學術界所重視。

此外，說是中國學者或者不適當，中國美術的研究者，在德國很多。如柏林大學教授，國立博物館館長龔梅爾，格拉綏爾，谷恩，前駐日大使福列契及在萊卜齊編行亞洲美術雜誌的哈鐸爾等，都屬於這一派。這些人，雖則並不輕視文獻，但在研究的性質上，總以實物的撫摩鑑賞為先，所以，似難與上述中國學者同列，但德國在這方面是擁有相當的陣容。(在相類似的意義上，可以指出中國建築方面的倍爾西曼，與中國地圖學方面的海爾曼來。

但海爾曼，是能够閱讀漢籍的人，有漢代東西交通史的大著。在德國，還有居住中國任教職或其他之外，從事中國研究的二、三少壯有爲的學徒。調查中國建築史的清華大學的埃凱等是最顯著的，西亞利茲、帕伊爾爾等，今後也將發表研究的成果吧。奉天的醫大教師華爾泰·福克斯，關於滿文典籍的造詣很深，基於這一點，清朝史及其地圖學史上的研究，是無出其右的。

德國的中國學者的養成機關，除上述學者任教的大學之外，有故尉禮賢(R. Wilhelm) 在法朗克福特(Frankfurt a. M.) 創立的中國研究所，現在由羅綏爾主宰着；歷史很久的，仍當推柏林大學附屬的東方語學校。中國研究所，出版西尼加(Sinica) 雜誌，其價值，遠不及東方語學校的機關雜誌米泰龍根，這是一方面刊載學生練習的報告，同時刊載學者的勞作的，這在現在，還是稱雄一方的。

關於奧國，也在這裏附說一下。奧國，在這方面，原本不占重要的位置的。現在，前駐華公使洛脫霍龍那樣的老前輩，也還在研究；今後，在研究滿洲、朝鮮的歷史的斯拉維克，將成爲中堅份子吧。

### (3) 英國

英國現在的中國學界，比諸十九世紀的興盛及其獲得的成績，是感到太寂寞了。霍理斯的晚年，因爲年齡大的緣故，研究的活動很遲緩；因此，領導英國的中國學界的人，當推新教的傳教師後來任教於牛津大學的故斯特希爾與前大英博物館東方部員亞撒·威萊吧；現在，當推A. C. 摩耳爲代表。斯特希爾，有中國的三宗教的大著；威萊有中國繪畫史概說，關於老子的研究，長春真人西遊記的英譯等。摩耳的關於宋元時代中國的基督教的大小的論述，實是很好的著作。其多年的蘊蓄的積集，最近，作爲與伯希和的共同事業的，馬哥字羅遊記的英語新譯，及其他關係文獻的出版而顯現了；他的將來，是很有希望的。他關於中國的樂器的歷史，也有很好的成績，這是他父親也已着手的問題，他的中國學，可以說是父子相傳的。

在英國，中國學方面的學者雖則稀少，但是，中國學的資料，在大英博物館，有斯坦因發掘的各種古代遺物及從敦煌千佛洞帶去的數千點古抄本古畫之類，又儲藏着關於太平洋國革命的材料，與巴黎的國民團遙遙相對，爲世界人士所珍視，又在這二十年間，有以這種的資料採訪爲目的的巡禮者，從中國及日本收集去，這種情形，足以補足學者的稀少吧。關於漢文抄本類，由沙畹等發表了一部

分的研究，霍里斯的兒子拉奧奈爾·霍里斯的編目的工作，到現在還沒有完成，因此，比諸巴黎本的出版及研究的陸續公諸於世，覺得其利用太緩慢了。

在英國，中國學的文獻學者很少，但是，從事美術品（尤其是陶磁器）的直接鑑賞及研究的學者，却特別多，而且有很多優秀的人材，這是在別國無其比類的，這是英國的光榮。在這一羣人之中，有R·L·霍布生，喬治·尤莫爾福波洛斯，B·拉加姆，帕西伐爾，台維特，O·C·拉法爾，L·海柴林頓等。據東方陶瓷研究會：各將名論卓說發表於機關雜誌及巴林頓雜誌。（中國美術研究者，還有耶芝、亞西頓等，這裏單列舉其名。）

英國的東方學的機關，除上述外，在倫敦有東方語學校，至於皇家亞細亞學會，中國關係的研究，不是其主要的；在上海，有皇家亞細亞學會的華北分會，與其年刊的雜誌，已有七十年的歷史了，這可以說是唯一的中國專門研究團體。但以上列的學會及學校為大本營而公佈了極好的成績的印度學與西藏學，這正是英國的目的所在；只是間接地對於中國學，也有了不少的貢獻。

#### (4) 其他歐洲各國

法、德、英之外，在歐洲，我們最先注意到荷蘭與瑞

典。荷蘭，現在，在來登，有中國學研究所，所長為鐸伊芬達克。他似很能誦讀漢籍，近著商君書的譯注等，頗為人批判，他的成績，將期之於今後；現在，他幫助伯希和，參與通報的編輯；他還作為Visiting Professor時常到哥倫比亞大學去；所以，他頗為忙碌。來登大學的日本學教授約瑟夫·拉台爾，從佛教學的方面，研究到中國，但不能說是中國學者。如波台，最近寫了李斯傳，這也是須期諸將來的人。在來登，有上述研究所出版的來登中國學叢書，殖民地的荷屬東印度的文化研究會，在來登及巴達維亞，都早已有雜誌出版，常常刊載關於華南與南海關係的論文。在巴達維亞，現在，有德國系的老學者馮·柴哈，在仕途中，他得早已經從事中國文學及滿洲語的研究，對於歐人編著的中國語辭典作懇切的批評，實在，他很急於指摘缺點，但貢獻却不少。近來，似在研究文選。現任駐日公使館職員的馮·福利克，精通中國的音樂，能彈琴，善書法，頗足珍異，最近刊行了宋米芾的硯史的英

譯。

在倍爾齊克，此後，這樣的人也沒有了。佛教學家台·拉·伐利·波桑，是很能利用中國資料的，但不是中國學者，而且已在一九三八年春逝世了。越海到斯堪的那

維亞，在瑞典，現在，有任哥德堡（Göteborg）的大學校長的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一譯作珂羅佩倫。）他在中國的語言研究方面，是現代唯一的專家，他所講述的，在歐美是不消說，在中國的學者間，也頗珍視。開始是埋頭於古代音韻的探究、復原，這對於俄國的邱奈爾與意大利的維爾比采利等僅僅着手了的問題，給與了偉大的進展；近來，研究古代中國語的性質及構造，且努力於先秦古典的成立年代的批判及古銅器銘文的讀解。其主要的著作，為中國古韻研究四冊，中國語古音字典及其他三四單行本，贅論左傳之真偽及其性質以下許多的論文。論文，大多在斯德哥爾摩的王立遠東博物館的館報中，用英文發表的。他從前在山西大學任教，曾兩度遊日本，有日本關係的著作。與遠東博物館很有關係的人中，有在約二十年前，從華北各地開始發見新石器時代的人骨及遺物，尤其以發掘彩色土器聞名的安迭生（J. G. Andersson），還有對於華南的考古學有很貢獻的楊綏。此外，中國的古代土器研究家巴爾姆格林與西爾奈，東方美術研究家奧斯華爾特·西倫英，也是多少有點關係的人。

在挪威，雖有福納姆那樣的東方文化研究者，但不能說是中國學者。丹麥，現在也可以說沒有人。只是有挪

威、丹麥、荷蘭三國共同組織的亞細亞學會，出版亞克泰·奧列思泰利雜誌，常常刊載中國研究的論文。

波蘭，也很寂寞，如楊·耶伏爾斯基與珂特維契，前者的專門是佛敎及日本學，後者的專門是蒙古學。匈牙利與芬蘭，在阿爾泰語族的語言，風俗等研究上，名家輩出；現在，也各有二三大名家，但仍以中國四周的研究為主，與過去無甚差異。俄國，自革命後，在蒙古學，中國學，佛敎學方面，仍擁有第一流的學者，維持着多年的傳統，純粹中國學的園地，還很荒蕪。列寧格勒大學的亞列克緞夫教授，開會編纂中國語辭典；列寧格勒大學的楚紫氣，對於中國思想史，發表過出色的業績的片段。

#### (5) 美國

美國，因這個國家的年齡還小，其中國研究的歷史也很短。在十九世紀初，比新敎傳敎師的當地報告稍稍具有研究性的東西開始顯現了；從十九世末葉到二十世紀初，得德國學者的指導，努力於學者的養成，到最近，漸漸開花結果，新進的學者產生了真正的中國學專攻者輩出的氣運，其前途頗值得注意。尤其是，以雄厚的經濟力，設備各種機關，到處蒐集漢籍，其規模之大及選擇之為組織的及近代的，遠非為傳統所束縛的歐洲各國所能及，而且，

中國的美術品及考古學的遺物的蒐集，除了中國之外，冠於世界，今後如其得人，其力量是不能計算的。又，美國在政治上經濟上，以中國為中心，對於東方各國有着很深的關係，在這個必要上，在許多大學設置以教導現代遠東情狀為主旨的講座，關於中國及其他東方各國的文化的知識，相當地在知識分子間流布，担任教導的人，不是通達漢文漢籍的真正的中國學者，單只綜合及祖述中國學者的研究結果的占過半數，這是實情。因此，在這裏，關於這類學者，雖則想講到幾句，爲了篇幅的關係，及與別國的比別的關係，只得從略了。

到十九世紀中葉，稍稍出名的中國文物的研究者，有傳教師盧公明與衛三畏。前者，有鮮明地描畫中國的社會，風俗的著作，沒有有名的中國總論二卷，曾風靡歐、美，約有半世紀之久，被當作關於中國的最好的參考書，這重版了好幾次，其中一部分，直到現在，還值得參稽。亞撒·司密斯，於傳教之外，以其所得的體驗為基礎，寫了中國國民性論與中國的農村生活，頗受歡迎；中國國民性論，爲中國關係名著之一，現在，其聲價尙未下落。

此後，是向德國聘請專門的中國學者以培養人才的時

代，這個時候的上場者，爲夏德與福爾克，這在前面已曾提及；還有倍爾托爾特·拉裴法，自己到美國去，最後是長期任芝加哥的菲爾特博物館的民族學部長，起初與夏德、沙腕等三分天下，後來與伯希和同以博見洽識及透徹的頭腦兩分西洋的中國學界，他也是德國人。他後來是入美國籍了，曾經好幾次訪問中國及日本，蒐集考古學，民族學的資料，又購置中日的典籍，滿、蒙、西藏的經文等，文獻的研究材料很是豐富。有名的芝加哥的牛倍利園的中日滿蒙的書籍，是他收集的，近年因故移歸華盛頓的國會管理。他的研究範圍頗廣泛，除了專以中國爲對象的之外，從西藏、蒙古、滿洲、庫頁島，一直到中亞、西亞，關於東西文化交涉的論述，常常涉獵到波斯、亞刺伯，希臘，羅馬的文獻，這樣廣博的研究，幾乎是不許他人追隨的。只是，關於漢籍的造詣，遠不及伯希和與馬伯樂，經學及歷史的研究，是常常下手的。他的主要的著作，有玉器考，漢代陶器考，中國陶器的起源，中國古明器考（只第一篇以土偶爲資料的甲冑的研究，已經出版。）西諾·伊拉尼加（論到伊蘭文化的流入中國的。）及關於西藏的文學，庫頁島的土俗的論著。至於論文，不遑枚舉，重要的，有蒙古文學史綱，滿洲文學史綱，西藏島卜



考，關於古代中世的西方產物及神話傳說東來的名論，處理基督教美術，文學給與中國的影響的論述。他的著作，例如玉器考，如即令直接以玉器為對象，還要究明其最後，這是中國的宗教思想，其所關涉甚廣；不論閱讀他的任何著作，所得到的知識，都能廣泛地涉及各種方面。他年齡還不大，不幸於數年前逝世了，世界的東方學者俱為悼惜。

當時，美國人威廉·洛克希爾（W. W. Rockhill），是與夏德及拉拔法競名的。他曾任駐華公使，當一九一四年將再度就任時，歿於途中海上。他的中國關係條約集，中國朝鮮交涉史，是與職務有關的著作；此外，如與夏德共撰的諸蕃志的譯注，元明時代南海貿易史，及作為羅馬法王與法國王的使節到蒙古的朝廷中來的波拉諾·加爾比尼與波爾克的旅行記的譯注而成的西藏風土記及蒙古西藏記行，都是名著，為學術界所重視。他還是中國人口論的研究者，這也得附言一句的。

到現代，在哥倫比亞大學，繼夏德之後，有遺留了中國印刷術的起源而早世的加泰，現在，有清朝史及中國法制史的研究家薩伊拉斯·皮克及對於明清史很有興趣的哥特利契的兩教授，常常迎請伯希和及杜伊芬達克授課。

在哈佛大學，於入法國籍的俄國人綏爾基·埃利綏埃夫教授之下，有加杜那·威亞等，在北平的燕京大學，設置哈佛·燕京研究所，連繫起來，編輯學術雜誌哈佛東方研究，這占了美國的中國學界的王座。在耶魯大學，有奈奈斯·拉鐸萊特教授雖則不能閱讀漢籍却是篤學高德的學者，有中國文化史概說及中國基督教傳教史等偉著公世，很有益於學者。在加利福尼亞大學，在福爾克之後久久虛懸了的東方學部長，由德國人法爾台南特·萊辛繼任，他以中國佛教（尤其是密教）及蒙古的宗教為專門，指揮着中國學及日本學的兩個陣營。華盛頓的國會議員，其所藏漢籍早越十萬，以府縣志，叢書及本草書等的蒐集，早有聲譽於學術界，承斯溫格爾之後，現在由馮梅爾管理東方書籍的部分。哈佛，哥倫比亞等的大學圖的漢籍，也很豐富。美術方面，波斯頓的美術館，哈佛大學的福克美術館，華盛頓的福利亞美術館，紐約的梅特洛波利湯美術館，菲列特爾菲亞的大學博物館，脫龍特的美術館，芝加哥的費爾特博物館，各有傳世的名品與最近的出土品等，給研究者以絕好的資料；私家的蒐集，第一流的也不少。這方面的研究者，有福克的朗頓·伏納，福利亞的比蓄浦及亞加等，公布了許多著作及論文，稱霸於一方。此



外，有美術方面的法加松，古文字，古銘辭的研究家克利爾及勃利頓以下瑪洛、凱爾、比加斯泰夫等，很多，這裏單列舉其名。（還有數年前逝世的H·B·莫斯，雖不是中國學者，却有清朝與各國的交涉三卷，中朝制度考，中國基爾特史，及與瑪克奈亞共著的最近遠東外交史等著作，他是在中國稅關中服務的人，特在這裏附記。）

這裏，試一瞥加拿大的情狀。加拿大，只有早已研究

殷代卜辭的龜甲獸骨的刻文的明義士，及研究近來洛陽金村古墓的發掘品而公布了著作的霍華德等傳教師，至為寂寞。只是，孟脫利奧爾在瑪克基爾大學中的凱斯脫中國研究文庫儲藏十數萬卷的漢籍，提供了很好的資料，及渥太華的博物館收藏了許多考古資料：這是值得特別記述一下的。（據說，孟脫利奧爾近來在美國的勃林斯頓大學，也作同樣的蒐集。）

## 蘇聯的東方學權威巴爾托利特

伯修

蘇聯的東方學權威巴爾托利特 (Barold)，生於一八九六年。當聖彼得堡大學東方語學部畢業時，以蒙古進軍時代的土耳其斯坦得學位。自一九〇一年，任聖彼得堡大學教授。一九一三年，被舉為學士院會員。他的專門，是近東史及回教國文化史；他博通東方古文書；他於一九〇四年的撒馬兒汗的發掘等，在考古學上的功績很大。他的著作很多，除上述一書外，著名的，有歐洲及俄國的東方研究史，成吉斯汗帝國的構成，綏米萊契史概說，土耳其斯坦文化史，回教，回教文化等。

他的著作，我只看到了歐洲及俄國的東方研究史日譯本（此書有德譯本），是鄭重地由外務省調查部翻譯了的。這是東方研究史中的一部重要著作。

這書，一九一一年初版，革命後，復加改訂了的。全書分兩編：第一編為西歐的東方研究史，共十一章；第二編為俄國的東方研究史，共九章。各章末，詳列着各國的參考文獻。

語文研究的權威著作

中國文法革新討論集

(三月一日出版)

執筆者

陳望道

金兆梓

夏丏尊

章錫琛

傅東華

張世祿

方光燾

汪馥泉

學術社刊行

上海福州路四八四號

電話：九六四二

# 中國文法革新討論集要目

# 學

# 論

## 第二輯

陳望道：文法革新問題答客問

傅東華：文法稽古篇

方光燾：體系與方法

金兆梓：炒冷飯

張世祿：文字學與文法學

陳望道：文法革新的一般問題

方光燾：要緊交替與文法體系

傅東華：一個國文法新體系的提議

兩個先決問題

語彙試論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出版

中國文法革新討論集	
編輯人	汪馥泉
發行人	邵禮
發行所	學休社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弄四號
	電話：九六四九二
登記證	C字七三五號
上海公共租界警務處	
已早請上海法租界總	
巡捕房政事部登記	

定價法幣四角五分